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 敦煌

## 写本相书研究

王晶波 © 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5XZS00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敦◆煌◆学◆博◆士◆文◆库◆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 编

主编 郑炳林 樊锦诗

编委 方广錩 邓文宽  
张涌泉 罗世平  
郑阿财 郑炳林  
赵和平 郝春文  
荣新江 樊锦诗

编务 冯培红 魏迎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

写本相书研究

王晶波◎著



民族出版社

## 《敦煌学博士文库》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因此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敦煌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人才培养问题，只有培养出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才能出产一流的研究成果。

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初就引起老一代敦煌学家的关注。在季羨林、姜亮夫等先生的倡导下，1983 年在兰州大学、杭州大学连续举办了两届敦煌学讲习班，而后国家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他高校利用其他专业设置敦煌学研究方向培养敦煌学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98 年，国家考虑到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样敦煌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业齐全的人才培养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授权点是由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国内唯一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双方很早就有良好的合作基础，1980 年，兰州大学聘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为本科生、研

研究生开设敦煌学课程，1982年起联合招收培养敦煌学硕士学位研究生。1998年联合申报的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得到批准，形成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又于1999年联合建成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入校开始学习。为了培养高质量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并考虑到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各自特点，因此在博士生导师的遴选上、博士生研究生的管理培养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套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本专业行之有效的最好的模式。敦煌研究院集中了一批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兰州大学在敦煌文献和敦煌区域史的研究上有很大优势，联合共建之后可以优势互补。为了将这一优势体现在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上，使研究生在文献史地研究和佛教艺术研究上得到全面培养，敦煌学专业采取交互式的双导师制，这样既方便在校管理，同时也方便在敦煌石窟学习考察期间的指导，更便于博士生在以后的研究中充分利用敦煌石窟艺术资料。特别是在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上，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敦煌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优势。在敦煌学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体现联合共建这一地缘优势。第一是博士生的培养上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并重，教学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注意复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将部分博士生的课程开设到敦煌石窟中去教学，教学效果非常好；第二是博士生的研究及学位论文同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项目结合起来，这样既便于博士生了解学术界研究动态并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也利于提高他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培养水平如何，主要依靠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来体现。为了使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成果尽早与学术界见面，同时也使学术界对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培养的博士水平有一个全面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协商，各自拿出一部分经费，与民族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敦煌学博士文丛，挑选学术水准达到要求的敦煌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出版，以

利于这些博士们的成长。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敦煌学重点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年建成985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了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采取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其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驻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同美国密西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机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拟筹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这样便于同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丰富，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编等大型图书，及其近年或者以前国内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了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

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通过对留学生的教授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促进很大，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专业博士授权点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敦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出产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上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自1945年成立至今，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

的研究成果及时体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今后，我们还要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教学和培养水平，出产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人才的培养中心。



## 内容提要

相术，是通过观察人的形体外貌、声音、气色、行为举止等特征，来预测命运的一种方术，是古代先民在纷繁多变的社会现实面前，试图以一种先验的方式把握命运的尝试与努力。中国相术起源甚早，春秋时期已开始流行于社会上层。相书的出现也相当早，《汉书·艺文志》中即有著录。汉唐之际的相书，仅可考知的就有近二十种，但均已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宋元及其以后的著作。敦煌遗书中保存下来的十二个卷号的古代相书写本，大都抄录于唐五代时期，它们的发现，弥补了中国术数文化中相术文献的一段空白，改变了人们由传世相书得出的隋唐时期相术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的看法，是我们了解宋前相术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料，对我们全面认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生活与民众信仰，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

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七十多年间，虽然不时有中外学者对之有过介绍和论述，但就研究工作的总的情况来说，侧重点还主要停留在文献的初步考订和整理上。迄今为止，还未有人从整体上对这些相书文献做过较专门的研究。

本书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上展开：（1）文献考订，以第二章为主。在此前所进行的相书文本释录校注基础之上，对十二个卷号的相书残卷作出更为系统的归纳、考辨与分析，按其形式与内容，将敦煌写本相书分为五大类别，并逐项考订其性质、内容与特点。（2）文本分析，以第三、四、五章为主。结合对中国古代相术源流的考察，从相书所反映的身体符号体系、占相内

容和命相类别的考察分析出发，探究其所体现之社会欲望与文化价值观念。(3)文化考察，以第六、七章为主。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记载，探讨佛教文化对敦煌相术的影响，考察相术在隋唐五代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文化境遇。

## ABSTRACT

The 12 fragments on ancient physiognomical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literature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were copied out mainly during the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discovery of these copies bridges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on Chinese physiognomical culture, changing people's idea that they get from the books about physiognomy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that physiognomy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were stagnant. These copies not only are valuable materials enabling us to understand the physiognomical culture prior to the Song Dynasty, but also are quite significant for u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social life and people's beliefs during the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he study of the manuscripts on physiognomy in Dunhuang began in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Over the past seventy years or so, the research focus has primarily been on the checking, correction and sorting out of the literature, although from time to time some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wrote about it. Up till now, no systematic study concerning these copies has been done.

The study of the manuscripts on physiognomy in Dunhuang in this dissertation centers around three aspects:

I. The sorting out of the literature (mainly in Chapter 2) Based on the checking, correction as well as Notation done before, we make a more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checking and analysis of the fragmentary copies in the 12 volumes. Furthermore, we put these copies into five catego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forms and

contents, examining their natur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ne by one .

II. Textual analysis (mainly in Chapters 3,4 & 5)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semiotic system of the human body, the content of practicing physiognomy and the fortune types represented by different physiognomical categories together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hysiognomy , these chapters explore the social desires and cultural values embodied in these copies.

III.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mainly in Chapters 6&7) On the basis of the textual analysis and other documentary recordation, the last two chapters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t culture on Dunhuang physiognomy, examining the role physiognomy plays in the social life during the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s well as its cultural situation.

## 释文凡例

一、释文主要依据原卷的自然行加以释录，不标行号。对原卷残缺部分，为保持原貌，按行释录，原卷一行释录为一行。用——表示前缺，用——表示后缺，用——表示中缺。

二、对原卷标注于图像上的文字，按与图像关系的顺序释录，并在（ ）中加以说明。

三、对原卷中辨认不清的字，释读不出的字，用□表示，每□表示一字。

四、对原卷中的讹字，用（ ）括入原字，用 [ ] 括入改正后的字。

五、原卷中的同音假借字，用（ ）括入原字，用 [ ] 括入正字。

六、对原卷脱漏的字，用 [ ] 括入所脱之字。

七、对原卷中的衍文，用（ ）括入所衍之字。

八、对原卷中有疑义的字，原字后用？表示。

九、对原卷中不便理解的俗体字、异体字，一律改为通行字。

十、对原来撕裂，经过拼合的写卷，释文中用 / 表示拼合之处。

##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敦煌写本相书的存世情况	(1)
二、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状况	(9)
三、研究意义和本文的设想	(16)
第二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系属与类别	(19)
一、许负系统相书	(22)
二、佚名相书残卷 S. 3395+S. 9987B1V	(47)
三、相痣类图书	(59)
四、面部气色图 P. 3390 号	(89)
五、综合相法类相书	(110)
六、对隋唐五代相书形式的一点推测	(120)
第三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身体符号体系	(126)
一、敦煌写本相书所载头面部位考	(127)
二、敦煌写本相书所载身体部位考	(159)
三、敦煌写本相书所载纹相考	(173)
第四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占相内容与命相类别	(194)
一、敦煌相书占相内容考	(194)
二、命相的类别与时效	(206)

三、由敦煌相书所见之社会欲望与社会心理·····	(212)
第五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	(220)
一、中国相术的起源·····	(220)
二、命运观与“稟气说”·····	(227)
三、敦煌相书与阴阳五行观念·····	(236)
四、敦煌相书与天人感应思想·····	(244)
五、敦煌相书与纲常伦理·····	(251)
第六章 敦煌相术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254)
一、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的异同·····	(254)
二、佛教占相内容对敦煌相书的影响·····	(269)
第七章 相术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	(286)
一、隋唐五代的相工群体·····	(286)
二、相术的社会功用与隋唐五代社会对相术的态度·····	(308)
三、隋唐五代宋初相书的流传与禁毁·····	(327)
四、隋唐五代流行相法考·····	(344)
五、结 语·····	(357)
附录 敦煌写本相书释文·····	(359)
参考文献·····	(416)
后 记·····	(422)

# 第一章 绪 论

## 一、敦煌写本相书的存世情况

相书是记载古代相术理论与经验方法的书籍。相书只是一个统称，不仅指文字形式的书籍，也指以图画形式出现的相图，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到的黄帝、樊、薛、许氏《相图》<sup>①</sup>，也属于相书这个范畴。相书的出现，是古代相术（又称相人术）产生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中国的相术虽然自春秋时期就已开始流行<sup>②</sup>，春秋战国时期有关相术活动的记载也有不少，但系统记录

<sup>①</sup>（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sup>②</sup>《左传·文公元年》：“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这是中国古代有关相术活动的最早记录。《左传》同年又有另一记载：“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可见依据相貌、声音占人未来命运及性情的做法已不限于一国，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占相理论与经验方法的相书的明确出现，却是汉代的事。<sup>①</sup>最早著录的相书为《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刑法类中的《相人》24卷。当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在刘歆父子《七略》的基础上编成的，而刘氏的《七略》实际上是对汉以前典籍文化的分类总结，所以，对《相人》这部卷帙不小的著作，我们也还不能武断地说它就是汉人的著作，它大体上也反映了汉以前相术发展的状况。从汉到隋唐，随着相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流行，相书也大量出现，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这期间的相书，有称作《相书》的<sup>②</sup>，也有称为《相经》的<sup>③</sup>，可考知的20种<sup>④</sup>，但这些相书都随时代的流逝而散佚不存了。流传至今的，都是宋代以后的著作。敦煌写本相书的发现，则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唐五代时期的各种相书抄本，填补了这一时期相术文献的空白。

所谓敦煌写本相书，是保存于敦煌莫高窟石室中的各种相书的总称，这些相书共有12个卷号，大都抄写于唐五代时期，是了解隋唐五代时期相术发展情况的基本材料。因为这些相书都是手写传抄的，为区别于后代雕版刻印的书籍，故称“写本”。

从目前公布的敦煌写卷的情况看，12个卷号的敦煌写本相书

① 出于战国魏襄王墓（或称魏安釐）的《汲冢琐语》一书，依整理过它的西晋束皙的判断，乃“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其时代，李剑国认为在战国初期至中期。现存佚文中已看不到有关占相的内容，但从古人记述及佚文看，它与后代专门记述卜筮与相法的书有很大差别，今人多作志怪小说看待。所以，它虽与相书有一定关系，但还不能说就是相书，详参《晋书》卷五一《束皙传》、李剑国《唐前志怪小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② 三国时朱建平善相人，著有《相书》，唐李善注《文选》，曾引用其书之文。（梁）萧统编，（唐）李善注：《辩命论》，见《文选》卷五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③ 梁陶弘景、刘峻都曾撰写过《相经序》，隋来和所著相书亦称《相经》，唐代文献中也有引用不知作者《相经》之文的，可见相书称《相经》，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很普遍的事情。

④ 详见本书第七章“相术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之“隋唐五代宋初相书的流传与禁毁”。

分别收藏于英、法两国的图书馆。英法各藏有 6 个卷号，英藏的是 S. 3395<sup>①</sup>、S. 5969、S. 5976、S. 9987B1V、CH. 87、CH. 00209；法藏的是 P. 2572、P. 2797、P. 2829V<sup>②</sup>、P. 3390、P. 3492V、P. 3589V。英藏的 6 个卷号中，编号为“S.”的 4 个写卷，原藏于大英博物馆，后归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为“CH.”的 2 个写卷，CH. 00209 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入斯坦因所获敦煌绢纸艺术品目录；CH. 87 原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收入英国图书馆，因与藏文的民间神话传说同抄一卷<sup>③</sup>，所以又有一个藏文编号 IOL Tib J 511 (B)。法藏的 6 个卷号，均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12 个卷号的具体情况如下：

1. CH. 87 号，首全尾残，存 93 行。书名作《相书一部》，题“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撰”，并列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李固、张禹 13 人之名。所存篇目，包括序文在内，共计 28 篇。依次为：序、躯貌、五官、六府、面、发、额、眉、眼、鼻、耳颊、鼻人中、唇、口、齿、舌、声、颐颌、项玉枕、背、心胁、奶脐、玉茎大起、胫膝、踝脚、行步、臂手、[额文]。此卷相书抄写较为工整清晰，内容较少讹误。其抄写年代，根据相书前面抄有藏文书写的神话传说的情况看，很有可能是吐蕃占领敦煌期间抄写的。或者说，

① 其中 S. 3395 号前段抄医方，后段抄相书，施粹婷、邵惠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分别录作 S. 3395a 和 S. 3395b。历来的相书研究者在提到此卷所抄相书时，均直接称 S. 3395，本文亦沿用这一习惯称呼，没有在卷号末尾标出“b”。《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105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其中的 P. 2829V 号，实际上正背两面各有一幅人体背痣图，学者在提到它时，多称 P. 2829V，如《敦煌学大辞典》“相书”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21 页）、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学苑出版社，2001，57～60 页）；也有称 P. 2829 的，如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351～352 页）。本文服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亦称 P. 2829V。

③ CH. 87 前面所抄藏文的内容，据黄维忠先生考察，是“藏族早期的神话传说。说的是传说中关于吐蕃王朝成立以前的各部落小邦的历史”。

此卷抄写的上限，不会早于786年，而下限则有可能延至归义军时期。

2. P. 3589V号，抄于P. 3589号的背面，首全尾残，存75行，文字中插有8幅相图，计3幅面部图、2幅全身图、1幅手掌图、2幅脚掌图。书前题《相书一卷》，下有小字云：“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集”，并列许负等12人姓名，与CH. 87对照，缺者为李固，大约为抄写遗漏所致。所存篇目，从“序”至“耳颊第十一”，“心胁第廿一”至“脚掌文第卅”，共21篇，依次为序、躯貌、五官、六府、面、[眉]、眼、鼻、发、额、耳颊、奶脐、胫膝、踝脚、背、行步、臂手、心胁、玉大茎、手掌文、脚掌文，与CH. 87对照，中间缺“鼻人中”至“项玉枕”的8篇以及“额文”1篇，共计9篇。所存篇目没有完全依照目次顺序排列，而显得有些杂乱。这样的排列可能是为了适应卷中的相图而造成的。抄写字迹潦草。P. 3589号正面所抄的第一部分是玄像诗，邓文宽先生研究后认为，该卷的抄写年代，“估计可能在隋唐时代”<sup>①</sup>。因此P. 3589V号的抄写年代也不会很晚，应当是唐代的抄本。

3. S. 5969号，首全尾残，上下亦有残损，共存30行，中间断为两截。此卷开头残存有书名，作《□书一卷》，后题“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集”，并列出名字。所列人名中，仅存[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4人。残存的篇目，从内容判断，有序、躯貌、五官、六府、面、发、额、眉、眼、鼻、耳颊，共11篇。残存文字与P. 3589V完全相同。抄写年代无法确定。

4. P. 2572号，前后抄写有两部相书。为区别起见，我们称前者为P. 2572(A)，后者为P. 2572(B)。

P. 2572(A)抄写于法藏敦煌写卷P. 2572号的前半部，首残尾全，存184行，末有尾题，称《相书一部》。所存内容篇目，从“相躯貌部第二”至“相人面气色第卅五”，共34篇。依次为：躯

<sup>①</sup>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52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貌、五官、六府、面、发、额、眉、眼、鼻、耳颊、鼻人中、唇、口、齿、声、舌、颐颌、玉枕项、胸背臆、心胁腹、奶脐、玉茎袋器、脾膝、脚踝、行步、臂手、毫毛、人面郭三亭、男子、女人九恶、额文、手掌文、脚足下文、人面色气。P. 2572 (A) 的篇目名称、排列次序在第二十八篇之前，多与 CH. 87、P. 3589V、P. 2797 相同，自第二十八篇开始，篇目名称及内容均有一定差异。

P. 2572 (B) 接抄在 P. 2572 (A) 《相书一部》之后，二者相距 9 行（前 8 行抄《六十甲子纳音》，后一行为杂写）。此相书首全尾残，无书名、作者等内容，共存 74 行。以“何以知人……”为特征，述形貌、气色、举止等特征所兆示的吉凶祸福，抄写笔迹、行款均与前面的 P. 2572 (A) 一致，当是同一人所抄。

黄正建先生根据 P. 2572 号 A、B 两部相书中间夹抄的《六十甲子纳音》中出现的“景寅”、“景子”等，判定 P. 2572 号的底本当属唐代；又据其中的“丙午”、“丙申”等字样，认为是五代时所抄。<sup>①</sup>

5. P. 2797 号，首残尾全，存 120 行。前部残损严重，断裂处由下边斜撕去 15 行左右的一段，仅余上半部，中间又有一条横向缺口。所存篇目，由残文来看，可辨别的有齿（仅存 3 字）、舌、声、颐颌、项枕、背、心胁、奶脐、玉茎大起、胫膝、踝脚、行部、臂手、额、手掌文、脚掌文、额文、手掌文、脚足下文，其排列次序从“齿第十五”到“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计 19 篇。其中，“脚掌文第卅”的内容之后，中间空一行，接抄有关“相额文”的内容，没有注出篇名，笔迹与前面不同，抄写格式亦与前面不同。以此为界，之前的内容为一人所抄，每篇相连，不单另起行，有关纹理的记载也是如此，字迹稍显潦草；之后接抄的部分，则为另一人所抄，每个纹相单独起行，各篇亦另起，字迹相对工整一些，内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58～59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容与前一部分多有重复。此卷背面抄写有《己酉年历日》，邓文宽先生认为，此“己酉年”即大和三年<sup>①</sup>，即829年，正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由此看，正面相书的抄写年代亦当与此相近。

6. S. 3395号，首尾俱残，写卷上下亦残损严重，存104行，其中保存完整的仅有7行。所存篇目依次为总述第二（拟）、占额第三、眉部第四、眼部第五、耳部第六、[鼻部第七]、[人中第八]、唇部第九、口部第十、齿部第十一、[舌部第十二]、项部第十三、胸臆部第十四、臂部第十五、相人面及身上毫毛第十六，共有15篇。

7. S. 9987B1V号，为一斜三角形断片，仅存12断行，可与S. 3395号最后12行的斜上部相拼合，涉及舌、项、胸臆与臂部4篇的内容。

S. 3395+S. 9987B1V的抄写年代，根据王冀青先生对S. 9987与S. 3395所抄的另一文书《备急单验药方卷》的研究<sup>②</sup>，认为是唐高宗以后的写本；此外，相书写卷中有“旦”字缺笔作“日”的写法，这是唐人为避唐睿宗名讳而缺笔，这样，可以大致推断，此卷相书当抄于唐代睿宗及其以后的时代。

6 8. P. 3492V号，首尾均残，存93行。中有子目，题作“身部图三：正面图、伏人图、侧人图”，分正面、背面和侧面叙述人身体各个部位之名称及其所在黑痣代表的命运。《身部图》之前尚有5行残文，述头面部黑子及其命相，可能是《头面图》的内容。对头面部黑痣的记载，包括眉、眼、耳、颊、口等部位。对身体黑痣的记载，由颈部开始，其次为胸乳、腹脐、股、膝、足，逐渐由上往下，共提到50多个身体部位名称，有些名称在传世相书中没有记载。从P. 3492V号正面抄写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

①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3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② 王冀青：《英国图书馆藏〈备急单验药方卷〉（S. 9987）的整理复原》，载《敦煌研究》，1991（4）。

《唐光启四年戊申岁具注历日》（倒抄）以及背面的相书中间夹抄的《唐光启四年戊申岁具注历补记》看，此卷相书的抄写，当在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

9. P. 2829V号。此卷号共存有两幅腰以上人体背部痣图，一幅绘在正面，另一幅绘在背面。正面所绘为女子背部，背面所绘为男子背部，均用黑点标出黑痣位置，注明所示命禄。两图绘制形象相似，占辞笔迹亦同，当为一人所绘。

10. CH. 00209号，前后有残损，无标题、作者等内容。共存有男子面部痣图（残）、男子全身正面痣图、女子面部痣图、男子全身背面痣图（足部残）、女子全身正面痣图（腰以下部位残）、女子全身背面痣图（腰以下部位残）6幅。图中人体上用圆黑点标注出黑痣所在位置，旁边有简略的文字注解（占辞），以说明此痣所代表的吉凶命运。

11. S. 5976号，为两幅人体腰以下部位黑痣图，可与CH. 00209后部下方相拼合，拼合后，图中的女子正面、背面全身痣图基本完整。

CH. 00209、S. 5976的绘制年代，韦陀先生在《西域美术》中判定为唐代，约当9世纪末叶。<sup>①</sup>

12. P. 3390号，首残尾全，共存有大小11幅相图和相关的文字占辞解说。无书名、作者等内容。中有子目。从子目与内容看，可分为5部分：（1）《面部十二支图》（拟）。残存一幅面部图，在右额角及眉侧部位标有“未”、“申”等字样。（2）《□部图》，存面部图一幅，图中从面部额上中间发际处起，沿面部中线直下至颈部，分别标出一至十二月的名称，图前有4行文字解说，但已残缺不全。（3）《九州图》，存面部图一幅，图中面部分为9部分，每一部分属于一个州，标出9州之名。图前有5行说明文字，说明此图

<sup>①</sup> [英] 韦陀 (Roderick Whitfield) 编：《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藏品》，第二册，东京，讲谈社，1982。

的用处。(4)《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这是此卷相书的主要部分，共有8幅较小的面部图，分别用来标注面部各个部位所发气色如何，旁有占辞解说，说明该气色所主命运吉凶，用细线与图中所标部位及气色标记连接起来。后面还抄有28行文字占辞，内容与前相似，没有图解。(5)《候病人法》，这一部分抄在写卷的最后，仅有6行。从五脏、五行、五色的相配，来判定病人所得何病，有何症状，将死于何日，等等。关于此卷相书的绘制年代，松本荣一先生认为是唐代<sup>①</sup>，侯锦郎先生则认为是10世纪上半叶的作品<sup>②</sup>。

除上所述12个卷号的相书写本以外，与相术有关的文献还有两件：一件是西夏文相面图。在俄藏的黑水城文献中，有一件西夏文注解的相面图残卷，绘一男子头部侧面图，标明面部17处骨相的位置及其所示命禄<sup>③</sup>，据学者考证，其绘制时间为12世纪。<sup>④</sup>另一件是回鹘文占卜书。20世纪初，俄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鲁番获得一件回鹘文的占卜文书残本，存31行，主要记载了身体黑痣与身体感觉所兆示的贵贱吉凶，内容与相术有关。<sup>⑤</sup>以上两件相

① [日]松本荣一：《观（看）相图卷》，载《佛教艺术》第29号，1956年，东京。该文承施萍婷师专为笔者译出，特此致谢。

② [法]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见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③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原件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X-2523号。原卷首尾残缺，仅残存一男子面部图像及前后题记数行。马雅伦、郑炳林《西夏文〈相面图〉研究》一文对此有所研究，并与敦煌相书所载进行了比较。《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366~373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④ 许洋主译：《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Mikhail Piotrovsky,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⑤ 回鹘文相面书收载于W. Radloff, Uigurisch e Sprach. denkmaler Materialien nach. Tode des Verfassers mit Ergänzungen Von S. malov herausgegeben. Leningrad 1928. Nr. 42. S. 59—61. 224。这一部分内容由杨富学先生译为汉文，录文见郑炳林《关于敦煌写本相书的几点认识（代序）》，《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书在抄写时间上虽与敦煌相书接近，内容也有一致之处，但它们均出土于敦煌以外的地方，反映的是西夏和吐鲁番地区的占卜与相面情况，因此，笔者未将其列入研究对象，只作为参考材料。

另据《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其中提到一件编号为 P. T. 1054，仅存 12 行的藏文文献，内容为“星相占卜及仪轨文书”<sup>①</sup>，由于未能见到原卷，其具体所载亦无从得知，姑且存疑。这样，可以明确划定在敦煌相书的范围内的，实际就是以上提到的 12 个卷号。

笔者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所依据的正是英藏、法藏的这 12 个卷号的相书写本。所用录文，皆据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于近年出版的《英藏敦煌文献》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的影印件录出。<sup>②</sup>

## 二、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状况

敦煌遗书面世已达百年之久，这些珍贵文献的面世不仅使众多古老学科焕发出新的青春，也催生了一门显学——敦煌学。与学术界对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的关注相比，敦煌相书得到的关注还远远不够，整理研究也不够系统全面。迄今为止的敦煌相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 王尧：《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② 这些卷号分别收在不同的分册中。《英藏敦煌文献》：S. 3395 在第 5 册；S. 5969、S. 5976 在第 10 册；S. 9987B1V 在第 13 册；CH. 87 在第 14 册。CH. 00209 作为艺术品，最先刊布于日本松本荣一的《敦煌画研究》中，后收入《西域美术·英国博物馆藏斯坦因收集品》第 2 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P. 2572 在第 16 册；P. 2797 在第 18 册；P. 2829 在第 19 册；P. 3390、P. 3492V 在第 24 册；P. 3589V 在第 26 册。



## （一）起步阶段

对敦煌相书的注意始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相书的是王重民先生。1936年，他在法国考察被劫海外的敦煌写卷期间，撰成《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相书》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法藏的3个卷号的相书。<sup>①</sup>他对P.3589V、P.2572、P.2797的内容、篇目、作者等情况进行了考述，并与隋唐史志所著录的相书进行了比较：

按隋唐志著录相书甚多，书名卷数，均与此不相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有《黄帝樊薛许氏相图》，所举撰人，有不同。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有许负《相法》一卷，仅十六篇，内容亦不相符。此盖均为相近之书，自古传行民间，久失撰人姓氏（或出于众人之手，原无撰人姓氏），尊许负者便题许负相法，尊袁天纲者或谓为袁天纲相书；更多托古人，以炫其名贵，如此敦煌本之东方朔、管公明，张彦远著录之黄帝、樊、薛等是也。故余仅考知其见重于世，不愿斤斤于撰者主名也。

他还进一步考察了古代相书的源流与性质，将这类传行民间未为史志著录的相书确定为“唐以前通俗相术之总汇”，他说：

据敦煌遗书内传本之多，可推知唐代流行之广。唯其慕自民间，故为唐以前通俗相术之总汇。再证以群书，而有以其渊源之古，而学者引用之多也。

这是对敦煌写本相书的最早研究。王重民先生介绍的相书卷号

<sup>①</sup> 《巴黎敦煌残卷叙录》第一辑，1936年北平图书馆印行，后收入《敦煌古籍叙录》子部，178~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虽然不多，其中有些看法也存在可补充与修正之处，但他深厚的学养与敏锐的见识，使其对此类相书性质的论述相当精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也使得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一开始就站在了一定的学术高度上。

紧接王重民之后，对敦煌相书相图有所研究的是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他在1937年出版的《敦煌画研究》中，对收藏于英国博物馆的CH.00209号相图进行了介绍，称此相图为《观相图》，认为它是一幅根据黑痣位置占相人的未来吉凶、祸福、贵贱、寿命的相图，在介绍了它的主要内容之后，还与后世的《神相全编》、《三才图会》中所载的面痣图进行了简单比较。<sup>①</sup>1956年，松本荣一又发表《敦煌画拾遗（二）·观（看）相图卷》一文，专门就法藏的P.3390号相书进行了研究，对相书（图）的内容、性质、用途及相关情况都有所论述，并认为这卷写本的年代较CH.00209要早，“卷中的插图，还有洋溢着浓厚的唐朝气息的地方，但不会晚到五代”<sup>②</sup>。松本荣一对CH.00209、P.3390的介绍研究，虽然简略，但其见解有许多精辟之处，可惜流传不广，未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注意。

## （二）展开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前期的近20年中，人们不再关注相书。直到70年代，才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首先是一些海外学者的著作。1973年，旅法学者陈祚龙在《四川文献》137期发表《相学国手袁天纲》一文，共提及7个卷号的敦煌相书，除王重民所论的P.3589V、P.2572、P.2797卷号之外，还提及P.3390、P.3492、S.3395、S.5969号等卷，并于文末释录了P.3390号，

① [日]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第八章《外教图·观相图卷其他》，797~798页，东京，同朋舍，1937。

② 《观（看）相图卷》，《佛教艺术》第29号，48~50页，东京，1956。

首次将敦煌相书的内容展现于世人面前，对学术界切实了解敦煌写本相书的情况起了很大作用。

1979年，法国汉学家侯锦郎（Hou Ching-Lang）在日内瓦出版的《敦煌学论文集》第一卷上，发表了《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一文，从对相术历史的考察入手，介绍了敦煌相书中除 S. 9987B1V 和 CH. 00209 以外的 10 个卷号。文章在对 P. 3390 号录文进行全面释录的基础上，探讨了该卷相书的年代、内容、性质等问题。通过对 P. 3390 号写本正面背面抄写文书的分析，对其使用的纸张特征、书写风格的判断，得出了此卷相书大致抄写于 10 世纪上半叶的结论：“该文书可以被断代为 10 世纪上半叶，完全相当于同一世纪纸张的特征，纸浆不均，粗大的网纹具有不同程度的规则性。此外，其行体字的漫不经心的风格也是 10 世纪时代所特有的。”并认为此卷相书属于“一种为了由平民日常参阅的简单和具体的相面手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就相书中所涉及的面部部位名称、气色征兆、相图、占相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并与传世相书的有关记载进行了比较。侯锦郎的文章，将学术界对单篇相书的研究推向了更加深入的程度。然而，由于语言的隔膜，他的这项研究未能及时为我国学者所了解，直到 1993 年，才由耿昇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之中出版。<sup>①</sup>

我国学者重新注意到敦煌文献中的相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1988 年，黄正建发表的《敦煌文书中的相书残卷与唐代的相面》一文，通过对 P. 2572 号、P. 2797 号、P. 3589V 号相书异同的比较，考察了它们的成书时代，介绍了 S. 3395 号、P. 3390 号、P. 3492 号、S. 5976 号 4 个卷号的《相书》的基本情况。同时，还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论述了相面在唐代社会中的作

① 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

用。<sup>①</sup> 这篇文章提到的相书卷号虽然没有侯锦郎的多，但它将相书的文献研究与唐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了相书研究的领域，拓展了相书研究的意义。

高国藩在1989年底出版的《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以及1993出版的《敦煌民俗资料导读》等书中<sup>②</sup>，也分别用整章的篇幅讲述了敦煌写本相书与相面风俗的情况，介绍了敦煌写本相书的9个卷号：P.2829V号、S.3395号、S.5969号、S.5976号、P.3390号、P.2575号、P.2797号、P.3492号、P.3589V号。书中并附有部分相书录文。这些介绍与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民俗学的角度，开辟了敦煌相书研究的新领域。尽管其中一些具体的看法和结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录文也时有疏误，需进一步的校正，但其从民俗研究入手，探讨敦煌相书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效应的思路，仍然值得重视。

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是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该书“占卜”类也用3个词条，分别对敦煌相书的11个卷号进行了解说。内容涉及相书的存佚状况、具体内容、相法、性质等许多方面。其中，P.3390单列一个词条，称“相书”；P.2829V、P.3492V、S.5976号3个卷号，以“内容均以黑痣定吉凶，可能是当时相术的一个流派”合为一条，称“相书”；P3589V、P.2572、P.2797、S.3395、S.5969、S.9987C1V（当作S.9987B1V）、S.T.511（即CH.87），因“现存七件是同一卷书不同抄本的断片”合为一条，称“相书一卷”。<sup>③</sup> 尽管这些归并与分类，不无武断和简单化之弊，但由于辞典本身的影响力，它在扩大

① 黄正建：《敦煌文书中的相书残卷与唐代的相面》，载《敦煌学辑刊》，1988年1、2期合刊。

② 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敦煌民俗资料导读》，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③ 季羨林：《敦煌学大辞典》，62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学术界对敦煌相书的了解和认识方面的作用，仍不可轻估。

此外，这一阶段的研究，还包括对敦煌相书的一些一般性的介绍。如日本学者菅原信海 1992 年在池田温主编的《敦煌汉文文献》“占筮书”一章中对敦煌相书的介绍<sup>①</sup>，台湾学者祝平一在《汉代的相人术》中对敦煌相书 7 个卷号的提及<sup>②</sup>，吴康主编《中国神秘文化辞典》有关词条对敦煌相书内容的零星涉及<sup>③</sup>，《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对敦煌相书的记述以及其他一些转述。这些著作，或转引王重民、侯锦郎，或未展开论述，其意义只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敦煌相书的存在。

### （三）深入阶段

进入 21 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敦煌相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1 年，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的出版使敦煌相书的研究变得更加系统与深入。在书中，黄正建用了一节的篇幅，分类介绍 12 个卷号的敦煌写本相书，明确将 12 件相书分作 3 个系统：（1）许负相书系统（包括 CH. 87、P. 3589V、S. 5969、P. 2572、P. 2797、S. 3395、S. 9987B1V，共有 2 类 4 种 7 件，）；（2）麻子图（CH. 00209、S. 5976、P. 2829V、P. 3492V，共 3 种 4 件）；（3）面色图（P. 3390，1 件）。书中对每一类相书的特征、内容都有简略的说明，同时还考察了隋唐及宋代正史艺文志所著录的相书，比较了它们与敦煌写本相书的异同。这是对敦煌相

① 该章的第十类为相书，共介绍了 6 个卷号，即 P. 3589V、S. 3395、P. 2572、P. 2797、S. 5976、P. 3492 号。他的介绍主要在王重民、侯锦郎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未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论述。所提及的卷号也少于侯锦郎。菅原信海《占筮书》，收入池田温主编《敦煌汉文文献》第六章，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

② 该书提及敦煌相书中的 P. 2572、P. 2797、S. 3395、S. 5969、S. 5976、P. 3589、P. 3492 共 7 个卷号，但未展开论述。《汉代的相人术》第六章注（18），190 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

③ 吴康：《中国神秘文化辞典》，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书的首次全面介绍。他说：“总的看来，所谓许负《相书》是敦煌相书中的主流……从这 12 件文书看，以图相面和相身的做法在当时当地也是相当流行的。”他认为敦煌许负相书与《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七家集众相书》的性质相类：“所谓《十七家集众相书》的性质可能与敦煌本相书类似，因为敦煌本《相书》正是集十三家而成的相书，可以说它开了宋代这类相书的先河。”这种系统的论述，总体上将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003 年，郑炳林先生先后发表了《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sup>①</sup>、《敦煌文献中的解梦书与相面书》<sup>②</sup>、《敦煌写本许负相书残卷研究》<sup>③</sup>、《敦煌写本相书概述》（与笔者合作）<sup>④</sup> 等文，通过对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书与相书的分析，首次探讨了敦煌相书中的占相方法及相术理论问题，提出了敦煌占相中存在“行为决定论”的问题，进而论述了这种行为决定论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从文献研究的角度，分 5 个系统考察了 12 个卷号的相书，特别对其中的许负一类相书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比较与研究，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

此外，郑炳林先生还与笔者合作，对敦煌写本相书的 12 个卷号进行了全面的释录校注，完成《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一书，于 2004 年 12 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敦煌遗书发现百年以来相书文献的首次全面整理刊布，这项工作的完成，可以说从文献整理的角度，为敦煌相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①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中的行为决定论》，载《敦煌学辑刊》，2003（1）。

② 郑炳林：《敦煌文献中的解梦书与相面书》，见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蕃番资料中心编：《敦煌学丝绸之路讲座》，153～174 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③ 提交 2003 年 9 月北京“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

④ 郑炳林，王晶波：《敦煌写本相书概述》，载《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ILCDS）》，2003 年创刊号（总第 1 期），46～59 页。

### 三、研究意义和本文的设想

相术是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古代先民在强大的自然力量与变动不定的社会面前，既缺乏对客观规律的了解，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将之归结于一种先天的神秘力量，试图通过对人体自身的观察与分析，了解这种先天赋予的命运，不约而同地采用相术作为了解命运、测知吉凶的一种方法。这里体现着古代先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体现着他们的敬畏、忧惧与希望。相书是对这种方法的具体记述。通过相书，我们可以切实地了解一个民族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一些东西——那些为主流意识与文化所遮蔽但为普通民众所广泛接受与信奉的东西。中国的相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著录。之后，历代史志、目录中对这类典籍也都有著录，《通志·艺文略》著录了宋及前代的相书达73种，是历史上著录相书最多的，《宋史·艺文志》也著录了近60种。而未为史志著录，流行于民间的相书更多。这些书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绝大部分已散佚，流传存世的，只有宋以后的典籍。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这12个卷号的相书抄本，不仅弥补了宋以前相书文献亡佚不存的空白，在文献的版本、校勘、目录等方面有着独特意义，更重要的是，这12个卷号为我们提供了唐五代甚至更早时期相术发展的最直接材料，这是传世典籍所无法替代的。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欲望、社会心理、社会生活、文化构成的具体情态，以及相术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了解本土主流文化、外来佛教文化与民间术数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它们之间是如何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等等。可以说，敦煌相书的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直接瞭望唐五代民众生活的窗口。可惜的是，这些文献虽然面世已一个世纪，但受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其他敦煌社会经济类文献，研究也远远不够。而这些相书本身，由于长期的传

抄流布与保存，残破严重，没有一个写卷是完整的，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错讹衍倒等问题，鲁鱼豕亥随处可见。因此，对文本的整理释录，尽力恢复敦煌相书的原貌，为广大的读者提供一份翔实可靠的读本，已成为敦煌学与文献学研究者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理清敦煌相书的系统，考察分析其内在的机理与意义，将研究推向更深入，不仅对相术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而且将为敦煌学研究、古代史研究与术数文化研究作出一份独特的贡献。

七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敦煌相书的整理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研究逐渐深入、系统，取得了不少成果。从阶段来说，第一、第二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相书材料的发掘与认识上，个别有深度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少数相书写本上，如对 P. 3390 号《相面部气色图》（拟）的整理刊布与研究做得最多，也较为深入。松本荣一、侯锦郎、陈祚龙、高国藩都特别注意到这部相书；对许负系统相书的介绍较多，研究亦有相当深度，如王重民、黄正建从源流、性质、作用方面的研究，但除高国藩释录了其中的部分录文外，其他人没有对录文进行整理；第三阶段的研究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将视野从对个别或单篇相书的关注，拓展为向整体与系统的考察，全面整理校录了相书文献，进行了分类研究，黄正建、郑炳林及笔者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阶段的特点。从总体来看，以上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文献整理研究的层面上进行的，无论是相书卷号的公布、录文的校释，还是对某些相书的研究、评介，都未脱离文献研究的框架，虽然侯锦郎、黄正建及高国藩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这一框架，但也都是局部的深入，缺乏系统全面的探讨，尤其缺少对敦煌相书所蕴涵的符号体系及内在文化机理的研究，对其意义及与其他文化历史现象关系的认识也还不够。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共分七章，从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文献的层面，以第二章为主，对 12 个卷号的相书残卷进行全面梳理，在前期完成的录文释理校注的基础上，注



重相书材料的归纳、分析与考辨，依据相书形式、记载内容的异同，将12个卷号的相书分为五个类别，分类论述敦煌相书的内容、性质与特点。二是文本的层面，以第三、四、五章为主，结合对中国古代相术源流的考察，从相书所记载的身体符号、占相内容、命相类别的分析考察入手，探讨敦煌相书所蕴涵的符号体系、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三是文化层面，以第六、七章为主，在文本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探讨佛教文化对敦煌相术的影响；并从隋唐五代相工群体及其社会地位的考察以及流行相书、相法的考察等方面，着重讨论隋唐五代相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并从中窥探唐五代宋初社会生活与信仰风俗的种种情状。

中国相术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理论话语体系与操作规程，体现在敦煌相书中，就是它所反映的身体符号（相位、相候）、占相内容（相义）、命相类别、命运观念与文化内涵（相理）等，这些内容，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社会心理与民俗信仰的深厚积淀，它不仅受到时代主流思想与学说的影响与压制，也广泛吸收了各种不同文化的营养，如早期方术与佛、道教的内容。要弄清它的内在体系与文化机理诚非易事，但对系统的相书研究而言，这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所以，对敦煌相书符号系统与文化机理的破译与阐释既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所在。

由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质，在本书的写作中，笔者尽量注意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排除传统价值观念的制约，对相书相术尽量从客观的、历史的角度进行认识和把握，既不简单将之划归封建迷信而笼统否定，也避免为突出研究的重要性而有意无意地拔高对象的价值。二是论述时注意以材料为依据，努力做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发空论，不一味追求新意。愿望是美好的，写作过程中也努力做了，效果如何，尚要请读者做出评判。

## 第二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系属与类别

对敦煌写本相书的分类，是随着相书写本“被发现”的数量不断增多和研究的深入进行而展开的。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对相书的介绍，开创了敦煌相书研究的先河，但他那时只见到3个卷号，距敦煌相书的全部数量还有很大距离，而且3个卷号所抄录的内容也大体相同，难以看出其间的差异，所以也就谈不上分类研究。

最早对敦煌相书有所分类的，是法国学者侯锦郎。在发表于1979年的《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一文中，他将自己所知的9个卷号的敦煌写本相书分别归结为3部著作，即“许负和其他12位著名相士”所撰的“一部叫做《相书》的著作”、“根据黑子相面”的著作以及“根据容色进行相面”的相书。第一种包括P.2572、P.2797、P.3589V、S.3395、S.5969和藏文写本第511号（也就是CH.87号），第二种包括P.2829V、P.3492V、S.5976，第三种是P.3390。侯锦郎并没有明确地说自己是在进行分类，也没有就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但他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分类研究了，可以看出，他所依据的标准，一是相书形式，即书名、作者署名及占辞形式；二是相书的内容与所用相法。侯锦郎的分类，大致体现了敦煌写本相书的基本状况，对后来研究者的影响很大。之后，对敦煌相书的分类研究大体上都是循着这种思路进行的。

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用了3个词条来解释敦煌相书中的11个卷号，3个词条均称“相书”，将性质大体相类似的不同残

卷分别归并为3部相书，一是P.3390号，二是P.2829V、P.3492V、S.5976号，三是P.3589V、P.2572、P.2797、S.3395、S.5969、S.9987C1V（即S.9987B1V号）和S.T.511号（即CH.87号）。这种归并实际上表明了《敦煌学大辞典》对当时所见相书的分类。

而明确对敦煌写本相书进行分类，并按类加以研究概述的，是黄正建的《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在该书的第三章《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一）》中，黄正建将敦煌相书的12个卷号，分作3种类型，并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其分类如下：

1. 许负系统相书，共2类4种7件文书：甲类CH.87、P.3589V、S.5969；P.2572；P.2797；乙类S.3395、S.9987B1V。

2. 麻子图（黑子图），共4件，分3种：CH.00209、S.5976；P.2829V；P.3492V。

3. 面色图，1件：P.3390。<sup>①</sup>

黄正建的分类研究相当细致，他不仅将12件相书分成了3大系统，并且比较了各件相书之间的异同，在每一系统的内部又进行了更细密的划分。这种划分所依据的理由与侯锦郎大体相同，即从相书的外部形式和内容性质两方面来判断其所属。黄正建的划分研究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对敦煌写本相书的普遍看法。

笔者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系统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笔者认为，确定划分相书的类别与系统，要充分考虑到相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的特点，它首先是一类文献，有文献的形式、结构与特征，同时也是通过文献这一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化，对相书的分类，实际上就是对相书所表达的相术文化的分类。所以，我们所要根据的，不仅是这些相书的外部形式，如篇目的排列、占辞的形式、语言特点等，更重要的，是要依据这些相书所载相术的具体内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57～6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容及相法以及它所折射出的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还要注意相书在流传过程中内容的分合变化，只有弄清这些，才能准确地划分出敦煌写本相书的系统。根据这一认识，并借鉴已有各家的分类，在仔细考察了敦煌相书的内容、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将现有的12个卷号的敦煌写本相书划分为5个系统：

1. 许负系统相书，包括 CH. 87、P. 3589V、S. 5969、P. 2572 (A)、P. 2797；
2. 佚名相书残卷，包括 S. 3395、S. 9987B1V；
3. 相痣类图书，包括 CH. 00209、S. 5976、P. 2829V、P. 3492V；
4. 相面部气色图，即 P. 3390；
5. 综合相法类相书（拟），即 P. 2572 (B)。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 P. 2572 号 (A) 和 (B) 的问题。本文中所提到的敦煌相书的卷号，都是照录英、法等国图书馆所编的目录号，其中的 P. 2572 号，历来的目录都只著录为“相书”，“首尾俱残”<sup>①</sup>，表明是一件相书；历来的研究者也都认为这个卷号就是“相书一部”的残卷，属于许负《相书》一类。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发现，P. 2572 号所抄录的内容并非只有一部许负《相书》，而是还有另一部不知名的相书残卷，写卷的前半部抄许负相书，后有尾题称《相书一部》，接下来抄录的相书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许负相书不同，无法将其归入许负相书之中。为了区别这两部相书，笔者对 P. 2572 号前半部所抄的《相书一部》称为 P. 2572 (A)，后半部相书称 P. 2572 (B)，拟题为《相法》，判定其性质为综合相法类相书。同时，为尊重历史与他人起见，对其他研究者或目录所用的 P. 2572 的卷号，一仍其旧，不作改动。只作如下说明：凡在本文中提到 P. 2572 或 P. 2572 (A) 的，都代表前半部的许负《相书一部》；提到 P. 2572 (B) 或“相法类相书”的，都代

<sup>①</sup>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的著录相同，北京，中华书局，1983、2000。

表 P. 2572 后半部所抄的另一种相书。

以下，即按这 5 个系统，对敦煌写本相书分别加以论述，并指出如此分类的理由。

## 一、许负系统相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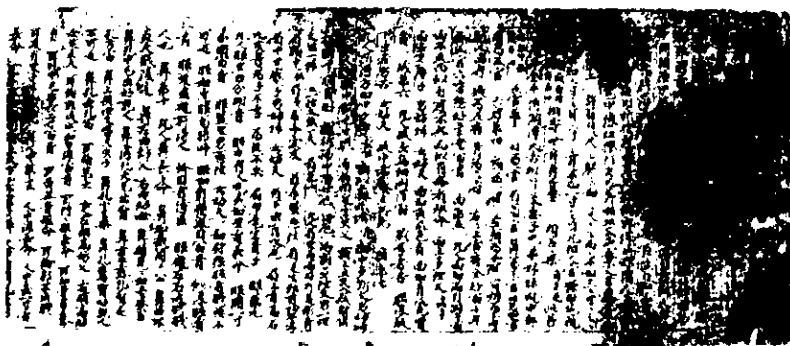
敦煌写本相书中保存数量最多的是标明汉朝许负等 13 人集（撰）的相书，计有 CH. 87、P. 3589V、S. 5969、P. 2572（A）、P. 2797 共 5 个卷号。这一系统相书的共同特点是，书名题作《相书一部》或《相书一卷》，作者称“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集”或“撰”，依身体五官四肢手足等部位划分篇目，分别论说各部位不同的形貌声色等特征所代表的命相吉凶，篇目的命名、划分及占辞的形式、内容都大致相同，解说简略。5 件写本均残，没有一部保存完整，但 5 件拼合，可得全部内容，合计篇目为 35 篇。以首端保存完整的 CH. 87 为例：

相书一部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撰

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李固、张禹。许负相书及身面诸文厝合卅六篇。许负撰。凡卅六篇，并序。

所列撰者虽有 13 人，但同时也明确指出汉朝许负是首要撰者，故历来的研究者在提到这一类相书时都称“许负系统相书”或“许负相书”。

至于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中划入许负相书系统的 S. 3395、S. 9987B1V，笔者认为它们与以上 5 个卷号的写本存在很大差异，不属于许负系统。将在后面进行详细论说。



CH. 87-1

### (一) 许负系统相书的篇目及内容存佚状况

为使读者能对这一系统相书的篇目划分及其保存情况有一个更加具体与清晰的认识，也为了进一步比较各个卷号的异同，现将这些内容制成表格，以便读者：

卷号 篇目	CH. 87	P. 3589V	S. 5969	P. 2572 (A)	P. 2797
一	序	序	序(残)	缺	缺
二	躯貌第二	躯貌第二	[躯貌] 第二	[相躯貌部 第二]	缺
三	五官第三	五官第三	[五官第三]	相五官部 第三	缺
四	六府第四	六府第四	[六府第四]	相六府部 第四	缺
五	面第五	面第五	[面] 第五	相面部第五	缺
六	发第六	发第六	[发] 第六	相发部第六	缺

续表

卷号 篇目	CH. 87	P. 3589V	S. 5969	P. 2572 (A)	P. 2797
七	额第七	额第七	额 [第七]	相额部第七	缺
八	眉第八	[眉第八]	[眉第八]	相眉部第八	缺
九	眼第九	眼第九	[眼] 第九	相眼部第九	缺
十	鼻第十	鼻第十	鼻第十	相鼻部第十	缺
十一	耳颊第十一	耳颊第十一	[耳颊第十一]	相耳颊部第十一	缺
十二	鼻人中第十二	缺	缺	相鼻人中第十二	缺
十三	唇第十三	缺	缺	相唇部第十三	缺
十四	口第十四	缺	缺	相口部第十四	缺
十五	齿第十五	缺	缺	相齿部第十五	[齿第十五]
十六	舌第十六	缺	缺	相声部第十六	[舌第十六]
十七	声第十七	缺	缺	相舌部第十七	[声第十七]
十八	颐颌第十八	缺	缺	相颐颌部第十八	颐颌第十八
十九	项玉枕第十九	缺	缺	相玉枕项第十九	项枕 [第十九]
二十	背第廿	背第廿 (六)	缺	相胸背膈第廿	背第廿

续表

卷号 篇目	CH. 87	P. 3589V	S. 5969	P. 2572 (A)	P. 2797
二十一	心肋第廿一	心肋第廿一	缺	相心肋腹第廿一	心肋第廿一
二十二	奶脐第廿二	奶脐第廿二	缺	相奶脐第廿二	[奶脐第廿二]
二十三	玉茎大起第廿三	玉大茎第廿三	缺	相玉茎袋器第廿三	玉茎大起第廿三
二十四	胫膝第廿四	胫膝第廿四	缺	相脾第廿四	胫膝第廿四
二十五	踝脚第廿五	踝脚第廿五	缺	相脚踝第廿五	踝脚第廿五
二十六	行步第廿六	行步第廿六	缺	相行步第廿六	行部第廿六
二十七	臂手第廿七	臂手第廿七	缺	相臂手第廿七	臂手第廿七
二十八	[额]文第廿八	缺	缺	相毫毛第廿八	额第廿八
二十九	缺	手掌文第廿九	缺	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	手掌文第廿九
三十	缺	脚掌文第卅	缺	相男子第卅	脚掌文第卅
三十一	缺	缺	缺	相女人九恶第卅一	缺
三十二	缺	缺	缺	相额文第卅二	[额文第卅二]
三十三	缺	缺	缺	相手掌文第卅三	相手掌文第卅三
三十四	缺	缺	缺	相脚足下文第卅四	相脚足下文第卅四



续表

卷号 篇目	CH. 87	P. 3589V	S. 5969	P. 2572 (A)	P. 2797
三十五	缺	缺	缺	相人面色气 第卅五	缺
备注	抄写清晰	有相图，篇目 顺序经调整	所存均半行	有尾题，后 抄另一类型 相书	

CH. 87 抄写清晰，保存了从卷首序到额文第二十八的部分。

P. 3589V 中附有 8 幅相图，包括 3 幅面部图、2 幅全身图（一正一背）、1 幅手掌图、2 幅脚掌图，分别插附在相关的文字占辞中间。<sup>①</sup> 占辞内容保存了从序到脚掌文第卅的部分，但中间缺漏很多，篇目顺序亦有颠倒错乱，实际保留的篇目只有 21 篇。

S. 5969 残损严重，写卷首存尾残，上下亦有横向残缺，只保留了卷首序至耳颊第十一的部分内容。

P. 2572 (A) 首残尾全，保留了从躯貌第二到人面色气第卅五的内容，有尾题，作“相书一部”。所存篇目有 34 篇，是此系统相书中保存篇目最多的一种。

P. 2797 首尾均残，保存了从齿第十五到脚下文第卅四的大部分内容，中间有重复与缺漏的篇目，计存 19 篇。

将这 5 种相书残卷放在一起，经过比勘拼合，全部可得 35 篇，较序中所说的 36 篇少 1 篇。由 P. 2572 (A) 在“相人面色气第卅五”后即题写尾题来看，敦煌所存此类相书的全部内容没有超出第

<sup>①</sup> 其中的第一幅面部图，分别于额部、面颊、左侧口角处注有简单占辞。录文如下：额部从左至右——1. 出口；大吉，贵；3. 宜口贵；4. 宜远行；面颊左侧——5. 富；口角左侧——6. 宜客。从内容与标注位置看，当是对面部黑痣的命禄解说。其余相图未注占辞，但在额、面颊等处标有纹理符号。



P. 3589-1

三十五篇，也就是说敦煌许负系统相书并非如序中所称有 36 篇，而是仅有 35 篇。这种情况说明，许负相书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其内容篇目已有佚失，唐五代时敦煌所流传的已不是全本。

从表中所列可以清楚地看出，许负系统相书的篇目划分，是依照人体从头至足的顺序，分额、面、颈、胸、腹、腿、足、手等部位来确定的。在相书的全部内容中，有关这些具体部位的解说占了 23 篇。在进行具体部位的划分之前，卷首还用 4 个篇幅对命相命理进行了总述与概括，包括序、躯貌、五官、六府诸部。身体部位之后，则转人对手足纹理及面部气色及其命相的记述，这一部分排在最后，占了 8 篇。

篇目的划分与排列，虽然只是相书的一种编排形式，但它往往说明着一部相书的整体框架以及编撰者对人体各个部位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看法与认识。从理论上来说，古代相学认为，人禀天地自然之气而生，人身体的所有部位都可体现天地阴阳之气，同样也可体现出人的贵贱祸福。但实际上，人身体各个部位所处的位置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们在



P. 3589-2

预示人的命运祸福的程度和作用也有所不同，只有那些能够明显体现命运吉凶贵贱的身体部位才会被列在相书中，专门设立一个篇目进行解说。在所有列为篇目进行解说的身体部位中，又只有那些格外重要的部位才会排在前面，这就是在所有相书中头部五官诸相统统列在最前且解说又最细的原因。

在敦煌写本相书中，CH. 87、S. 5969、P. 3589V、P. 2572、P. 2797 这 5 个写卷虽互有存缺，第二十八篇以后的篇目也有差异，但其篇目基本都在以上所述的框架之内，没有超出这个框架。这表明这 5 个卷号在框架结构与对身体部位的总体认识上是一致的。

## （二）许负系统相书各卷号在占辞解说方面的异同及三个小类的划分

许负系统相书各个卷号在占辞解说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

保存有序的写卷共有 3 个，其中 CH. 87、P. 3589V 两个写卷的序是完整的，内容也相同。CH. 87 序曰：

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头）[显]扬，表其深现。凡相官府部，难得骨肉相。夫阳光润泽，细发有珠，眉峻黑，眼目鲜明，阳中开阔，阴中太平。龙（精）[睛]凤目，阙上毫生。面如满月，方断天亭。鼻筒悬胆，沟渎深零，口上四字，（断）[断]颧峰贞，齿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语清朗，折桂？龙鸣。耳博脑，轮廓环，奶阔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红缨，指尖无节，咄血文成，五策入掌，龙虎风行。

可以看出，序的意义在于概括命相之学的基本观点，并预先表明诸身体部位所具有的好相的特点，为后面的分篇叙述奠定基础，指明方向。序后诸篇的占辞解说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展开的。

5个卷号中各个具体篇目的存佚状况不同，就重合的部分看，其内容大体一致。现选取保存较完整的“眉部相”来看一下各卷号在占辞解说方面的异同。

CH. 87《眉第八》：凡人眉黑、过两目，有道术，贵。眉头连，孤。眉浅希，少交友。眉希竖，恶性。眉逆生，虽有功，不孝。眉中黑厩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有水厄。眉上骨高，名九（发）[反]骨，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眉白毫，生贵子。

P. 3589V《眉第八》：看人眉，凡人眉黑，过两目者，有道术，贵。眉头连，主孤独。眉浅希者，少交友。眉希竖，主恶性。眉逆生，虽有功，无名，亦主不孝。眉中黑厩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者，有水厄。眉上骨高，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于家不吉。眉白毫生者，有贵子。

S. 5969《眉第八》：凡人眉黑□□□□

□□□竖，恶性；逆生，虽有功，无□□□□

□□□眉下骨高，名九反骨，为子□□□□

P. 2572 (A) 《相眉第八》：凡人眉过两目者，有道术，贵。眉头相连，孤单。眉浅者，少友交。眉 [逆] 生，有功，终心生不孝。眉中黑黥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有水厄。眉上骨高，右曰九反骨，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眉上白毫毛生，贵相。

有关眉部占辞，CH. 87、P. 3589V、P. 2572 (A) 3种皆存，S. 5969 残，P. 2797 缺。比较上引内容，可以看出，各卷号在占辞解说上基本一致，均是从眉的颜色、长度、位置、角度、方向（顺逆）、眉骨高低以及其上生长黑痣、毫毛的情况，分述其所体现的命相吉凶。除去可能由传写转录过程所造成的讹误以外，这4个不同写卷在“眉部”这一篇所使用的术语、叙述的次序以及解说详略情况都大体相同。

其他诸篇，情况也大体如此。为了更全面一些，我们再看一篇 P. 2797 亦有的占辞：

CH. 87 《行步第廿六》：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鹤行，大夫。似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解虫（蟹），妨夫，贱。似鹤行，为人贱。

P. 3589V 《行步第二十六》：凡人龙行，三公。虎行者，将帅。似鹤行，大夫。似龟，三公。小儿行，贵。似雀行者，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解虫）[蟹]，妨夫，亦主贱。似鹤行，为人贱。

P. 2572 (A) 《行部第二十六》：凡人行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鸭行，大夫。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雀行者，贫。蛇行，妨夫，贫。蟹行，煞夫。马行，多枝。

P. 2797 《行部第二十六》：凡人龙行，三公。 [虎

行], 将帅。似鹤行, 大夫。龟行, 三公。似小儿行, 贵。似雀行, 下贱。似蛇行, 女妨夫。似(解)[蟹]行, 妨夫, 贱。似鹤行, 为人贱。

此篇占辞, 除 S. 5969 缺失外, 其余 4 个写卷中, CH. 87、P. 3589V、P. 2797 除虚词外, 几乎全同; P. 2572 (A) 的绝大部分内容与前 3 卷相同, 仅后面“马行, 多技”一句不同于前 3 卷的“似鹤行, 为人贱”。

类似的差异, 在其余篇目中也有, 往往表现在 P. 2572 (A) 与其他 4 个卷号之间。也就是说, CH. 87、P. 3589V、P. 2797、S. 5969 号的文字差异较少, 而 P. 2572 (A) 在占辞解说方面与其他 4 个卷号相比, 差异稍多。这说明这个抄本在传播的过程中有小部分被修订过, 而绝大部分内容与另外 4 种写卷还保持着相同。虽然有差异存在, 但这种差异也仅仅是同一系统相书内部的不同, 而不足以动摇它们同属一个系统这样一个大前提。黄正建先生在划分敦煌相书的系统时, 也将 CH. 87、P. 3589V、S. 5969 与 P. 2797、P. 2572 同划在许负相书系统之内, 而又分属不同的小类。这也坚定了笔者的看法, 即敦煌写本相书中, 标榜许负等 13 人所撰, 并按身体五官的相应顺序排列, 以 36 篇为限的这 5 个卷号, 包括 CH. 87、P. 2572、P. 3589V、P. 2797、S. 5969, 同属一个系统, 即以许负为首要撰著者的相书系统。虽然它们的抄写时代有先有后, 文辞繁简不一, 排列顺序也有不一致之处, 但都是从一个共同的祖本转写传抄而来。

黄正建先生在对敦煌写本相书进行分类时, 除将以上 5 个卷号同划在许负相书系统之内, 又在其下细分为不同小类。<sup>①</sup> 笔者赞

<sup>①</sup> 黄正建先生将 CH. 87、P. 3589V、S. 5969 与 P. 2572、P. 2797 同划为许负相书系统中的甲类, 其中又分为 3 种, CH. 87、P. 3589V、S. 5969 属 A 种, P. 2572 属 B 种, P. 2797 为 C 种。

同这种划分。也就是说，在确定它们同属一个大的相书系统的前提下，也要承认，这些相书的内容、篇目方面也存在着一一些细小差异。根据这些差异，可以将这 5 个写本相书进一步细分为 3 个小类：

第一小类：包括 CH. 87、P3589V、S. 5969；

第二小类：为 P. 2572 (A)；

第三小类：为 P. 2797。

为更充分地了解 3 个小类的不同，以下将从篇名、篇次、内容等方面，进行一些具体的比较。

1. 从篇名来看。书中各篇的标题，第一类与第三类之间的差异不大，与第二类则有明显不同。第一小类 CH. 87、P3589V、S. 5969 的篇名皆称“某某第几”，如“额第七”，“耳颊第十一”等。第二小类的 P. 2572 (A)，在《相颐颌部第十八》之前的诸篇，均称“相某某部第几”，如“相五官部第三”，“相耳颊部第十一”；而《相颐颌部第十八》之后的诸篇，又称“相某某第几”，皆无“部”字。第三小类 P. 2797 的《脚掌文第卅》以前诸篇与第一小类相同，也称“某某第几”，如“行步第廿六”；《脚掌文第卅》之后则称“相某某第几”，与 P. 2572 (A) 的后半部相同，如“相手掌文第卅三”。

2. 从篇目中对身体部位的称呼来看。3 小类 5 件相书在第十八篇之前的称呼都相同，从十九篇开始有所不同：第一小类 CH. 87 称“项玉枕”，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玉枕项”，第三小类 P. 2797 称“项枕”；第二十篇，第一小类 CH. 87、P. 3589V 与第三小类 P. 2797 皆称“背”，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胸背臆”；第二十一篇，第一小类 CH. 87、P. 3589V 与第三小类 P. 2797 皆称“心胁”，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心胁腹”；第二十三篇，第一小类 CH. 87 作“玉茎大起”，P. 3589V 作“玉大茎”，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玉茎袋器”，第三小类 P. 2797 同 P. 3589V；第二十五篇，第一小类 CH. 87、P. 3589V 与第三小类 P. 2797 作“蹠

脚”，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脚踝”；第二十八篇，第一小类 CH. 87 作“额文”，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毫毛”，第三小类 P. 2797 作“额”；第二十九篇，第一小类的 P. 3589V 与第三小类 P. 2797 作“手掌文”，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相人面郭三亭”；第三十篇，第一小类的 P. 3589V 与第三小类 P. 2797 作“脚掌文”，第二小类 P. 2572 (A) 作“相男子”；三十一、三十二篇，第一、第三小类皆无，第二小类 P. 2572 (A) 依次作“相女人九恶”、“相额文”；三十三、三十四篇，第二小类 P. 2572 (A) 与第三小类相同，作“相手掌文卅三”、“相脚足下文第卅四”；第三十五篇，P. 2572 (A) 作“相人面色气”。

3. 从篇次来看。3 小类 5 件相书在第二十七篇之前的篇次顺序大体一致，仅第二小类 P. 2572 (A) 的“相声部第十六”、“相舌部第十七”与第一、第三小类的“声”、“舌”两部次序正好相反。从第二十八篇起，各类的篇次、篇名有所不同。差异主要在第一小类、第三小类与第二小类之间。

4. 从内容来看。与篇名、篇次的情况基本相似，3 类 5 件相书在内容方面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第一小类、第三小类与第二小类之间。主要是第二小类 P. 2572 (A) 的占辞解说与第一、第三小类稍有不同甚至解说相反，而往往与传世相书的记载较为接近。同时，第二小类 P. 2572 (A) 在文字上也常略少于第一、第三小类。以“颐颌部”内容为例：

CH. 87 《颐颌第十八》：凡人颐方颌厚，富贵，好田宅，多子孙。颐狭小，无田宅，少子。燕颌，封侯。髭赤，好斗。髭青者，富。凡人有唯，好道术。鹤素，性刚。露咽高大，贵。黑子落喉，衣轻裘。颐有横文理，失妻子。

P. 2572 (A) 《相颐颌部第十八》：凡人颐颌方，富贵，多子孙，好田宅。颐狭小，无田宅，少子孙。燕颌，



封侯。发赤，好斗，性刚。露咽高大，贫相。

可以看出，CH. 87 的文字明显多于 P. 2572 (A)，包括“髭青者，富”、“凡人有唯，好道术”以及“黑子落喉，衣轻裘。颐有横文理，失妻子”数句，均是 P. 2572 (A) 所没有的内容。除此外，即便是同有的内容，二者的解释也不完全相同，在对“露咽高大”一相所主命禄的解说上，二者所主就截然相反，CH. 87 与 P. 2797 同，主贵，P. 2572 (A) 则主贫相。所谓“露咽高大”，指喉结骨高起圆大，即结喉之相。P. 2572 (A) 除在第十八篇提到此相外，在《相男子第卅》中也有解说，将其看作“男子六恶”之一：“结喉者，癡贱。”传世相书对此相多有解说，往往主贫困迺遭。如《神异赋》：“结喉露齿，骨肉分离。”注云：“结喉者，喉骨若光圆而高显也。露齿者，即唇不盖齿也。二者乃客死招嫌之相，而骨肉分离不亦宜乎。”《神相全编》四《论颈项》曰：“项有结喉者，贫滞多灾。瘦而结喉者，迺遭尚可；肥人结喉者，多招横祸。”《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项有结喉，散走他州。”从这些叙述看，P. 2572 (A) 对此相的解说与后世相书较为一致。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见于其他篇目。如《耳颊第十一》，CH. 87、P. 3589V、S. 5969 皆云：“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煞五夫”，专据妇人相而言；P. 2572 (A) 云：“凡人左颊高妨父，右高妨母，妇人煞五夫”，则以男子为主，兼述妇人相。《鼻人中第十二》，关于人中长度与寿命、子孙的关系，CH. 87 有“一分十年，年次为准”与“上大下小，不宜子孙”句，P. 2572 (A) 无，但多“人中高大一寸者，富子孙”句。篇末 CH. 87 有“人中双黑子，妇人双生。人中耶理，生六指儿”两句，P. 2572 (A) 无。又如上举《行步第廿六》，CH. 87、P. 3589V、P. 2797 均作“似鹅行，大夫。”唯 P. 2572 作“鸭行，大夫。”又前三种有“似鹊行，为人贱”，P. 2572 (A) 无，而多出“马行，多技”一相，等等。

综上所述，在敦煌现存 5 个卷号的相书中，CH. 87、P. 3589V、S. 5969 号确为一类，虽然残存部分不一，但可能出自同一父本；而 P. 2572 (A) 则可能出自另一父本。最为复杂的是 P. 2797，它的前半，也即残卷的大部分，可能出自和第一小类相同的父本，而《脚掌文第卅》以后的内容，则可能出自和第二小类相同的父本，这不仅从其前后笔迹之不同可以看出，而且也从其前后篇名上的不同可以得到佐证。根据前述有关各卷的断代，CH. 87、P. 3589V 的抄写时间，大致在吐蕃占领敦煌期间至唐代晚期；S. 5969 年代不明；P. 2572 (A) 的底本仍属唐代，但其抄写年代则可能在五代时期；P. 2797 亦抄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可以大致推定，早在唐中叶，许负相书就可能存在两个繁简略有不同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内容、解说及表述方式上均存在一些细小的差异，而从其与后世相书的关系来看，以 P. 2572 (A) 代表的系统可能更为晚出，其影响也可能更大一些。作为文化小传统的一部分，相书的传播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容不断发生衍化、变异、改窜、修正，都是十分正常的事，这一点，不仅从这里说到的 5 个卷号内部的差异可以看出，而且从有关典籍对许负相书著录的不同情况中，亦可得到证明。

### (三) 许负系统相书的作者与源流

许负系统相书并非许负独撰，而是由以许负为首的不同时代的 13 人同撰。依据 CH. 87 序前所题，13 人依次为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李固、张禹。P. 3589V 题写了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张禹 12 人，两相对照，当是 P. 3589V 漏掉了神农、张禹之间的李固。S. 5969 号残损严重，仅存“□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 4 人的姓名。这些作者中，许负列在最先，书中也一再强调“许负相书”、“许负撰”，可见许负在其中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相术的发展历史中，许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许负生活于秦末汉初，有关他的相术活动主要记载在《史记》一书中。《外戚世家》与《绛侯周勃世家》分别记载了他为文帝母薄太后与周亚夫看相的事迹。《外戚世家》载，秦末纷争，天下未定之时，在魏王魏豹宫内的薄姬，随母魏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因为许负的一句话，引起如此的政治军事变动，可见许负相术在当时为人信从的情况。而薄姬后来生了儿子刘恒，并最终做了皇太后的命运，也使得许负的相术得到更加确凿的验证，以至于司马迁要在其书中特地加以记录。《绛侯周勃世家》则记载了许负为周亚夫看相，预言了周亚夫为侯、为相，并最终饿死的未来命运，并留下了让后来相士奉为至理的相辞：“有从理人口，此饿死法也。”此外，《史记·游侠列传》介绍郭解身世时，也提到了许负：“郭解……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后代史书文献所记载的许负事迹，几乎都是以上两例的传抄与翻版，从《汉书》开始，直至后来的类书，提到善相人者，往往都照录《史记》的有关内容<sup>①</sup>，并附会上一些他人的事迹，比如相文帝宠臣邓通的事，史籍并未说明相工的姓字<sup>②</sup>，而后世相书，则往往称许负<sup>③</sup>。

不过，许负成为汉代以来众多相士的代表，并不仅仅是因为《史记》对其事迹的记载，也还有着其他因素。司马贞《史记索

① 敦煌遗书中所存类书《珞玉集》(S. 2072) 善相条载：“许负，秦始皇时人也。薄姬为女子时，许负相之曰：‘必当为王者妃，必生天子。’魏豹闻之，遂纳为妻。然豹恒忆许负之言。及秦灭而诸侯竞起，豹因号为魏王，都平阳。后(高)祖些(遣)韩信讨之，擒豹，并虏薄姬还，豹后被杀。高祖因纳薄姬，遂生文帝，果如许负之言。”文末云出自《前汉书》，但究其所源，仍本于《史记》所载。

②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如明刻《许负相法十六篇》黄省曾序中即云许负相邓通。

隐》：“应劭云：‘负，河内温人；老姬也。’姚氏按：《楚汉春秋》高祖封负为鸣雌亭侯，是知妇人亦有封邑。”<sup>①</sup> 司马迁的书中并没有提到许负的身世、性别，所以东汉应劭在解释时特地指明许负的籍贯，并说明是位老妇人；西汉初年陆贾所撰的《楚汉春秋》中，记载许负曾被汉高祖封为明雌亭侯。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孔衍书证实了有关许负的这种说法，但他对封侯的事表示怀疑：“孔衍《汉魏春秋》曰：‘许负，河内温县之妇人，汉高祖封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为今东人呼母为负，衍以许负为妇人，如为有似，然汉高祖时封皆列侯，未有乡亭之爵，疑此封为不然。”<sup>②</sup> 无论是封或者未封，这种说法从汉代以来一直流行，这本身就有很大影响。魏晋时期，人们将许负与先秦时的唐举并称；唐代以后，则又与袁天纲并称，还有人干脆将相术称为“袁、许之术”。

许负对后世影响深远，除了以上原因，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以其名字命名的《相经》的流传。唐刘知几说：“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sup>③</sup> 可见唐代最通行的相书就是许负的《相经》。而唐以前，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相书也称《相经》，并分别有梁陶弘景、刘孝标为之作序，唐代的许负《相经》不可能凭空出现，那么南北朝的《相经》，也就应当或多或少地与许负有着某种关系。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敦煌本的许负《相书》，虽然列出了13位不同时代的作者，但仍以许负为中心，自称“许负相书”。其成书时代，从所列作者及内容特点来看，当在晋唐之间。<sup>④</sup> 参照它在敦煌地区广泛流传的实际情形（仅在藏经洞中就发现了5件），可以推想它在唐代其他地区也必定十分流行。正是

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索隐》，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一《蜀书·刘二牧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唐）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④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60页）中认为其成书不早于东晋。笔者从该相书作者及内容特点考察，也认为成书当在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

随着这些相书在全国范围内的长时期的流行，许负逐步成为人们熟知的相术代表人物。

《相经》之外，以许负之名相标榜的相书、相图亦有不少。《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已佚相书中有樊、许、唐氏《武王相书》，其中的许，当指许负；唐张彦远说他曾见到过别人珍藏的古代相图——《黄帝、薛、樊、许氏相图》<sup>①</sup>，此处的许氏，亦当指许负；《通志·艺文略》著录有《许负金歌》、许负《相书》；《宋史·艺文志》著录有许负《形神心鉴图》、许负《相诀》，等等。而在传世相书中，除明刻许负《相法十六篇》外<sup>②</sup>，称举、引用许负的更是不胜枚举，仅《神相全编》中就有许负听声、许负相德器、许负相耳、许负相口、许负相唇、许负相舌、许负相齿、许负相手、许负相足等多篇。虽然这些标榜许负的相书、相法，几乎都是托名的（或者真的传自许负，但也经过了无数次的修正与增删），但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之后仍能具有如此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这在中国古代相术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

许负以外，敦煌写本《相书》所列作者中还有其他 12 位，依次考察如下：

李陵：西汉陇西成纪人，字少卿。名将李广之孙。汉武帝时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率步兵五千人击匈奴，力战不敌，投降匈奴。未闻李陵通晓相术。与相术有关的记载，见于史籍者，仅《汉书·李将军列传》所附《李陵传》中的几句话：“上欲陵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

东方朔：西汉平原厌次人，字曼倩。武帝时待诏金马门，官至太中大夫。博学多识，以奇计俳辞得亲近，为武帝弄臣。以博学多

<sup>①</sup>（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sup>②</sup> 其书题汉高阳许负著，明周耀靖校梓。见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命相集成》，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识、诙谐滑稽著名，后人传其异闻甚多，方士亦附会之为神仙。未闻东方朔通相术。<sup>①</sup>

管公明：三国魏平原人，名谿，字公明。三国时著名方士，通《周易》，善卜筮、占相。《管谿别传》说他“明《周易》，仰观、风角、占、相之道，无不精微”，并晓鸟鸣，卜人吉凶生死无不验。尝自相曰：“吾额上无生骨，眼中无守精，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48岁果卒。<sup>②</sup>后世所传占卜书托名管谿者很多，敦煌遗书中有P.3868《管公明卜要诀》与P.4778《管公明卜要诀经》等，《神相全编》有《管谿人伦渊奥赋》、《管谿相婴儿》等篇。敦煌写本句道兴《搜神记》中有一则故事，讲管谿路遇一少年，知其将死，又教其求南斗、北斗以延寿命的事。

陶侃：东晋浔阳人，字士行。东晋名将，为太尉，大将军，封长沙郡公，都督八州军事。陶侃看相的事史书曾有记载，东晋相士师圭、陈训都为陶侃看过相，断言他将位至方岳，为公卿。《晋书·陶侃传》载：“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sup>③</sup>可见陶侃是信相术的，但未闻他本人精通相术。

耿恭：东汉扶风茂陵人，字伯宗。明帝永平中为戊己校尉，攻匈奴，坚守疏勒城，匈奴拥绝涧水，恭于城中穿井15丈，不得水，乃整衣向井再拜，水泉奔涌。拜骑都尉，迁长水校尉。未闻耿恭通相术。<sup>④</sup>

朱云：西汉平陵人，字游。通《易》、《论语》，为经学博士。

① 《史记》卷一二六、《汉书》卷六五有传。

② (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伎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③ (唐)房玄龄：《晋书》卷六六《陶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一九有传。

历仕元帝、成帝二朝。成帝时为槐里令。上书，言愿借上方剑，斩佞臣张禹。帝怒，欲斩之，御史将云去，云攀折殿槛，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帝赦之。留断槛以旌其直。以敢直言犯上著称于世。未见与相术有关的记载。<sup>①</sup>

黔娄先生：春秋时齐国的一位高士，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先后辞鲁恭公、齐王之礼聘，终身不屈，清贫而终。没而衾不蔽体，前往吊唁的曾子说：“邪其被则敛矣。”其妻回答：“邪而有余，不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邪之故，能至于此。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sup>②</sup>著有《黔娄子》4篇，言道家之务。《汉志》著录在道家类。其事迹主要见于皇甫谧《高士传》。未闻其与相术有关。

张良：秦末汉初人，字子房。韩国贵族后裔，韩亡后，结纳刺客，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未遂，逃匿下邳。秦末兵起，追随刘邦，为谋士，佐汉灭秦、楚，因功封留侯。相传张良于下邳曾得黄石公遗《太公兵法》，旦日诵习，故能为刘邦多所谋划，“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汉兴，良功成身退，学仙修道，以寿终。《史记·留侯世家》末太史公曰：“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由于张良经历奇特，足智多谋，进退自如，故后世传说甚多，附会上许多神秘色彩。<sup>③</sup>

鹿先生：事迹不详。刘向《列仙传》载有“鹿皮公”：“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为府小吏，工木举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请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转输悬阁，意思横生。数十日，梯道四间成，上其巅作祠舍，留止其傍，绝其二间以自固。食芝草，饮神泉，且七十年。淄水来，三下呼宗族家室，

① (汉)班固：《汉书》卷六七有传。

② (晋)皇甫谧：《高士传》，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汉)司马迁：《史记》卷五五；《汉书》卷四〇有传。

得六十余人，令上山半。水尽漂一郡，没者万计。小吏乃辞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复上阁。后百余年下，卖药于市。”《云笈七签》称为“鹿皮翁”。<sup>①</sup>不知鹿先生与此“鹿皮公”是不是同一人。因无其他材料，暂录于此，以备学者详考。

神农：古之称神农者有二。一是人们对烈山造田开创农业的民族祖先的追称，即神农氏，又称烈山氏、炎帝，三皇之一。相传其始教民为耒、耜以兴农业，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疾病。另一是《庄子》中提到的人物。《庄子·知北游》：“婀荷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神农隐几阖户昼瞑，婀荷甘日中蓂户而人曰：‘老龙死矣！’神农隐几拥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漫诞，故弃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发予之狂言而死矣夫！’成玄英《疏》曰：“神农者，非三皇之神农也，则后之人物耳。二人同学于老龙吉，老龙吉亦是号也。……学道之人，心神凝静，闭门隐几，守默而瞑。”<sup>②</sup>则此神农为春秋之时师从老龙吉学道之人。由许负相书所提到的作者多与道教神仙方术有关来看，此神农可能是指后者，而非三皇之神农。

李固：东汉汉中南郑人，字子坚。历仕汉顺帝、冲帝、质帝三朝，拜议郎、大司农、太尉等职。为立帝事遭大将军梁冀嫉恨，遂见害。史载李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谢承《后汉书》说他“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讖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李固之父李郃亦善“河洛风星”，可见李固精通方术是有家学渊源的。<sup>③</sup>

张禹：西汉河内轵人，字子文。通《易》、《论语》，明习经学，应试为博士，元帝时迁光禄大夫，成帝时为相，封安昌侯。禹亦通

① (汉)刘向：《列仙传》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云笈七签》卷一〇八《经传部》亦录此文〔(宋)张君房纂辑，蒋力生等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②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七下，7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三有传。



晓占卜，儿时有卜相者为其指点前途。《汉书·张禹传》云：“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于卜相者前。久之，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及禹壮，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阳、胶东庸生问《论语》，既皆明习，有徒众，举为郡文学。”<sup>①</sup>

综上所述，在敦煌许负相书所列出的13位作者中，精通相术或其他方术的有许负、管公明、李固3人，有过被相的经历或多少与相术沾点边的有李陵、陶侃、张禹3人，其余数人，东方朔、张良以博学多识闻名，耿恭有拜井出水的奇异经历，朱云以经学立身，而黔娄、神农、鹿先生，皆神龙见首不见尾，总之，这7人都难以与相术联系起来。13人中与相术有关的人仅占一少半，足以说明这份作者名单的伪托性质。王重民先生说，此类相书“自古传行民间，久失撰人姓氏（或出于众人之手，原无撰人姓氏），尊许负者便题许负相法，尊袁天纲者或谓为袁天纲相书；更多托古人，以炫其名贵”<sup>②</sup>，实为中的之语。

42 | 在判定了这份名单的伪托性质后，我们还可以就此进行一些分析。列出13位作者，说明该相书确实是成于众人之手；称“许负相书”，说明该相书有可能是在许负所撰相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也有可能是传习许负相法的相士将自己所知的心法要诀纂集起来，托名许负。但无论哪种情况，这部相书在长期流传、使用的过程中，又不断有后代的相士对它进行增补修订，托名于古人或当代名人，这样每增订一次，作者的名单中便增加一些人，以至于有13位作者。从这13位作者的顺序没有按照时代先后排列，而是前后颠倒不一的情况看，这样“托名”的增补修订进行了不止一次。

还有一个细节也能说明问题。在保留了开头部分的3件相书抄本中，CH.87书名后题“许负等一十三人撰”，而P.3589V、

① 《汉》班固：《汉书》卷八一；《后汉书》卷四四有传。

②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子部《相书》，北京，中华书局，1979。

S. 5969 则题作“许负等一十三人集”。“集”、“撰”从字面看是有差异的，人们一看到“撰”字，往往先想到的是撰写、著述，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则又不尽然。“集”当然是指纂集、汇集，“撰”除了撰写、著述的意思之外，也有“纂集”之义，《集韵·潜韵》：“撰，或作纂。”曹丕《与吴质书》中说：“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都是“纂集”之义。笔者认为，许负相书所题的“一十三人撰”或“一十三人集”，无论是“撰”还是“集”，二者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即“纂集”，也就是说，书前所题已明确告诉读者，许负相书是由以许负为首的 13 人纂集在一起的。

其实，不仅许负系统相书如此，古代相书的特点大都不脱一个“集”字。盖相术为古代人占相思想及方法经验的总结，世代传承的同时，后人又不断根据理解与实际经验进行增补、修正，虽有增删，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思想与方法技艺的核心是相对稳定不变的，相术本身又是一个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东西，所以后人对相术首先是学习领会，再在实际中摸索体悟，等到精通之后，才有可能对前人的东西进行增删修正，归纳总结，所以中国相书基本上都是“集著”而成。敦煌写本相书列出了 13 位作者，传世的《太清神鉴》也在序中云：“余自稚岁，潜心于此，考古验今，无不征效。遂特离林屋洞，下山三载，遍搜古今，考之极元者，集成一家之书，目之《太清神鉴》。”<sup>①</sup>元人薛延年在《人伦大统赋序》中亦云：“金尚书《人伦大统赋》，与芟诸家之冗繁，撮百世之机要，提纲挈领，不下三二千言，囊括相术殆尽。”<sup>②</sup>尽管两书都标有明确的作者，无论是伪托的还是真正的，其书的性质同样都是“纂集”。其他的传世相书，如《麻衣相书》、《神相全编》、《相理衡真》等，

① 《太清神鉴》原题“后周王朴”撰，四库馆臣考其为伪托，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金)张行简撰，(元)薛延年注：《人伦大统赋》，见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无不是删繁撮要，归纳总结而成。

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谈到 P. 3589V、P. 2572、P. 2797 时，将这类相书与隋唐史志所著录的相书进行了比较，他说：

按隋唐志著录相书甚多，书名卷数，均与此不相应。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有《黄帝樊薛许氏相图》，所举撰人，有不同。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有许负《相法》一卷，仅十六篇，内容亦不相符。此盖均为相近之书，自古传行民间，久失撰人姓氏（或出于众人之手，原无撰人姓氏），尊许负者便题许负相法，尊袁天纲者或谓为袁天纲相书；更多托古人，以炫其名贵，如此敦煌本之东方朔、管公明，张彦远著录之黄帝、樊、薛等是也。故余仅考知其见重于世，不愿斤斤于撰者主名也。<sup>①</sup>

从作者署名、内容等方面与文献记载进行了对比，还考察了古代相书的源流，将许负相书这类传行民间的相书确定为“唐以前通俗相术之总汇”，并就学者引用多的情况，断定此类相书之渊源相当古老。

44 黄正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数十种相书，认为其中“所谓《十七家集众相书》的性质可能与敦煌本相书类似，因为敦煌本《相书》正是集十三家而成的相书，可以说它开了宋代这类相书的先河。”<sup>②</sup>

王重民与黄正建对敦煌许负相书的考察与论述相当精辟，成为人们认识敦煌相书及其源流的主要观点。但他们二人都只注重正史

①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子部，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61～6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艺文志》的记载，而忽略了其他目录，从而得出此书没有被著录的结论。其实，许负系统相书在唐宋目录中并非全无踪迹可寻。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相书 73 部，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其中有《十三家相书》一卷。从书名看，与敦煌许负相书的情况颇为一致：敦煌许负系统相书题作《相书一部》或《相书一卷》，其实就是《相书》，卷数为一卷；作者“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与《通志》的“十三家”相合。据此，或许可以认为，敦煌许负相书，实际上就是《通志·艺文略》中载录的《十三家相书》一卷。这一认识，对我们全面认识敦煌许负相书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我们从《通志·艺文略》的著录可以知道，在宋代（也应当包括唐代），许负系统相书被称为《十三家相书》，所谓的多少家，实际上就是编辑或修订相书的作者的人数；其次，至少到南宋时期，许负系统相书仍在社会上流传，从《宋史·艺文志》中没有著录的情况看，它的散佚不传当在南宋到元代之间；再次，许负系统相书的流行并不仅限于敦煌一地，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

除《十三家相书》以外，《通志·艺文略》中还著录有《十七家集相书》一卷，与《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中的《十七家集众相书》当是同一部书。<sup>①</sup> 黄正建指出，《十七家集众相书》与敦煌本许负相书性质类似，敦煌本许负相书可以看做是宋代此类相书的开先河之作。以上几种目录的著录，证明了黄正建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说明，敦煌许负相书的 13 位作者是在相书的不断增补修订过程中陆续加上去的，现在，我们还可以指出，许负相书的这一修订过程在唐代以后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下来，《十七家集相书》应当就是在《十三家相书》的基础上，在另一次的修订过程中，增加了另外 4 位作者有关占相的心法要诀而成。从敦煌许负系统相书中仅列 13 家，没有发现题 17 家的情况

<sup>①</sup> 宋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子部五行类亦著录，称为《一十七家集众相书》，见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看,《十七家集相书》的出现,可能在五代或宋初,<sup>①</sup>但也不能排除唐时已有的情况。<sup>②</sup>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推论,“十三家”的不传,正是由于有了比它内容更丰富的“十七家”的出现,而两书在《通志》中同时被著录的情况,则表明,当有新的、内容更丰富的相书出现之时,原有的旧相书并没有马上被淘汰,而是与新的相书并行了一段时间后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循此思路进一步探察下去,我们在宋元书目中还发现了《三十二家相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五行类著录有《三十二家相书》三卷,注云:“右或集许负以下三十二家书成此编。”<sup>③</sup>从这条注文看,《三十二家相书》也应当属于许负相书一系,也就是说,它与《十三家相书》、《十七家集众相书》同属一个系统,只是其修纂者增加到了32位,内容也更加丰富,发展到两卷。这种作者骤然增多的现象,同宋代许多文人醉心相理的探究并撰写相书的实际颇为相合。由此,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许负系统相书由唐前的“十三家集”,经唐代,发展到“十七家集”,再到“三十二家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相书的内容也不断充实更新,由一卷增至两卷,形成了由众多作者参与编辑修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连续地、有系统地发展的特点。直至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也还著录有《三十二家相书》<sup>④</sup>,可见许负系统相书的发展的确是源远流长。这种情况在隋唐以至宋元的众多相书中是很少见的。它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此一系统相书在民间广泛流行,影响极大,构成了那一时期相书与相术的主流内容。明以后书目中虽然没有再见到相同或类似的著录,但从存世的《神相全编》来看,其中提及许负

① 从《崇文总目》已著录的情况看,《十七家集众相书》至少在北宋时就已出现。

② 因为归义军政权后期敦煌与中原的交通处在一种相对阻隔的情况下,文化交流不似以前便捷。

③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见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二〇子部形法类著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的许多内容应当与此系统相书有极大的渊源。或许是明人的改编，使之分散融入新的相书，致使《三十二家相书》一系列的相书渐渐不传。其书之名目虽不存，但基本内容并未亡佚，而是随着改编，为新的相书所继承。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敦煌许负相书在中国相术发展中的位置。

## 二、失名相书残卷 S. 3395+S. 9987B1V

这一系统的相书有两个卷号：S. 3395 和 S. 9987B1V。这两个卷号都是首尾均残，上下亦有残损，S. 3395 存 104 行，S. 9987B1V 存 12 断行。经考察，笔者发现这两个卷号其实是同一写本的两个残片，可以拼合，S. 3395 在前；S. 9987B1V 可拼接在 S. 3395 尾部上方。拼合后的写卷虽然仍不完整，但其中关于舌、项、胸臆、臂相的内容更加清楚了。拼合部分如下（加注“/”号者为拼合处）：

（前略）

□为三公。/ 舌厚而方，贵。舌长下正，贵。舌无文理□

□欲得厚/ 如铠甲文，大富贵。舌短，语不自达。舌有乱□

□凡人舌薄/ 而水者，喜歌舞。项部第十三□

□者富。颈连/ 颌车者方大者，善。项博平，富贵□

□子为三公。颈/ 后方直与项，名曰虎项。项长喜文财满□

□广者贫。/ 项小者，常贫苦。项如罍壶，□

□有欲□

□□□领车广而项小/ 贫。胸臆部第十四 □臆、□□□  
多谋。

□□□后胸色/ 与体色同，善。若持四□者，臆□  
如□□□

□□□上尺，二千石；不满，/ 令长。心厯起而大□□者  
□□，小而不见，为□□

□□□不可独出，折冲。臂/ 部第十五 臂方，有财；短  
粗臂者则劳苦□□

□□□至高官。臂长，贵；垂及膝，大/ 贵。肘上为龙下  
为虎，通财，富贵。许负曰□□□

□□□方伯，封侯，大富贵，年九十一；女人为/ 王妃，  
奴婢数百，年九十八。相人面及身上豪毛十六□□□（后  
缺）

48 由于写本前后部分均已残缺，没有书题、作者及卷数，根据占辞形式与相关内容，研究者一般笼统地称它们为《相书》残卷，并归之于许负《相书》系统。《敦煌学大辞典》、高国藩《敦煌民众资料导读》、日本菅原信海《敦煌汉文文献·占筮书》、法国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及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都对这部相书残卷作过简单介绍。黄正建认为这两件残卷虽然在篇目排列与占辞解说方面不同于 CH. 87、P. 2572 (A)、P. 3589V 等许负《相书》，“但占辞的形式与甲类（指 CH. 87、P. 3589V、S. 5969）一样，内中又有‘许负曰’字样，故应亦是许负相书系统”<sup>①</sup>。笔者从这两个卷号的篇目、内容及语言特点进行了考察，认为此相书不属于许负系统，而是另一相书的残卷。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5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一) S. 3395+S. 9987B1V 的篇目与语言形式

S. 3395+S. 9987B1V 号虽然残损严重，我们就其所存残文，对它的篇目划分及大体内容也可做一些考索。写本中明确标出的篇目，有“占额 [第三]”、“眉部第四”、“眼部第五”、“耳部第六”、“唇部第九”、“口部第十”、“齿部第十一”、“项部第十三”、“胸臆部第十四”、“臂部第十五”及仅存篇目的“相人面及身上豪毛十六”。从占辞所提及的身体部位及顺序，我们还可以推断出一些篇目，即“鼻部第七”、“人中第八”、“舌部第十二”。“占额”之前的文字没有具体论述某一身体部位，而是总述人体相貌、性情及相关的五行、五星，应为第二篇，但篇名不详。这样，这部相书所残存的篇目，应从“总述”（暂名）第二起，至“相人面及身上豪毛十六”止，共有 15 篇。

篇目的排列关系到相学对人身体部位所代表的命运吉凶符号的认定。不同的篇目划分和排列顺序，则意味着它所代表的相学体系的差异。CH. 87、P. 2572 (A) 所代表的许负《相书》的篇目编排大致为：序、躯貌、五官、六府、面、发、额、眉、眼、鼻、耳颊、鼻人中、唇、口、齿、舌、声、颐颌、项玉枕、背、心胁、奶脐、玉茎、膝、脚踝、行步、手臂、毫毛、人面郭三亭、男子、女人、额文、手掌文、脚掌文、人面色气，共 35 篇。而此卷的排列则是：总述（拟）、额、眉、眼、耳、鼻、人中、唇、口、齿、舌、项、胸臆、臂、人面及身上毫毛。二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在此卷所保存的内容中，论述的身体部位基本都集中在人体的上半部，从头部开始依次向下。依据此卷的篇目划分、叙述节奏，并参照许负系统相书的篇目，笔者估计，这卷相书残缺部分的分量应该接近现存部分，至少不应少于现存部分的一半。

篇目的排列只是形式的一个方面。形式的不同，还表现在叙述语言上。S. 3395+S. 9987B1V 号与标明汉朝许负及李陵等 13 人集的 CH. 87、P. 2572 (A)、P. 2797 在叙述语言上的不同，就是在散



文的叙述中出现了韵文，如耳部之“耳圆如珠，死而更苏”，人中部“人中深长，子孙满堂”，口部的“口小如方，常食天仓”等。韵文占辞在此卷相书中所占数量还不多，只是偶尔出现，大多数的占辞还是用散文写成。这与敦煌许负相书全用散文不同（只有序是用骈文写成），与传世的宋元以后相书多杂韵语歌诀也不同。

从史志著录的情况来看。《隋书·艺文志》著录相书8种，书名中没有一部称为“歌”或“诀”的<sup>①</sup>；《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相书著作两种，其中一种称《要诀》<sup>②</sup>；到了宋代，相书直接被称作“歌”或“诀”、“诗”的情况就十分普遍了，《通志·艺文略》著录相书73部，其中有17部书名称诀、歌、诗，如《玉课三停诀》、《通仙歌》等；《宋史·艺文志》著录相书著作近60种，书名中有29种称诀、歌、诗，如《相气色诗》、《相禄歌》、《龟照口诀》、《人伦真诀》、《五星六曜面部诀》等。<sup>③</sup>除在书名中直接冠以“歌”、“诀”外，存世的宋以来相书，其占辞中杂有韵语歌诀的情况几乎存在于每一部书中，这与S.3395+9987B1V号中偶杂韵语不同，更与标明汉朝许负等13人集的CH.87、P.2797等纯用散文叙述的情况（序的情况不应算在内）形成鲜明对照。

我们在这里所特别关注的是，在保存于敦煌的所有写本相书中，唯独这一卷是杂有韵文占辞的。可以推想，在此之前的相书中，韵文应当更少。这唯一的写卷中的少量韵文，在研究中国相术发展历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相术发展的一个阶段。

韵文的出现，说明相书占辞在已有的文本传播的基础上，开始注重易于记诵的口传形式。较诸散文，韵文富有节奏韵调，读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也更为通俗，为文化素养相对不高的民间术士

① 《隋书》卷三四《经籍志》子部五行类，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五行类没有著录前代相书著作，所著录的袁天纲《相书》7卷与《要诀》3卷，皆是唐代作品，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宋史》卷二〇六《艺文志》子部五行类，北京，中华书局，1977。

从事这一行业提供了更大可能，这一方面将使相士群体的构成更加复杂，也表明相书传播的扩大，相术已从早期少数人垄断的技术成为民间普遍运用的预测命运祸福的方法，同时也反映了相术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逐渐由高向低的一个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相书的形式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史志著录来看，相书中杂有韵语的情况，由唐前、唐，以至宋代，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样一个过程，而这一特点，恰好与敦煌相书加存世相书所反映的特点相吻合，即敦煌许负系统相书（无）——S. 3395、S. 9987B1V号（有而少）——宋以来相书（多），可以说，这三种情况，反映了相书从唐前至宋代的实际状况。S. 3395、S. 9987B1V号所代表的正是唐代相书的情况。

## （二）S. 3395+S. 9987B1V号的内容及与许负系统相书的比较

与许负系统相书相比，S. 3395+S. 9987B1V号在占辞解说方面亦有不同。

首先，此相书残卷中缺少了许负相书中某些身体部位的篇目与相关占辞，如发、颊、颐等。由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是一部残损严重的相书，有关这些身体部位占辞的缺失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原来有，但没被保存下来，随残损的部分佚失了；二是本来没有。根据我们对此相书残卷的考察，它的篇目排列是依照从上往下的顺序，头部依次为额、眉、眼、耳、鼻、人中、唇、口、齿、舌，接下来是项部。相关的占辞文字虽有缺失，但篇目之名基本可考知，既然头部命相中没有颊、颐等部的内容，排在后面残损部分的可能也几乎没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部相书中没有关于发、颊、颐等部位的命相占辞，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而是本来就没有，至少是没有为此设立专门的篇目。许负系统相书中，“发”部排在第六，颊与耳并为一部，列在第十一，“颐颌”在十八，都是不可少的部位。而此卷相书去掉这些部位，则表明它所代表的相学对这些

身体部位看法的改变。

就相学而言，人身体的所有部位都体现着先天所禀受的自然之气，代表着一定的命运祸福。王符在《潜夫论》中说：“是故人身形体貌皆有象类，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显贵贱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八卦之气具焉。”<sup>①</sup>但身体的各个部位在体现命运祸福方面并不是均等的，以头面部最为重要，CH. 87“躯貌第二”中说：“许负曰：八尺之躯，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耳，不如一寸之目。”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学对人身体某些部位的看法逐渐发生着变化，有些原本不受重视的部位会凸显出来，相对的，某些部位则渐渐失去原来所具有的相的意义，而从相学著作中淡出。S. 3395、S. 9987B1V号中没有上面所说的几种身体部位的占辞，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不过，从相学发展的过程看，毛发表示一定命运吉凶的作用并没有消失，《神相全编》三《论发》云：“人之有发，象山岳之有草木，草木茂盛则山岳蔽而不明，郁而不清，故毛发欲得密而细，短而润，黑而光，秀而香，乃贵人之相也。”<sup>②</sup>对“发”的作用仍很看重。此卷相书虽然没有为“发”专门设立篇目，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它与其他身体部位合并列在后面缺损部分的可能，如第十六篇名为“人面与身上毫毛”，虽然内容已缺，但从篇名可知为记载身体毫毛的特点及命相的，其中就有可能讲到毛发。

其次，增加了新的内容与解说。在残卷开头“总述”相的部分，我们看到了一些许负相书中没有见过的内容：

白齿□唇，骨节藏没，上应荧惑星□□□□

① 《潜夫论·相列》，见（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六卷，3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明）袁忠彻：《神相全编》，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六三三卷相术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

方，龙额高鼻，□意经良，博问好事□□□□

猴目。五行曰：商人面白圆方，羽人面黑□□□□

这里的“荧惑星”、“五行”、“商人”、“羽人”以及“猴目”等，在敦煌写本相书中只有此卷提到，同时也是目前已知相书中出现最早的。

“荧惑星”为火星别名，这里是说此种形貌的人是感应了荧惑星之气而生，北齐刘昼说：“人之命相，贤愚贵贱，修短吉凶，制气结胎受生之时。其真妙者，或感五星三光，或应龙迹气梦，降及凡庶，亦禀天命，皆属星辰。其值吉宿则吉，值凶宿则凶。”<sup>①</sup> 依传世相书的五星六曜之说，火星在面相中又代表着额，《麻衣相法》云：“火星须得方，方者有金章。”<sup>②</sup> 说的就是额相。根据星命术的理论，日月星辰都有着各自的属性，相互之间存在着生克制化的关系，与人事相配，则可推断出人的命运吉凶。荧惑星之名出现在这里，且与“白齿□唇、骨节藏没”这样的相貌相连，表明此卷相书所载，并不仅是单纯的相术，已杂有星命术的内容，并与五行形相等相法结合，所含内容相当复杂。同类的内容，如卷中《目部第五》引不知名《相经》曰：“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将眼睛与日月联系起来，称左目为日，右目为月，这也是五星六曜说对眼睛的称呼（太阳—左目、太阴—右目、月孛—山根、罗睺—左眉、计都—右眉、紫气—印堂）。

阴阳五行说与相学结合，演化出将人的形相概括为土、金、水、木、火五种类型，并由之推断命运吉凶的五行形相说，在传世相书中有很丰富的记载，但在敦煌相书中则极少见，仅有此卷涉

① 《刘子·命相章》，见（北齐）刘昼著，傅亚庶校释：《刘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② 《麻衣相法》卷一《五星六曜》。见《新刊校正增释合并麻衣先生人相编》，陆位崇校编，收入《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命相集成》（三），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及。“五行曰：商人面白圆方，羽人面黑□”诸语，正是五行形相说的内容，这里的“商”、“羽”并不代表五音之名，而分别代表五行中的金与水。<sup>①</sup>“商人”，当指五行形相所说的金形人，其特征是面色白而体形方正。传世相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如《纯阳相法入门第一》：“阅人先欲辨五形。陈图南云：金形方正色洁白，肉不盈兮骨不薄。”<sup>②</sup>《照胆经》云：“金形方平正耸紧，其相在腮颐耸坐立言声之间。”<sup>③</sup>“羽人”则指水形人，特征是面色黑而体形圆厚。《神相全编》—《论气色》“水形人要黑，土形人要黄，此人身之气色也。”《照胆经》上亦云：“水形圆厚丰隆，宽不逼迫。其相在背准腹颐之间。”

至于“猴目”，则体现出古代以动物形象及特征比类人相而言吉凶的风气，此种风气盛行于唐。唐韩愈《杂说》云：“谈生之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然吾观于人，其能尽其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sup>④</sup>皮日休《相解》亦云：“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类禽兽则富贵也？噫！立形于天地，分性于万物，其贵者不过人，焉有真人形而贫贱，类禽兽而富贵哉？将今之人，言其貌类禽兽则喜，真人形而怒，言其行类禽兽则怒，真人心则喜。”他们的话是从批评当时占相风气的角度说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禽兽形象特征类比人相风气在社会上之流行。<sup>⑤</sup>

① 五行与五音相配，始于《礼记》。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角、征、宫、商、羽。黄正建先生将这里的“五行”释为五姓，商人为商姓人。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三章《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② 《神相全编》—《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六三一卷相术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

③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六四五卷相术部》。

④ 《唐》韩愈：《杂说》，见《韩愈全集·文集》卷一，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⑤ 《唐》皮日休：《相解》，见《皮子文藪》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综合而言, S. 3395 + S. 9987B1V 这部相书, 虽然残佚甚多, 但从其保存的内容来看, 基本涉及后代相书中的大部分精髓, 从面部十三部位、五岳四渎、五星六曜说、五行形相、骨相、纹、痣、毫毛到声音、气色以及人像禽兽说, 等等, 几乎涉及中国相术的所有主要内容, 虽然在系统性与具体解说方面还不及传世的后代相书, 但就当时的发展状况来说, 差不多已具备了成为一部“相术集成”的特点。

除传统数术文化的内容外, 值得注意的是, 此卷相书中还掺杂有佛教文化的内容。《耳部第六》开始即云“耳长□□”, 又云“耳郭厚□□”, 虽然后面的文字由于残损已看不到了, 但“耳长”、“耳郭厚”这两种相, 在后代的相书中都代表富贵长寿。《麻衣相法》说:“耳如提起, 名播人耳; 两耳垂肩, 贵不可言”, 及“厚而坚, 耸而长, 皆寿相也”<sup>①</sup>。但在敦煌其他写本相书中, 却没有任何文字提及这两种耳相。P. 2572 (A)、CH. 87、P. 3589V 三种抄本都将“耳”与“颊”合论, 作“耳颊部”, 列在第十一篇, 所记载的耳相只涉及轮廓成就与否、耳门宽狭、耳软硬、耳孔中毛及耳后有无黑子, 并没有关于耳长短大小、耳郭薄厚及其所代表命禄的内容。<sup>②</sup> 此外, 在拼合起的“臂部第十五”中, 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占辞:“臂长, 贵; 垂及膝, 大贵; 肘上为龙下为虎, 通财, 富贵。”这段话是敦煌相书中唯一一处提到臂长与富贵有关的占辞。

这里所提到的长耳、长臂等相, 是佛教相好内容影响的结果。佛教相好内容对中国传统相术的影响在相书中有所反映的, 以此卷为最早。许负相书中没有, 说明许负相书成书要比它早; 存世的后代相书中, 佛教文化的影响更加明显而广泛, 它与中国相术有机结

① 《新刊校正增释合并麻衣先生人相编》卷二《相耳》, 见刘永明:《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命相集成》,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7。

② P. 3589V 的文字中没有关于长耳、长臂的解说, 但写卷中所插 8 幅相图中的头部图和全身图, 所画人物却无一例外皆是大耳长臂, 与占辞内容不相符合。特此说明。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6 册。

合，不仅宣称“人生富贵，皆由前世修行；士处贫穷，尽是今生作恶”<sup>①</sup>这样的果报轮回思想，就连许多相法，也要冠以“达摩”、“胡僧”等名目<sup>②</sup>（有关佛教影响的问题，详见第六章）。

再次，部位内的划分更加细致，解说详细。与许负相书相比，S. 3395+S. 9987B1V号对头面诸相的划分更加细密，解说更加详细，内容不同之处居多。以“唇部”为例。许负相书中的CH. 87号“唇第十三”云：

人唇如紫色，(断) [断] 嚙成，富。唇如啣血者，富贵不绝。唇常湿，有远行。唇紧，好歌舞。下唇有黑子，费财。唇黑，病。唇青，薄食。唇长似鸟嘴，好说是非。唇四踈，多夸。

对唇相，提到唇的色、形、态与齟子四类，关涉到的命禄有财运福禄、健康、性情、习好，解说简捷、笼统，没有划分上下唇，也未分男女相。S. 3395+S. 9987B1V号的“唇部”列在第九：

唇赤如丹，不叩坠门，少病，贵。唇厚   
唇文断 少 行贱。 如似刀环  
 者   
 唇青于面，恒常贫贱，贪浊。唇上厚下薄，其人   
 盗作劫；下覆上唇，亦勤诵记。两唇平举，步

① 《神相全编》六《神异赋》。

② 以“达摩”相称的，如《麻衣相法》之《达摩祖师相诀秘传》、《神相全编》中的《达摩五官总论》、《达摩相主神有七》、《达摩相眼》、《达摩妇人相》、《达摩相眼》等；称“胡僧”的，如《神相全编》中的《胡僧相诀》等。

唇湿着齿，百岁。上唇处中央有出异物现起者，其人□□。有□趺，其人不慈□□□□不寿。下唇长，不啜好食。唇口不短自不接，是见相恶。言语未效舌先见，老贫也，大贱。许负曰：凡人薄唇踈齿者，多戏言语，不中信任，大事多反覆。女人□颐，老无子，行亦不□。唇有缺，远方死。下唇薄，不善人也。下唇厚者，其妇不处□，必不忠直。许负曰：凡人唇青，上奄下结，贫贱相。青唇黄齿，见人不喜。唇与根铎，食饮恒恶。唇内有黑子，饶酒。

与许负相书相比，有关唇部的解说，单是文字就多出了4倍，提到的唇相从大类上分，虽然还是唇的色、形、态、厖子，但划分更细，不仅有上下唇及男女唇的区别，而且还注意到唇的薄厚、长短、完缺及其与相邻部位的关系；所涉命禄，除财运福禄、健康、性情、习好外，还有贵贱、寿夭、饮食、品行、与他人关系等方面，尤其关注品行及具某种唇相者与他人关系的解说。

从内容上看，两种相书对唇相的解说既有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不同甚至矛盾，更多的是不同。如对唇色的看法较为一致，而对唇湿的解说则有着矛盾，许负相书说唇湿表示远行，这意味着别亲辞家与颠沛险阻，是不好的相；S. 3395+S. 9987B1V号说唇湿能活百岁，则是表示长寿的好相。由于许负相书对唇相的解说过于笼统，它所提到的唇相在S. 3395+S. 9987B1V号中都被分解为更细的部位，所以二者占辞中相同之处少是正常现象，不同处或矛盾处多也是自然。这样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其他部位相的解说。

### (三) S. 3395+S. 9987B1V号的性质

综合上面所述可以看出，S. 3395+S. 9987B1V号的情况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从篇目划分、语言形式到内容占辞都与许负系统相书有着很大的差异，难以笼统地归入许负相书系统。



郑炳林先生 2002 年底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讲演时，论及敦煌写本相书，通过对篇目划分与内容的分析，将 S. 3395+S. 9987B1V 号单独列为一类，这样的分法实具卓见。<sup>①</sup> 黄正建判定此卷属许负相书系统的依据是占辞形式相同，内中又有“许负曰”的字样。笔者认为，占辞形式的相同只是表面的相同，篇目部位划分与内容的不同则体现着实质的差异，尤其是一些新内容的加入，更表明二者所代表的时代文化内涵有着变化，由此可以判定，S. 3395+S. 9987B1V 号产生的年代较许负系统相书要晚，它确实吸收了许负相书中的许多内容，但不是照单全收，有些内容与敦煌所存许负相书有着差异。除许负相书外，还吸收了其他相书的内容，因为残卷中还有“经曰”、“袁应曰”的字样。<sup>②</sup> 可以认为，此卷相书是在许负等传统相书基础上，汇录当时的各种相书及流行相法，重新编纂而成的一部新的相书，是居许负相书与传世相书之间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相书。

关于其抄写年代，王冀青先生在对 S. 9987 与 S. 3395 所抄的另一文书《备急单验药方卷》进行研究后，根据其避“治”、“叶”之讳的特征，认为此药方是“唐高宗以后的唐朝写本，书写时间极有可能在公元 8—9 世纪”<sup>③</sup>。那么，与此药方同抄一卷的相书残卷，自然也应抄写于同一时期。同时，我们在此卷中还发现有“旦”字缺笔作“亘”的写法，据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对此字的考察，此乃唐人避唐睿宗讳而特有的写法，这样我们又可将此卷抄写的年代由高宗时期往后推延数十年，而将其定在睿宗及其以后的时代。抄写年代的大体确定，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该卷相书成书的下限，就是说，此相书成书应在 8—9 世纪以前，再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

① 郑炳林：《敦煌文献中的解梦书与相书》（讲演稿）。

② 此相书残卷中有 6 处引“许负曰”，3 处引“经曰”，1 处引“袁应曰”。

③ 王冀青：《英国图书馆藏〈备急单验药方卷〉（S. 9987 的）的整理复原》，载《敦煌研究》，1991（4）。

我们可以大致判定，S. 3395+S. 9987B1V号是唐代中前期的作品，所反映的是唐代相学发展的情况。

黄正建指出，敦煌《相书》典籍有复杂化的迹象，具过渡性质，实是中的之语。<sup>①</sup>但他只以P. 3390《相面书（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为这种迹象的代表，其实S. 3395+S. 9987B1V号同样也具有这种性质，而且比许负系统相书更能代表唐代相术的最新发展，同时也可以印证，P. 3390及P. 3492V所记载的复杂相法出现在唐代不是一件突兀的事，而是相学整体发展的结果。

### 三、相痣类图书

痣，古称黑子，亦称麤子，唐宋以后多称痣或黑痣。颜师古注《汉书》“（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云：“今中国通呼为麤子。吴楚俗谓之志。志者，记也。”<sup>②</sup>颜师古所说的“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痣”。可见黑痣的称呼最早是从吴楚之地流传开的，到宋元时代，人们已普遍这样称呼了。宋人所编《太清神鉴》卷六专有《黑痣部》一节，记载人头面、身体及手足黑痣；明人编的《神相全编》有《男子面痣之图》与《面痣吉凶之图》，都称作“黑痣”或“痣”。敦煌写本相书对痣的称呼，从目前所发现的材料看，绝大多数称为黑子，称麤子的情况稍少一些，未见有称痣或黑痣的情况。

关于人身体上的黑痣，最早最有名的记载莫过于《史记》、《汉书》中对汉高祖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的记载，从那时起，黑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五章，20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sup>②</sup> （汉）班固：《汉书·高帝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此乃沿袭《史记》之说。但对“黑子”的注释，则是颜师古早于张守节《史记正义》，故采颜说。

子，也就是黑痣，似乎就与人的命运有了割不断的联系，某些特定部位的黑痣，遂成为代表不同人生命运的符号。某某人身体某处长有黑子，命运如何如何的记载，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后汉书·黄昌传》记黄昌与失散妻子相认，妻言“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以为凭据，<sup>①</sup>虽然范曄记载此事的目的不是为了验证黑子的灵验，但从这一记载看，自汉代起，身体黑痣与人的命运相关的说法就已很流行，人们普遍相信，某些身体特定部位的黑痣关乎人一生的贵贱穷通，如刘邦左股的七十二黑子，是其身非常人，而当命有天下的预兆；黄昌足心的黑子，则是他享有二千石禄位的预兆。历代相工术士，也都将相痣纳入到他们看相算命的技艺之中。《梁书·元帝纪》载梁元帝萧绎“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兆，当不可言。”《魏书·寇赞传》也记载了相士唐文为寇赞看相，说他额上有黑子，位置长得很高，将来一定会富贵。寇赞做官之后，唐文来讨要封赏，当然也就如愿以偿。<sup>②</sup>

唐代也有关于黑痣的记载：

安禄山初为张韩公帐下走使之吏，韩常令禄山洗足。

韩公脚下有黑点子，禄山因洗脚而窃窥之。韩公顾笑曰：

“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之，亦能有之乎？”禄山曰：

①（南朝宋）范曄：《后汉书》卷七七《黄昌传》：“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人蜀为人妻。妻子犯事，乃诣昌自讼。昌疑母不类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次女，州书佐黄昌妻也。妾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何以识黄昌邪？’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2497页，北京，中华书局。

②（北齐）魏收：《魏书·寇赞传》：“初，赞之未贵也，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人曩，位当至方伯，封公。’及贵也，文以民礼拜谒，仍曰：‘明公忆民曩昔之言乎？尔日但知公当贵，然不能自知得为州民也。’赞曰：‘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长，人咸谓不然。及琼被选为盩厔令，卿犹言相中不见，而琼果以暴疾，未拜而终。昔魏舒见主人儿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琼之验，亦复不息此望也。’乃赐文衣服、良马。”9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比将军者黑而加大，竟不知是何祥也。”韩公奇而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焉。<sup>①</sup>

不仅相士，连普遍人都知道足心黑痣为贵相，可见这种相术的盛行。

从文献记载来看，南北朝到唐宋时期，有关黑痣的记载最多，人们对黑痣的关注，已不限于左股，而扩展到全身，从头面、胸背，到股肱手足，几乎无所不至。但就传世相书而言，对这一类相术的记载则明显不足，与其他文献对此的反映不相符合。众多相书中，仅宋人所编的《太清神鉴》有专门记载黑痣及其相关命禄的内容，<sup>②</sup>而到元明时期的相书中，则仅余头面部分，身体手足部分黑痣的内容极少见到。敦煌相痣书的发现，为我们充分了解唐五代相痣的内容提供了直接的材料。

敦煌所存此类相书共有4个卷号，分别是P.3492V、CH.00209、S.5976和P.2829V。这4个卷号的相书，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均与以上两个系统的相书有较大差别。虽然都是残卷，没有卷首的书名、作者等方面的记载，但我们根据现存的部分，可以判定它们所反映的都是如何根据身体各部位的黑痣来占相人生命的内容。此类相书的形式，既有文字记述，又有相痣图（廛子图解），且以图为主。文字记述残存有身体部分，分别从正面、背面和侧面三个角度记载了从颈部至足底的身体各部位的名称、黑痣以及黑痣所代表的命禄。相痣图解则将人体首先分头面与身体两大部分，又将身体分为正面、背面，分别绘出男女头面及身体正背面

<sup>①</sup>（唐）郑棨：《开天传信记》，见《天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定命录》对此事亦有记载，见《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安禄山》条。

<sup>②</sup>《太清神鉴》旧题后周王朴撰，经四库馆臣考证为伪托，当出于宋人之手。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太清神鉴》卷前提要，文渊阁影印本。

图，在图中标出黑痣位置，注明所示命禄。从相法来看，许负相书及 S. 3395+S. 9987B1V 相书残卷，主要是根据人的形体外貌、声音、气色、举止、行为等，其中也包括黑痣，来判定命运吉凶贵贱，属于一般相法，而此类相书则专据黑痣而言，应当属一般相法中的分支，即相痣法。

敦煌保存的 4 个卷号的相痣书，可以从形式、内容、源流上将它们进一步细分为 3 种：(1) P. 3492V，(2) CH. 00209、S. 5976，(3) P. 2829V 号。下面我们分别对这 3 种相痣图书的内容、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略作考述。

### (一) P. 3492V

存 93 行（另有 7 行抄写《唐光启四年戊申岁具注历》，与此卷内容无关，故未算在内），前后均残，无书名、卷数、作者等。所存主要部分题作“身部图三：正面图、伏人图、侧面图”，分正面、背面和侧面叙述人身体各个部位之名称及其所在黑痣代表的命运。《身部图》之前尚有 5 行残文，述头面部黑子及其命相，可能是“头面图”的内容。鉴于此相书的主干部分为《身部图》，遵从文献整理的一般原则，我们暂以篇名代书名，称此相书残卷为《身部图》。

抄写年代。此件相书残卷抄于 P. 3492 号写卷的背面，正面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卷》及《唐光启四年戊申岁具注历》，后者倒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卷》题“朝散大夫太常寺卿博士吕才推”。吕才为唐初人，多才艺，通阴阳、卜筮、音律及天文、地理、军事、历史等。《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子部五行类著录有他所撰写的《阴阳书》50 卷，后世多有阴阳卜筮之书而托其名者。根据黄正建的研究，此卷正面所题“吕才”为托名，虽为托名，“但它是唐人所作恐怕没什么问题”<sup>①</sup>。而唐光启四年的“历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宅经》，72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日”，以及背面相书中间夹抄的《唐光启四年戊申岁具注历补记》，都更加清楚地表明了这卷相书抄写于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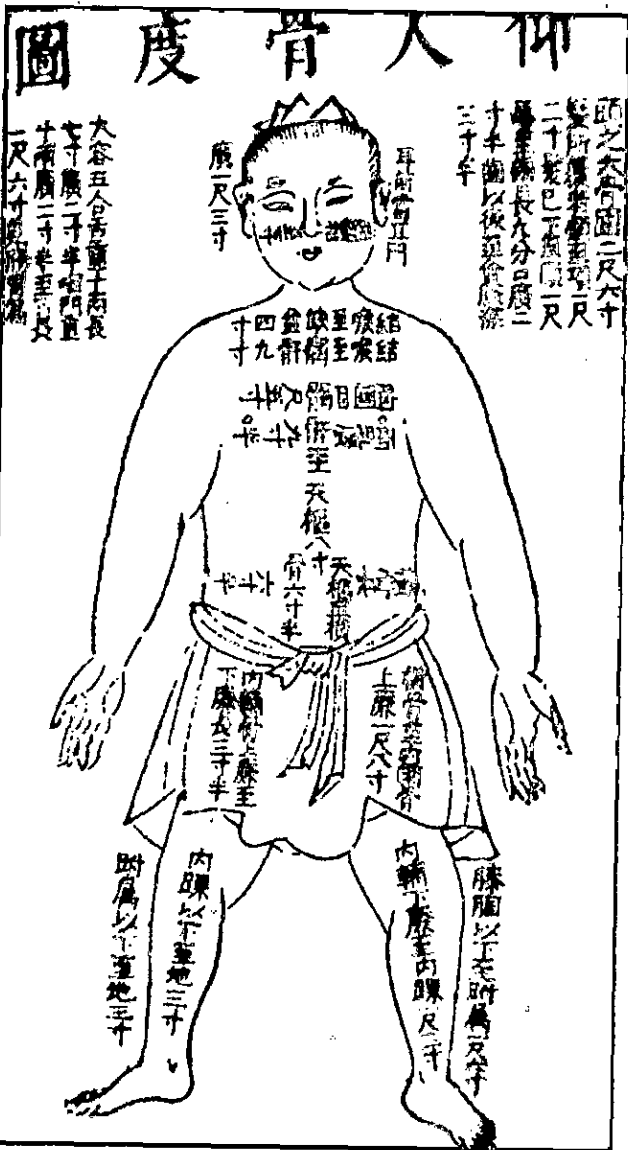
此相书残卷虽有篇题称“图”，但实际上并没有图，仅在“身部图三：正面图、伏人图、侧人图”，“伏人图”、“侧人图”的小标题后留有七八行空白，未抄任何文字，可能是为绘制相图留出的位置，但由于某种原因，相图最终未能绘制上去。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有关人头面、身体部位名称及其黑子命相的文字说明。叙述由颈部开始，其次为胸、乳、腹、脐、股、膝、足，逐渐由上往下。所述着重在身体部位名称及黑痣，同时也涉及某些部位的形态、颜色，如《正面图》对人颈部外形的归纳：“凡颈势欲得前临，不用却堰；却堰者穷厄，前临者富贵，直上者平平；左右僻者（者），所求不称意，亦为官胜任。”《正面图》对人足踵及肘部颜色、形态的记载：“踵色黄赤，主乐；青色，主贫贱。”《伏人图》对肘部的论说：“肘色紫光，富贵；□□□，辛苦人也。色黄，乐；有鳞起，人苦。”等等。

写卷中所题“身部图三：正面图、伏人图、侧人图”等字，为篇目之名。“身部图三”，有可能指身部图包括三图，即正面图、伏人图、侧人图；也有可能指身部图在此卷中处于第三篇的位置。由于前后残缺，这个问题已无法得到证明。此篇题后抄有“历日”7行，与此篇内容无关，书法笔迹也不相同，每行高出两三字，显然是后抄上去的。结合后面“伏人图”、“侧人图”小标题后都有七八行空白的情况，可能是抄录者预先留出数行空白以备绘图而最终未用，后来就有人借此空间抄录了这些“历日”。<sup>①</sup>另依后面“伏人图”、“侧人图”等小标题，此篇题后也应当有“正面图”这样的小标题。可能是由于前面的篇题而省去了。

<sup>①</sup> P. 3492V《身部图》篇题后空白处所抄《历日》，不仅见于背面，亦见于此卷号的正面。在正面《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经图卷》之末，抄有数十行《历日》内容，笔迹与背面所抄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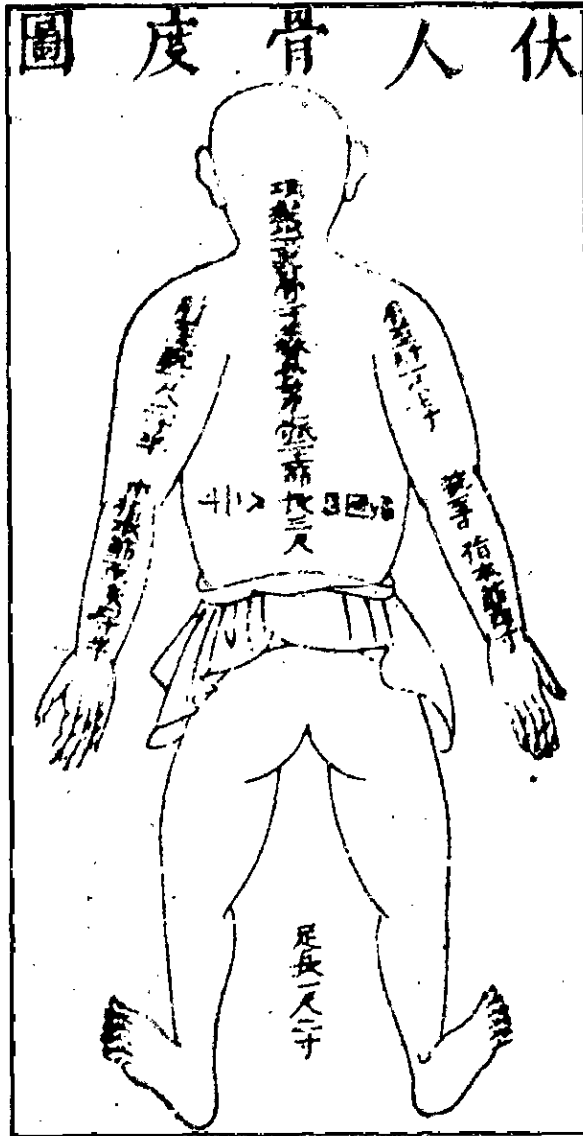
卷中所提到的“正面图”、“伏人图”、“侧人图”等，虽然抄录者省略了图，但由这些名称，可知是有关正面、背面和侧面的三幅人体图。关于这些图的大体形象，我们可以参照其他图书当中的一些人体图来想象一下。CH. 00209+S. 5976《男女身面诸痣之图》（拟题）中有六幅图，其中各有两幅男女正、背面全身图，从颈部至足底，分别标注出黑痣及相关命运。这些正、背面全身图，应当与此卷所说的“正面图”、“伏人图”相同，如果说有差异的话，可能在黑痣的位置及占辞解说标注的方式上有一些差异，而图的形式不当有异。

此外，明人王圻、王思义所编《三才图会》的《身体部》卷二收有三幅人体图，分别题“仰人骨度图”、“伏人骨度图”、“侧人骨度图”，分别从正面、背面和侧面三个角度标注出人体骨骼的位置、长度、相互距离，每图之后都有十数行文字，对图中所示进行了简明解说。图的名称和图后的解说与 P. 3492V 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如《仰人骨度图》后云：“耳前当耳门者广一尺三寸，两颊之间相去七寸，两乳之间广九寸。……”《伏人骨度图》后云：“此言伏人之骨度也。项发以下至背骨之端长二寸半，脊骨为脊……”《侧人骨度图》后之解说云：“耳上之旁为角，肩髀上际会处为柱骨……”这些解说循由上至下的顺序，分别解释头、躯、足、臂手等部位的骨骼位置、长度等内容，这与 P. 3492V 的解说顺序有着相当的一致。我们试看 P. 3492V《伏人图》：“势源，主有势以否，在项后垣。有黑子，主有势力。旧说：项上黑子，衣裳百领。垣色不纯，主无势力，亦为势家之所侵，不竖立人也。”《侧人图》：“寿堂在耳后，主长命。有黑子……”毋庸置疑，《三才图会》所收录的这些人体图像及其解说都明显是为医学服务的，而且出自晚于唐代七百有余年的明嘉靖时代，但在对身体的关注与了解方式上，相术与医学本就十分接近，甚至所用的词汇术语也有不少相通之处。这些人体图像及解说，对人体的表现方式，从图的名称到文字说明的形式与顺序，都与 P. 3492V 不无相近之处，为我们考察唐代相痣图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



仰人骨度图 (出《三才图会》)





伏人骨度图 (出《三才图会》)



側人骨度圖 (出《三才圖會》)

P. 3492V 所存头面部黑痣内容不多，仅余五行文字，涉及眼、颊、耳、口、眉等部位，如“男子耳下有黑子，得利，吉。女子得智。耳上黑子，刀兵死。”从残文看，它对面部黑痣的记载没有什么规律，不像敦煌另一相痣图 CH. 00209 或传世的《太清神鉴》那样，都依据面部十三部位的顺序从上到下进行记载，而显得比较零乱，看不出系统。所记载的面部黑痣代表的吉凶命运，凶稍多于吉，二者差距不大。与敦煌其他相书所载相比，解说内容以不同者居多，如此卷云：“黑子在眉中，富。”CH. 87《眉第八》则作：“眉中有黑痣子，男妨妇，女妨夫。”二者解说矛盾。也有解说相同或相近的，例如此卷云：“黑子在口，多唇（二字疑倒），吉，宜饮酒。”S. 3395 号《唇部第九》云：“唇内有黑子，饶酒。”CH. 00209 男子面部图的两口角处黑痣标“乐”，所主命禄大体相近，与《太清神鉴》之“唇上主吉利……口中主酒食”亦相近。

对人身体各部位黑痣的记载，是 P. 3492V 号相书的主要部分，其内容较头面部的更系统，也更丰富。在《身部图》的篇题下，分三个子目，记载了头部以下身体正、背、侧三面的黑痣。其中《正面图》、《伏人图》的内容保存完整，《侧人图》的内容残去大半。各子目均按从上到下的顺序，从身体的颈部记至足底，然后再记臂、手。记述的形式是先列出部位名称、所主命禄，然后指明位置，最后说明黑子所主。如《正面图》：“后收，主失物可得，在臂上近肘中，亦名厌盗，主贼盗不能取人物。有黑子，所有盗贼自发，永不被劫夺。近屈文中，主多厄。”

相书中提到的身体部位及顺序如下：

正面：天柱；左右仓；左右库；心歧骨；左右荒野；清源；阴头；逸堂；威士复；玉府；劳原；赤门；地基；爱宫；厄门；后收；前失；手。

背面：势源；左右城；左右垒；四大海；浊源；左右崇丘；两福地；财苑；乐土；地下；倚戟；膏府；□□（部位名残）；后收；前取。

侧面：寿堂；侧壁；素□；金柜；□亭；剑陇；大泽；威场；丝宫；棘垣；孤庭；□（募？）地；伤路。

《正面图》首句云：“人身前后两畔总有七十四部。”将人身体前后划分为74个部位。相书中对身体部位的记载也符合这一数字。虽然根据上面的统计来看，出现在相书中的部位名称，正面有21个，背面有19个，侧面有14个，合计起来并没有74部，但应考虑到其中还有一些部位是对称的，左右两侧皆有，如分布在四肢的部位，往往都只用了一个名称，但实际算起来，应该是两个，所以，算上这些部位，再加上《侧人图》所残去的部位，此卷相书中所记载的身体部位应当与“七十四部”相符。

P. 3492V所记载的这些身体部位较传世的《太清神鉴》的记载要丰富得多。《太清神鉴·黑痣部》分“头面”、“手足”、“身体上下”三部分，其中的“手足黑痣”记载了44个部位，“身体上下黑痣”记载了18个部位，大多都是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记载的，合计为62个，数量上较P. 3492V所记载的要少8个；记载的顺序也不相同，它是将身体与手足四肢分开，按照先胸腹、次颈部，先臂手、次腿足的顺序记载各部位黑痣及所主。从内容方面看，二者所记载的部位中，名称位置相同或相近的占三分之二，不同的有三分之一。P. 3492V有载而不见于《太清神鉴》的部位有20个左右，如清源、赤门、地基、左右崇丘、倚戟、膏府、棘垣、孤庭等。如《正面图·地基》：

地基，主田畴栽蒔之物，在脚踏上，主贫富。有黑子，皆宜田宅六畜。旧说云：（肤）[跌]上有黑子，富翁，宜牛羊，大富乐。不问男女，同。

“地基”部位于脚背，CH. 00209《男子正面全身图》于左脚背上黑痣注云：“宜庄田，多奴婢。”没有标出部位名称。《太清神鉴》则只有关于脚底的记载，没有提到脚背。

即便是两书都有的部位,《太清神鉴》与 P. 3492V 的记载也有一定差异,首先表现在内容的详略不同上,P. 3492V 的记载较《太清神鉴》要详细丰富得多。如脚底黑痣,《太清神鉴》记作:“两脚底谓之宝藏,主封侯伯;足指间谓之外库,主多仆从也。”P. 3492V《伏人图》的内容则云:“地下,亦(主)名金藏,主富贵事,在足下。一说云:足下有三黑子,封侯;女人有之,夫必封侯。有黑子则为大佳。足指间有黑子者,饶仆从。一云:男心足有黑子分明晓然者,二千石。但足心中有黑子者,名曰踏蹬蹠,(中)[终]不步行。”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从汉到唐的人们,为何一直对足下黑痣这么有兴趣,才能理解为什么安禄山足下有黑痣这么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竟被那么多人记载下来,加以宣扬。两书的差异还表现在少数身体部位名称有着不同,如 P. 3492V 的龙宫,《太清神鉴》称龙关;两福地,《太清神鉴》称得庭;地下,亦称金藏,《太清神鉴》称宝藏;□亭,《太清神鉴》称神庭;等等。

P. 3492V 记载的身体黑痣代表的吉凶命禄的性质,总体来看,以富贵寿考等好的命禄为主,具体包括得官禄,得钱财,宜牛马庄田,多奴婢,长命,多伎巧,好文章,有势力,闲乐,等等。几乎涉及身体上下所有部位的黑痣。不好的命禄只占很小的比例,具体包括病厄、贫苦、为贼害、折伤等,涉及的身体部位主要有足踵的赤门,肘内的厄门以及不明位置的伤路等。这样的吉凶命禄的比例,与《太清神鉴》“凡黑痣生于显处者多凶,生于隐暗之中者多吉”的说法相符合。<sup>①</sup>

此外,《太清神鉴》在《黑痣部》的开头部分,对黑痣及其意义有着简单的总结,它说:“夫黑痣者,若山之生林木,地之出堆阜。山有美质,则生善木以显其秀;地积污土,则长恶阜以文其浊。是以万物之理,无所不然。故人之有美质,则生奇痣以新其

① 《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

贵；生有浊质，则生恶痣而表其贱。故汉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则见帝王之瑞相也。”<sup>①</sup> P. 3492V 则由于卷首和末尾的部分均已残去，无法确定其中是否有类似的内容，不过从保存的内容看，它对黑痣及其意义的认识与《太清神鉴》所言应当是一致的。《太清神鉴》的这些记载，对我们全面认识 P. 3492V 也不无裨益。

与敦煌所存的其他相书残卷相比，P. 3492V 在叙述方式上独具特点。

许负系统相书及 S. 3395 + S. 9987B1V 所采用的是直接叙述的方式，直接讲述身体某部位某器官如何，预示命运为吉或凶。如 CH. 87《眼第九》：

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人光或如星电，长命。眼开一寸分明，富贵。眼竖黑，男恶性，女妨夫。如豺狼眼者，贱恶，不可近。

S. 3395 + S. 9987B1V《鼻第七》：

鼻入人中者，长命。许负曰：凡人鼻柱□鼻上文交者，必无父母。鼻中高，□车□人中曲，坠井。袁应曰：人中广长一寸，寿□

它们并不解释这些部位或器官的位置所在及与其他部位的关系，代表某种命运的原理，而直接讲某特征具某命运。

P. 3492V 所采用的则是说明式的叙述方式。由于它所针对的是身体黑痣，所以首先要讲明这些黑痣长在哪个部位，其部位名称为何，本主何命运，有黑痣又怎样，等等。如《正面图》：

<sup>①</sup> 《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

左、右仓，主廩，在两乳上。旧说居当胸者，千里。仓有黑子，宜谷米，左仓为稻麦，右仓为谷礼。左、右库次仓下，主□（贱？赚？）钱财库藏。昔旧说云：乳间两黑子相，黑子当心及心下三黑子，皆乐相。又黑子当心，年九十。黑子近两乳者，宜男女。但黑子在库，皆为有钱，乐相。

又如《伏人图》：

势源，主有势以否，在项后垣。有黑子，主有势力。旧说：项上黑子，衣裳百领。垣色不纯，主无势力，亦为势家之所侵，不竖立人也。左、右城，主有城社以不，在两脚上。隆起者，有朱衣厢。有黑子浓厚，或三四枚，皆为有城社，主富贵。

P. 3492V 的这种说明式的叙述方式，在敦煌写本相书中仅此一见，在传世相书中也很少见。《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分头面、手足、身体上下三部分讲述黑痣，其内容、叙述方式均与此相类，我们可试作比较。以上引 P. 3492V 《正面图》与《伏人图》的“左右仓”、“左右库”和“势源”诸条为例。《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云：“两乳上谓之左右仓，主积财谷。两乳中谓之男女宫，主宜男女。两乳下谓之左右库，主积金帛。”“项上谓之势源，主有威权之吉。”同样说明身体各个部位的位置、名称以及其上黑痣所主命运，但已简化了许多，P. 3492V 所具有的对于各部位黑痣数量的多少、位置的细小差异的说明以及引用的不同说法等内容，在这里都已省去。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 P. 3492V 与《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传承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叙述的简化就是一例。在《太清神鉴》以后的相书中，有关黑痣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少，到

《神相全编》，则只剩下头面黑痣，身体手足的内容已全然不见，P. 3492V 的这种说明式叙述方式也就更加少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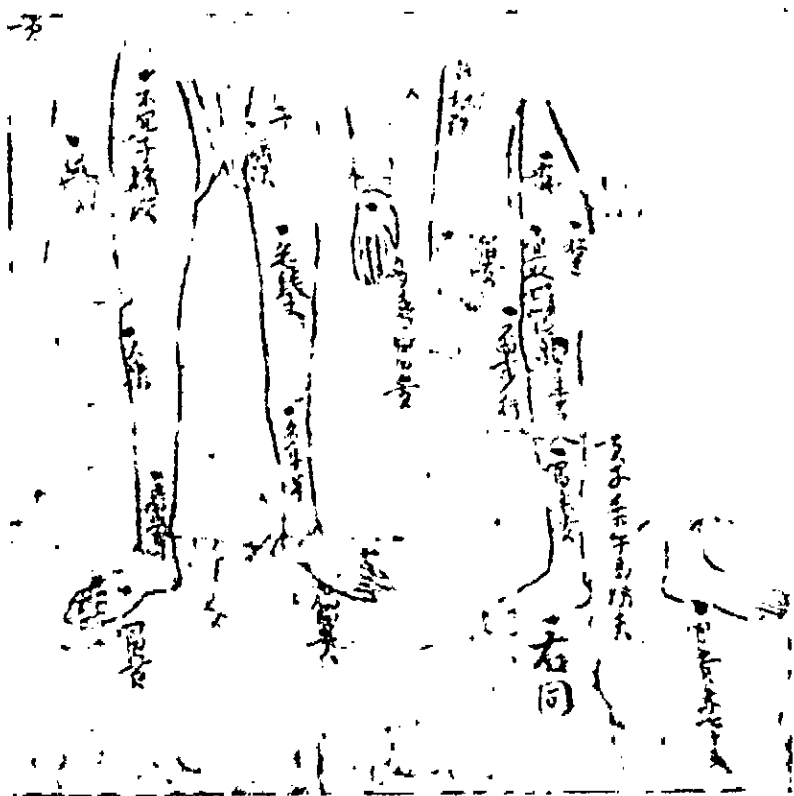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处。此卷在说明黑痣位置及其所主命运时，常常用“旧说云”、“一说云”、“又云”等方式，并存旧说和其他说法甚至是相反意见。如《伏人图》：“财菀，主畜牧事，在两膝[后]。有黑子，宜六畜。旧说云：财菀主畜牧事，男左，大宜牛羊；右，大乐相。出外者不佳。亦云大吉。女人财菀有黑子，右大乐；左而近里者，使三夫；近外宜六畜；处中者虽 [□]，可恒有车马。”这段文字先说明作者所持观点，又引用“旧说”进行更详细解释，更为可贵的是，它同时还并存了相反说法，“出外者不佳。亦云大吉。”这样一来，使读者对“财菀”这一部位的黑痣所代表的男女不同命运有了充分的了解，同时也了解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在不足百行的残卷写本中，所出现的“旧说云”、“一说云”、“又云”、“一名”这样的形式共有 28 处之多！这样全面详细甚至是讨论式的解说，其实就相当于黑痣解说的“汇录”或“集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P. 3492V 这部残缺不全的相痣图，集中了唐代及其以前有关相痣的所有或大部内容，是唐代相黑痣类图书的集大成者。

## (二) CH. 00209+S. 5976



CH. 00209





S. 5976

CH. 00209、S. 5976 与前述 P. 3492V 有所不同。它以图为主，即以图解的形式标明黑痣所处位置，并简略说明其吉凶贵贱。

CH. 00209 收藏于伦敦英国国家博物馆，在斯坦因所获敦煌绢纸画作品中列第 00209 号。原件为纸本，长 90 厘米，高 32 厘米。<sup>①</sup>此图前部及上下均残损，无标题、作者。共存有男子面部图（残）、

<sup>①</sup> 此图原件笔者未及亲见，这里所说的长、高等数，皆据松本荣一《敦煌画研究》第八章《外教图·观相图卷其他》所言，797 页，东京，同朋舍，1937。

男子全身正面图、女子面部图、男子全身背面图、女子全身正面图(残)、女子全身背面图(残)6幅。图中用圆黑点标注出黑痣所在位置,旁边有简略的占辞解说,以注明此痣所代表的吉凶命运。

S. 5976 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编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第5976号。这是一幅相图残片,残存两幅人体胯部以下至足部的相图,与上图一样,也是用黑点标出黑痣位置,有简短的文字注解。由于残损严重,对其中所绘人物的性别,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如黄正建认为是“妇人身体”,而《敦煌学大辞典》则认为是男性。

长期以来,由于CH. 00209与S. 5976分藏于不同的地点,分别有各自的编号,人们在提到它们的时候,往往是分而论之,很少有人将它们联系起来看。即便同时提到,也将其当作两个不同的个体,是两幅各自独立的相图。如松本荣一在《敦煌画研究》中介绍过CH. 00209,但未提到S. 5976;《敦煌学大辞典》只提到S. 5976,未提及CH. 00209;<sup>①</sup>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中同时提到二者,甚至还谈到它们的相似,并列在同一类中,但还是未能看出它们的联系。<sup>②</sup>

其实,CH. 00209与S. 5976并不是两个没有联系的个体,而是同一件相图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笔者经过对比考校,发现它们是从同一幅相图上断裂下来的两个部分,二者可以拼合粘接。CH. 00209保存了相痣图的大部分,在6幅身面图中,保存有男子面部图的下半部,男子正面全身,女子面部图的全部,男子背面全身图,女子正、背面全身图的大部;S. 5976是相痣图左下角的一个残片,只保存了女子全身正、背面图的下半部。二者从图中妇女

① 见李夔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之“相书”条,621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该书认为S. 5976与P. 2829V、P. 3492V为同一卷相书的三个残段。

② 黄正建在讨论敦煌相书时,将CH. 00209、S. 5976列为“麻子图”类相书中的一类,与另外两类区分开,并说二者在占辞方面近似。《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5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正、背面全身图的腰腿部位断开，拼合后，可以得到完整的两幅妇女正面与背面全身图。这样，除去男子面部图上部与男子背面全身图踝足部尚有残缺外，此件相痣图的绝大部分内容得以展现在我们面前，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材料。

关于此图的名称，松本荣一在《敦煌画研究》一书中，称CH. 00209为“观相图”。《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均称S. 5976为“相书人体图”，<sup>①</sup>《敦煌宝藏》更为明确一些，称S. 5976为“相书人体黑痣图”。<sup>②</sup>黄正建在研究敦煌占卜文书时，同时提到了CH. 00209、S. 5976和另外两件有关黑痣的敦煌相书，他用了一个共同的名称来概括这一类相书：“厖子图”。在其书后所附的《敦煌占卜文书分类编号表》中，他将CH. 00209拟题为“男女身面厖图”，S. 5976拟题为“妇人身厖图”。这几个名称中，“观相图”的名称过于笼统，不能体现此类图书及相关相法的特点，“相书人体图”、“相书人体黑痣图”或“妇人身厖图”只反映了一部分内容，“厖子图”一名虽然明确，但是同时针对4个卷号而言，也不能确指此件相痣图的内容特点。倒是“男女身面厖图”比较切合实际。考察图中所绘，既有男女面部图，又有男女正背面全身图，其内容比起敦煌许负系统相书所说的“许负相书及身面诸文厖合卅六篇”要单纯，它只论黑痣，不讲形貌、纹理；比起敦煌另一件有关黑痣的相书P. 3492V所题“身部图”又超出许多，不仅有身体黑痣，更有头面黑痣。依据这样的内容特点，并参照传世相书《神相全编》、《三才图会》中《男子面痣之

<sup>①</sup>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2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18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sup>②</sup> 黄永武：《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图》、《女子面痣之图》等名称<sup>①</sup>以及黄正建的拟名，笔者以为，将此相痣图定名为《男女身面诸痣之图》较为合适。之所以称“痣”而不称“痣”，是考虑到隋唐时期的语言习惯，颜师古注《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刘邦“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云：“今中国通呼为痣子。”可见隋唐时人们多称黑痣为“痣子”。

此相图所绘人体图像，如前所云，依次为男子面部、男子正面全身、女子面部、男子背面全身、女子正面全身和背面全身，总体的排列顺序有些杂乱。从六图所占空间位置看，前三幅图占了全卷近三分之二的空间，图间距离较大，后三幅图则挤在三分之一的空间里，图间距很小，总体分布明显不均衡。由以上两点可以推测，此相图目前这样的排列顺序与分布，是绘图者的失误及其后调整的结果。通常而言，相书对人相的叙述顺序，往往是先述男子，次述女子，相图也是男子在前，女子在后，依照正常的排列顺序，此相痣图应当是男子面部图、正面全身、背面全身，然后是女子面部图、正面全身、背面全身。要做到这样，我们只需将女子面部图与男子正面全身图颠倒一下位置（松本荣一也认为男子面部图应当与正面全身图相邻）。这样做对于相图的绘制者并非难事，但为什么他没有做到呢？这就与我们所说的手误有关了。极可能的情况是，绘图者先绘出的是男子面部图与女子面部图，并分别在面部图的左侧留出正、背全身图的位置，但在绘制男子正面全身图时，未能按预定计划摆正其位置，结果使男子正面全身图所占空间位置过大，挤掉了背面图的位置，于是只好临时调整，将男子背面全身图移到了女子面部图的左侧。这样一移，又挤占了女子全身正、背面图的位置，于是就出现了三幅全身图紧挨着绘在女子面部图的左侧，造

① 《神相全编》十二共收有三幅面痣图，男子两幅，称《男子面痣之图》与《面痣吉凶之图》；女子一幅，称《子人面痣之图》，57835~57836页。《三才图会》之《身体》卷七亦有三幅面痣图，男子两幅，女子一幅，均称《男（女）子面痣之图》，1475~1476页（明王圻、王思义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成了左侧拥挤，右侧宽松的不平衡情况。当然，这只是就相图排列与分布状况所做的分析与推测，其他原因也是可能有的，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大一些而已。

这件相图在内容方面，即所标出的黑痣的数量以及相关的占辞解说，是目前所有相痣图中最多，也是最为详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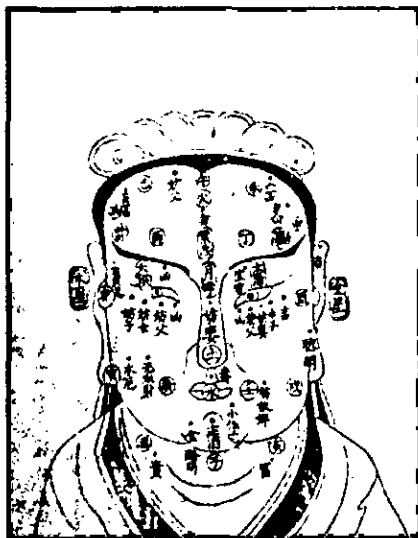
在六幅人体图像中，男子面部图是残损最为严重的一幅，鼻以上的部位均残去，所存部位占整个面部的三分之一强。其中共标出黑痣所在位置 54 个，可依稀辨别识读的占辞在 45 条左右。这些黑痣的分布，基本上都是按照与面部 13 部位平行的位置排列，如颊部虽残，但图侧保留下来两条占辞，分别是“边地”、“山林”，可知是天中、司空一线的，其余则沿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水星、承浆、地阁一线横列，多少不等。这一幅图中的占辞与其他 5 幅图中所注占辞稍有不同，有一半的占辞没有直接注出“贫”、“乐”、“宜官”等命禄，而只写出了黑痣所在的部位名称，如“边地”、“祖宅”等。以水星一线为例，<sup>①</sup> 从左至右，沿口角一线横列 11 颗黑痣，左 6 右 5，分别注“厨上、觥尊、决地、获上、仓、乐、乐、妻利、奴婢文、牛马、后仓”，可直接看出命禄的有 5 处，其余的应当为部位名称。将这些名称与传世相书中有关面部 120 位的名称相对照，不同之处占到了大多数。由于这些名称在传世相书中没有记载，其本身又十分简略，使人很难理解它们所代表的具体命禄。宋人所编《事林广记》标出黑痣 28 个，<sup>②</sup> 明人编《神相全编》标出黑痣 54 个，《三才图会》标出 50 个，<sup>③</sup> 而敦煌所存的这幅男子面部图，仅是残存部分，就有 54 个，按照它的标注密度与

① 水星指面部与口角平行的部位。《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称此为“正口”，《神相全编》—《十三部位总要之图》称为“水星”。

② 《事林广记》的男子面部图，除标出黑痣位置外，还标出五星六曜与十二支的位置。见（宋）陈元靓：《新编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壬集卷八，51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③ 《三才图会》中有两幅男子面痣图，一幅标出黑痣 50 颗，另一幅标出黑痣 43 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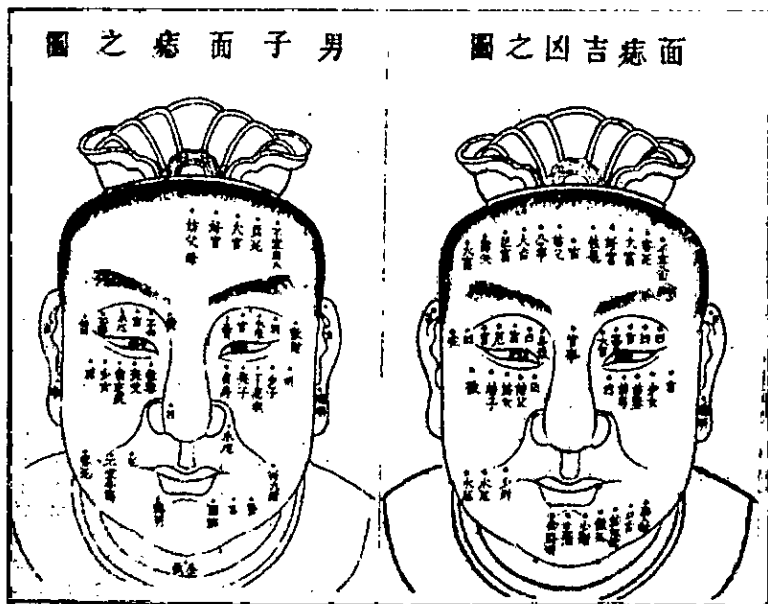
比例推算，全部的黑痣数量当在 100 左右，至少也不会少于 100 个。这个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见到的任何一部传世相书对男子面部黑痣数量的记载。



男子面痣图（出《事林广记》）

男子正面全身图、背面全身图分别标出黑痣 60 颗、21 颗。P. 3492V《身部图》云：“人身前后两畔总有七十四部。”是说人身体除头部以外，正、背及侧面总共可分为 74 个部位，每个部位的黑痣都代表不同的吉凶命运。在 CH. 00209 + S. 5976 中，正面、背面图标出的黑痣合起来有 81 颗，这与 P. 3492V 所说的 74 部接近。但在传世相书中，无论是成于宋代的《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还是明人纂集，号称全备的《神相全编》均没有身体黑痣图。只有《太清神鉴》在卷六《黑痣部》中列有“手足黑痣”与“身体上下黑痣”两类，以文字形式记载了有关身体手足的黑痣 62 颗，较此相图所载为少。而其他相书则连文字解说也没有！

拼合后的女子身面图要比男子的显得更完好。女子面部图共注出天中、印堂、年上、人中、口正（水星）、承浆一线及左右耳部



男子面痣图（出《神相全编》）

黑痣 56 颗，而《神相全编》十二中的《女子面痣之图》在大体相同的位置共标出黑痣 44 颗（《三才图会》同）；女子正、背面全身图分别标出黑痣 38 颗与 23 颗，合计 61 颗。这一数字是传世相书无法相比的，因为在传世相书中根本就没有女子身体图，同样也没有占辞解说。

与敦煌其他写本相书以及传世相书相比较，CH. 00209 + S. 5976 在内容解说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具的特点。一方面，在黑痣的标注位置上，此件相痣图与传世相书中的面痣图大体接近，部分占辞解说也相差不多；另一方面，不同的占辞解说占了大部分，有许多黑痣是传世相书中所没有的。

以女子面部图为例。CH. 00209 + S. 5976 女子面部天中一线标出 10 颗黑痣，从左至右，分别代表好奸、宜奴婢尅父母、贫苦、三嫁尅子、两嫁、四嫁、五嫁、步行君、小子、客作 10 种命运。



男子全身正面图

《神相全编》十二中的《女子面痣图》在天中一线也标有10颗黑痣，分别代表产厄、损夫、客死、妨夫、害亲、再嫁、少奴、妨父母、九夫、君王夫10种命运。二者相较，总体命运接近，但若逐个比较，却又不尽相同。按照《太清神鉴》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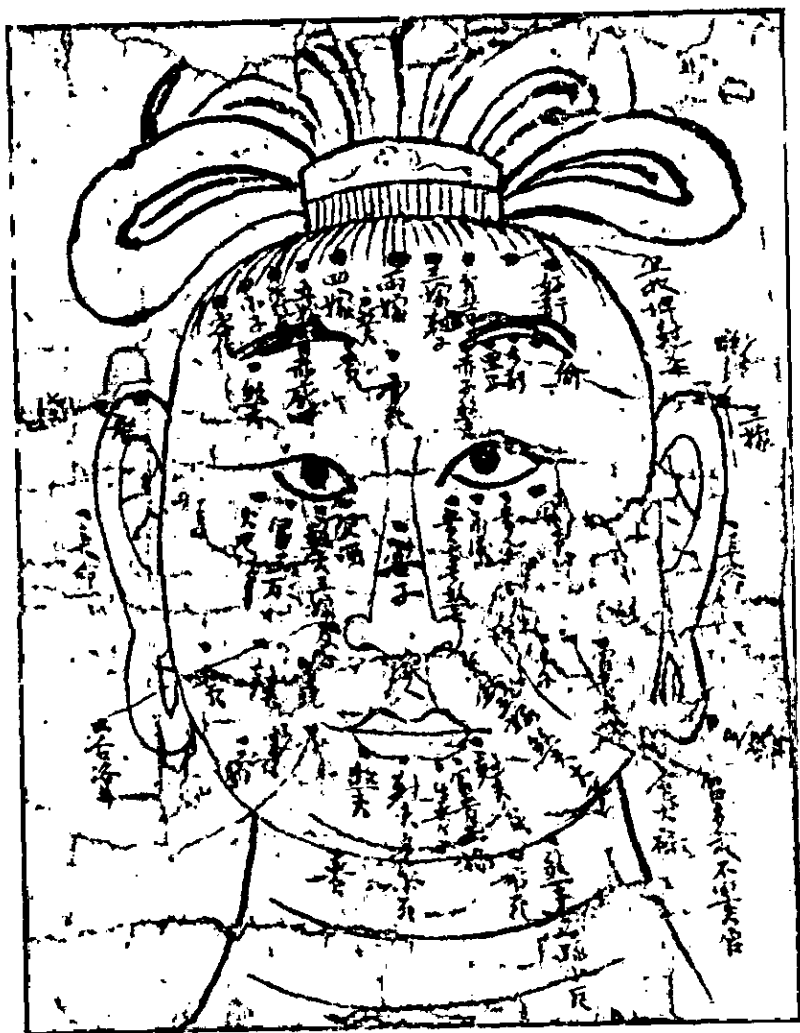
男子全身背面图

载，天中一线最靠外的位置，即鬓角下的位置，称为“边地”，“有黑痣色恶者，不问男女，皆客亡。”<sup>①</sup>此女子面部图所注，却没有这样的占辞，在大体相当于“边地”的位置，注“客作”，考其意，盖谓此处黑痣主为人佣作，并无“客亡”之意。但我们对照唐赵蕤《长短经·察相》所载：“边地主边州之任。”其下注云：“横次辅角，位在第七。有黑子，落难为奴也。”<sup>②</sup>此条注文恰与“客作”二字相应，可见“边地”位置黑子所主命运从唐至宋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长短经·察相》的记载来看，此幅面部图的确反映了唐代相术的状况。另如女子人中黑痣，CH. 87《相书一部·鼻人中第十二》说：“人中双黑子，妇人双生。”《神相全编》十二《女子面痣图》女子人中黑痣亦注“双生”，而

① 《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丛书集成术数全书》上册，16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② 《唐》赵蕤：《长短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849册，18页。





女子面部图

CH.00209+S.5976 中女子人中黑痣则注“银人”，与二者皆不相同。

又如男子正面全身图，在肩上标出4颗黑痣，左1右3，分别为

长寿、封侯、贵、贫。在肩前锁骨上一线标出 10 颗黑痣，左 4 右 5，分别为贫、贫、贵，衣千里、伤财，五男、贵、富、富、贫、贵。这些位置的黑痣及其所代表的命禄，在传世相书中都未见记载。

从图中占辞所言命运来看，男子命运多从贵贱、贫富、苦乐等方面来讲。其中比较独特的当属男子正面全身图中所注的两条：一是男子右腿膝部右侧黑痣，注“拜多邦”，另一是左手腕前黑痣及右腿胫部中间黑痣，注“着楷”。“拜多邦”一语，不见于敦煌写本相书和传世相书。拜，谓以礼会见、拜访；邦，当指国家；“拜多邦”似指身为使节，出使多国。“着楷”的“楷”，原字写作“楷”，敦煌遗书中常有“木”旁写作“扌”旁的例子，可通。“着楷”，其实就是“着铠”，身着铠甲，从军打仗之义。另，图中男子左腿膝部左侧黑痣，注一“着”字，难解。详考其义，“着”后当有脱文，所脱字亦当为“楷”。这样，在男子身体的正面，共有 3 处黑痣兆示着“着铠”这种命运。“拜多邦”与“着铠”这两种占辞的出现，正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外交往的频繁和战争的连绵不断。

女子命运及其解说与后世相书所载大体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内容和追求也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从隋唐到宋元明清，中国妇女的生活内容与追求其实并没有多大改变。敦煌相痣图中表示女子命运的占辞解说出现最多的是再（三、四）嫁、煞夫、妨夫、害子、生贵子以及富贵、长命、多财、淫佚等，她们的命运吉凶与人生追求密切地与丈夫、子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此件相图的女子面部及全身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同样，在后世那些有关妇女的相图相书的占辞解说中，这些内容也是一致的，而且更进一步的将妇女的命运与其家庭联系在一起，更加强调妇女的忠贞，突出男子的中心地位，在诸多恶相中，以淫佚、妨夫、害子为其极。

从以上这些考析，尤其是与传世相书所收相痣图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CH. 00209+S. 5976《男女身面诸厯之图》无论是所存人体图的数量、表现的部位，还是图中标注的黑痣的数量以及

命运的占辞解说，都比传世相痣图要丰富得多，这一点在男女正、背全身图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传世相书所收相痣图，只有男女面部图，而无身部图，即便在面部图中，所标黑痣的数量也远远少于此图。此件《男女身面诸痣之图》以及 P. 3492V 等相书的存在，都说明中国传统相术在隋唐五代已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尤其在相痣方面已达到最繁盛的阶段。隋唐时期相术的发展正处在相术发展成熟的关键时期，也正是唐代的繁荣发展，为宋代相术的成熟与系统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相术至宋代始繁荣的看法存在不小的差异。<sup>①</sup>正是由于材料的欠缺，才使人们过低估计了隋唐五代相术发展的水平。而敦煌写本相书的发现，不仅在材料方面填补了相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空白，而且足以改变世人对相术发展历史的看法。

关于 CH. 00209 + S. 5976 的绘制年代，松本荣一在《敦煌画研究》第八章《外教图》中，根据此图的画法、书体等特点，判定为唐宋间的作品。这一时间未免有些宽泛。日本讲谈社出版的《西域美术》则明确判定其时代为唐，约当 9 世纪末叶。<sup>②</sup>此外，松本荣一提到在此相图的背面写有一行藏文，因他认为与相图内容无关而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说明。由于未能亲见，笔者无法对这些情况进行一一考察。但就松本荣一所言，可以作一番分析。众所周知，“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于 786—848 年一直处在吐蕃的占领下。吐蕃在河西地区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当地居民采取吐蕃的生活方式，

<sup>①</sup> 对中国相术发展历史的看法，最保守的莫过于 W. A. Lessa 在《中国相人术的脉络》一文中所论，他将中国相人术的发展分为三期：一是春秋战国的快速发展时期，二是从秦汉至唐的停滞期，三是宋以后相人术的现代期（见祝平一：《汉代的相人术·绪论》，13 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中国学者的看法虽不至于如此保守，但也多认为宋代相术的发展后来居上，超过了唐代。参见翁遇健：《中国古代相术总批判》，224~230 页，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sup>②</sup> [英] 韦陀编：《西域美术》，第二册，东京，讲谈社，1982。

“形遵辮发，体美织皮，左衽束身，垂肱跪□”<sup>①</sup>，吐蕃语成为当地通行的语言。唐代张籍在诗中说：“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sup>②</sup> 指的正是这种情况。848年，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赶走吐蕃统治者，重新归附唐朝以后，曾大力扫除吐蕃统治所遗留下的生活习惯与生产方式，“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温末，雷威憎伏，训以华风，咸会驯良，轨俗一变。”<sup>③</sup> 虽然如此，但语言及生活习俗的形成和改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吐蕃统治时期汉语未能被禁绝，沙州收复之后，藏语也同样在民间使用，只不过互有消长罢了。莫高窟所存大量写卷中汉文、藏文同抄一卷的事实，正可说明这种状况的存在。也就是说，从8世纪末吐蕃占领敦煌开始，到张氏收复敦煌河西，直至归义军统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敦煌都是汉语和藏语并行，都有可能在汉文写卷上题写藏文。具体到 CH.00209+S.5976 背面题写的藏文，也应当是在这期间写上去的。这一行藏文的存在，为我们判定 CH.00209+S.5976 绘成的下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藏文必定是在正面相瘕图绘成之后才写上去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此件相瘕图绘制的时代当在8世纪末至9世纪末左右，即唐代中后期。《西域美术》的判定是可信的。

### (三) P. 2829

相瘕类相书的最后一个卷号是 P. 2829。这也是一个残片，正面与背面分别绘有一幅人体背部图，正面所绘人体背部图为腰以上部分以及手臂腕以上部分。没有标题、作者及内容方面的说明。共

① 《敦煌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S.3329、P.2762、S.6973、S.11564)，  
录文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400~4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② 《陇头行》，见（唐）张籍撰：《唐张司业诗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

③ 《敦煌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录文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  
4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标出黑痣所在位置 10 处，分布在左右耳后、肩后及两臂。黑痣皆有占辞解说。所绘人体从背部看不出性别，但根据图中所注占辞皆属女子命运的情况来看，可知为妇人。耳后黑痣皆注“产死”，背部黑痣有注“爱夫”、“敬夫”，都是妇女才有的命相。图左抄《解梦书》16 行，后部及下部残。

背面所绘人体背部图亦为腰以上部分，有标题为《妇人背卅六》。共标出黑痣所在位置 10 处，分布在肩后、两臂及腰部，其中腰部 4 颗黑痣未加注占辞解说。根据图中所注占辞看，“文笔”、“多艺”都是男子才有的命相，与标题所云“妇人背”的说法不相符合，不当为“妇人背”，而应当是男子背，恰与正面所绘妇人背部图相对应。

从背面所绘相图看，腰下部分尚有小段残纸，未有绘画痕迹，可知此图腰以下部分并非残去，而是本来就没有绘上，正如题中“妇人背”之“背”所言，仅仅绘出了背部，未及其他身体部位。

另在残片背面中部，相图左侧，写有“冷冻文书”四字，字迹与相图占辞不同。

正、背面两图绘制形象相似，占辞笔迹亦同，当为同一人所绘制。此残卷在图注解形式上与 CH. 00209 + S. 5976 相似，但绘制粗略，笔法生硬，绘制者显然缺乏这方面的技艺。



P. 2829 女子背痣图



男子背痣图

#### (四) 有关相痣类图书的一点余论

以往学者对相痣类图书的研究不多，以介绍为主。较早介绍并研究此类相书的首推日本学者松本荣一，他在1937年的《敦煌画研究》中撰文介绍了相图CH.00209。其后，法国学者侯锦郎曾提到过CH.00209以外的三种，并认为它们属于一部著作，他说：“根据黑子相面的一部著作的三种写本保存在同一批特藏中(P.2829、P.3492背1和S.5976号)。”<sup>①</sup>《敦煌学大辞典》“相书”条对有关这三种相书是同一相书的三个残段的说法，应该是从侯锦郎那里承袭而来的。最有系统的研究当属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

87

<sup>①</sup> [法] 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见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

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中所论，他在该书的第三章《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有关相书的部分，全面介绍了这类相书的4个卷号，并把它们分作三类：A类为CH.00209、S.5976；B类为P.2829；C类为P.3492V。

在黄氏之前，有关相痣类图书的性质分类有影响的是侯锦郎及《敦煌学大辞典》中的说法，即P.2829、P.3492V、S.5976为同一部著作的三种写本或同一卷书的三个残段。不知其依据何在，作者也未就这一说法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笔者经过对这几种相书相图的仔细考察，认为《敦煌学大辞典》的这一说法不能成立。首先，这三种相书相图在形式上存在很大的不同。P.3492V以文字为主，是以黑痣所在位置为线索，将身体划分为不同部位，从不同侧面叙述人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所主以及所在黑痣所代表的命运，从写本所预留的空白来看，即便有图，其文字说明仍是主要部分。S.5976为一相图残片，绘人体下半部分及其黑痣，从中可推知所画为人全身黑痣的解说图注，P.2829则明确说是背部图，这两者在形式上相近，但与P.3492V却存在很大的不同，说它们是“同一卷书的三个残段”，实在过于牵强，很难令人信服。其次，这3个卷号的写本在字体、笔法上存在着差异，也说明它们不属于同一卷书。再次，侯锦郎及《敦煌学大辞典》作者对这类相书相图的考察认识，只依据P.2829、P.3492V、S.5976三种，遗漏了其中很能说明问题的CH.00209，这样对此类相书相图的认识就会存在偏差，难以做到充分与完整。当然，即便有了CH.00209，我们仍无法说自己掌握了全部材料，但对存留下来的材料应当尽量充分利用，尤其在敦煌写本相书中，有关黑痣的材料目前能找到仅有这四件，而以P.3492V与CH.00209为主，这两种相书相图分别在解说与图注方面代表着隋唐五代相术对人体黑痣的认识，缺了CH.00209，就等于缺少了这种认识的一半，因此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就存在偏颇。

通过CH.00209，尤其是拼合了CH.00209与S.5976之后，我

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敦煌写本相书中有关黑痣类相书相图在 P. 3492V 与 CH. 00209+S. 5976、P. 2829V 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CH. 00209+S. 5976 与 P. 2829V 之间也有着不同。CH. 00209+S. 5976 中所绘人物，男子的发式为双丫髻，妇女则将头发总束成一把，然后在顶上分缕散开，发型看起来如同一朵盛开的花朵。而 P. 2829V 所绘男、女人像的发式则不同，虽然是背部，但其发式可清楚地看出，都是双丫（髻）髻，且基本相同，没有什么区别。在绘图的手法上，二者亦有不同。CH. 00209 所绘人物线条清晰流畅，身体比例恰当，面部长圆丰满，重颊肥颈，颈有三叠纹，其整体形象与唐代人像相近。P. 2829 所绘两幅人体背部图，线条粗细不一，笔法生硬粗略，身体比例失当，像是绘画生手的随意涂描，自不可与上图同日而语。所以，CH. 00209+S. 5976 与 P. 2829V 确实不是同一相书的不同残段。

#### 四、面部气色图 P. 3390 号

相气色是传统相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史记》载齐人蒯通以相术人劝说韩信背汉时，曾言：“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sup>①</sup> 东汉王符在《潜夫论》中也说：“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sup>②</sup> 他将相术总结为三个方面，即相骨法、相气色、定部位。南齐刘昼在《刘子·命相章》亦云：“相者，或见肌骨，或见声色，贤愚贵贱，修短吉凶，皆有表诊。故五岳崔嵬，有峻极之势；四渎皎洁，有川流之形；五色郁然，有

<sup>①</sup>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sup>②</sup> 《汉》王符：《潜夫论·相列》。见《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云霞之观；五声铿然，有钟磬之音。”唐赵蕤亦引《相经》中的话说：“言贵贱者存乎骨骼，言修短者存乎虚实，言性灵者存乎容止。斯其大体。”<sup>①</sup>都把观察气色作为判定吉凶忧喜的主要依据。而相气色，则主要是占相面部气色。

敦煌相书中保留下来的相书写本中，有关占相面部气色内容的只有一种，即P. 3390号。

P. 3390号相书首残尾全，后无尾题，作者亦不详。写本的情况，据侯锦郎在《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一文中的介绍，它是由10张纸粘连而成的一个长卷，相书抄写在正面的1~7页，后有《孟受上祖庄上浮图功德记并序》、《南阳张府君安信邈真赞并序》，背面亦抄有《西方净土功德记》以及私人书信。相书部分的纸张“比其他各页更为陈旧和磨损得更为严重”，因而可以看出，“这卷写本在被粘贴到其他页上之前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该相书从形式上看，可分为两部分，即相图部分与文字解说部分。相图主要绘制于写本的前段，有三幅大的和八幅小的面部图，<sup>②</sup>占了写卷的大部分篇幅，相图中人的面部，或被分成不同的区域，或者用朱红色、青色和黑色作了不同形状的标记（侯锦郎先生推测说最早可能还有黄色和白色，可能在岁月的流逝中被磨损了）；文字解说主要抄写于相图的周围及写本的后段，偶尔也有标注于相图面部的。相图周围的文字解说与相图中那些有颜色的标记之间有一条朱红色线将它们联系起来。

可以看出的子目有：《□□部图面用看吉凶□》、《九州图》、《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候病人法》。根据这些子目以及它们所体现的面部划分标准及占相方法，可以推测出写卷前端的残图当属另一子目，由此，我们可知整个相书实际上包含了五部分的内容：

①（唐）赵蕤：《长短经·察相》，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侯锦郎在《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中分别注明了这些相图的大致规格。大图为27厘米×23厘米，小图为13厘米×10厘米。

(1) 依据面部十二支划分法看气色吉凶的方法；(2) 依据面部十二月划分法看气色吉凶的方法；(3) 依据面部九州划分法看气色吉凶的方法；(4) 依据面部十三部位划分法看气色吉凶的方法；(5) 依据面部气色看病人生死的方法。

下面我们依次就这五个部分进行讨论。

### (一) 十二支图 (拟)

写卷前端有残面部图一幅，仅余面部右侧额、眉、耳的一部分。从额角所注“未”、“申”字样来看，应当是面部十二支分布图，十二支分布的顺序方向为逆时针方向。依据写卷后面保存的各部分相图及占辞解说的分布来看，此残卷相图与占辞的排列是解说文字在前，相图在后，故属于此幅相图的占辞解说应当在此图之前，已残去不可见。有关这幅残图的内容，我们可以参照传世相书进行一些考索。

面部十二支分布图，在传世相书中仍可以见到。但是传世相书中所见的十二支图多与其他内容，如九州、八卦等合并在一图之中，未见有专门的十二支图。如宋人所编《事林广记》中收有男子面部图两幅，皆未标名称，其中一图在面部分别标出黑痣、五星六曜及十干、十二支的位置。从图中十二支分布的位置来看，其分布由下颏起，沿右颧向上，经左颧、左耳、左额、天中至右额、右耳、右颧，沿顺时针方向环行面部一周。其方向与敦煌此图所示恰好相反。明人编《三才图会》及《神相全编》中亦有《九州八卦干支之图》，其中十二支的分布方向也与此残卷相反。

除此之外，这些宋明以来流传至今的面部干支图，并未对图中所标十二支的作用及占相方法进行解说。那么，在面部标出十二支有何寓意呢？按十二地支，古人最普遍的运用，就是用来计时，即将一个昼夜分为从子到亥的十二个时辰。同样的，应用在相术中，十二支计时的基本特色也没有改变，只不过与面部气色吉凶判定联系了起来。如《神相全编》十二《辨气色》所说：“夫气色者，发

于五岳，隐于六腑，朝则见于面容，暮则归于肺腹。随年随月，随日随时，气色升降，各分面色……气色真形，一寸二分，按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时，年年各有兴废，月月亦有成败，日日生发祸福，时时不测忧喜。”大体来说，即将这十二支按一定的方向分别标注在面部四周，每个位置都对应着一日中的一个时辰，根据不同时辰及其面部位置来看气色判断吉凶。松本荣一说：“在第一图上，大概有一日内各时刻在脸上‘发色’的记载，我推测是据以判断吉凶的吧。”<sup>①</sup>的确如此。从敦煌所存的这幅残相图看，十二支是依逆时针方向排列，其起始位置由下颏（子）开始，向右沿右颧向上，经右颧、右耳、右额、天中、左额、左耳、左颧，沿顺时针方向环行面部一周。

《神相全编》十三有《日辰看气色》一节，记载一天中不同时辰人面部所发气色之正者，与此图所记当有一定关系。移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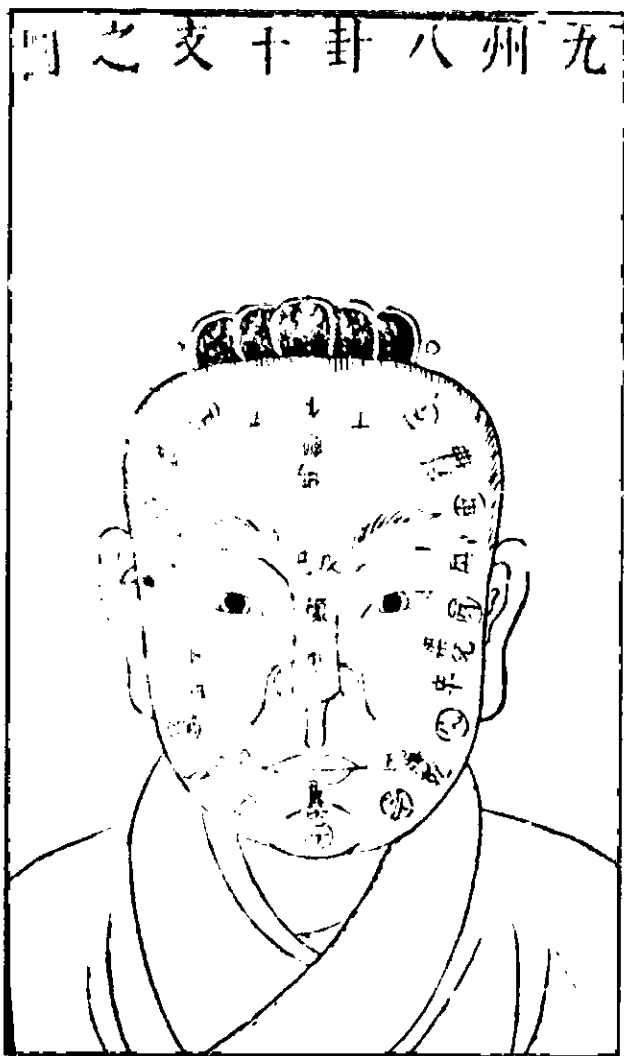
寅卯时青黄，正色。巳午时赤黄，正色。申酉时白黄，正色。亥子时黑黄，正色。以上色之不正者，皆有小耗。

92 这些内容如果用相图来表示，首先应当在面部标出各时辰之分布，然后再在各时辰的位置标出所发气色的正色，其形式应当与P. 3390的这幅残图相似，甚至相同。若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可能就是表现形式有所差异，一个是相图形式，另一个是文字记载。只是不知道它的十二时辰分布方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此图虽然大部分残去，但相关相法并未完全失传，借助后代相书的记载，我们仍旧可以推测出它的大体面貌。

## (二)《□□部图面用看吉凶□》(即十二月图)

相书的第二部分内容，由一幅相图与四行文字组成。相图为一

<sup>①</sup> 《观(看)相图卷》，《佛教艺术》第29号，1956年，东京。



九州八卦干支图（出《三才图会》）

男子面部图，面部正中由发际起经印堂、鼻直至下颏处，分别标示了一至十二月的名称，其中额部至人中为正月至九月，口部未标，

唇下至地阁，标十至十二月。图前有四行文字，分别为此图之名称及相关内容、作用的解说，可惜已残去大半：

《□□部图面用看吉凶□》

□□色，若月部分有□□□□

□□□有喜庆之事□□□□

□□□有凶祸恶事发□□□□

根据保存完整的第三幅图的解说文字的形式来推测，此幅相图的解说文字每行当在 14~16 字之间，现在所存的只相当于原来的一半左右。由这些残缺不全的文字以及第三幅图的解说，我们可以大致推出此图的内容作用。此图当是根据面部十二月的分布，观察每月面部所发气色，对应其月在面部图中所处位置，来判断其月的吉凶祸福。传世相书中未见有相同相图，只有少量相关内容的记载。

如《神相全编》十三《定月分气色》：

正月分黄气者，三日大喜；赤浊者，七日违和。二月分白气浓者，二十日大哀之事；其余气则平平。三月分红色喜；青色，六十日内定其父母亡身死。四月分红黄色，七日内有印信之喜及妻事至。五月分紫气，定三月内进财帛。六月分青气，定主破财，在旬日内忧妻事至。七月分赤气，主有财喜；青色大凶，七日至。八月内白色，主父母兄弟重服，十日至。九月有黑气，枷锁失财，三日至。十月分黄色，大哀事，旬日至。十一月分红白色，大进田园财帛，二十日内应。十二月分白色，忌手足生灾，三七日内应。红色为上，青色主官事。

此段所载，从内容上看，所谓一至十二月的“月分”，并不是指时序中十二月的月，而当为由十二个不同月份所代表的面部部

位，如“四月分红黄色，七日内有印信之喜及妻事至。”由其所主命运吉凶看，当是指印堂部位，而四月代表印堂，则与此卷第二幅相图的所标位置相同。可以推测，也许二者所表示的是相似的内容，《神相全编》所记载的部分由于时代较晚，比之唐代更加详细而具体，某些看法内容也会有所改变。

《神相全编》十三《察色歌》中还有《月属气色》，记载不同部位在某月之气色所主吉凶，从内容上看也与此相图的记载有一定关系：“正月印堂白色，孝服，死；青应时；黄凶；红紫吉。二月印堂，三月山根，四月寿上、年上白，凶，枷锁，死；青灾滞。五月准头黄色，吉；赤应时。六月人中，七月口青，死，官灾，破财不一。八月承浆黄色吉，黑病。九月地阁，十月天空赤色，官灾，病死。十一月天庭黑色应时，浓者必定凶。十二月发际下。以上四季之色，有应时者，有反常者，皆以理推之也。”这里所说的正月至十二月，不是面部部位，而是时序；所提到的印堂、山根、寿上、年上、准头、人中、口、承浆、地阁、天空、天庭、发际这十二个面部，恰好位于面部正中纵向的一线，与 P. 3390 的十二月分布处于同一线上，二者依据各月所发气色判定吉凶的占相原理也是一致的，可以看做是 P. 3390 相图的发展。

另外，传世相书中还有许多据四时、四季气色而言吉凶的内容，也应当与此十二月图有着一定的渊源。如《神相全编》中的《辨四季色》、《辨四时诗》、《四季气色诗》、《四季吉凶气色》等，均可参考。

### （三）《九州图》

相书的第三部分包括面部九州分布图和五行解说文字。图中绘一男子面部，有纵横两条红线将面部划分为九个区域，<sup>①</sup>每一区域

<sup>①</sup> 此据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所云。笔者所依据的黑白照片上看不出这些线条。

属于一个州。九州的分布如下：天中—阳州，鼻—中豫州，下颏—冀州，左颧角—徐州，右颧角—荊州，左颧颊—青州，右颧颊—凉州，左腮—兖州，右腮—雍州（按，“阳”当作“扬”，“凉”当作“梁”）。九州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禹贡》。此图中将“梁州”写作“凉州”，则明显地带有河西地方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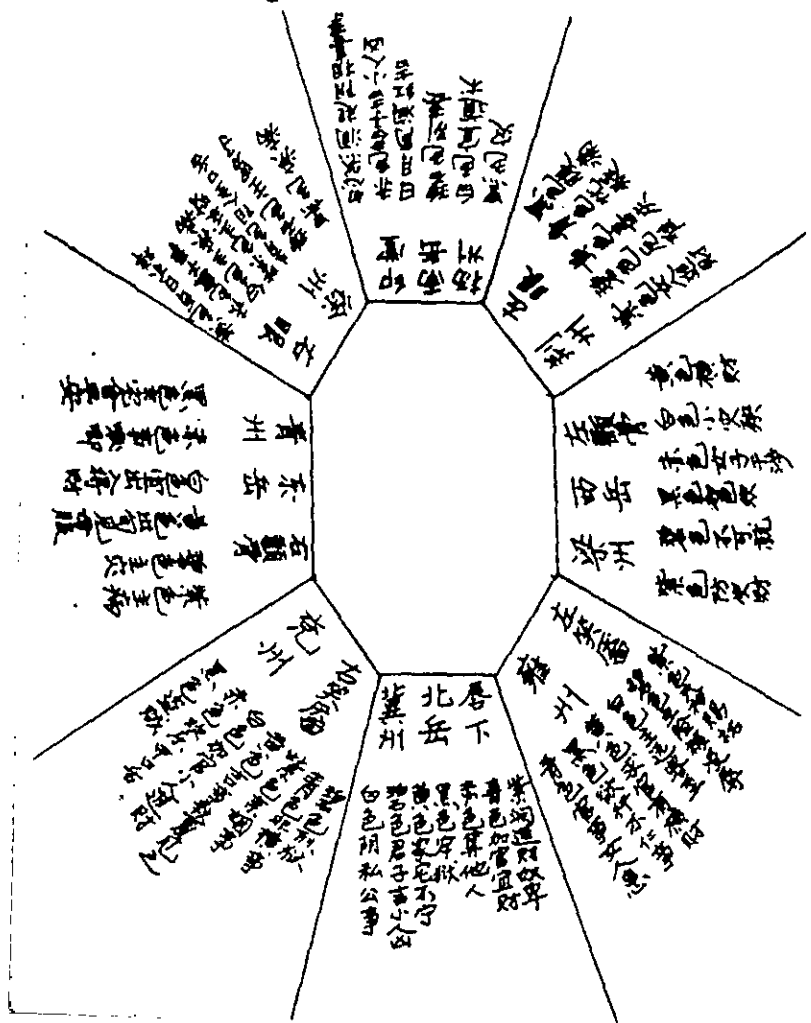


九州图

在这幅相图的前面，有关于此图内容、作用的文字解说：

《九州图》面部用看色发应何地部分。当此部分处，若有好色黄气，光泽滋润，流行在部分中，即宜往彼。若有恶色发处，拟往不吉，必有祸害，宜令不行。亦言食禄之处。

# 九州气色图



九州气色图 (出《五管照神局》)



从这一段说明文字中我们知道，这一幅相图是将人的面部比作天下九州，依《禹贡》将面部划分为九个区域，根据面部中各个区域所发气色来判断前往该地是吉是凶，宜于前往还是不宜，同时还判定在该地可否得到禄位等。

旧题南唐宋齐邱的《玉管照神局》中的《九州气色图》，是传世相书中最早的《九州图》。它用图表的形式标出九州位置及其上不同气色所兆示的吉凶。其面部区域划分为：印堂—南岳、扬州，唇下—北岳、冀州，左眼—荆州，右眼—徐州，左颧骨—西岳、梁州，右颧骨—东岳、青州，左笑靥—雍州，右笑靥—兖州，中岳豫州未标<sup>①</sup>。其后的《三才图会》、《神相全编》中亦有《九州八卦千支图》，其九州分布顺序与《玉管照神局》同。将这一顺序与P. 3390此图所标九州顺序相比较，我们发现，《玉管照神局》、《三才图会》、《神相全编》中的九州分布顺序中的九州顺序与P. 3390此图所标九州顺序有所不同，分布于面部中线额、鼻、颧部的扬州、豫州、冀州的位置相同，而分处面部左右的荆—徐、梁—青、雍—兖的位置恰好相反。这种差异也让我们想起了第一幅图中十二支方向位置与传世相图刚好相反的事实。可以肯定地认为，基于某种原因，在唐宋之际的相书中对有关方向、位置的认识与标注发生了改变，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改变究竟在何时，但把它定在敦煌相书之后、传世相书之前是没有问题的。

在传世相书中，有关九州分布及占相气色吉凶的内容记载颇多，也更加复杂，往往将九州与八卦、四季相配，分别说明其处的外观形貌及气色所主吉凶，所占相的内容亦不限于出行，举凡人生祸福、性情见识全都包括在内。如《照胆经》之《九州灾祥》云：“雍州位黄色，宜求禄。白、黑、青皆凶，紫宜事天神。若陷，主多忧。枯，主兄弟弱。……冀州位青，加职，小人得财。紫润，喜

<sup>①</sup> 《玉管照神局》卷下，《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至。黄，主家不宁。白，阴事，凶。赤，陷人，主下狱。”

《神相全编》十二《定九州气色吉凶》亦云：“冀州丰满足多田宅，缺陷多灾祸。扬州丰满足衣食，缺陷多进退。青州丰满足金帛，缺陷多成败。雍州丰满足官禄，缺陷多是非。豫州丰满足福寿，缺陷不长久。荆州丰满足文章，缺陷少知见。徐州丰满足儿女，缺陷多伤悲。梁州丰满足信义，缺陷少人情。兖州丰满足长安泰，缺陷从贫贱。右九州丰满，或一处常有好气色及毫痣，必主此处食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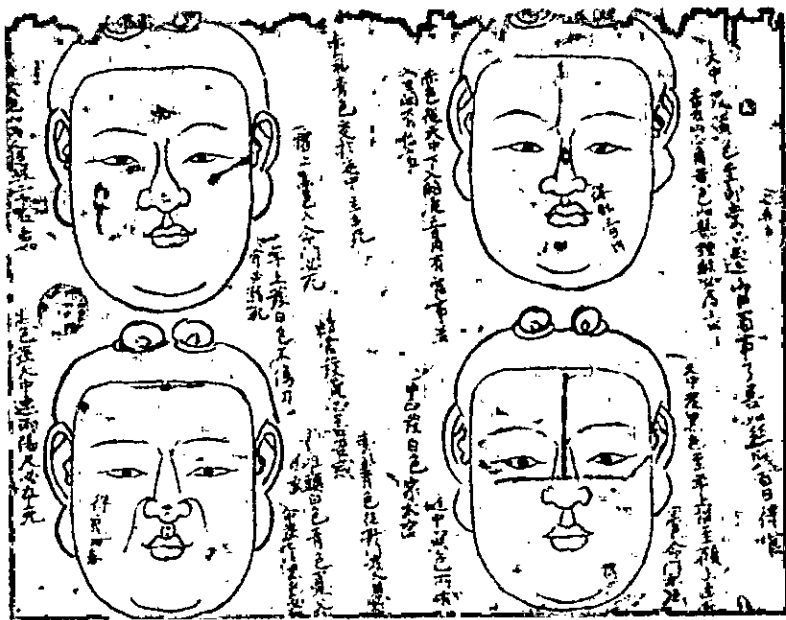
《神相全编》十三《脉色应候诀》记载了九州所处位置、所属八卦，又云：“凡官员授任食禄，看有气色在何方上发，是其游行之处，可以求官游历。若黑子纹痕在其方位，即不宜任及其游行，皆有凶恶也。”

#### （四）《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

这是 P. 3390 中内容最多，解说也最为详细的一部分，它的记载形式与前三种大同小异。子目为《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其后有“□色到注定部分，知吉凶色发之处，必有其应”数字，显然是对下面内容的总的说明。其后有八幅小相图，分四列，每列上下两幅。这些相图分别用来标示面部各部位的不同气色及其形状，而有关这些气色所兆示的吉凶命运的文字说明，则分别抄写在相图的周围，“包括有朱红色、青色和黑色标记处的相图由一条朱红色线与分布在左右的说明文字联系起来。从这些说明文字来看，最早可能还有黄色和白色，可能在岁月的流逝中被磨损了。”<sup>①</sup>我们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4 册影印的 P. 3390 的一页彩图中可以看到侯锦郎所说的这些颜色。在这些相图及其说明文字的后面，还有 28 行集中记载面部气色与命禄吉凶关系的文字，没有相图，其内

① [法] 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见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

容与相图部分有着关联，具有补充与总结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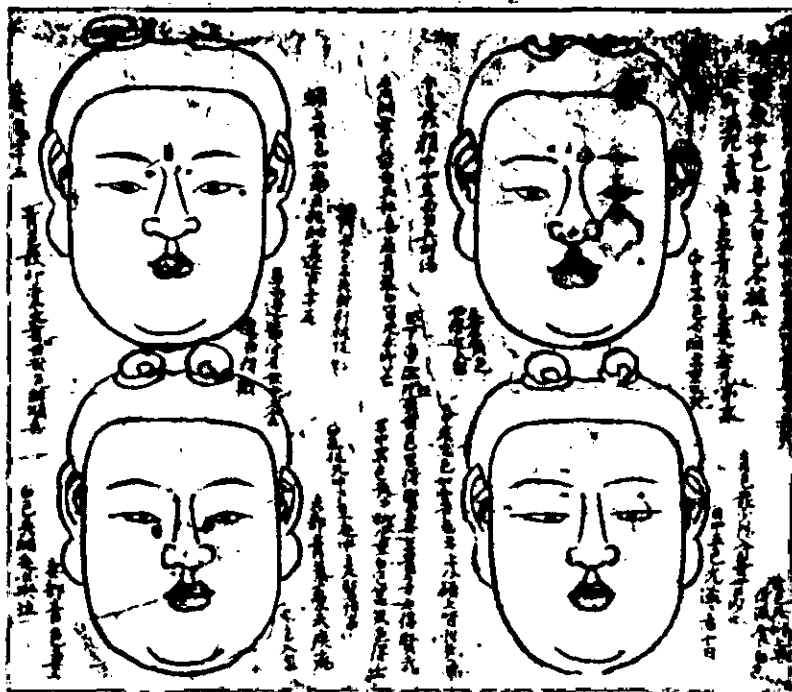


面部气色图

P. 3390 中的这一部分涉及的是相术中根据面部十三部位占相气色吉凶的内容，与前面的十二支、十二月及九州相法相比，它的内容更多也更详细，是面部气色相的主体。

占相面部气色，首先要做的是划分面部部位，其次要注意辨别各部位呈现的气色及其形状，然后才能知道有关的命禄吉凶。

从这一部分的相图及文字解说中所提到的面部部位来看，P. 3390 在部位的划分及名称上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中既有与传世相书相同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依据传统的“十三部位说”来划分面部，这一点与传世相书相同，即将面部从发际中央向下，经印堂、鼻、口至下颏，分为 13 个横向的部位，再将每一部位细分为数个更小的部分，这样划分下来，全部部位在 120 个左右。当然



面部气色图

这一数字是随着相术的发展而逐渐增多的。在相人术发展的早期，人们对面部部位的观察与划分远没有这样细致，虽然没有具体的记载，但我们从王充所说的“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的话中可以知道，<sup>①</sup> 经过了先秦至汉代的长期发展，到东汉时，人们将面部划分为 70 余部。到了宋代，《太清神鉴》中记载的面部部位已达到 121 位（包括中央 13 位在内），到《神相全编》中，则已有 128 位。P. 3390 号相书所代表的是唐代面部部位划分情况，其发展历程处

<sup>①</sup> 《论衡·自纪篇》。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168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在汉与宋之间，大致与宋代的情况更为接近。但我们在写卷中见到的部位名称仅有 40 余个，<sup>①</sup> 这也许与 P. 3390 并不是一部全面的总结性的相书有关。此外，P. 3390 中一些部位的位置、名称与宋以来相书记载的情况有着一定差异，甚至与成书于开元年间的《长短经·察相》的记载也有不同。有关各部位的划分及具体名称等情况，在第三章《敦煌写本相书的身体符号体系》中有详细论说，这里就不赘述了。

与面部部位有关系的是各部位所发的气色，而不同的气色，又关联着不同的吉凶祸福。这里提到的气色主要有五种，即所谓“五色”——青、白、赤、黑、黄，这是最基本的颜色，它们出现在面部，都代表一定的吉凶祸福。<sup>②</sup> 《长短经·察相》注引《经》曰：“青主忧，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惊恐，黄主庆喜。凡此五色，并以四时判之。”五色以外，写卷中还提到一些其他颜色，如青黑色、桃花色等，属于辅助之色，但也都与吉凶相关联。所有这些气色从兆示功用来看，大体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吉色，包括黄色与桃花色，主要是黄色，它们的出现往往兆示着吉庆之事，如得官、升迁、得财、得贵子、长命以及笼统的富贵、喜事等；另一类是恶色或凶死色，包括赤、白、青、黑青色，它们的出现则预示着不吉，如伤病、流血、诛九族、暴卒、失官禄、死丧、哭泣、家庭不和、狱厄及惊怖等事。在这些基本兆示功能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颜色发在何处，呈何形状，则影响着每一件具体的吉凶祸福之事。《神相全编》十三《气色论》引一行禅师曰：“夫气色，朝出于面部，暮归于肺腑。状有大小，或如粹米，或如长针，或方如印，或圆如珠，或如浮云之状，或如飞鸟之形。”我们从 P. 3390 的这八

① 侯锦郎统计的面部部位名词为 48 个，其中属于相面术语的为 35 个。其实如果按 120 位看的话，他少算了对称出现的一些部位，如“两正角”、“两阳尺”、“左右堂上”等。

② 也有“七色”之说；如《神相全编》十三《气色论》引一行禅师曰：“气色凡有七，青黄赤白黑红紫是也。”

幅相图中可以看到，在面部额上、印堂、脸颊、目下、眼皮及准头、人中等位置标出的形状不同的气色标志，其颜色虽然无法看清（从黑白色的图版），但配合说明文字，对其形状与颜色也还可以了解一些。如：“额上黄色，如龟、鱼、龙、蛇，必迁官二千石”；“天中发黑色如云，下至年上及颧上，皆将死相”；“鼻准发赤色，点点如小豆，男必失妻，妻必与夫新斗，争取离散”；“天中发青黑色，累累如贯珠，必亡官失爵”。

松本荣一、侯锦郎都对此卷有所研究，可以参看。

### （五）《候病人法》

这一部分抄在写卷的最后，子目即称为《候病人法》，无相图；有文字六行，其内容是通过五脏、五行、五色的相配，来判定病人所得何病，有何症状，将死于何时。其文如下：

《候病人法》病人肾病，面唇俱肿，脾白，戊己日死。肝病，皮肉白，脾白，庚辛日死。肺病，颊赤目肿，心赤，丙丁日死。脾病，唇青，肝色青，甲乙日死。心病，目黑、肾色黑，壬癸日死。凡人不病，面色苍黑，远视眉目不分明，如鬼魂影；及面带干脯色，及陷冰花色，并死。马肝色者，名为行尸，不出三年内必死。

109

通过观察人的身体和面部的颜色来判断健康以至生死，也是相气色的一个内容，其起源相当古老，其发展也与中医的诊断方法有着难以割绝的关系。有关这一点，只要看看有关神医扁鹊的传说，再结合那些既精医理，亦会相人者的记载，如孙思邈等，即可明白一二。松本荣一已经注意到了二者关系的密切。<sup>①</sup> 传世相书及文献

① 《观（看）相图卷》，《佛教艺术》第29号，东京，1956。

中也都有这一方面的占相方法的记载。如《神相全编》十三中的《气色生死脉候》、《脉色应候诀》，十四中《诀病生死》、《气色骨肉生死诀》，以及《气色占应诀》中的《占五脏安》、《占五脏病》等篇，都与此篇内容相似。如《占五脏病》：“脾病准头如血点，肾邪耳畔黑烟生，心病只看年上赤，肝病须观眼下黄。”总结了五脏疾病在面部的气色表现。但似 P. 3390 中所记载的这样明确判断生死，甚至据五脏、五行、五色相生相克之理断言某病死于某日的内容，尚未见到。

由以上对 P. 3390 号相书残存的五个部分的考察出发，我们可以对此卷残缺部分做一些推测，并谈谈对相书的整体性质的一点看法。由于写卷前部已经残损，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写卷后半的五个部分。松本荣一认为此卷前后均有佚失，<sup>①</sup>恐不太准确。写卷末尾抄写的是《候病人法》，虽然文字简略，但完整记述了五脏之病的症状、死日，文末还有小段总结，从内容上看并无缺失。在这之后是一片空白的修补用纸，然后抄有《孟受上祖庄上浮图功德记并序》。<sup>②</sup>卷末虽有修补，但《候病人法》与修补用纸之间接口齐整，从形式上看也无尾部残缺或断裂的迹象。因此，可以说此卷所佚失的仅仅是首部，尾部并没有残缺。

104 对于这样一件首残尾全的相书，侯锦郎推测了此卷相书可能具有的内容性质，认为它有可能是“一部根据容色而相面的著作”，也有可能是“有关全面论述相面的一部重要著作的组成部分”。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得搞清卷首佚失了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从以上我们对这卷相书所存部位的基本内容的逐条考察看，五个部分无论有图无图，记载的内容均是从面部气色判断吉凶。传世

① 《观（看）相图卷》，《佛教艺术》第 29 号，东京，1956。

② 关于此卷写本的状态，侯锦郎的论文中有详细说明。据他所言，写卷末尾的空白是用来修补加固的残片，而《孟受上祖庄上浮图功德记并序》则抄在另一页亦是用来加固的纸上。

文献中记载的相面部气色的内容很多，基本内容与我们在此卷中所看到的一致，只是在某些方面内容更多更细一些。从相图上来看，《事林广记》壬集卷八所载的面部图中，除黑痣外，还标有十干、十二支、五星、六曜的位置分布，《神相全编》、《三才图会》都有《九州八卦干支之图》，在同一幅面部图中共标出九州、八卦、十干、十二支位置分布。而在此卷中，我们仅看到十二支与九州分布这两项，因此可以推测，在卷前残去的部分中，应当还有《十支分布图》和《八卦分布图》。松本荣一也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笔者推测，《十干分布图》可能是将面部依十干顺序，从甲、乙至壬、癸划分为十个区域，根据每个区域所发气色，来判定十日（旬）中的吉凶。《八卦分布图》则依八卦，分为八个区域来判定吉凶。

从我们对相书残卷内容的分析，再到对卷前残缺部分的一些推测，同时结合传世相书中对相关内容的记载，可以看出，这部写本相书的内容整体上都是围绕面部气色来讲的，从面部的划分、所发的颜色，到所主命运吉凶，都可与传世相书的记载相对应，因此，对于侯锦郎的推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部相书就是一部专门记载相气色的著作。

P. 3390号相书的主要内容，无论是从十二支、十二月、九州等在面部的分布，还是十三部位的分布看，虽然各有不同的划分规则，但它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即通过这些不同的划分，从各个角度、各个部位、各个方面更加详细地确定人面部不同部位所表现出的气色在不同时辰、不同月份、不同年份所兆示的吉凶祸福。这一点在每一部分的名称与解说中有着明确的表现，如《十二月分布图》“□（月）部面用看吉凶……”，《九州图》“九州色发用看色发应何地部分……”，以及《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候病人法》等。这里的每一部分内容，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一种相气色的方法，从这些方面看，唐代占气色的理论与方法已发展得十分繁复了。仅在敦煌所存的这一卷相书中已见到五种，根据这卷残本可推测出的相法，应当还有据八卦、十干的分布来相气色的方法。



关于此卷相书的绘制抄录年代，松本荣一认为当在五代以前，是唐朝的作品。他说：“卷中的插图，还洋溢着浓厚的唐朝气息的地方，但不会晚到五代。”<sup>①</sup>同时他还认为，在敦煌所存相图中，伯希和本（即指此卷）要稍早于斯坦因本（指 CH. 00209）。与他有不同看法的是法国学者侯锦郎。侯锦郎根据写本原件的使用状态及修补写卷所用纸张上出现的年代，认为：“该写本可以被断代为10世纪上半叶，完全相当于同一世纪纸张的特征；纸浆不匀、粗大的网纹具有不同程度的规则性。此外，其行体字的漫不经心的风格也是10世纪时代所特有的。”<sup>②</sup>

除 P. 3390 之外，敦煌写本相书中的 P. 2572 (B)《相法》（拟）也记载了有关相气色的内容，以“何以知人……”的问句开头，记述如何根据人的气色、行为举止等判断吉凶生死。如：“何以知人一二年间应死？口间发青色人眉，天中复应之者，[此]人二年中[死]。发黑色人眉间者，此人至半年死。赤色人年上，止是鼻上也，此人出百日死。赤色人耳门后者，此人不出三十日内刀兵死。黑[色]从耳门直度眼下者，此人不出六十日狱死。”又如：“云正共语，權后忽发白色，其人兄弟有重病；權后惊赤色者，伯叔死亡也。權后忽发黄色者，伯叔受封爵事。亦云兄弟。”卷中的部分内容与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相近或相同。不同的是，P. 3390号多注重有关占相气色的知识，而 P. 2572 (B)还包括这些知识在实际占相中的综合运用，教人如何观察那些处在不断变化中的面色特征，如“何以知妇人有病？共语，眼下发白色，语未止，变黄色，妇人必长病”。实际就是有关占相的具体方法与诀窍。从这一点上说，二者倒是可以互为补充。

根据笔者的考察，除敦煌相书以外，唐代流传的类似图书还有

① [日]松本荣一：《观（看）相图卷》，《佛教艺术》第29号，东京，1956。

② [法]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见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352～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相书占气杂要》，唐代及宋初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都引有佚文，其中有些内容与 P. 3390 相近。如《艺文类聚》卷四八职官部引《相书占气杂要》：“气如连珠入阙门，为侍中。”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则云：“黄色从两牢连连入阙门，必为卿相。中正发黄气如连刀，下至阙庭，改人九卿。”两说相近。又如《太平御览》卷三六四引《相书占气杂要》：“黄气如带当额横，卿之相也。有卒喜，皆发于色，额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黄色最佳。”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作：“黄色发定额上如衣带，必迁官。”从佚文看，《相书占气杂要》一书的内容以占面部气色为主，与 P. 3390 相比，二者的时代相同，内容也大体相近。

从所存相书的记载可知，唐代有关占气色的理论与方法已达到相当繁复的程度。唐人普遍比较关注气色与命运吉凶的关系，相士也往往将人的形貌、声音等特征与气色特征结合起来，综合考虑，预测人的命运吉凶。唐初的著名相士袁天纲曾三次为窦轨看相，第一次据骨法而言，第二次就提到了气色：“骨法成就，不异往时之言。然目气赤脉贯瞳子，语则赤气浮面。如为将军，恐多杀人。”第三次亦云：“面上家人坐仍未见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还来此任。”三次所言皆应验。他相马周：“公面色赤，命门色暗，耳后骨不起，耳无根，只恐非寿者。”<sup>①</sup>马周只活到 48 岁就死了，确实算不得长寿。袁天纲实际上就综合了气色与骨法等因素共同预测人的命禄。

同时，还有一些相士以专门占相气色出名。据《太平广记》载：“常袞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袞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学。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徹焉。袞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采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

<sup>①</sup>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5093～509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采，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吉甫云：黄徹之占，袁、许之亚也。”<sup>①</sup>老僧虽不是专业的相士，但他精于占气色，并常以此术为他人占相，而其所授之徒，则明明白白只学了占色，便得到李吉甫的盛赞，将之与袁天纲、许负等人并列。《太平广记》还记载了令狐绹的一位门僧，善于根据人的声音气色来占人禄命官职的事。<sup>②</sup>可见相气色在唐代十分盛行。

P. 3390 与《相书占气杂要》等所保留下来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有关占相气色的知识，对有关占相气色的理论保留的很少。传世相书中除了对方法详加记述，还有相当的篇幅论述有关占气色的理论与机制。如《太清神鉴》卷三《论气》：

夫形者，质也；气者，用也。气所以充乎质，质所以运于气，是以由气以保质，由形以安气。……且气之为道，又发乎颜表，而为吉凶之兆也。其散如毛发，其聚如黍米，望之有形，按之无迹。出入一面之部位，又应人之祸福。

同卷《色论》：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云雾乃其气耳。人之赋形受命，于天地相为流通，是所禀之气有变动，而色有定体也。定体之色，不止于苍苍，其属有五行之异。金色白，

<sup>①</sup>（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引《传载》，17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sup>②</sup>（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引《掖官》，17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黄。得正色，为五行不相克者不滞为贵，杂色蔽之则差。然色之正，不可无气，现日月角温粹可爱为贵。<sup>①</sup>

《人伦大统赋》卷上：

辨四时之气，如春蚕吐丝之微微；察五方之色，若浮云覆日之旭旭。薛延年注云：辨四时气者，别其气之五色所属也。青白红黑黄，乃四时之正气也。在于皮上谓之色，皮里者谓之气。气者如粟，如豆，如丝，如发，藏于纹理之中，隐于毛发之内，细者若春蚕之丝。欲察五方，正如浮云覆日之微，在乎熟详而辨之。<sup>②</sup>

《神相全编》十四《神气杂论》

气乃神之母，色之父，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七情七泛而发于表，始则为气，定则为色。有宽可以容物，和可以接物，刚可以制物，清可以表物，正可以理物。不宽则隘，不和则戾，不刚则懦，不清则浊，不正则偏。此乃论前后之色。探其色之气量，然后知者始得而知进退矣。

这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P. 3390 号相书。

① 旧题（后周）王朴撰：《太清神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金）张行简撰，（元）薛延年注：《人伦大统赋》，见《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 五、综合相法类相书

所谓综合相法类相书，是指记载如何综合运用当时流行的各种相法，来预测判定命运吉凶的相书。在敦煌写本相书中，具体指 P. 2572 后半部所抄的佚名相书残卷，我们称之为 P. 2572 (B)，并根据其内容特点，拟题作《相法》。

### (一) P. 2572 号 (B) 号的拟名与年代

P. 2572 号写卷的抄录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许负类的《相书一部》，我们称为 P. 2572 (A)；第二部分有九行，其中八行抄录五行之名及《六十甲子纳音》(拟)，起“水六 火三 金五 木二 土□ 甲子乙丑金 景寅丁卯火”，迄“故卜走失法，日大，从上数，月小，从下□□□”，最后一行为习字杂写；第三部分即 P. 2572 (B)，抄录一部不知名相书，起“何以知妇人有无耳？正共语，先用右手把鼻头，即移手捧口，此女有富贵之矣”，迄“共语，把两手皆与人共”，首全尾残，共存 74 行。无书名、作者等内容。从第一部分相书有尾题的情况看，此部相书大概也有尾题，已随残去的部分一同佚失而不可得见了。

从抄写的书法笔迹来看，第一部分的《相书一部》与第三部分不知名相书的笔迹一致，当是同一人所抄。而中间第二部分的书法笔迹与前后均不相同，为另一人所抄。从此情况推测，此卷前后两部相书为一人同时所抄，他在抄完第一部相书后，空出八九行的距离，接抄另一部相书。至于两部相书中间所抄的《六十甲子纳音》等，是后来有人利用这几行空处写上去的，与相书无干，可以不论。

由于 P. 2572 (B) 抄在许负相书之后，本身又没有题写书名、

作者，很容易为人们忽略，而被当成许负相书所附带的内容。实际上情况也正是这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直至80年代末，中外研究敦煌相书的学者几乎无人注意到此卷相书的存在，更没有看到它与P. 2572 (A)《相书一部》的不同，而理所当然地看作前者固有或附带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末，黄正建先生首先注意到P. 2572号前后部分所抄内容的不同，他在《敦煌文书中相书残卷与唐代的相面》一文中说：“P. 2572号后半部。此卷内容为相术的实际运用，但基本不用前半部《相书》的相辞，而更多以动作来判断吉凶祸福。”<sup>①</sup>已经认识到二者的差别，并有所说明，但在他后来对敦煌写本相书的分类中，还是将之附于前半部的《相书一部》，而归在许负相书系统之中。<sup>②</sup>

关于这件相书的拟名，郑炳林先生于2002年在美国密执根大学的讲演《敦煌文献中的解梦书与相书》时，从它“通过脸面表情和行步动作等来推测”的内容特点，最早称之为《相面法式》，后来正式拟名为《相法》。<sup>③</sup>本文从之。

对这卷相书的年代判定，应与P. 2572前半所抄许负相书同时加以考虑。我们前面已说过，P. 2572号写卷前后所抄的两部相书的笔迹书法相同，可以判定为同一人所抄，所以它们的抄录时代亦同。我们据以判定年代的其实并不是相书本身，而是写卷前后两部相书之间的另一人所抄《六十甲子纳音》等九行内容。《六十甲子纳音》前两行的“丙寅”、“丙子”写作“景寅”、“景子”；第三至第六行出现四个“丙”，没有写成“景”。黄正建先生根据其中出现的“景寅”、“景子”字样，判定P. 2572的底本当属唐代；又据其

① 《敦煌学辑刊》1988年1、2期合刊。

②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三章《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③ 该文收入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编：《敦煌学丝绸之路讲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中的“丙午”、“丙申”等字样，认为是五代时所抄。<sup>①</sup>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是可靠的。此段历日中，前两个“丙”字皆写作“景”，当是避唐高祖李昀的名讳。<sup>②</sup> 而后四个“丙”没有讳改，说明抄写之时已在不讳“丙”之后，故其抄写时代应在唐之后的五代。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六十甲子纳音》等内容是在前后两部相书写成之后夹抄上去的。故其抄写年代应当是相书抄录时间的下限。

另外，从写卷中所载诸种相法及其综合运用来看，它的成书也当在相术更为成熟的时期。其中提到的许多相法与内容，在敦煌许负系统相书中没有提到。虽然此卷相书的底本的成书时代已无法得知，但可以推断的一点是，此卷相书的写定时代应当比许负相书晚。许负系统相书的成书，可以大体确定在唐代以前，而此卷《相法》，则很有可能是唐代的作品。

## （二）P. 2572 (B) 的内容与形式

P. 2572 (B) 号相书残卷，今存两千余字，书内不分篇，多以句子为单位，每句记述一种征兆及其所示命运。多以“何以知人……”的问句形式开头，记述如何根据人的形貌、气色及行为举止来判断吉凶祸福，并分别总结归纳出女子、男子所具的好相以及占相时所应注意的事项。

从所占对象来分，其内容可分为两类，即女子命相与男子命相。

一是有关女子命相的内容，主要抄写在相书的前部，约占全部内容的五分之一，共有 10 条，涉及古代女子生活的一些主要方面。

如婚嫁：“何以 [知] 女子五嫁不成？居高眉骨，此女 [不]

①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三章《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中）》，59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② 陈垣：《史讳举例》卷二《避讳改干支名例》云：“唐高祖之父名昀，故唐人兼讳丙，凡丙多改为景。”

可取；口大者，三嫁不成，家不可为；手足复大，此女九嫁；无智，唯须平正；若止两樞高者，此女两嫁。”

如夫妻关系：“女子语急者，早丧夫。女子语音高大者，亦云早丧夫。”“何以知女人〔为〕夫所爱？口恒赤色，耳门小者，此女为夫所爱。”

如子孙生育：“目下不平正者，此女无儿子。”“何以知女人乞儿养？共语，先举左手，此女养人孤儿。”

如疾病健康：“何以知妇人有病？共语，眼下发白色，语未止，变黄色，妇人必长病。”

以及身体隐处的某些特征：“何以知〔女人〕隐地有（志）〔痣〕？〔共〕语，右足动指者，此女必有（志）〔痣〕。”

文中总结了女子好相的基本特征：“凡女人欲得细（角）〔脚〕多肉，身体欲得方直，面色欲得光白，眉目白黑分明，口小舌方，耳色白于面，手足细长，头发细，此女宜夫利子，大富贵。”

二是有关男子命相的内容。抄在写卷的中后部分，共有41条，占全部内容的五分之四。这些内容涉及男子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有不少是预测近期内将要发生的凶祸的：“正共语，左耳忽独赤色，赤止而色忽青，此人家必有灾事，不出廿日至。”“何以知人为奴婢煞？正语，天中忽发赤色，直通下，度耳后，此人不出年中，为奴婢所煞。”

预测富贵贫贱趋势的：“何以知人方应富贵？到坐，取主人席头右足者，富贵。何以知人方向贫？到坐渐渐退；若前者非蹶人，方富贵。”“何以知人三年内应富贵？共语，两眉忽发黄色，知向富贵。”

预测家庭成员情况：“何以知人新娶妇？看正共语，用右手彰然后方语者，此人必新娶妇。”“凡人眼大小，异母兄弟；耳有高下，有异生伯叔；眉有厚薄，兄弟远移，不相知闻。”

预测得失财物：“何人知人失牛马？客来始共语，而忽移坐处，必失牛马。”“何以知人失奴婢？客来至，相见未语，而弹右手指爪



者，必失。若弹两指者，失而得。”

以及预测年寿、健康等。

同样，书中也总结了男子好相的基本特征：“男子好相者，手足厚软，额面方正，好相也。手足多文理者，列富贵人也。舌方，多文理者，封侯人也。额长，寿而贵也。眉去眼远者，三高等贵也。发去眉远，眼去口远，口去颈〔远〕者，此人公侯将相也。”

书中涉及的有关命运贵贱吉凶的范围十分广泛。所相内容，从自身的健康、年寿、官禄、财富、婚姻、子孙，到全家父母妻子兄弟的生死喜丧、贫富趋势以及失物、起屋、心性气度，甚至身体隐处的状况，都在占相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较其他四类敦煌相书要更加宽泛，也更细碎具体，更接近社会生活的实际。如：“何以〔知〕人精道？共语，天中色黄，其人信向”。“凡人正共语，忽举右手把右眉者，此人有阴私事相引。”“何以知人家有残病子孙？正共语，把心。”这些都是其他类型的敦煌相书所没有的内容，充分说明相术与民众实际生活的接近。

114 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之间似乎没有多少有机联系，表述也不像敦煌所存的许负相书或相痣类、相气色类图书那样，按身体部位、器官的顺序，或从头部至足下，或先正面次背面，先男相次女相，有条理地记述各种形貌及部位黑痣、气色的特征及其命禄，而显得相当杂乱无序，缺乏联系。此卷相书开篇即云女相，记述了九种女相之后，接述男子之命相，中间也偶尔插入一两句关有女子命相的记述。观察的角度与重点也有异于传统相书，不全集中于形貌、纹理、黑痣等较稳定特征，而更加注意那些短暂存在的行为特征与气色表现。从形式到内容，整篇相书倒像是未经整理归纳的某位相士的看相经验与心得体会的记录，想起什么记什么，看到哪儿写到哪儿，虽然没有什么条理，但主题很明确，就是人相与命运。

就中国相术的总体情况而言，相术所关注的主要是人的未来，人们求相问命，也多是想知道自己或他人未来的命运际遇，这从相书的占相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但这一情况也不是绝对的。除了

未来，相术其实也占相过去。此卷相书中即有这样的内容，如：“何以知女人身经水厄？正共语，右手捧头，此女从死得生；若用两手捧头者；少经两过为火所烧，身有疮。”又如：“何以知人少来为劫贼所伤害？正共语，忽先举两目眼，又动两手，此人少经此厄。”通过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观察，来判定此人少小时所经历的灾厄，也就是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推测，这样的内容，其他四类敦煌相书中没有，传世的宋以来相书中也不多见。在这一点上，此卷相书与其他的占卜形式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关于相书的形式，P. 2572 (B)《相法》(拟)在综合记载人的外貌形象、声音、气色、行为等各种特征及其与人命运吉凶贵贱的关系时，主要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形式，书中共出现“何以知人……”的句式三十余处。这与其他系统的敦煌相书大不一样。在我国，这种以“发问形式”出现的文章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屈原的《天问》就以人问天的形式，一连提出 172 问，探讨宇宙间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汉赋受楚辞影响，设为主客问答的作品相当普遍。魏晋南北朝以来，这类形式的作品多起来，渐渐形成了“天问体”。在这种文体形式发展的过程中，佛经偈颂语言形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如《大般涅槃经》：“云何敬父母？随顺而尊重，云何修此法，堕于无间狱？”<sup>①</sup>《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首的长篇偈颂中也连用了许多“何”字：“云何净其念，云何念增长？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何故刹土化，相及诸外道？云何无受欲，何故？何故名佛教子，解脱至何所？谁缚谁解脱，何等禅境界？云何有三乘？唯愿为解说。缘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云何俱异说，云何为增长？”<sup>②</sup>随着佛经在中土的广泛流行，佛经偈颂连用“何”字发问的形式，对汉语文体亦有很大影响。

在敦煌遗书中，类似形式的文献也有不少，如蒙书类的《杂

① 《大般涅槃经》卷一〇《一切大众所问品》，《大正藏》卷一二。

②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一，《大正藏》卷一六。

抄》、《孔子备问书》、《天地开辟以来帝王世纪》等，也多用“问答”的形式展开。例如：

P. 2721号《杂抄》：“辨年节时……四月八者何谓？天子太子初生之日，广会圣众，设斋供养。五月五日何谓？高辛子姓耆粽，以其因之。又说昔屈原投汨罗水而死，后人作粽祭之也。”<sup>①</sup>

P. 2581号《孔子备问书》：“问曰：天何谓禁？天圆地方，运盖为禁也。天为地盖者何？天地之气，理大难测。观之运盖，为之禁非，人难能决之。问曰：天何以圆，要何以方？答曰：天不圆，无运动；地不方，何发安靖（此之是也）。……何谓冬至？至者极也。立冬之后卅五日，阴气日极也，故曰冬至。何谓夏至？至者极也。立夏后卅五日，阴气极长，夏至极主，炎暑极上，故曰夏至也。”<sup>②</sup>

敦煌占卜类文献中也有问答形式的文书，如俄藏《天牢鬼镜图并推得日法》：

巳日病者不死。何以知之？巳者乙，天上南斗之子，注主人命，故知不死。病者头痛，饮食不下，祟在司命、土公，解谢之吉，酉日小差，□日大差，生死在丑□。

午日病者小厄。何以知之？午者胜天，天上都□病者头痛□下，祟在大大人差，生死在寅日□。<sup>③</sup>

在敦煌写本相书中，以问答形式出现的相书仅 P. 2572 (B) 一

① 录文见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藏书研究》，171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② 录文见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藏书研究》，203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③ 俄 Дх01258 + Дх01259 + Дх01289 + Дх02977 + Дх03162 + Дх03165 + Дх03829 + Дх06761 + Дх06761v，录文见兰州大学王爰和博士论文《敦煌占卜文书研究》，224页。

件。传世相书中具有此类内容与特点的相书也很少见，但也不是全无踪迹可寻。《神相全编》中收有两篇《何知歌》、《何知诀》，<sup>①</sup>其内容、特点与 P. 2572 (B) 大体相似。

《何知歌》：“何知君子多灾过？春夏额上带昏昏。何知君子百事昌？准头印上有黄光。何知人家渐渐荣？颧如朱色眼如星。何知人家渐渐贫？面如水洗耳生尘。何知白衣换绿袍？天仓丰满福堂高。何知为官不食禄？坐时伸起头颈缩。……”

《何知诀》：“何知命不长？声音女人样。何知多杀人？眼内赤贯睛。何知两度嫁？女作丈夫声。何知富贵昌？头圆而面方。何知有病苦？年寿金木生黑子。……”

从内容来讲，这两篇《何知歌》与《何知诀》多注重形貌、气色、纹理及黑痣等特征的观察与判定，提到行为举止的内容并不多，更缺少对实际场合与观察方法的记述，注重了语言句式的整齐与修饰，而缺少了实际运用的方法与心得，其实用功效已大大不如前者。仅仅是在形式上更相像一些。《何知歌》、《何知诀》的成书年代已无法详考，但其成于宋元之际的可能性极大，而 P. 2572 (B) 抄写于唐以后的五代，显然是《何知歌》之类相书的开先河之作。

### (三) P. 2572 (B) 的性质

从相法的运用来讲，P. 2572 (B) 糅合了其他相书的内容与方法，而特别突出了这些知识在实际中的综合运用。其他系统的敦煌相书基本上都是以某一种相法为主，通过对人的形貌、容止、气色行为的观察，然后做出判断。所观察的对象往往都是身体上一些静态的特征，如许负相书注重的是形貌外表，相痣类图书注重的是皮肤上的黑痣，都是很少变化的，只有相气色类图书注重的身体面部

<sup>①</sup> 《神相全编》九，《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卷六四八相术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

的气色特征，是有所变化的。P. 2572 (B) 的特点在于：

首先，它并不是单纯运用某一种相法，而是将这些相法综合在同一部书中，根据所占相的目的内容与对象，灵活运用。如：“何以知人为人所煞？眉下急发白黑色人口者，此 [人] 不出年中，必为妇所煞。一云从女来。”通过观察面部气色来占相，是相气色法。“凡人眼大小，异母兄弟；耳有高下，有异生伯叔；眉有厚薄，兄弟远移，不相知闻。”根据人体对称器官的形貌来占相判断，属相骨法。“何以知人得奴婢？客来人屋，始共语，以手向鼻，即度手影两眼者，(五) [不] 出五十日中得奴婢。”所依据的则是人的行为举止。其中相气色、相行为举止的内容占了相书中的大部分篇幅。

其次，P. 2572 (B) 所依据判定的条件方式，即所谓的观察对象，除形貌、声音、气色等常见于其他相书者外，还十分注重对那些动态特征的观察，对行为、气色等暂时存在的征兆比较重视。这是此卷相书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行为、气色这些特征与形貌、声音等特征不同，它的存在是暂时的，不能长期存在，并处在不断的变化中，难以观察与把握。准确识别并把握这些特征，并据以判断吉凶，是相术中较难的部分，仅仅依赖普通相书的记载很难做到。如：“正共语，而用左手指右膝上，又异食，亦云得人宝物。”“正共语，鼻上汁出者，此人居田宅，亦妨害妻子。”“何以知妇人有病？共语，眼下发白色，语未止，变黄色，妇人必长病。”这里所依据的对象，如举止、出汗、气色等，都是暂时性的特征，并且都是发生在“正共语”的情景之下，只有善于观察，才能有所识别，才能根据这些特征来判断它们所代表的吉凶祸福。书中所提到的行为举止，包括左右手足举动的顺序、位置，眼睛视物的方向，座位的取次以及神态、面部出汗的状况等，十分详细。这些记载，很少见于其他相书，为我们深入了解唐五代时期相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再次，P. 2572 (B) 总结归纳了占相的准则以及具体的心法要诀。这些总结文字所用句式不是文中常用的“何以知人……”，而

是前面用“凡……”的句式进行总结。这样的总结性文字共有三段，其中最主要的一点，表现在对相、行二者及其与命运关系的论述上：“凡相之法，看其所作。虽有好相，（由）[犹]须好行。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明确提出行为对人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形貌与行为对人命运的影响，虽然早在汉代就已有学者论及，如王符的有关论述：“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sup>①</sup>，“五行八卦，阴阳所生，禀气浓厚，以著其形。天题厥象，人实奉成。弗修其行，福禄不臻”<sup>②</sup>，特别强调德行在实现天授命运时的作用。但他所说的德行或行为对命运的影响，也只限于不好的行为可以妨碍天授福禄的实现，而不能使形貌亦即命运本身产生改变。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佛教的影响，出现了人的行为可以改变形貌与命运的说法，如《梁高僧传》记载了两位僧人因诵读《金刚经》，而使原有的短命之相改变，寿命也随之延续。<sup>③</sup> 这样的故事在南北朝及唐代时有不少，但在中国相书中明确宣称行为善恶可以改变形貌与命运的说法却还未见，敦煌 P. 2572 (B) 中的这些内容，是相书中对此类内容的最早记载。

对具体占相要诀的总结，如根据面部特征推算人的年寿的方法：“凡人年命长封，可看耳眼。耳高眉经及长年，（由）[犹]须九（退）[刑]。皆起处，一处不起者，不可便道长年□。两（权）[颧]是二刑，主十四年，九刑皆起，极者，寿也。眼童子黑白分明者，是保其年也。一刑不应者，是长年正有；二刑起者，其命可得廿八岁。刑准十四年，刑刑计之，四刑起者，年可五十六。凡人相推年为贵，人多无命寿。”根据面部“三公相”的多少判断官禄

①（汉）王符：《潜夫论·相列》，见《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汉）王符：《潜夫论·叙录》，见《潜夫论笺校正》，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以上两例均见《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引（唐）道世编《梁高僧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的方法：“凡人面上一处有三公相者，止二千石；二处有三公相者，止刺史；三处有三公相，侍天子也；四处有三公相者，令侯相；五处有三公者，真三公也。”这些内容，也是其他类型的敦煌写本相书所没有的。

从以上论述的这些内容来看，P. 2572 (B) 其实就是告诉读者，如何运用已有的占相知识，如何在实际中观察对象，并加以判断。可以说，这部相书所记载的实际就是具体占相的方法与诀窍。

## 六、对隋唐五代相书形式的一点推测

结束了以上对敦煌写本相书的分析探讨，我们也许有必要来对隋唐五代时期流行的相书的形式做一点考察推测。

### (一) 关于相书的名称与类别

通常来说，书名大多都称“相书”或“相经”，也有称“某某图”或“某某法”的。

称“相书”者，最有名的例证就是许负系统相书，全都题作“相书”。《隋志》著录有《相书》46卷，录有书名实际已佚的有《相书》11卷；樊、许、唐氏《武王相书》1卷；《杂相书》9卷；《新唐志》著录有袁天纲《相书》7卷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用的还有《相书》、《相书杂要》等书中的佚文，可见“相书”是当时最常用的书名。

与“相书”同样普遍的，还有“相经”一名。相书称“经”，并非始于唐，而早在南北朝时已有，梁陶弘景、刘峻各自都著有《相经序》。隋唐五代时称《相经》的也有不少，《隋志》著录有《相经要录》2卷、《相经》30卷，《隋书·来和传》载来和著有《相经》40卷，唐刘知几《史通》称许负《相经》，敦煌相书

S. 3395+S. 9987B1V 及《长短经·察相》注中都多次引用《经》中的内容，所谓“《经》曰”，显然是指《相经》。

书名称“某某图”，如 P. 3492V，此卷虽然书名已残去，但从其中的篇目题作“身部图”，里面又分为“正面图”、“伏人图”等来看，其书名必定也是称“图”的，当称作《某某图》，极可能就是《麤子图》之类。CH. 00209+S. 5976 书名同样残去，但其本身的相图性质也决定了它原来的书名肯定是《某某图》。其他如《隋志》之《相书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黄帝、樊、薛、许氏《相图》，都是以“图”命名的。到了宋代，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相书称作“图”的就更多了，有许负《开神心鉴图》、朱述《相气色面图》、玄灵子《秘术骨法图》、《相气色图》、《占气色要诀图》，等等，不一而足。

书名称“某某法”，如 P. 3390，书名已失，其中主要篇目称《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其他篇目有的作《□□部图面用看吉凶□》、《九州图》，有的作《候病人法》，书中有图有文，我们推测，其书名也应当与主要篇目《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相似，称作《某某图看某某法》。相书这样命名的例子有很多，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樊氏相法》，《宋史·艺文志》著录有郭岷述《显光师相法》、危延真《相法》、刘度具《气色真相法》以及《中定声气骨法》、《杂相法》等。

## （二）关于相书的内容

隋唐五代相书的内容与书名有紧密的关系。根据敦煌写本相书的情况，结合其他相书的佚文，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些判断：书名称“相书”、“相经”的，往往记载的是综合性内容，包括身体形貌、气色声音、纹理黑痣的特征及其兆示的吉凶命运，几乎涉及相术的所有内容，且以形貌为主。可以说，“相书”、“相经”是中国古代相术的基础内容和一般相法的主要载体。敦煌的许负类相书、不知名的 S. 3395+S. 9987B1V 都是如此。隋唐志书著录的相书、



相经的内容我们已无从得知，但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相书》、《相书杂要》的佚文看，其内容也主要与形貌有关，如《艺文类聚》卷一七口部引《相书杂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贵且寿。”与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内容十分相似。书名称“某某图”、“某某法”的，所记内容多为一般相法中的某一类别，如相气色、相痣等内容。这些内容是相术中基本内容和一般相法的分支，敦煌相书中的相痣类图书、相气色类图书都是如此。此外也有称“某某相法”的相书是综合记载占相方法的，如《艺文类聚》卷一七耳部引《樊氏相法》曰：“耳门不容麦，百岁。”《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曰：“眉中长毫百二十岁。”显然并不是专门记某一部位或某一类别相法的，与许负系统相书的内容相类。现拟题 P. 2572 (B) 为《杂相法》，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P. 2572 (B) 的内容就是综合了相形貌、相气色、相痣等多种方法为一书的。

从敦煌写本相书的内容看，当时的相书，包括许负相书这样记载一般相法的书在内，大多都是依类而行，各自成书，往往是单书（篇）流行，还未见有将各种相书、相法汇总纂集在同一书内的。如 P. 2572 抄录了两部相书，也是先抄许负类相书，空一段之后再抄另一相书，前后不同，各自分开，这与传世的宋代以后及元明时期往往将数种相书与相法总括在一部之内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没有所谓的“全编”、“汇纂”相书。

### （三）关于相书的卷数与篇数

目前所存的敦煌相书，仅许负相书标“一部”或“一卷”说明共有 36 篇；P. 3492、P. 3390 虽然佚失书名，但还保留了书中的一些篇目，如《身部图》、《相面色发图看吉凶厄法》等，其他相书相图则残得看不出这些内容。无论标或未标，这些相书的篇幅都不长，其卷数也都没有超过一卷，若与传世相书相比，基本上相当于其中的一卷，有的还更少，远不到一卷的篇幅。就隋唐志书著录的相书看，卷数最多的当属《隋志》子部五行类著录的《相书》，一

种有 46 卷之多，另一种为 30 卷，《隋书·来和传》中记载的来和《相经》也有 40 卷之多，这么多的卷数在后代是少见的。《新唐志》著录的袁天纲《相书》有 7 卷，另一种《要诀》为 3 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近 60 种相书中，卷数最多的为 10 卷，有 2 种，其次为袁天纲《相书》7 卷，其余的皆是一卷或二三卷，且以一卷者居多。明清时期，号称全备的《神相全编》共有 14 部分，而汇集了中国相术主要内容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相术部汇考》，也不过 16 部分，从分部或分卷的数量上也无法与 46 相比。但我们都知道，就相书本身的篇幅和容量来说，《神相全编》与《古今图书集成》中的《相术部汇考》确实是中国相术的集大成之作，非前代相书所能比，所以《隋志》的 46 卷，虽然在卷数上有很多，但实际的篇幅与容量并没有超过后代的这两部。

另外，从相术发展的实际情况考虑，隋代或其前南北朝时期相术的发展，从占相的理论、内容与方法来看，较唐宋时期相术的发展要相对落后一些，可以说，唐宋时期中国相术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传统的相术相法在吸收了外来文化的营养成分后，出现了新的内容与方法，其理论也更细密完善，文化的普及程度更深，相术进一步下移，成为与百姓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项技术，应该说，这一时期相术的内容更加丰富，相书的篇幅容量也应该随之扩大才是，但为何其卷数却反而更少呢？由此，笔者姑且作一个大胆的推测，也许《隋志》所著录的“四十六卷”的“卷”与《唐志》或《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卷”的内容分量有所不同。《隋志》著录的相书的“卷”数，如“四十六卷”、“三十卷”，其卷数与许负系统相书的“篇”数大体相当，也许前者的“卷”就是后者的“篇”？<sup>①</sup>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实际情况如何，已无从得知。

<sup>①</sup> 敦煌许负系统相书多题作“相书一部”，如 CH. 87、P. 2572 (A)；题作“相书一卷”的仅有 P. 3589V。

#### (四) 关于相图

相图是相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一些专门相痣、相气色的书中，相图在确定位置、指示形状、颜色等方面起着文字解说无法相比的作用。在敦煌写本相书中，许负相书 P. 3589V 及相痣、相气色类相书中都有相图。从 P. 3589V 所附相图来看，许负类相书原本可能都是附有图的，但现存的五种抄本中却有四种无图，造成无图的原因，笔者推想大约是由于此类相书本身的语言叙述较详，已基本说明了内容，没有相图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理解困难，相图被当成了可有可无的内容，所以抄录者为求省事而略去了相图，也有可能是抄录者不会绘画，为能力所限，所以只抄录了文字相辞，这样经过多次的辗转传抄，相图便越来越少以至于没有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录了唐代尚存的黄帝、樊、薛、许氏《相图》，说明附有相图是当时相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像这样书中附图越来越少的情况并不仅仅存在于许负相书一类中，在那些专门以“某某图”为名的相书里，同样也有省去相图不录的情况，P. 3492V 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写卷中的篇名通通都有“图”字，如《身部图》、《伏人图》、《侧人图》，甚至在这些篇名后还保留有绘制相图的空处，但我们最终也未能看到这些相图——相图就这样被省略了。这类情况到宋代时更为普遍，人们往往只记录相关的文字解说，相痣图、相气色图变得越来越少，《太清神鉴》中《黑痣部》所记有关相痣的内容，与 P. 3492V 大体相同，但内容和语言都更为简略，相图当然是没有的，原来称作“某某图”的篇名也干脆弃而不用。明清以后相书中的相图更是少见。相图由早期的普遍存在到后来变得越来越少。就敦煌相书而言，其中相图所占比例还是很大的，这也是它的一个突出特点。

### (五) 关于相书的语言形式

敦煌写本相书基本上都是用当时通行的散文写成，语言简洁朴实，很少修饰。无论是许负类相书，还是相痣、相气色类图书，也无论是先述形貌，次述命禄，还是先讲身体部位所在再讲命禄，所用语言都是简洁到不能再简洁，以能清楚地表达其意思为主，不求用词的讲究与语言的工整。如 P. 2572 (A)《相书一部·相额部第七》：“凡人额欲得方如田字，封侯。额龟文，大贵。” S. 3395 + S. 9987B1V《眼部第五》：“数顾，多诈；直视，性刚。”又如 P. 3492V《身部图》：“龙宫当齐下一分，生贵子。有黑子，（仓）[食]天禄，亦为多谋虑，有好文章，足谷食。旧说云：黑子在齐左右，亦主意度。端员者，好意度；深者，意度宽；斜僻丑恶者，偏狭而贫寒。”但是也有例外。与这种散文形式稍有差异的是 S. 3395 + S. 9987B1V 中出现了少量的四字韵语，如《眼部第五》的“目垂多理，至老无子”，“目拥绺头，不作常偷”，等等。这种散文多、韵文少的情况，正好反映出唐代相书所用语言的一个特点。除了我们在前面举过的史志所著录相书的书名的例证，从类书的引用中亦可看出。成书于唐初的《艺文类聚》所引的几种相书的佚文，都是散文，未见韵文，而成于宋初的《太平御览》的引文中就出现了韵文，如卷三七一乳部引：“《相书》许负曰：乳间阔尺，富贵足寿；乳黑如墨，公侯之相。”相似的内容，敦煌许负系统相书也有，只不过是散文形式而已。这说明相书的语言形式从唐初到宋初经历了由散文逐渐向韵文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大约一直持续到元代。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大部分古代相书，基本上都是以韵语写成，有四言的，也有七言的，虽然并不十分合韵，但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很容易记诵，十分便于在民间流传。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 身体符号体系

就科学的认识而言，相术是荒谬的。时至今日，人们已确切地知道，它并不能真正预测人的命运。但对于历史上曾经十分流行，且在科学发达的今日犹有市场的相术来说，仅仅斥之为“伪科学”或者“迷信”，就不免有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之嫌，同时也掩盖了其在人类认识史上的意义。历史地看，人类对于自身及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今日看来是迷信的相术，在古人，也曾是一种认识自身与把握命运的尝试，是建立在黑格尔所谓“观察的理性”之上的东西。<sup>①</sup>从这一角度看，体现于相术之中的，除了迷信之外，仍然有某种值得分析与注意的内容。因而，对于相术文化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操作规程和理论话语进行分析研究，考察其符号体系，弄清其文化机理，对于我们客观准确地了解相术，认清其性质与意义，都是十分有益的。

为此，本章及以下的两章，将分别从敦煌相书所记载的身体符号、占相的内容与命相类别、相术的文化机理等不同方面，对体现

---

<sup>①</sup>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理性”分为三个阶段：（1）“观察的理性”；（2）“实践的理性”；（3）“自在地和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其中“观察的理性”又分为三个阶段：（1）“对自然的观察”；（2）“对自我意识的纯粹自身及其与外在现实的关系的观察”，逻辑规律与心理学规律；（3）“对自我意识与其直接现实的关系的观察，面相学和头盖骨学”。参见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五章，114~12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在敦煌相书中的相术符号体系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并进而探求体现在这种术数文化中的社会欲望、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 一、敦煌写本相书所载头面部位考

在中国相学中，头面部被认为是人身体中最能体现先天禀赋及命运信息的部位，历代相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也多半是有关头面部命相的。为了充分细致地观察面部，弄清面部所代表的命运贵贱与吉凶祸福信息，并准确地表述出来，相学对人的头面部进行了详细划分，包括三亭的区分、五官六府的命名、气色部位的确定等，十分复杂，而且时代越往后，划分越详细。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已提到当时的面部部位有七十多个：“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九失。”古代史书的记载中，也常常提到一些与相术有关的头面部部位、名称。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东观汉记》记载刘秀的相貌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sup>①</sup>《后汉纪》云：“（梁皇后）选人掖庭，相工茅通见之，惊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未尝见之。’于是以为贵人。”<sup>②</sup>这里的“隆准”、“龙额”、“日角”、“偃月”、“须眉”、“大口”等，都指面部的部位，这些部位有着独特的相学意义与内涵，代表着一定的命运吉凶。

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对面部的划分也有不同。敦煌写本相书中对面部的划分大体是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的，一是从观察骨骼与

①（汉）班固：《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帝》，见《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晋）袁宏：《后汉纪》卷二八《顺帝嘉阳元年》，北京，中华书局，2002。

外形等较大较明显特征的角度出发，对面部主要器官与部位进行的划分；二是从观察面部气色与鬚子等细小隐微特征的角度出发，对面部进行的更加详细的划分。

### （一）骨法部位考

骨法一词，最早见于汉人之书。据《史记》载，秦汉之际，齐人蒯通劝韩信背汉时，曾试图用相术来说动他，蒯通说：“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sup>①</sup>王符《潜夫论·相列》也说：“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这里的骨法，都与容色或气色对举，指除了气色以外的人的体形外貌，也包括声音、步态等特征。我们这里所用的骨法就采用了这一含义。

从观察骨法的目的而对面部部位进行的划分，主要体现在许负相书和 S. 3395+S. 9987B1V 等相书中。这个体系的划分多沿用面部主要器官与部位的固有名称与分布，注意其骨骼与外形的特征，对有联系的相关部位有时采用合并归纳的办法，用一个共同的名称来概括，如上、中、下三亭，五官六府等；更多的是依照面部器官的分布，从上至下予以解说，基本上是一个部位专门列为一篇。在具体的部位划分上，许负系统相书与 S. 3395+S. 9987B1V 稍有差异，但大体相同。下面将按照从概括到具体、从上部到下颏的顺序，逐个对这些部位的名称、位置及其所呈现的体貌特征等内容进行考察，并与传世相书中的有关记载进行简略比较。

#### 1. 对头面部位的概括称呼

##### （1）面部三亭

面部三亭，P. 2572（A）称作“人面郭三亭”，出现两次。面部三亭是面部部位划分中最为概括的一种分法。它将面部划分为上亭、中亭、下亭三大部分，分别象征天、地、人三才。亭，又写作

<sup>①</sup>（汉）司马迁：《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停”，平均、均匀之义。P. 2572 (A)《相书一部》第二十九篇题作《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云：

凡人面上三亭，从天至眉为上亭，从眉至鼻为中亭，从鼻至颞为下亭。上亭长者，必得官；中亭长者，足财；下亭长，至老衣食不自如。量之为亭，必公卿之位。

唐代文献之中已有“三停”之名。《长短经·察相》注云：“上停为天，主父母；中停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下停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唐初著名相士袁天纲为王珪看相，说：“公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以外，必得五品要职。”<sup>①</sup>就是从三亭（停）长得匀称判断出王珪十年后将得高官。

三停的说法为后世相书一直沿用，《太清神鉴》卷五《论面部》中对面部三停及其所示命禄的论说，较敦煌相书所载就更为细致：

面之三停，自发际下至眉间为上停，自眉间至鼻准为中停，自准人中至颞为下停。夫三停者，以像三才也，上像天，中像人，下像地。上停长而丰隆、方而广阔者，主贵；中停隆而准、峻而静者，主寿也；下停方而满、端而厚者，主富也。若上停尖狭缺陷者，主多刑厄之灾，妨克父母，卑贱之相也。中停短小偏塌者，主不义不仁，智识短少，不得兄弟妻儿之力，亦中年破散也。下停长而狭、尖而薄者，主无田宅，一生贫苦而艰辛也。三停皆称，乃上相之人矣。

此外，在后代相书中，三亭还分别被称为初、中、晚三主，主

<sup>①</sup>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5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人一生中少年、中年与晚年三阶段的命运吉凶。除面部三亭外，后世相书还有身相三亭之说。但这已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上亭，指人面部额上天中至眉间印堂的部位。上亭以长而丰隆、方而广阔为佳。P. 2572 (A)《相书一部·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凡人面上三亭，从天至眉为上亭……上亭长者，必得官。”上亭长，谓额头宽阔之相。《长短经·察相》注云：“上停为天，主父母贵贱。”上亭以额为主，额在三才中像天，《麻衣相法》卷一《六府三才三停》：“额为天，欲润而圆，名曰有天者贵。”又曰：“上亭长，老吉昌。”《太清神鉴》卷五《论面部》：“上停长而丰隆、方而广阔者，主贵。”卷六《三停》：“上停长者大吉昌。”《神相全编》三《相面》：“上停长者贵。”

中亭，指面部从眉间印堂到鼻准头的部位，主要指鼻部，鼻在三才中像人。中亭以长隆端直为佳，主财富。其他相书多以寿命为主。P. 2572 (A)《相书一部·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其下云：“凡人面上三亭，从天至眉为上亭，从眉至鼻为中亭……中亭长者，足财。”中亭长，谓鼻长之相。同书《相鼻部第十》：“凡人鼻长，长命。”与此主财富稍有不同。《长短经·察相》注云：“中停为人，主昆弟妻子仁义年寿。”《太清神鉴》卷五《论面部》：“中停隆而准、峻而静者，主寿也。”卷六《三停》：“中停长者近君王。”《麻衣相法》卷一《六府三才三停》：“鼻为人，欲正而齐，名曰有人者寿。”

下亭，指面部从人中到下颏的部位，主要指颐颏部。颏在三才中像地。下亭以方满端厚为佳，若长狭尖薄，则主贫苦。P. 2572 (A)《相书一部·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凡人面上三亭，从天至眉为上亭，从眉至鼻为中亭，从鼻至颐为下亭。……下亭长，至老衣食不自如。”《长短经·察相》注云：“下停为地，主田宅奴婢畜牧饮食也。”《太清神鉴》卷五《论面部》：“下停长而狭、尖而薄者，主无田宅，一生贫苦而艰辛也。”卷六《三停》：“下停长者皆庸俗，远走他方主不良。”《麻衣相法》卷一《六府三才三停》：“颏



六府三才三停图 (出《三才图会》)

为地，欲方而润，名曰有地者富。”又曰：“下停长，少吉祥。”《神相全编》三《相面》：“下停长者无下梢。”

## (2) 五官六府

五官六府是依据头面部器官与部位而进行的两种划分。五官六府的名称出现很早，相学沿用了这些名称，而分别赋予它们新的相学意义与内涵。敦煌写本相书中五官六府所代表的具体器官、部位与传世相书的记载有所不同。

五官：官，指器官。《孟子·告子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赵岐注：“官，精神所在也。谓人有五官六府。”《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五官，指目、眉、鼻、口、耳五种面部器官。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第三篇称《五官部第三》，分别列出五官之名及其顺序，如CH. 87《五官第三》：“目为一官，眉为二官，鼻为三官，口为四官，耳为五官。”《长短经·察相》中所说五官的内容与顺序稍有差异：“面有五岳四渎、五官六府。”注云：“五官者，口一，鼻二，耳三，目四，人中五。”后世相书所言五官也都大体与敦煌相书相同，但分别有各自的特殊名称，排列顺序也不一致。《太清神鉴》卷二《五官》：“五官者，目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口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眉为保寿官。”《麻衣相法》卷一《五官论》：“五官者，一曰耳为采听官，二曰眉为保寿官，三曰眼为监察官，四曰鼻为审辩官，五曰口为出纳官。”另有以人中为保寿官之说。《照胆经》上：“人中，保寿官，在六府中。”《人伦大统赋》卷上薛延年注亦以人中为保寿官。五官之相，以清秀端正丰隆为美。《太清神鉴》卷二《五官》：“五官欲得清而秀，丰而隆。或一官好，则贵十年。或有缺陷者及丑恶者，凶。”《人伦大统赋》卷上：“五官欲其明而正。”五官的具体部位解说详后。

六府：府，本指储藏财物之所。《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事永赖。”孔颖达疏：“府者，藏财之处。”六府，指水、火、金、木、土、谷，为财货聚敛之所，为人类养生之本。命相学家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出发，将人体比附于自然万物，以六府

之名命名人体的六个部位，并予以体现命运吉凶的不同表征。敦煌许负系统相书的第四篇作《六府第四》分别列出六府之名称及顺序，如CH. 87《六府第四》：“额为—府，左颊为二府，右颊为三府，头为四府，发为五府，骨为六府。右已上官府全好，富十年。若五官六府总好，至老富贵。”传世相书中亦有六府之名，但它们所代表的身体部位已与此不同。《长短经·察相》：“面有五岳四渎、五官六府。”注云：“六府者，两行上为二府，两辅角为四府，两颧衡上为六府。”《太清神鉴》卷二《六府》：“两目上为二府，两辅颊为四府，两颧骨为六府。”《麻衣相法》卷一《六府三才三停》：“六府者，两辅骨、两颧骨、两颐骨。”《人伦大统赋》卷上薛延年注引《灵台秘诀》：“上二府，自辅角至天仓；中二府，自命六至虎耳；下二府，自肩骨至地阁。”六府以平满光莹为善，如有缺陷疵癍黑痣等，则主凶。《太清神鉴》卷二《六府》：“六府者，欲得平满光而莹。若—府好，乃富十年。或有缺陷疵癍黑痣者，凶也。”《人伦大统赋》卷上：“六府欲其实而充。”六府的具体部位解说详后。

## 2. 对头面部位的具体称呼

发：许负系统相书第六篇专讲发部命相，S. 3395+S. 9987B1V无发部相。许负相书称发为六府之第四府。CH. 87《发第六》云：“凡人发长乌细润泽，富。发厚者，苦。脑后发下垂者，男苦，女妨夫。发中赤蘼子，主兵死。”传世相书将毛发比作山岳上的草木，其好坏体现着人体气血的盛衰，亦是智慧的表现。《月波洞中记》云：“凡人气血之成，出于毛发。”<sup>①</sup>《人伦大统赋》卷上：“血脉如江河之漾，毛兮草木其秀。”《神相全编》三《论发》：“人之有发，象山岳之有草木，草木茂盛则山岳蔽而不明，郁而不清，故毛发欲得密而细，短而润，黑而光，秀而香，乃贵人之相也。”《照胆经》上：“智慧窥其皮毛：肌肤细腻，毛发柔泽，多智慧。”

额：许负系统相书额部列在第七篇，S. 3395+S. 9987B1V列

<sup>①</sup> 李零：《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在第三篇。额，许负相书称为六府之第一府。CH. 87《额第七》：“凡人额得方如甲子字，封侯。额似龟形者，贵。额中多断文，男妨妇，女妨夫。额中多毛生，贱。与眉相近，少失父。额上立文入发，封侯。槌额平脑，贵财。额折阳中，陷甘厄、卅厄。两额多理文，男一理文，煞一妇，女一理文，煞一夫。”传世相书称之为三才中的天、五岳之衡山、五星之火星以及天府、禄学堂等。《太清神鉴》卷五《论额部》：“分一面之贵贱，辩三辅之荣辱，莫不定乎额也。故天庭、天中、司空，俱列乎额，是能摄诸部位，系人之贵贱也。”《人伦大统赋》卷上薛延年注引《灵台秘诀》：“夫额者，一体之府，一身之天，诸阳之首，形骸之先。五岳曰衡山，五方曰南，三才曰天。又额作一身之主，为百部之元，上下有五部，曰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各掌贵贱吉凶。”

眉：许负系统相书额部列在第八篇，S. 3395+S. 9987B1V列在第四篇。眉为五官之一，许负相书称为第二官。CH. 87《眉第八》：“凡人眉黑、过两目，有道术，贵。眉头连，孤。眉浅希，少交友。眉希竖，恶性。眉逆生，虽有功，不孝。眉中黑黧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有水厄。眉上骨高，名九（发）[反]骨，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眉白毫，生贵子。”传世相书称为“保寿官”、“兄弟官”，分称左眉为罗睺星，右眉为计都星，合称“罗计星”。《太清神鉴》卷五《论眉部》云：“眉者，媚也，为两月之翠盖，一面之仪表。是谓日之英华，主贤愚之辨也。”《麻衣相法》卷一云：“眉须要宽广清长，双分人鬓，或如悬犀新月之样，首尾丰盈，高居额中，乃为保寿官成。”

眼：许负系统相书额部列在第九篇，S. 3395+S. 9987B1V列在第五篇。眼为五官之一，许负相书称为五官之第一官，S. 3395+S. 9987B1V称左眼为日，右眼为月。CH. 87《眼第九》云：“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人光或如星电，长命。眼开一寸分明，富贵。眼竖黑，男恶性，女妨夫。如豺狼眼者，贱恶，不可近。眼如虎眼，为将帅。眼如龙精凤目，富贵。似（像）[象]眼者，贵。眼爱盗

视，奸滑人。蜂目者，侍臣。眼视左右后盼，贱人也。”传世相书称眼为监察官、日月、河渚、官学堂等。《麻衣相法》卷二《相目》：“天地之大，托日月以为光。日月为万物之鉴，眼乃为人一身之日月也。左眼为日，父象也；右眼为月，母象也。寐则神处于心，寤则神依于眼，是眼为神游息之宫也。观眼之善恶，可以见神之清浊也。眼长而深，光润者，大贵。”《太清神鉴》卷五《论眼部》：“眼清静，所以生神，为木星。欲长秀分明，白如玉，黑如漆，耸耳入鬓者，大贵之相也。”《麻衣相法》卷二《五官论》：“眼须要含藏不露，黑白分明，瞳子端正，光彩射人，或须长入鬓，乃为监察官成。”

鼻：许负系统相书额部列在第十篇，S. 3395+S. 9987B1V列在第七篇。鼻为五官之一，许负相书称为五官之第三官。CH. 87《鼻第十》：“凡人鼻长，长命。鼻如截筒，三公。鼻曲不直，大贱，陵迟。鼻左曲妨父，右曲妨母。鼻头晃晃如老蚕，富。鼻孔中毛出，好说人。鼻薄孔大毛出，贫。鼻蹇露孔，贫死。孔方，富。鼻上横理文，害夫失子。鼻孔小，主乐。鼻孔鹰嘴，好说人，不可近。鼻孔垂孔，富。”传世相书称鼻为审辩官、土星、中岳、财帛官以及天地人三才中的“人”，鼻相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生的寿夭成败。《麻衣相法》卷二：“鼻为中岳，其形为土，一面之表，肺之灵苗也。故肺虚则鼻通，肺实则鼻塞。故鼻之通塞以见肺之虚实也。准头圆，鼻孔不露，又得兰台廷尉二部相应，富贵之人。年上寿上二部皆在于鼻，故主寿之长短也。”《照胆经》下：“金主秋，秋主肺，肺主鼻，鼻主义，收藏之仓也。面之主，兰台起，声誉美。”《麻衣相法》卷一所云：“鼻须要梁柱端直，印堂平阔，山根连印，年寿高隆，准圆库起，形如悬胆，齐如截筒，色鲜黄明，乃为审辩官成。”

耳：许负系统相书耳部与面颊合为一部，列在第十一篇，S. 3395+S. 9987B1V耳部单独列在第六篇。耳为五官之一，许负相书称为五官之第五官。CH. 87《耳颊第十一》：“……耳轮郭成就如刀环，富贵。耳门门狭，长命。耳如骨者，长命，贵。耳孔中

毛出，长二寸，富贵。耳粟无骨，短命。耳轮郭不成，贱。耳后有黑子，妇人产死。” S. 3395 十 S. 9987B1V 的解说更加详细。传世相书称耳为采听官、江渎、寿星、聪明部学堂，分称左耳为金星，右耳为木星。《玉管照神局》卷中：“耳主听，贯脑而通于肾，为心之司晨，肾气之候也。肾气壮则清而聪，虚则昏而浊。左为金星，右为木星，所以主声誉之信行也。”

颊：指脸两侧从眼至下颌的部分。许负系统相书面颊与耳部合在一部，列在第十一篇，CH. 87《耳颊第十一》：“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煞五夫。……” S. 3395 十 S. 9987B1V 没有关于面颊的命相。传世相书也没有专门分篇，论说主要见六府中两颧骨、两颧骨之命相。

鼻人中：即人中。许负系统相书鼻人中部列在第十二篇，S. 3395 十 S. 9987B1V 列在第八篇。CH. 87《鼻人中第十二》：“人中深，长命。人中长一寸者，长命。一分十年，年次为准。上大下小，不宜子孙。人中左僻，先生男；右僻，先生女。人中有黑痣子，长命。平无文，生子不得力。人中双黑子，妇人双生。人中耶理，生六指儿。” S. 3395 十 S. 9987B1V 解说更加详细。传世相书又称人中为寿堂、子庭，认为是人体沟洫的象征。《麻衣相法》卷二《相人中》：“人中者，一身沟洫之相。沟洫疏通则水流之而不壅，浅狭不深则水壅之而不流。夫人中之长短，可定寿命长短，人中之广狭，可断男女之多少，故人中所以为寿命男女之官也。是以欲长而不欲缩，中深而外阔，直而不斜，阔而下垂者，皆寿相也。”《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局》亦云：“人中，沟洫之象也，疏通则水流而不壅。一名寿堂，一名子庭。”

唇：许负系统相书唇部列在第十三篇，S. 3395 十 S. 9987B1V 列在第九篇。CH. 87《唇第十三》：“人唇如紫色，（断）[断] 鸣成，富。唇如吮血者，富贵不绝。唇常湿，有远行。唇紧，好歌舞。下唇有黑子，费财。唇黑，病。唇脊，薄食。唇长似鸟嘴，好说是非。唇四捺，多夸。” S. 3395 十 S. 9987B1V 解说更加详细。传

世相书又称唇为覆载，上唇为金覆，下唇为金载。《麻衣相法》卷二《相唇》：“为口之城郭，作舌之门户，一开一阖，荣辱之所系者，唇也。故欲厚而不欲薄，欲棱而不欲缩矣。”《神相全编》二《四濇》：“口为淮濇，要方阔而唇吻相覆载。上薄则不覆，下薄则不载。不覆不载，则无寿无晚福。不覆，则家必覆。”

口：许负系统相书口部列在第十四篇，S. 3395+S. 9987B1V列在第十篇。口为五官之一，许负相书称为五官之第四官。CH. 87《口第十四》：“凡人口方赤，富贵。口容侧手四指，贵。口不合，饿死。口未说出舌，好说人。口似吹火，至老独坐。口两边理文直竖，长二寸者，封侯。口似肿者，贱。”S. 3395+S. 9987B1V解说更加详细，内容亦更加丰富。传世相书称口为出纳官、水星、淮濇（《太清神鉴》称为河濇），主人生之晚运。《麻衣相法》卷二《相口》：“口为言语之门，饮食之具，万物造化之关，又为心之外户，赏罚之所出，是非之所会也。”《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灵台秘诀》：“夫口者人身之海门也，上通沟壑，下连承浆，左右并灶细厨二部。五岳曰恒山，五方曰北，五脏内应于心，乃水火既济。又为出纳官，及水星所居之位，接饮食之户径，滋身体之根源，为言语之钥，是非之关。”《神相全编》二《五星六曜诀断诗》：“水星是口，名为内学堂。须要唇红阔四角，人中深，口齿端正，有文章，为官食禄。”

齿：许负系统相书齿部列在第十五篇，S. 3395+S. 9987B1V列在第十一篇。牙齿号称为骨之余，从中可以看出筋骨的盛衰。CH. 87《齿第十五》：“凡人齿细短青白色，好食，长命。前后扳齿白大，聪明。齿黑厉，贱。未满卅而齿落，短命。卅六齿，贵。卅四齿，州牧、县宰。卅二齿，富贵。卅齿，自如。廿八齿，富贵。青厉，贵。”S. 3395+S. 9987B1V解说更加详细。《麻衣相法》卷二《相齿》：“构百骨之精华，作一口之锋刃，运化万物，以颐六腑者，齿也。故欲得大而密、长而直、多而白为佳也。”《人伦大统赋》卷下：“惟寿筭之前定，以牙齿之可观。”薛延年注：“其于寿



筭故为前定，观其牙齿而预可知矣。齿者骨之余，筋血壮则齿坚，衰则齿落，齿者筋骨盛衰之候也。”

舌：许负系统相书舌部列在第十六篇 [只有 P. 2572 (A) 列在第十七]，S. 3395+S. 9987B1V 列在第十二篇。CH. 87《舌第十六》：“凡人舌满口方，言语捷利。舌赤厚，得好饮食。吐舌及鼻，三公。舌上立理文，上下通达，三公。舌黄，贱。舌上三竖文，二千石。舌紫色，好食。舌平无文，恒菜食。舌上有文，封三附。舌上横文，常离别。”S. 3395+S. 9987B1V 解说更加详细。《麻衣相法》卷二《相舌》：“夫舌之为道，内与丹田为号令，外与重机为铃铎。故善生灵液也，则为神之舍体；密传志虑也，则为心之舟楫。是以性命枢机，一身得失，有所托焉。由是古人评其端丑，戒其妄动也。故舌之形，欲得端而利，长而大者，上相也。”

颐颌：指口部以下的面部部位，即下巴。许负系统相书颐颌部列在第十八篇，S. 3395+S. 9987B1V 没有专门列出篇目，仅在《颈部第十三》有少量相关内容。CH. 87《颐颌第十八》：“凡人颐方颌厚，富贵，好田宅，多子孙。颐狭小，无田宅，少子。燕颌，封侯。髭赤，好斗。髭青者，富。凡人有唯，好道术。鹤素，性刚。露咽高大，贵。黑子落喉，衣轻裘。颐有横文理，失妻子。”关于颐颌之相的记载，人们熟知的是班超的例子，即《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载相者相班超曰：“生燕颌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传世相书称此部为三才中的地，五岳中的北岳，十三部位中的地阁，十二宫中的奴仆宫。颐颌以方阔丰厚为贵，主有土地屋宅，多仆从，主晚年命运。《神相全编》一《十观》：“地阁为北岳，喜在方圆隆满，不可尖削歪斜，卷穹兜上。”《十二宫诀》亦云：“奴仆者，位居地阁，重接水星。颧圆丰满，侍立成群；辅弼星朝，一呼百诺。口如四字，主呼聚喝散之权；地阁尖斜，受恩深而反成怨恨。纹纹败陷，奴仆不周；墙壁低倾，恩成仇隙。”

玉枕：指头部脑后之枕骨。许负系统相书颈部与玉枕合为一部，列在第十九篇，S. 3395+S. 9987B1V 无此相。CH. 87《项玉

枕第十九》：“凡人玉枕成字，贵。……双枕者，贵。三威枕，富。玉枕横大，富。玉枕玄露，兵死。”传世相书分枕骨为18块，皆预示富贵等好的命相。《太清神鉴》卷五《枕头部》：“人之骨法中贵者，莫不出于头额之骨。头骨额骨之奇者，莫不出乎脑骨成枕。人之有此，如山石有玉，江海有珠，一身恃以显荣者也。故人虽有骨奇异，亦须形貌相副，福气清越，方受天禄。不然，恐未尽善也。夫脑后名曰星台，若有骨者，名曰枕骨。凡丰起者，主其人一生富寿。”《月波洞中记》：“两耳上平为百会，前为额，后为脑。前为星堂，后为玉枕。枕之骨，凡一十八般，皆公侯富贵之相也。”

从以上头面部器官与部位来看，敦煌写本相书与传世相书的划分基本接近，数百年中变化不大，从有些方面而言，敦煌写本相书中的划分与解说反而更细。

## （二）容色、廐子部位考

旧题后周王朴而实成于宋代的《太清神鉴》中专有一节《面部一百二十位》，记载了当时相学从观察细微特征的角度对面部的划分，并论述这样划分的理由与根据。其云：“人生也虽有善恶之形，而贵贱未可分；虽有吉凶之色，而祸福莫可详。是以圣人以一面之形分百二十之部，上应三才，下配五岳，俯仰天地之位，辨别内外之方。见其形则知其贵贱，察其色则验其吉凶也。其为至蹟至深，莫可得而隐也。且天中者最中之位，以象人主，所以威制万古，故刑狱在旁，兵卫在后，公卿前列，府库左右。精舍为神灵之府，故动于眉睫之上。学堂为聪明之馆，故近于耳门之前。目者受色福，故妻儿俱列于目下。财者为人之贪，故盗贼依于金匱。山林近于仙路，弓弩落于边方。承浆近口，日角居天。”<sup>①</sup>

宋代相学将人的面部大体划分为120个部位，其中中央直下部

<sup>①</sup> 《太清神鉴》卷二。

位 13, 分别为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年上、寿上、准头、人中、正口、承浆、地阁。这是面部中最关键的部位, 起着总控枢纽的作用, 其余的辅助部位均按这 13 部位的依次平行横列, 计天中横列 8 位, 天庭 8 位, 司空 8 位, 中正 9 位, 印堂 8 位, 山根 10 位, 年上 10 位, 寿上 10 位, 准头 8 位, 人中 8 位, 正口 8 位, 承浆 6 位, 地阁 7 位, 共 108 位, 加上 13 部位, 合计为 121 位。以传世的宋代相书与明代相书比较, 虽然有些部位的具体名称有所不同, 如印堂与阙庭, 正口与水星, 地阁与地角的差异; 部位的数目也由少变多, 《太清神鉴》为 121 位, 《神相全编》增至 140 位, 但这种部位划分的顺序一直都没有改变。

面部



面部部位图 (出《事林广记》)

那么汉代到宋代, 中国相术的发展变化又是如何呢? 汉宋相隔近 800 年, 此间社会历史经历了巨大变化, 相学也同样在发展演化。我们已知的是, 相学的理论体系至宋已完全成熟定型, 相法由



面部十三部位图 (出《三才图会》)

简趋繁，并吸收了来自中西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内容更加丰富，对身体部位的划分更加细密。仅就面部而言，单是部位的划分就从70余部发展到120位。虽然这中间具体演变的情形现在已不能完全弄清，但我们依据敦煌写本相书和唐代的有关文献，对唐代相术的发展还是能够理出一个大概脉络的。

唐记载书籍中有关相术事例的记载不少，其中有一些提到了面

部部位名称，但记载大都比较零散，多见于正史的人物传记和笔记史料中。集中反映相术内容的文献并不多。唐赵蕤《长短经》成于开元四年（716年），虽然不是相书，但其卷一的《察相篇》记载了唐代相术的状况，在时间上与敦煌写本相书最为接近，有它的参照解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敦煌写本相书的内容。

《长短经·察相》所记载的面部13部位只是少部分，只有天中、天庭、司空、中正、印堂、山根6部，还记载了与这些部位平行横列的少量部位，基本上都集中在额部。由这些记载及注释可以看出，唐代面部划分基本与宋代相同，但部位数量稍少于《太清神鉴》的记载，有些部位名称也不相同。如天中一线，其注云：“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第三为高广，以下依次阳尺、武库、辅角、边地；而《太清神鉴》所记载的天中一线有8位，高广为第四位，以下依次后延。天庭一线横列8位，记载了处在一、二位的日角、房心和第七的驿马；《太清神鉴》与此数量相同，但其第二位为天府，房心位于第三。司空一线横列8位，记载了处在一、二位的额角、上卿；《太清神鉴》与此相同。中正一线横列9位，记载了处在二、三、五位虎眉、牛角、玄角；《太清神鉴》与此数量相同，但第二位的虎眉称作虎角，名称稍异。

与《长短经》、《太清神鉴》的记载相比，敦煌写本相书对面部部位的记载主要保存在P.3390、P.3492V、CH.00209+S.5976等卷号中，这些记载虽然缺少系统，但在数量上比《长短经·察相》要丰富得多，占到《太清神鉴》的一半左右，传世相书中面部120位中的一半部位可以在敦煌写本相书中找到踪迹，结合传世的宋以后相书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古代相学在面部划分方面由汉到宋的发展演变轨迹。

P.3390《面部气色图》（拟）中所记载的面部部位名称最多。它的记载前半部分有图示，后半部分没有图示，一些部位仅靠此卷的记载很难确定位置。这些面部部位名称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专门的部位术语，按照出现的先后次序，分别为年上、阙门、天中、

印堂、正角、阙庭、左右阙、颧上、命门、庭中、中正、奸门、高广、交友、精舍、准头、人中、阳尺、山林、衡上、天仓、颜中、衍上、少阳、阴中、牢中、金匱、两狱、堂上、夫部、妻部、上墓、道上、鱼尾、鱼头、耳门、玄中、两牢，合并后有 38 个。<sup>①</sup>二是相图中有标示，并有吉凶占辞，但其部位名称并没有明确注出的部位，有兰台、地阁、法令共 3 个。三是面部部位的通称，如眉脊、目、目眦、面、额、鼻、项等，这些是对面部某些部位的通称，多已见于前述，故不计算在内。

CH. 00209+S. 5976《男女身面诸厯之图》（拟）中的男子面部图残去大半，在保存下来的少半残图中，共标出黑痣所在位置 60 个，大体依照 13 部位顺序排列。在这些黑痣的占辞解说中，有的直接解说所示命禄，有的只标出所在部位名称，我们可以大体判定为部位名称的有：边地、山林、颧上、丰仓、反壁、金贵、大营、外有、厨上、（角公）尊、决地、获上、后仓、祖宅、阜陵、小宅等。除此外，那些字迹模糊，难以辨认的占辞解说中肯定还有一些。在这些可以大体判定的部位名称中，边地、山林分属天中、司空一线，其余的绝大多数部位都在寿上一线以下。它们的排列如下：

寿上一线，左侧第二位为冠下，右侧最外为颧上。其余模糊不清。

准头一线，左侧最外侧丰仓，右侧最外为反壁。

人中一线，左侧共标出黑痣所在位置 7 个，第四位为外有，第五位为大营，第六位为金贵。右侧未标。

正口一线，共标出黑痣所在位置 11 个，左 6 右 5。左侧第三位为获上，第四位为决地，第五位为角公尊，第六位为厨上。右侧第五位为后仓。

承浆一线共标出黑痣 7 颗，全在中线左侧，承浆部位注“承浆

① 侯锦郎在《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中统计的数字是 35 个。

水”，第二位为祖宅，第五位为阜陵。

地阁一线标出黑痣较多，共标出黑痣 10 颗，有些漫漶不清。左侧第一位为小宅，右侧第二位亦为小宅。

P. 2572 (B) 中提到的面部部位名称分属于两个体系，属于此类的有天中、颧上、耳门等。

P. 3492V 所保存下来的面部黑痣部位解说不多，所提到的面部部位有三阴、颊、耳、口、眉，可以归入 13 部位术语的仅有三阴 1 个，并且是对太阴、中阴、少阴 3 个部位的合称，可见此书对面面部部位的记载还不是十分详细，所用名称也较笼统。

为了能够综合地、有系统地了解敦煌写本相书中所记载的面部部位，也为了便于同其他相书进行比较，现将以上这些部位名称的记载从原写本中绎出，依照后世通行的 13 部位的排列模式，从面部中央沿天中直下，由中央的部位带动两侧平行横列的辅助部位，分别列示如下：

### 1. 天中

在敦煌写本相书中共出现 20 次，其中 P. 3390 中出现 15 次，P. 2572 (B) 中出现 3 次，S. 3395 + S. 9987B1V 出现 2 次。其位置，P. 3390 的相图中明确标注在面部中线最上近发际处。《长短经·察相》：“天中主贵气。”注云：“天中最高，近发际。”《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天中主过事，又主官禄。”P. 3390 《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天中发黄色至印堂，必迁官，百事了，喜。如丝发，百日得官。”又云：“天中发黑色，至年上，横至颧上，主死。”《长短经·察相》注云：“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认为天中一线横列部位有 7，并列第三至第七的部位名：高广、阳尺、武库、辅角、边地。《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记载天中横列 8 位，分别是天狱、左厢、内府、高广、阳尺、武库、辅角、边地。敦煌写本相书所记天中一线横列的部位有正角、高广、阳尺、辅角、边地。

正角，出现 1 次。P. 3390 《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天中

及两正角黄色如悬钟鼓，必为三公。”正角之名，不见于宋以后相书。唐《长短经·察相》“天中主贵气，平满者宜官禄也”句后注：“天中最高，近发际。发黄色，上入正角，至高广，参驾，迁刺史牧守。”从此记载看，正角似乎处在天中一线，在天中与高广之间，且稍高于天中。从此卷的记载看，天中与两正角亦当在平行位置。《太清神鉴》中天庭两侧的部位称日角、月角，位置较天中稍下，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日角，主公侯之坐。充满洪直骨起者，主御前常坐。光泽，行人避道。”未知与此两正角是否相同。

高广，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高广黄色如两人提鼓，二千石；若如树形，百[日]内为卿相。”高广，位于天中一线第三位，发际线下。《长短经·察相》：“高广主方伯之坐。”注云：“从天中横列至发际，凡七。名高广，位在第三。高广忽发黄色如两人提鼓者，将军相也。”《太清神鉴》列在天中一线第四位。

阳尺，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黑色发天中，连两阳尺，必卒（即卒）死。”阳尺位于天中一线第四位，《长短经·察相》：“阳尺主州佐之官。”注云：“横次高广，位在第四。”《太清神鉴》列在天中一线第五位。

辅角，出现1次。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右月，三公，在辅角。”辅角居天中一线第六位。《长短经·察相》：“辅角主边州刺史之官。”注云：“横次武库，位在第六。骨起色好，主黄门舍人之官也。”《太清神鉴》列在第七位。

边地，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外侧注“边地”二字。边地在天中一线第七位。《长短经·察相》：“边地主边州之任。”注云：“横次辅角，位在第七。”《太清神鉴》列在第八，“主边郡之职，亦主远行吉凶。肉起吉利。边地骨峻起者，主护御之权。黑色，不能远行。”

## 2. 天庭

天庭之名未出现在敦煌相书中，与其平行横列的部位出现有



“上墓”。

上墓，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看左右堂上及上墓有恶黑色，即是父母服。”上墓位于天庭一线第四位。《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上墓左右主父母之位。骨起者宜父母。光泽，子孙满堂。黑痣缺陷，主溺死。枯燥者，父母不能葬。”

### 3. 司空

司空之名未见，与其平行横列的部位“交友”、“衡上”、“山林”皆有。

交友，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交友发黄色，妻爱他人。”交友，位于司空一线第四位，处眉上方。《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交友，主朋友之位。骨起及色红黄者，交友辅强。……色青，外妇相爱。”

衡上，即道上，出现3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衡上发黄色，入中正，必为县官。黑色者，死。”又云：“道上发黄色及白色，行往吉。加之鱼尾黄气，即一千里之外；若鱼头有黄气，有早回之象。若道上色赤、黑、青，勿往，往不吉。”衡上，亦称道上，位于司空一线第五位。《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道上，主出行之位，亦名衡上。骨起，一生常在道路。平满，一生不出游。”

146 | 山林，出现3次。位于司空一线第八位，额部外侧角上。《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山林，主野积之象。山林广厚，必多藏畜，又多势力……一名崖色……亦名四季。……凡人色黑，不可远行。”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山林发黑色，不可入山，必为狼虎食。”“山林黄色，二千石。”CH. 00209男子面部图外侧注：“山林，不宜入山，狼所食。”

### 4. 中正

敦煌写本相书中共出现4次，皆在P. 3390。中正，据相图中所标，指额部居中、庭中以上的部位。传世相书所载中正位置在额

部靠下印堂之上，与此稍异。《长短经·察相》：“中正，主群寮之气，平品人物之司也。”注云：“中正直下次司空。”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中正发白色，家大丧。”“中正发黄气如连刀，下至阙庭，改入九卿。”

### 5. 阙庭

共出现6次。阙庭，即印堂。额部两眉中间的部位。《灵枢经·五色》：“阙者，眉间也。”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赤色从天中下入阙庭，五日内有官事；若入左阙，有私事。”又云：“阙庭发黄气如悬钟，三公相。”

印堂，共出现2次，皆在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青色发印堂，文书口舌；黄色，辞颂，喜。”《长短经·察相》：“印堂主天下印绶，掌符印之官也。”注云：“印堂在两眉间，微下眉头少许，次中正。”敦煌写本相书中出现的印堂一线部位有阙门、牢中、精舍。

阙门，出现3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年上发青色，上至阙门，不鞭挞，即重病。”又云：“黄色出阙门迎天中如龙形，三日内受封。”阙门一词，不见于传世相书中面部120位之名，属面部7门中的2门，指额部左右眉头附近的部位。《长短经·察相》称阙门，《照胆经》称斗门。《照胆经》上：“眉头两斗门。”两眉相对，形同门户，故称阙门。

牢中，出现2次，一作牢中，另作两牢。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牢中黑色黄心，狱厄重。白色笞，黄色得出。”又云：“黄色从两牢连连入阙门，必为卿相。”牢中、两牢，均未见于传世相书的120位，此卷相图中的标示亦不清楚。从写本来看，牢中与两牢当指同一部位。我们在传世相书中见到有“牢狱”一词。《神相全编》十三《面部气色出没吉凶歌》：“牢狱印堂青，主病。”《照胆经》下“目部”：“两头为牢狱部。”又曰：“牢狱部圆平，一世不遭刑。”从位置看，牢狱当在印堂、阙门平行的位置，《照胆经》所谓“两头为牢狱部”的“两头”，指目的两头，而此卷

的“牢中”也与阙门平行相近；从名称与所主内容看，牢中与牢狱十分接近，可以判定，敦煌写本相书的“牢中”或“两牢”，即传世相书的“牢狱”，同时也就是《太清神鉴》所记的印堂一线第一位的“家狱”，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家狱，主刑厄之事。平满润泽者，一生不徒囚。一名频路。若是常不洁者，主多忧，陷缺者狱死。”部位名称接近，所主命运相同，此卷之“牢中”、“两牢”，应当就是《太清神鉴》的“家狱”，也就是“牢狱”。

两狱，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之中提到“两狱”：“赤色入两狱，必见流血；若连两堂上，必诛九族。”此句占辞未见有细线与相图相连，两狱的具体位置不明。相图中面部印堂一线两侧分别标有一个黑点（黑白照片上看不出其他颜色），由于此位置与其他数句占辞皆对应不上，推测其所对应的极可能是本句中的“两狱”，而“两狱”一词又与《太清神鉴》之“家狱”相近，图中所标的位置又恰与“家狱”印堂一线第一位的部位相合，可以判定，两狱就是家狱，也就是本卷的“牢中”或“两牢”。此外在天中一线第一位还有天狱，其名称虽相近，但位置不合，所以不会是天狱。

精舍，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精舍发黄，必善受惑。”精舍位于印堂一线第四位，在眉上。《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精舍为神灵之府，故动于眉睫之上。”又云：“精舍，主僧道之位。平满色泽，释慧有成。”

## 6. 山根

山根之名未见。与其平行横列的部位有“少阳”、“三阴”、“阴中”、“鱼尾”、“鱼头”、“奸门”、“天仓”、“玄中”等。

少阳，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青色发少阳入目眦，卅日内死。”相图中标示在左眼部上。《太清神鉴》列在山根一线第三位。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少阳，主灾厄。黑色有厄，平静少灾。青色起入目者忧。色显，鞭捶之厄。”

三阴，出现1次。P. 3492V《面部图》（拟）：“三阴及口边有

细黑子者，有贵子。”三阴指山根一线右侧的太阴、中阴、少阴三个部位的合称。左侧称三阳。通常认为三阴、三阳皆位于眼上眉下。《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载，太阳、中阳、少阳位于山根一线的第一、二、三位，与此对应，太阴、中阴、少阴则应当位于右侧的一、二、三位，所主命运吉凶也当与三阳同。

阴中，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目下旁阴中恒有黄色，男得贤妻生贵子，女得贤夫。”阴中，指山根一线右眼上下一带的部位。左称阳中。CH. 87《相书·序》：“阳中开阔，阴中太平。”严格地说，阴中不是一个部位名称，而是包括了太阴、中阴、少阴三个部位的合称，所谓三阴。相学中称左眼为日，故为太阳，称右眼为月，故为太阴，所以右眼一带上下皆可谓之阴中。

鱼尾，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道上发黄及白色，行往吉。加之鱼尾黄气，即一千里之外；若鱼头有黄气，有早回之象。”鱼尾在山根一线第五位，正当眼尾处。《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鱼尾，一名盗部，主盗贼之事。有黑色，为盗所害。色好，一生不被盗。”

奸门，出现2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赤气青色从奸门发，入目，必病。”“奸门赤色，不失财则被捉奸。”相图中标示在鱼尾部外侧。《太清神鉴》列在山根一线第六位，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奸门，主奸私之事。”

天仓，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天仓黄色，必得官，入留。”天仓位于山根一线第七位，在奸门之外侧。《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天仓，主食禄之位。……一名军门。”

玄中，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玄中有色如桃花，不久必封侯。”“玄中”一词不见载。四库全书本《太清神鉴》有“元中”，应当就是“玄中”，可能为清人讳改。玄中位于山根一线最外侧，第十位，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元中，主

修行之路，在天门之后近耳也。”

此外，在这一线还出现了“鱼头”一词。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道上发黄气及白色，行往吉。加之鱼尾黄气，即一千里之外；若鱼头有黄气，有早回之象。”此部位不见于传世相书。按鱼尾位于山根一线第五位，指眼尾，依此推测，则鱼头当指眼角，处在鱼尾之前，只是具体位于第几不好确定。

### 7. 年上

共出现9次，P. 3390中出现8次，P. 2572(B)中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年上发青色，上至阙门，不鞭挞，即重病；若赤色，暴厄；黄色，必喜事。”又云：“年上发白色，不伤刀斧，必溺死。”年上一线出现的部位有夫部、妻部、金匱以及颧上。

夫部，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夫部青色，忧夫疾病。”夫部又称夫坐、夫位，位于年上一线第一位，紧挨年上。具体指女子左眼角旁下部。图中标在左眼角稍下的位置。《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夫坐，女左为夫坐，男右为妻坐，主夫妻吉凶之位。”

妻部，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妻部青色，妻□□[疾病]。”妻部，又称妻坐、妻位，在男子右眼角旁下处。图中标在右眼角稍下的位置。《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夫坐，女左为夫坐，男右为妻坐，主夫妻吉凶之位。”

金匱，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鼻两边连中间，有黄色入金匱，富得财。”相图中标示位置不清。传世相书皆列在年上一线第六位，居眼尾下。《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金匱，主金银之位。平满光泽者，主积金银。”与此不同的是，CH. 00209男子面部图人中一线左侧最外，与耳垂平齐处标“金贵”二字，“贵”字可能就是“匱”的借字，但其位置却与此金匱不相符合，未知孰是。

颧上，出现8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天中

发黑色，至年上，横至颧上，主死。”又云：“颧上发赤色，必有斗打流血。”P. 2572 (B) 写作“權上”：“權上忽发黑色，别又赤色入鼻头者，此人不出年中，必为兄弟所煞。”颧上，传世相书《面部一百二十位》中没有此名。颧上，指面部颧骨（又称颊骨、辅骨）所在的部位。就此卷相图的标示来看，颧上位于年上平行的部位，正当眼尾之下，脸颊外侧。CH. 00209 男子面部图年上一线右侧最外黑痣注“颧上”二字，亦当为部位名称，其位置较 P. 3390 所标稍下，接近寿上一线。按《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寿上第六位名“权势”，其位置也在颧骨一带，解说云：“权势，主权势之位。端圆丰泽者有权势。”二者有可能指的是同一部位，因颧骨一带所占面部位置稍大，上面接近年上一线，下部又属寿上一线，所以不同相书分属不同部位。

#### 8. 寿上

寿上之名未见。敦煌写本相书中记有与其平行横列的冠下、堂上、命门。

冠下，出现 1 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于寿上一线左侧第二位黑痣注“冠下”二字，从字面看，应当为部位名，而非命禄占辞。冠下一词，不见于其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寿上一线第二位为“往来”，云：“往来，主行人之位。色泽红黄者，行人不出月内至。枯燥者，行人不来。”

堂上，出现 3 次。P. 3390 《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赤色入两狱，必见流血；若连两堂上，必诛九族。”又云：“准两旁发黑色至堂上者，必丧父母，左父右母。”“看左右堂上及上墓有恶黑色，即是父母服。”堂上，位于寿上一线第三位，在鼻梁两侧。《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堂上，主六亲之位。色红黄，主亲戚相聚之喜。”

命门，出现 3 次。P. 3390 《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黑色命门，亦死。”“命门有黑气，必死；黄色，长命。”命门位于寿上一线第九位。相图中图中标在耳前。《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

二十位》：“命门，主寿命长短。骨起人耳，必百岁不死。有黑痣，火烧。赤痣，兵死。色恶，常疾病患。”

### 9. 准头

又称鼻准、准，即鼻头。《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准头，主富贵贫贱，百事吉凶。”敦煌写本相书中共出现7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出现6次，S. 3395+S. 9987B1V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准头白色，青色，忧父母[兄]弟丧。”又云：“天中黄色下至准，白衣召为卿相。”S. 3395+S. 9987B1V《鼻部第七》：“鼻准上不正，多病。”与准头平行横列的部位有丰仓、反壁。

丰仓，出现1次。CH. 00209男子面部图准头一线左侧最外黑痣注“丰仓”，当为部位名。丰仓一词，不见于其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准头一线横列八位，最外者为“兵人”，与此不同。

反壁，出现1次。CH. 00209男子面部图准头一线右侧最外黑痣注“反壁”，当为部位名。反壁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神相全编》一《十三部位总歌》人中一线横列十位，最外一位称“悬壁”，与此位置相近。反壁可能就是悬壁，其位置在准头至人中一线最外侧。

### 10. 人中

敦煌写本相书中出现次数极多。许负系统相书专门列有一篇，称“鼻人中”，排在第十二篇。S. 3395+S. 9987B1V亦有专篇。除此外，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中出现2次，“人中发青黑色，必有口。”“人中青黑色，必病至重，不死。”P. 2572(B)中出现1次，云：“鼻下人中有赤气者，此人必有大官事应至。”与人中平行横列的部位有外有、大营、金贵。

外有，出现1次。CH. 00209男子面部图人中左侧第四颗黑痣注“外有”，当为部位名。外有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人中一线横列八位，第四位为内阙：

“内阁，主闺阁之位。丰满者，闺阁深远。”

大营，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人中左侧第五颗黑痣注“大营”，当为部位名。大营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人中一线第五位为小吏：“小吏，主看多少有无。”

金贵，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人中左侧第六颗黑痣注“金贵”，当为部位名。金贵一词，与“金匱”相近，未见于传世相书。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提到金匱：“鼻两边连中间，有黄色入金匱，富得财。”则在年上一线，与此位置不同。《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人中一线第六位为“妓堂”：“妓堂，主妓乐多少，女妾有无之数。”

#### 11. 口正（水星）

传世相书称正口，又称水星。口部是面部的重要器官，敦煌写本相书中出现次数极多。许负系统相书及 S. 3395 + S. 9987B1V 均有专门篇章记述口部命相，多就口部本身的形状、颜色而言，未及两侧部位。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提到的与正口平行横列的部位有获上、决地、角公尊、厨上及后仓。

获上，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正口一线左侧第三颗黑痣注“获上”，当为部位名。获上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正口一线横列八位，第三位为“比邻”：“比邻，主邻宅之位。平满色好者良。缺陷色恶者、有黑痣，多邻有恶人。”

决地，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正口一线左侧第四颗黑痣注“决地”，当为部位名。决地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正口一线第四位为“委巷”：“委巷，主里巷之位。如恶色发，出入被劫。骨肉起者，无贼害。”

角公尊，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正口左侧第五颗黑痣注“角公尊”，当为部位名。角公尊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正口一线第五位为“客舍”：“客



舍，主宾客之位。平满端好者，好宾客。缺陷者，不喜见人。”

厨上，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正口左侧第六颗黑痣注“厨上”，当为部位名。厨上一词，不见于其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正口一线第六位为“兵兰”：“兵兰，主走使之位。陷缺者，家无走使。”与此不同。第七位为“家食”，主谷食之位，从所主命禄看，与厨上近似，但名称、位置亦不相同。

后仓，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正口右侧最外第五颗黑痣注“后仓”，当为部位名。后仓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

### 12. 承浆

共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承浆一线共标出黑痣7颗，承浆部位标一黑痣，注“承浆水”3字，当为此处黑痣所示命禄的解说，但从中亦可看出此部位的名称。与之平行的部位有祖宅、阜陵。

祖宅，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承浆一线左侧第二颗黑痣注“祖宅”，当为部位名。祖宅一词，亦见于传世相书。《神相全编》—《十三部位总歌》承浆一线横列十位，第一位为“祖宅”。《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承浆一线横列六位，第一位称“祖舍”：“祖舍，主父母田宅。平满光泽者，足祖业。陷缺者无田宅。有黑痣，主弃祖移居。”

阜陵，出现1次。CH. 00209 男子面部图承浆一线第五颗黑痣注“阜陵”，当为部位名。阜陵一词，未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承浆一线第五位为“荒丘”：“荒丘，主外国之类。平满光泽者，宜外国游行。”

### 13. 地阁（地角）

地阁之名未见，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在相图中标示其部位，曰“得田地喜”。CH. 00209 男子面部图中于地阁一线共标出黑痣10颗，地阁部黑痣注“威”。与之平行的部位有小宅。

小宅，出现2次。CH.00209男子面部图地阁一线左右第一位均注“小宅”，当为部位名。小宅与传世相书中的下舍位置相同，名称亦接近，所指当是同一部位。《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地阁一线第一位为下宅：“下宅，主外宅多少。平满多外宅。缺陷有黑痣者，贫而无外宅也。”

与后世十三部位名称不同而处在面部中线的部位：

庭中，出现4次。皆在P.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庭中黄色，所求得。”“赤气青色交于庭中，主卒死。”按此卷中相图所标示的位置，庭中位于阙庭之上，中正之下，当在额部中线靠下三分之一处。在传世相书中，庭中属“七门”之一。《长短经·察相》“七门二仪”注：“七门者，两奸门、两阙门、两命门、一庭中。”《照胆经》上对七门的位置有记载：“年脊一庭中”。谓庭中在年上鼻脊起处，较此卷所示位置要靠下。

颜中，出现1次。P.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赤色发颜中如豆，必刀兵所伤。”颜中一词，不见于传世相书。图中所标位置亦不清。按“颜”之义有二：一指眉间印堂之处，二指整个额部。《说文·页部》：“颜，眉目之间也。”段玉裁注本改作“眉之间也。”段注云：“各本作眉目之间，浅人妄增字耳。今正。眉与目之间不名颜。……是可证颜为眉间。医经之所谓阙，道书所谓上丹田，相书所谓中正印堂也。”依此说，则“颜中”当指印堂之中也。颜又指额部。段注又云：“按《庸风》：‘扬且皙也，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传》曰：‘扬，眉上广也。清视，清明也。扬且之颜者，广扬而颜角丰满也。’毛云：‘颜角，盖指全额而言。中谓之颜，旁谓之角。由两眉间直上皆得谓之颜。《医经》额曰颜曰庭是也。’”《方言》卷十：“颜，颡也。……中夏谓之颡，东齐谓之颡，汝颡淮泗之间谓之颜。”《左传·僖公九年》：“天威不远颜咫尺”，孔颖达疏：“颜，谓颡也。”依此义，则“颜中”指额部之中央。两说皆有依据。就此卷书所用术语及所示位置来看，眉间或称印堂，或称阙庭，出现次数较多；“额”出现两次，皆与“上”连，统指

额部，未见有“额中”之称出现，故此“颜中”指额部中央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其他面部部位：

左右阙，又称两阙、阙，出现5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赤色从天中下入阙庭，五日内有官事；若入左阙，有私事。”“左右阙黄色，入公吉，在私喜；若青、黑、白，皆厄；赤即口舌。”“赤色在两阙，出入不利，左私右公。”CH. 87《相书·序》中亦云：“龙（精）[睛]凤目，阙上毫生。”在敦煌写本相书中，与阙相关的部位名有3处：一是阙庭，二是阙门，三是左右阙。《灵枢经·五色》所谓“阙者，眉间也”，指的是阙庭，即两眉中间的印堂部位；阙门，即《照胆经》所称的斗门，指两眉头处；而此处的左右阙，既非印堂，又非眉头，而是整个眉部的代称。“赤色从天中下入阙庭，五日内有官事；若入左阙，有私事。”是说赤色从天中向下连入印堂一带，主有官事；如赤色不正向下，而偏向左，连入左眉，主有私事。此句与“赤色在两阙，出入不利，左私右公”所言吉凶基本相同。左右阙、两阙，就是左右眉、两眉。许负系统相书序中的“阙上毫生”，说的也正是眉上生毫毛之相，此相主贵寿。

156 耳门，出现次数较多。耳门，指耳孔之人口处，也包括耳前通向耳孔之凹道部分。后世相书中耳部共分为5部4骨，其中的“风门”，亦即耳门。《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灵台秘诀》：“耳上分五部，傍有四骨。五部者，一曰天轮分明，主贵显聪明，得祖力；二曰天城显，主后旺，得子孙力，歇心早；三曰天廓分明，主寿有财；四曰风门阔，主聪明记性；五曰匿犀尖显方大，主贵寿聪明。四骨者，皆会、虎耳、玉堂、命门。”许负系统相书的“耳部”中皆有关于耳门宽狭的命相解说。涉及颜色的，如S. 3395+S. 9987B1V《耳部第六》：“耳门黄，喜斗争。”P. 3390中出现1次，《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耳门发黄色，必有喜事至，不三日闻即五日必闻。”两说歧异。P. 2572(B)出现3次。如云：“何

以知女人〔为〕夫所爱？口恒赤色，耳门小者，此女为夫所爱。”又云：“赤色入耳门后者，此人不出三十日内刀兵死。黑〔色〕从耳门直度眼下者，此人不出六十日狱死。”

未注明名称而在相图中有所标示的部位：

兰台，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中的第四幅相图内人面颊处注有“得财三百内”5字，旁有短线指向左侧鼻翼。此部位称号令，又称兰台，位于准头一线第一位，《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号令，主号令之位。端净分明者，主施号令，众数咸伏。若无，出令令人慢之。一名寿部，长而美，重而分，主寿高远。”《神相全编》—《十三部位总歌》称为兰台。

法令，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第七幅相图于面颊右侧注“得宝物喜”4字，虽然在黑白照片上看不出此句占辞所指部位，但此幅相图为P. 3390号11幅相图中唯一画出法令纹的相图，其他数句占辞解说皆与法令纹无关，可见“得宝物喜”必是对法令纹所示部位气色的解说。法令，位于准头一线第二位，《神相全编》—《十三部位总歌》称法令，《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称“上灶”：“上灶，主宅舍之位。平满，主好宅舍。陷缺，无屋可住。”

地阁，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第五幅相图于人面颐颌部注“得田地，喜”4字，所指部位从吉凶内容看，当地阁，《神相全编》十二《秋潭气色歌》：“地阁田地增两倍，增田加禄两相当。”与此所主相同。地阁，又称地角，为13部位中最下一个，《太清神鉴》卷二《面部一百二十位》：“地阁，主地土屋宅。平厚者多田宅而富，狭长者主贫苦。颧颐，主贫富，圆厚平泽者必富，尖陷者贫穷，长者主克害骨肉。”

无法确定具体位置的部位名称：

衍上，出现1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黄色在衍上，暴得酒食；白色，□□。”衍上之名，未见传世相书有记载，相图中亦未标出位置。未知指何部位。按“衍”字本义，指水

沿河道流归于海，《说文》：“衍，水朝宗于海也。”与地势形态有关的意义，一指低而平坦之地，二指山坡，三指沼泽。作为面部部位名称的“衍上”，其得名的依据虽不可知，但与部位形状、功能及与宇宙社会的对应等不无关系，而且名中的“上”字，就我们在敦煌写本相书中所见到的部位名称，凡有“上”字的部位，都没有处在低下之处者，如年上、寿上、颧上、道上、衡上等，所指部位皆在面部高起的地方，据此推测，衍上也应当位于面部高起处。

以上是就 P. 3390、CH. 00209+S. 5976 及 P. 3492V 的记载而排列出的面部部位的名称、位置及所主命运吉凶。由于笔者见到的敦煌写本相书或多或少都有残缺，这些部位自然不是当时所划分出的全部。现试从这些残存下来的部位名称，来分析一下敦煌写本相书的面部划分情况。

首先，面部 13 部位的名称没有全部出现在写本中。出现的名称有天中、中正、阙庭或印堂、年上、准头、人中、口、承浆。有 5 个部位名称没有出现，它们是天庭、司空、山根、寿上、地阁。其中地阁一位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在相图中有标示。

其次，与 13 部位平行横列的辅助部位，其中 12 个部位都或多或少有相应的辅助部位名称出现，少的如天庭一线仅有 1 个，多的如山根有 7 个，只有中正一线没有出现任何平行辅助部位的名称。

再次，全部部位名称合在一起，共有 60 个，实际所指的部位为 57 个，占到《太清神鉴》121 位的近一半。

从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敦煌写本相书中对面部的划分，确实是依照 13 部位的顺序进行的，虽然 13 部位的名称没有全部出现在写本中，但与它们相关的平行辅助部位可以分成 12 个横列，两者相比拼合，13 部位的划分是存在的。

敦煌写本相书中的部位名称，存在着数名并用的现象，即同指一个部位，但名称却有不同的 2~3 个，如阙庭与印堂的并用，两牢、牢中与两狱的并用，道上与衡上的并用，等等。

在那些与传世相书及文献记载中名称相同或相近的部位中，位

置与传世相书所载相同的占到大部分，位置接近或不同的占到小部分。位置与传世相书接近而不全同的情况，往往集中在某一部位究竟属于上下邻近的哪一线的问题上，如颧上与权势、反壁与悬壁所代表的情况。位置不同的情况，以中正为代表。在传世相书的记载中，额部至印堂以上共分4部，分别为天中、天庭、司空、中正，中正最下，位于额部最低之处，邻近印堂。而在P. 3390的第五幅相图中，明确标出中正的位置在额部中央，位于天中与庭中之间，这一位置相当于传世相书中天庭与司空之间的位置，这在其他文献中还没有见到相同的记载。而与之相应的是，敦煌写本相书的中正一线，也未见有任何平行辅助部位的记载。这个现象值得注意。

部位名称不同的情况，多见于CH. 00209+S. 5976的记载。此件相图中记载的寿上一线以下的部位名称，大多与传世相书的记载不同。如冠下、丰仓、反壁、大营、外有、厨上、后仓、阜陵、小宅等。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大体推断，古代相学对人面部进行如此详细的划分，其目的是为了准确确定面部的每一个位置，以观察把握这些部位的气色、黑痣等征兆，从而判定这些征兆所代表的吉凶祸福与命运贵贱。这一划分，正如同人们在假想中将地球从纵横两个方向分别划上经线纬线，来具体确定某一地区的位置一样，面部13部位的作用，就是从纵横两个方向来确定各部位的划分，起到了经纬线所起的作用。其实，对面部的划分，也不仅只相术才有，中医的划分更细，后来西方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也有各自对人体与面部的划分，只不过目的不同而已。

## 二、敦煌写本相书所载身体部位考

头面部以外，躯体四肢也是相学所注意观察的对象。头面诸相位于显处，易受人瞩目；而身体四肢多隐于衣内，所携生命信息相

对分散，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但相学认为它们所代表的命运贵贱亦相当重要，与头面诸相相辅相成，共同兆示着未来的命运。CH. 87 许负《相书一部·躯貌第二》引许负语曰：“凡相人官、禄、田宅，视上部。谓额、眉、目、颊等是也。相寿命，看鼻、音、声。相苦乐，看手足。此等皆须光全平博润泽，大吉。相身及妻子兄弟姊妹，视中部，谓阴中权势是也。”从上部、中部及手足、声音几个类别，论述了身体不同部位所兆示的命运贵贱。传世的宋代相书也对身体四肢之相多有论述。<sup>①</sup>《旧唐书》中还记载了唐初著名相士乙弗弘礼通过占相腰部以下身体，断人命运的事例：“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时尝坐事没为奴，贞观初，与数人诣之，大鼎次至，弘礼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礼曰：‘观其头目，直是贱人，但不知余处何如耳？’大鼎有惭色，乃解衣视之，弘礼曰：‘看君面，不异前言。占君自腰已下，当为方岳之任。’”<sup>②</sup>敦煌写本相书对身体四肢的划分与头面部一样，也有两个不同的体系，即从整体外形着眼和细察各部两个角度出发的划分，看整体外形的，仍以许负系统相书和 S. 3395 + S. 9987B1V 为主，细察各部，以定黑痣位置的，以 P. 3492V、CH. 00209 + S. 5976、P. 2829V 为主，介于二者之间，既提到骨法形貌，同时也注意容色、厖子的还有 P. 2572 (B)《相法》。分别考述如下。

### (一) 骨法部位考

颈项：头部与身体的连接部位，俗称脖子。许负相书中颈项与玉枕部内容合在一起，称“项玉枕”或“项枕”，列在第十九篇。S. 3395 单列一篇，称《项部第十三》。CH. 87《项玉枕第十九》：

<sup>①</sup> 《太清神鉴》、《玉管照神局》、《月波洞中记》等书中均有论腰、背、腹、脐及手足四肢等相的内容。

<sup>②</sup>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一《乙弗弘礼传》，5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项如师子项，封侯。……项细长，心性高。项粗而短，长命。项如衣袖，贵。项无骨，细，短命。筋侯，贱。项方而粗力，贵。项两圆筋粗，长命。如骠头，懒。”《神相全编》四《论颈项》曰：“上扶一首之谓栋，下据四体之谓梁，高然特立者，项也。故立隆光润者大贵，丰圆坚实者大富。”《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项者一身之旅，所以安于体而扶于背也。方隆光润者大贵，丰圆坚实者大富，侧小而弱非梁栋之器也。”对颈项在身体中的重要作用及好相的标准都有所论述。

胸：身体颈项以下腹部以上的部位，又称臆、胸臆，与背相对。许负系统相书中胸部与背部内容合在一起，列在第二十篇，篇名或称“胸背臆部”，或称“背部”。CH. 87《背第廿》：“……胸长，长命。胸短，短智。胸方广大，贵。臆如师子臆，封侯。”S. 3395 + S. 9987B1V 称为“胸臆部”，列在第十四篇，缺损严重。传世相书中，胸部命相与乳部合在一起，称“胸乳”，《神相全编》四《论胸乳》：“夫胸者，百神之掖庭，万机之枕府。宫庭平广，则神安气和；府库倾陷，则智浅而量小。故胸欲平而长，阔而厚，乃为智高福禄之人。”理想的胸相，应该是广平而长，宽阔而厚。如《人伦大统赋》卷下所云：“宽平博厚，贤明而早嗣缙绅。”

背：与胸部相对，身体后面颈下腰上的部位。许负系统相书中背部与胸部内容合在一起，列在第二十篇，篇名或称“胸背臆部”，或称“背部”。CH. 87《背第廿》：“凡人背似龟形，甲骨高，长命。背如圆扇，长命。……背有黑子，恒善。”S. 3395 + S. 9987B1V 没有此部。背部以宽厚广阔为佳，背相的好坏直接关系人的贵贱寿夭。《太清神鉴》卷五《论背》：“背者，一身之基址也。人不论肥瘦轻重，皆欲有背。夫有背者号为有上，须得丰隆不俗，如龟背而广厚平阔，前看如昂，后看如俯者，福相也。”《人伦大统赋》卷下：“夫背所贵者丰隆，身乃恃而安定。”《神相全编》四《论背》：“夫背之为质，观其厚薄也。一身所恃之安危，详其丰陷也。百岁可定之贫富。”



心肋腹：心脏所在部位及其下两肋与腹部的合称。许负系统相书均列在第二十一部。S. 3395+S. 9987B1V 未见此相。古人以为智慧神思均与心有有关，故对心脏部位的外表及与相连的肋腹部都很关注。CH. 87《心肋第廿一》：“凡人心深，深智。心浅，浅智。心骨竖而长，健。心似鸦，贱。心赖，和柔。鸦腹，贱。如牛羊腹，短命。肋上毛生，贵。”传世相书此部内容散见于“心”、“腹”等部，偏重于心性道德的讨论。《玉管照神局》：“心为五脏之主，宅神魂，宰视听，不可得而见也。其可见者心之外表也，是知心乃神之宫室，玉户金关，智慧所居也。心欲平白宽厚，不欲坑陷窄狭。”《神相全编》四《麻衣相心》：“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斯言虽简，实人伦纲领之妙。……心为身主，五官之先。神为合止，智虑之元。宽博平厚，荣禄高迁。”《人伦大统赋》卷下：“心宰视听，内主魄魂，帅六府之气，统五脏之神。”

奶：乳房。许负系统相书乳部命相与脐相合为一部，列在第二十二篇。S. 3395+S. 9987B1V 未见此相。敦煌写本相书中所论乳相，以男子为主，论到乳部的颜色、形状、毫毛等，尤其注重两乳间的距离。CH. 87《奶脐第廿二》：“奶如黑烂椹色，贵。奶上多毛，贵。毛三茎共一毛孔，带绶。奶如妇人奶，富。奶相去一尺三寸，贵。相近者，贱。”传世相书多将乳部命相与胸部命相合在一起。《神相全编》四《论胸乳》：“乳者，道血脉之英华，据心胸之左右，乃哺养子息之宫，为辨别贵贱之表。故乳欲得阔而黑，垂而坠，不可狭而白，曲而细也。”

脐：许负系统相书脐相与乳相合在一部，列在第二十二篇。脐相以深大为贵。CH. 87《奶脐第廿二》：“脐深者，富。脐中生毛，贵。脐跌高，贱。”《太清神鉴》卷五《论脐》：“脐者，是筋脉会要之地，为脏腑总领之关。故脐欲深而阔，不欲浅而狭。”《月波洞中记》：“脐乃一身脉络所聚之地，欲得深大。深大者乃福寿之人，浅小者极下愚，亦夭。”

玉茎玉泉：指男女阴部。敦煌许负系统相书有专门的篇章解说

阴部命相，列在第二十三篇，而篇名稍异。CH. 87、P. 2797 作“玉茎大起”，P. 3589V 作“玉茎”，P. 2572 作“相玉茎袋器”。CH. 87《玉茎大起第廿三》：“凡人玉茎如马阴藏而不见，生毛匝囊，如烂椹色，多智，富。玉茎头上有黑子，贵。傍有麤子，妨子孙。大起处方，贵。大起处方，毛匝，多衣食。妇人玉泉毛匝孔，宜子孙。”《神相全编》四有《相下部》述此类内容，与敦煌相书所载稍异。

髀膝胫：髀指大腿，膝指膝部，胫指小腿，髀膝胫其实就是脚踝以上的整个腿部。许负系统相书列在第二十四篇。CH. 87《胫膝第廿四》：“凡人胫膝长、粗大，贵。细者，贱。膝上皮厚，贵。膝如山字，贱。膝如象头，富。胫长粗圆，贵。胫短细者，贱。髀胫膝润泽，贵。”传世相书对腿部未作细的划分，有关腿部命相散见于“手足”、“四肢”等部位中。《玉管照神局》：“手足者，身之枝干也。身体欲短而耸，枝干欲正而直，富贵之人也。枝干伤筋而露节，为不材之木也。”《太清神鉴》卷五《四肢》：“夫手足者谓之四肢，以象四时。加之以首，谓之五体，以象五行。故四时不调，则万物夭阏；四肢不端，则一生困苦。……是以手足犹木枝干，节多者则不材之木也。故手足欲软而滑净，其白如玉，其直如笋，其滑如苔，其软如绵者，富贵之人。”理想的髀膝之相，应是腿部修长粗壮圆润，膝盖皮厚平滑。

踝脚：踝，谓腿部与足结合处，左右两边有骨凸起的部位。在外侧者称外踝，内侧者称内踝。踝脚，包括踝骨在内的整个足部。许负系统相书列在第二十五篇。CH. 87《踝脚第廿五》：“凡人踝乌紫色，贵。踝重者，贱。内踝大，贵。足如血，富贵。足厚多肉，十指齐，富贵。足薄，贱。十指赤，贵。十甲黄青，中长，贱。薄长无肉，贱。”后世相书无专论踝者，而以足为主。两仪之中，头圆法天，足方像地，地欲厚。《麻衣相法》卷三《论足》：“足者，上载一身，下运百体，为足之重也，为地之象体。故虽至下，而其用至大。是可别其妍丑而审其贵贱也。欲得方而广，正而

长，臑而软，富贵之相也。”

臂：胳膊，谓肩以下至腕的部位。许负系统相书臂部命相与手相合在一部，称“臂手”或“手臂”，列在第二十七篇。S. 3395+S. 9987B1V专门列有臂部，列在第十五篇。CH. 87《臂手第廿七》：“凡人手上毛多筋脉，短命。人臂欲得无节骨，润泽，富。”S. 3395+S. 9987B1V《臂部第十五》：“臂方，有财；短粗臂者则劳苦……至高官。臂长，贵。垂及膝，大贵。肘上为龙下为虎，通财，富贵。许负曰……方伯，封侯，大富贵，年九十一。女人为王妃，奴婢数百，年九十八。”传世相书中没有专门的臂部相，多与手部合论。手臂的好坏，关系人一生苦乐。相书有“苦乐观其手足，智慧察其皮毛”之说。《太清神鉴》卷五《论手》：“手者，其用所以执持，其情所以取舍。故纤长者性慈而好施，厚短者性鄙而好取。手垂过膝者，间世英贤；手不过腰者，一生贫贱。”《神相全编》十《相手》所云：“大抵人手欲软而长，膊欲平而厚，骨欲圆而低。腕节欲小，指节欲细。”

手：腕以下的部位。许负系统相书手相与臂相合在一部，列在第二十七篇。S. 3395+S. 9987B1V中没有手部内容。CH. 87《臂手第廿七》：“十指有三约，坐乐。十指密，富。十指无节润泽，富。手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欲得厚，富。掌中薄，贱。手掌如口孙血，富。十指尖如锥，贵。腕前理文，女煞夫；三理文三夫。”传世相书中对手部命相的论说更加详细，不仅注意手的形状、颜色及软硬，而且十分注重手掌纹理。《太清神鉴》卷五《论手》：“手者，其用所以执持，其情所以取舍。故纤长者性慈而好施，厚短者性鄙而好取。”《论四肢》：“故手足欲软而滑净，筋骨不露，其白如玉，其直如笋，其滑如苔，其软如绵者，富贵之人。”

## (二) 气色、鬘子部位考

### 1. 身体正面部位

天柱：颈部咽喉稍下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天柱在

颈，唯咙。天柱，栋梁，扶持之义。有黑子，为人所提挈，近上者如此，近下者主根析，当伤死。”《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咽喉下近上者谓之天柱，主得人提携，近下者主伤死。”

左右仓：人胸前两乳上的部位，分别称左仓、右仓。P. 3492V《正面图》：“左、右仓，主廩，在两乳上。旧说（厩）[厩]当胸者，千里。仓有黑子，宜谷米，左仓为稻麦，右仓为谷礼。”《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两乳上谓之左、右仓，主积财谷。”

左右库：胸前两乳之下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左、右库次仓下，主□（贱？赚？）钱财库藏。昔旧说云：乳间两黑子相，黑子当心及心下三黑子，皆乐相。又黑子当心，年九十。黑子近两乳者，宜男女。但黑子在库，皆为有钱，乐相。”《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两乳下谓之左右库，主积金帛。”

心歧骨：胸骨，亦称心骨。P. 2572（A）《相心肋腹第廿一》：“心骨竖而长，健。心软，和柔。”P. 3492V《正面图》：“凡心歧骨起且硬，有节操。爽者，心爽。无歧骨者，无志操人也。”

龙宫：位于肚脐下一分处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龙宫当齐下一分，生贵子。有黑子，（仓）[食]天禄，亦为多谋虑，有好文章，足谷食。旧说云：黑子在齐左右，亦主意度。端员者，好意度；深者，意度宽；斜僻丑恶者，偏狭而贫寒。”《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有“龙关”，云：“脐中谓龙关，主福智，生贵子。”所言命禄与此同，而位置稍异。

左右荒野：指人脐两旁肋下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左、右荒野，在两肋，有黑子，好从禽兽，边州宰牧之相也。亦名荒墓。有黑子，好游荒野。”《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脐下两旁谓之左右荒野，主贵而乐。”

清源：指人腹部横纹上下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清源，主清闲事，在横文上下。傍横文者黑子，皆主隐遁伏窜，志上

闲雅。”

阴头：P. 3492V《正面图》：“正当阴头有黑子者，国师。阴茎中腰黑子，二千石。阴茎本中有黑子，男得贞妇，妇得贞夫。女人黑子着阴左右，应作公王妻。一说云：黑子生阴头，贵而多淫。妇人产孔有黑子，贵。阴毛中生黑子，多淫。”CH. 87《玉茎大起第廿三》：“玉茎头上有黑子，贵。”

逸堂：下腹部横纹两旁紧邻大腿内侧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逸堂主逸乐事，在（踝）[腓]内。有黑子，主大富，多奴婢。又云得富妇家，主逸乐。此一部，合在人侧，腹内不显，本在此焉。”《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腹横纹两旁谓之逸堂，主性闲雅，富贵快乐。”

威埴：与逸堂相邻的大腿根内侧中间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威埴中分其腓本，亦得在次。”

玉府：两膝上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玉府，主金玉器物车马事，在（头）[膝]。旧说云：玉府有黑子，主富贵。宜牛羊，大乐。傍伏兑者亦能。”《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膝上谓之玉府，主蓄财帛。”

劳原：劳原的位置当在玉府之下、赤门之上。P. 3492V《正面图》：“劳原主多苦事，亦主少财食，在脛前。有黑子，多苦；苦多则吉，乐则病。主勤劬。”《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称为劳源：“两肱刀骨上谓之劳源，主奔波劳苦。”

赤门：指位于足跟的身体部位。P. 3492V《正面图》：“赤门，主赤炊坎稟事，在足踵。有黑子，主多赤炊，经营应得即不得。踵色黄赤，主乐；青色，主贫贱。”赤炊坎稟之事，谓贫穷坎坷。

地基：地基位于脚背，P. 3492V《正面图》：“地基，主田畴载畴之物，在脚踏上，主贫富。有黑子，皆宜田宅六畜。旧说云：（肤）[跌]上有黑子，富君，宜牛羊，大富乐。不问男女，同。”主耕种栽植及所获丰俭贫富。CH. 00209《男子正面全身图》在左脚背上黑痣注云：“宜庄田，多奴婢。”

爱宫：爱宫一词，未见他书有载，位置亦不详。P. 3492V《正面图》：“爱宫，主为人所爱宫主为近有端妍前黑子得人爱，亦主多淫。有端上，又主贫富。有黑子，主贫。”句中可能有脱讹。从记载的部位顺序看，似乎当在臂部上端、厄门之上的位置。

厄门：厄门所在位置，敦煌写本相书中没有明确记载。《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提到两处：“两肘内近上谓之厄门，主病厄。”又曰：“两臂外谓之厄门，主刀伤。”P. 3492V《正面图》：“厄门主病厄难事。腩肉上有黑子，有病，服药不得力，或为药所害。”从所主命禄来看，当以肘内近上者为是。

后收：指臂上靠近肘的部位，亦名厌盗。《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对后收的位置有更细致的说明：“两臂肘屈，交中谓之后收，近腕谓之前收，主技巧。”P. 3492V《正面图》：“后收主失物可得，在臂上近肘中，亦名厌盗，主贼盗不能取人物。有黑子，所有盗贼自发，永不被劫夺。近屈文中，主多厄。”CH. 00209《男子背面全身图》在左臂肘上位置标出一颗黑痣，注“偷”，可见正是指后收部位。

前失：前失当在后收以下、手部以上的位置。《伏人图》有“前收”，与“后收”中分臂，与前失所在位置相当。唯其在臂的背面，与此相反，二者所主命禄亦相反：“前取，□□[主为]盗不被人觉，有黑子，善为盗。女人亦主富。”则前失的准确位置在肘下腕上正面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前失，主盗不可得，在臂上近。旧说云：男女前失有黑子，主巧为；近手地，亦主女巧。旧说云：臂上有黑子近后者，贵而富。女人则近前后皆去，亦主爱之。”《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臂肘屈，交中谓之后收，近腕谓之前收，主技巧。”

手：腕以下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凡人手中黑子者，富贵；据手中黑子生指上，皆富贵。右手中黑子，一者二千石，一者老富乐。手指黑子者，富贵。右手中黑子二，小，自念。手有三黑子，大佳，不问男女，右左并吉。”P. 2797《手掌文第廿九》：

“掌中有黑子文，男二千石，女侠夫。”《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掌中主富贵，两手背主才巧。”

## 2. 身体背面部位

势源：指人颈项后面的部位。P. 3492V《伏人图》：“势源，主有势以否，在项后垣。有黑子，主有势力。旧说：项上黑子，衣裳百领。垣色不纯，主无势力，亦为势家之所侵，不竖立人也。”《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项上谓之势源，主有威权之吉。”

左右城：背部两肩胛上的部位，又称左右城社。P. 3492V《伏人图》：“左、右城，主有城社以不，在两胛上。隆起者，有朱衣厢。有黑子浓厚，或三四枚，皆为有城社，主富贵。”《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肘外谓之城社。”所述位置与此稍异。

左右垒：又称左右城垒。具体位置不明。P. 3492V《伏人图》：“左、右垒，主壁垒侍卫牢固以不，两扉下。城垒各分扉主之，有黑子，多侍卫，富贵。不用毁损，损，被贼害。”依卷中记载的部位顺序看，左、右垒的位置当在身体背后肩胛之下、腰部之上。

四大海：指人腰部当中的身体部位。P3492V《伏人图》：“四大海，主四渎江海边方之事，在腰中。有黑子，宜仕边方，且好远游，或潜遁不返。”《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身体上下黑痣》：“腰当中心谓之四大海，主守官边庭，不返而死。”

浊源：指人尾骨上下的身体部位。P. 3492V《伏人图》：“浊源，主贪婪事，在穷骨上下。有黑子，主规求称心。大孔边求黑子，围绕大孔毛周匝者，主乐。此且为修谨人也。”穷骨，即尾骨。

左右崇丘：指左、右臀部。P. 3492V《伏人图》：“左、右崇丘，岳事者职位安凭以不，及子孙多少，在两臀片。旧说云：崇丘有黑子，右多伎艺，左宜官；女人左侧主无子，右主多病。崇丘有黑子，不问男女，皆居营生不退。”CH. 00209+S. 5976 所绘男子全身背面图上，在左侧臀部标“多奸”，右侧标“足行”；女子背面

图上左侧臀部标“不宜子孙，泆”，右侧标“多子”。与此卷所主稍有不同。

‘两福地：指大腿后侧臀部以下、膝部以上的位置。又称“得庭”。P. 3492V《伏人图》：“两福地，主富得事，亦主王相有过，在两肋肠后。有黑子，主消众祸，亦主行处吉利。”“肋”字似有误。《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得庭”：“两腿后谓之得庭，主福德旺相。”

财苑：指两膝后的部位。P. 3492V《伏人图》：“财苑，主畜牧事，在两膝□（当作后）。有黑子，宜六畜。旧说云：财苑主畜牧事，男左，大宜牛羊；右，大乐相。出外者不佳。亦云大吉。女人财苑有黑子，右大乐；左而近里者，使三夫；近外宜六畜；处中者虽□，可恒有车马。”《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曲膝后谓之财苑，主牛马六畜。”

乐土：指两胫后小腿肚子的部位。P. 3492V《伏人图》：“乐土，主闲乐，终不营生，在两胫后端肠上。有黑子，闲乐有余。一说云：膈肠修平者乐；升粗者，苦而多病。”“端”，即“膈”；膈肠，小腿肚子。

地下：指人足下的部位。又称宝藏。P. 3492V《伏人图》：“地下，亦（主）名金藏，主富贵事，在足下。一说云：足下有三黑子，封侯；女人有之，夫必封侯。有黑子则为大佳。足指间有黑子者，饶仆从。一云：男心足有黑子分明晓然者，二千石。但足心中有黑子者，名曰踏蹬厝，（中）[终]不步行。”《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称之为“宝藏”：“两脚底谓之宝藏，主封侯伯。”《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足指间谓之外库，主多仆相也。”

倚戟：指肩部靠后的部位。P. 3492V《伏人图》：“倚戟，主可倚恃不，在肩头后。有黑子，主可委任且□，男女同。”

膏府：指臂后肘以上的部位。P. 3492V《伏人图》：“膏府，主钱库也，在肘后上膈肉。有黑子，常有钱用。”膈，手臂之肱骨。



《集韵·虞部》：“臑，肱骨也。”

肘后失名部位：P. 3492V《伏人图》：“□□，□田种事，亦主寿命。一说云：肘后有黑子，右肘男多厄，女长命；□□□□厄，男则长命。稍近外者，多牛羊。男女同。一云：肘色紫光，富贵；□□□，辛苦人也。色黄，乐；有鳞起，人苦。”此句前残，部位名称不详，其位置在肘后。《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肘后主富财。”亦未说明肘后的部位名称。

后收：指臂部肘上后面的部位。P. 3492V《正面图》亦有“后收”，与此同名。两个“后收”同在臂部肘上的位置，不同之处在于《正面图》之“后收”在臂正面，此《伏人图》之“后收”在臂上背面。正背位置不同，二者所主命禄也不同。P. 3492V《伏人图》：“后收，主为盗被人觉，在臂背近肘，与前取中分臂。有黑子，永不为盗。亦主富贵。鸡犬。”

前取：指手臂肘以下背面的部位。P. 3492V《伏人图》：“前取□□〔主为〕盗不被人觉，有黑子，善为盗。女人亦主富。一云：左前取黑子，男多伎艺，女人巧。稍小近掌后齐上者，右手男宜仕，女巧；左手男巧，辩口利辞。”P. 3492V《正面图》之“前失”在此部位的反面，云：“前失，主盗不可得，在臂上近。”二者所主命禄亦相反。

### 3. 身体侧面部位

寿堂：指耳后的部位，即中医所称的寿台骨、完骨。P. 3492V《侧人图》：“寿堂在耳后，主长命。有黑子……堂有骨起，长命。”《太清神鉴》卷五《论头部》：“耳后有骨名寿堂骨，耳上有骨名玉楼骨，并至官禄。”

侧壁：侧壁具体所在不详。P. 3492V《侧人图》：“侧壁主屋宇……舍，其地净洁者，主得人爱。”按此卷所记载部位的上下顺序看，侧壁当在人身体侧面耳下、腋以上的部位。很可能在颈部侧面。

素□：P. 3492V《侧人图》：“素……主贫，男女同。稍近一边

即无虑。素……难得。”

金柜：又写作“金匱”，指人身体两侧腋下的部位。此金匱与面部之金匱同名，但具体位置不同。P. 3492V《侧人图》：“金柜主金银多少，在……”《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腋下谓之金匱，主富。”

[神] 亭：指两肘节外侧的部位。敦煌写本相书中“神”字残，据《太清神鉴》补。又作“神庭。”P. 3492V《侧人图》：“□亭主鬼神事，在肘节上，侧……痕疵不净，主被鬼媚。亦多……”《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曲池穴外谓之神庭，主邪妄。”就其位置及所主命禄来看，神庭亦即此卷之“□亭”。故此当称为“神亭”。

剑陇：剑陇位置不详。P. 3492V《侧人图》：“剑陇在外侧，主有剑气艺……”后世相书未见相同记载。按 P. 3492V《侧人图》所记载部位的顺序，剑陇的位置当在神亭以下，大泽、威场以上，《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胯骨上下谓之□□，有威势。”所缺字据考即“威场”，可见威场在胯骨上下，大泽在其上，则剑陇很可能在两肋的侧面。

大泽：大泽位置不详。P. 3492V《侧人图》：“大泽主……为先祖福，女人得爱。”后世相书未见相同记载。按部位顺序，大泽在剑陇、威场之间，威场位于胯骨上下，大泽在其上，很可能指身体的腰部两侧。

威场：指身体两侧胯骨上下的部位。P. 3492V《侧人图》：“威场主威势……子，主有威势力，宜为将军。黑子浓丰……”卷中没有明确指出威场的位置。《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两胯骨上下谓之□□，有威势。”部位名称缺，所主命禄与“威场”相同，应当就是“威场”。

丝宫：指身体臂膀内侧腋下的部位。又称“丝堂”。P. 3492V《侧人图》：“丝宫在臂内腋下，主丝绵布帛，以……敬爱，宜蚕，男女同。”《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手足黑痣》称作“丝堂”：

“两腋畔谓之丝堂，主蚕桑。”按此丝宫的位置与金柜的位置接近，但金柜位于腋下身体一侧，丝宫则在臂膀内侧。

棘垣：棘垣位置不详。P. 3492V《侧人图》：“棘垣，一名刺……恶人也，好事他作。”未见传世相书有相同记载。

孤庭：具体位置不详，依相图推测，约在胫部外侧。P. 3492V《侧人图》：“孤庭在胫外……不与眷属相见。亦主孤独相。”

□地：□地位置不详。P. 3492V《侧人图》：“□（募？）地……子亦然。”位置与所主均不清。未见传世相书有相同记载。

伤路：伤路位置不详。P. 3492V《侧人图》：“伤路，主折伤之事……”

身体黑痣的出现，其实并无规律可言，但在相书中，往往被看做是有规律的事情，P. 3492V对人身部位划分以及有关黑痣所主命运的占辞，都体现出这样的看法。最明显的是左右对称的看法。P. 3492V《身部图·正面图》：“左、右荒野，在两肋，有黑子，好从禽兽，边州宰牧之相也。亦名荒墓。有黑子，好游荒野。”《伏人图》：“两福地，主富得事，亦主王相有过，在两肋肠后。有黑子，主消众祸，亦主行处吉利。”由于人身体四肢手足的对称现象，相书在对身体部位进行划分时，也往往遵循这种规律，从肩胛部往下，左右仓、左右库、左右荒野、左右城社、左右垒、左右崇丘、两福地，以至乐土、地下、后收、前取，等等，这些身体部位都是以左右对称的方式进行划分的，这些部位的黑痣，无论左右，也都代表着相同的命运，一般很少有区别，即使有，也差别不大，如《正面图》：“左、右仓，主廩，在两乳上。旧说（廩）[廩]当胸者，千里。仓有黑子，宜谷米，左仓为稻麦，右仓为谷礼。”左、右仓所主的区别仅仅是稻麦与谷礼的区别，而它们在总体性质上却是相同的。这种左右对称的现象，在敦煌写本相书中以 P. 3492V 表现得较为明显，在 CH. 00209+S. 5976 中则看不出来。到了宋代，这种看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太清神鉴》卷六《黑痣部》中，几乎大部分身体手足黑痣都是以左右对称的形式出现的，占辞

解说也完全没有区别。而《神相全编》对这种看法进行了归纳总结，提出了“左右共生，上下对长”的规律。

### 三、敦煌写本相书所载纹相考

相纹理，是中国传统相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相术认为，人身体外表的纹理也是形貌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身体其他器官、部位同样能够兆示未来的命运。有关纹理与人命运关系的记载，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左传·隐公元年》：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sup>①</sup>

宋仲子一生下来，手中的纹理自然形成“鲁夫人”三个字，所以后来嫁给鲁君。《左传·昭公元年》：

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sup>②</sup>

武王之后邑姜怀着大叔时，曾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给你儿子起名叫虞，将把唐封给他，参屋所属之地，让他在那里繁育子孙后代。大叔生下来，果然手中纹理成“虞”字，因此起名叫虞。大叔即叔虞，封于唐，是晋的始封君。相似的例子还有不少。武后梦见天帝云云，显然是附会之说，也许是叔虞的后代为强调天命，神化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祖先而编造附会出来的。关于手纹的解释虽然不无牵强，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春秋时期有观察新生婴儿手纹的习俗，人们也往往将婴儿手纹的形状与其今后命运联系起来。而这些内容，正是相术的组成部分。后代相术对身体纹理的关注，已不仅限于手掌纹，《史记》载许负相周亚夫当饿死，就是根据他嘴边有“纵理纹入口”<sup>①</sup>。

历代诸子对相术的论述，以荀子、王充、王符所论为代表，他们的议论，无论是批评反对，还是赞同申发，都未明确提到纹理之相。人们也常以为汉前诸子所论未及纹相。其实，汉代学者对纹相也是有所议论的，只不过是人们未加以注意而已。《潜夫论·相列》云：

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面部欲溥平润泽，手足欲深细明直，行步欲安稳覆载，音声欲温和中宫。头面手足，身形骨节，皆欲相副称。此其略要也。<sup>②</sup>

174 这是古代学者对当时相术所作的最精当的概括，凡是讨论古代相术的人没有不引用这段话的，但对其中“手足欲深细明直”一句，却都含混其词，未作出任何解释。就是清人的笺注，也都避而不谈。<sup>③</sup>王符在这里提到相法的主要根据，即从面部、手足、行步、声音四个方面来判定命运的吉凶贵贱，四个方面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面部关注的是形与色，面形应当宽广平坦，面色应当润泽；行步关注的是步态，要安稳平定，能够承载全身而不至摇动倾

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汉）王符：《潜夫论·相列》，见《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对此句未作笺注，见《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

覆；声音关注的是节奏音调，要温和动听，不高不低，合于音律；而“手足欲深细明直”，由“手足”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外形，再加上后一句“头面手足，身形骨节，皆欲相副称”的强调，更使人易与手足的形状特点联系起来，但手足的形状又如何“深细明直”？颇令人费解。其实，所谓的“手足欲深细明直”，指的并不是手足的形状长短色泽等特点，而是手足纹理之相，它关注手足纹理的深浅、粗细、明暗、曲直，以纹理“深细明直”为佳。我们在先秦文献中所见的手足之相基本都是关于手掌纹的，如《左传》的几则记载，未见有讨论手足长短大小的记载。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手足关注的并不是形状，而是上面的纹理。

传世的宋以后相书中对纹相的记载较为丰富，并有理论的概括。《太清神鉴》卷五《相掌文》：“手之有纹者，亦像木之有理。木之纹理美，为奇材；手之有美纹者，乃为贵质也。故手掌不可无纹。有纹者上相，无纹者下贱；纹深而细者吉，纹粗而浅者贱。”《麻衣相法》卷三中分手纹为72种，各有图示与解说。好的纹相，“有偃月纹、车轮纹者吉庆，有阴鹭纹、延寿纹者福，有印纹者贵，田纹富，井纹贵，十字者禄。”<sup>①</sup>除手掌纹外，还有手背纹，“手背之纹，其验尚矣，故有五和之理。”<sup>②</sup>足纹的解说稍少，《太清神鉴》卷五《论足》：“足下细软而多纹者，贵相也；粗硬而无纹者，贫贱。”关于额纹，如《太清神鉴》所云：“额之有纹，贵贱可断。若额方广丰隆而有好纹者，则爵禄崇也。如额尖狭缺陷，更有恶纹者，则贫贱无疑矣。”<sup>③</sup>

敦煌写本相书记载的纹相主要有额纹、手掌纹、脚掌纹三类，都有专门的篇目。除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纹相，如人中纹、鼻纹、手腕纹等，数量不多，分别随其所在部位个别解说，未专门

① 《太清神鉴》卷五《相掌文》。

② 《太清神鉴》卷五《手背纹》。

③ 《太清神鉴》卷五《额纹》。

列出篇目。有关纹相的记载，主要保存在许负系统相书与佚名相书残卷 S. 3395+S. 9987B1V 中，以 P. 2572 (A)、P. 2797、S. 3395+S. 9987B1V 中保存下来的最多，P. 3589V 的相图中有少量的图示。现分类进行考察。


### (一) 额 纹

敦煌写本相书对额纹的记载大多列有专门的篇目，篇名或单称“额”，或称“相额文”，如 P. 2797、CH. 87 额纹列在第二十八部，称《额第廿八》，P. 2572 (A) 列在第三十二部，称《相额文第卅二》，S. 3395+S. 9987B1V 额部相列在第三篇，称《占额 [第三]》，篇中绝大部分内容记载额部纹相。各书对额纹的解说也不尽相同，P. 2797、CH. 87 在绘出的纹相后用“名某某文”的形式说明此相的名称，然后解说其命禄；P. 2572 (A) 多用“额上有此文”、“眉上有此文”的形式指出纹理所在位置，不说明名称，直接解说所示命禄；S. 3395+S. 9987B1V 也是先说明额纹的名称，然后解说命禄。它对额纹的称呼与许负系统相书不同，或称“文”，如“山文”；或称“理”，如“牛解理”、“天柱理”等，其中的许多纹相及名称亦与许负系统相书不同。

|| CH. 87《额第廿八》作：“眉间两竖文，男取三妇，女再嫁，不成居。”P. 2797《额第廿八》前同 CH. 87，后无“不成居”三字。P. 2572 (A) 绘有相同纹理，云：“额上有两竖文，娶三妇，女再嫁。”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绘有相同纹相，占辞部分残去。《太清神鉴》卷五《额纹》：“印堂两纹直上，长三寸者，名曰鹤足纹，主刺史。”与此相似。

— P. 2797《额第廿八》作：“一，名眉平文，男孝顺，女贞良。”P. 2572 (A) 有相同纹相，作：“额上有平文，富，孝顺；女贫良。”“贫”字当依 P. 2797 作“贞”。《神相全编》十二《额纹部相》：“一字横纹额上生，此人高贵列公卿，兼能济众怜贫苦，职位

高迁近帝廷。”

双 P. 2797《额第廿八》：“名又理文，男逢祸殃，饶口舌，狱死。女产死，妨父母。”饶，当作“饶”。CH. 87《额第廿八》：“逢祸殃，饶口舌，狱死。女产死，短命，煞父母。”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亦有此纹相，作：“双，额上有此文，逢殃祸；女产死。”未见于后世相书。

三三 P. 2797《额第廿八》：“名乾理文，男先富后贵；女无子，富。” P. 3589V 的第二幅面部图的额部中央，标有三道横纹，与此纹理相似，但未有占辞解说。其他相书中未见有相同名称之记载。根据所绘纹理来看，《神相全编》十二《额纹部相》中所说的：“三横纹理印堂生，异相惊人众不同，他日身荣佐明主，定知官爵至三公。”当与此相同。

ㄥ P. 2797《额第廿八》：“名偃月文，男二千石，女生四子。”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有相同纹相，云：“额上有偃月文，二千石，女生四子。”偃月文，指人额上纹理弯如初月。此纹在额上，主富贵。《后汉纪》卷二八《顺帝嘉阳元年》：“（梁皇后）选入掖庭，相工茅通见之，惊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未尝见之。’于是以为贵人。”梁刘峻《相经序》中亦云：“洎乎日角月偃之奇。”其中的“月偃”，指的即是额上有“偃月纹”之相。后世相书中亦称“仰月纹”，《神相全编》十二《额纹部相》：“仰月纹星额上贵，面圆光泽富雄豪。”

~ P. 2797《额第廿八》：“名地田文，女道路死，煞夫；男他乡贫。” CH. 87《额第廿八》：“名地田文，女道路死，煞夫，男必他□□。”

ㄩ P. 2797《额第廿八》：“名三偃月文，男封公侯，长命，贵子。”同书《额文第卅二》、P. 2572 (A) 中绘有相同纹相，作：“眉上有此文，大富相。”《太清神鉴》卷五《额纹》亦有相同纹相，作：“三纹偃上者，名偃月纹，主朝郎。”

三三 P. 2797《额第廿八》：“名七理文，男孝顺，富。女贞



良，生五子。”

八 P. 2797《额第廿八》：“名龙角文，男二千石，生五子。”

川 P. 2797《额第廿八》：“名盘理文，男无财，老孤无子。”《太清神鉴》卷五《额纹》中有相似纹相，作：“川字纹者，主忧虑刑伤。”

水 P. 2797《额第廿八》：“名水文，男富，四妇八子，女廿六厄，六十八。”同书〔额文第卅二〕、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亦有此纹相，作“水，眉上有水理文，封侯伯。”《太清神鉴》卷五《额纹》：“水印纹者，主荣贵显达。”

二一 P. 2797《额第廿八》：“名二长一短文，男老贫，女绝代，贫。”

小 P. 2797《额第廿八》：“名輶文，男六百石，女生子得力。”

（ P. 2797《额第廿八》：“名连壁文，近发，位至二千石，女生十二〔子〕，得力。”

廿 P. 2797《额第廿八》：“名立柱文，眉上男多婚；女再嫁。”同书〔额文第卅二〕、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有相同纹相，称作“通天文”，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眉上有通天文，大贵，九卿之位。”

） P. 2797《额第廿八》：“眉间童文，男有四妇；女有三夫。”

山 P. 2797《额第廿八》：“名山角理文，男富；女煞夫相，富。”同书〔额文第卅二〕及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均有相同纹相，云“眉上有此文，富贵；女孤无子。”S. 3395 + S. 9987B1V《占额〔第三〕》云：“额有山文，封侯王，年百岁。”《太清神鉴》卷五《额纹》有相同纹相，作：“山字纹者，主侍从之荣贵。”

二三 P. 2797《额第廿八》：“名左二右三文，男必饿他乡，女被煞。”同书《额文第卅二》及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均

有此纹相，作：“眉上有此文，饿死；女被人煞。”

☰ P. 2797《额第廿八》：“名九理文，男乞他子，女孤贫，绝代。”同书《额文第卅二》、P. 2572 (A) 有相同纹相，作：“眉上有此九理文，合乞他子养。”S. 3395 + S. 9987B1V《占额 [第三]》亦相同纹相，称“旧理”，曰：“旧理，贫□□官并饿……”。

千 P. 2797《额第廿八》：“名覆千文，男二千石，大富，女生四子。”

八 P. 2797《额第廿八》：“名乱乳文，横，绝代；女孝，孤。”

☾ P. 2797《额第廿八》：“名覆月理文，男二千石，生五子。”

☵ P. 2797《额第廿八》：“名此水文，男富，女生六子。”

☱ P. 2797《额第廿八》：“名殿文，男四妇，眉间有逆毛，巧。”

☶ P. 2797《额第廿八》：“名此文，有此文者，丰财富，无官位。”“名”字后有脱文，所脱为此纹相名称。

— 二 P. 2797《额第廿八》：“右二左一文，男有是相，九十死，女有是相，惊死。”

凡 P. 2797《额第廿八》：“有此文者，封公侯。三千石。”

□ P. 2797《额第廿八》：“□□□男富贵；二千石。”此句前残，所绘纹相及名称均残去。

朋 P. 2797《额第廿八》：“左右月文，男二千石，女生 [子] 得力。”

☉ P. 2797《额第廿八》：“名霍龙角文，男封侯，女大富贵。”

𠃉 P. 2797《额第廿八》：“名双角四枝文，男二千，女侠四夫，名闻千里。”

⋮ P. 2797《额第廿八》：“左右军厖子，男兵死，女老孤独。”

☶ P. 2797《额第廿八》：“名卷羊文，男得侯伯，女生五子。”

卯 P. 2797《额第廿八》：“名卯文，男位将军，女生七子。”

≡ P. 2797《额第廿八》：“名达里（理）文，富贵，女富，至老足衣食。”

丨 P. 2797《额第廿八》：“名正文，男封侯，女生五子。”额中部有一条竖纹，主封侯。CH. 87《额第七》：“额上立文人发，封侯。”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有立里文，封侯，年百岁。”虽未绘出纹相，但从所记来看，应当与此相似。《人伦大统赋》卷上薛延年注引《龟鉴》：“从天中直下，竖有一理至印堂，名忌犀理，封侯。……天中一理自鼻，脑后玉枕应者，封侯。”

□ P. 2797《额第廿八》：“名利王璧文，男二千石，女生五子。”

≡≡ P. 2797《额文第卅二》：“额上有此文，大富贵；女长命。”P. 2572（A）所绘纹相与此大体相同，作“≡≡”，解说亦同。

▴ P. 2797《额文第卅二》：“额上有此文，二千石；女年八十，生八子。”P. 2572（A）解说同，纹相稍异，作“▴”。

𠄎 P. 2797《额文第卅二》：“额上有此文，将军之位；女为郡君。”

⊕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美童之相。”P. 2572（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仙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定为丞相。”P. 2572（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𠄎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公侯之相。”P. 2572（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付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合出家念善。”P. 2572（A）所绘纹相与此稍异，作“付”。

𠄎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得富贵，终不饿死。”P. 2572（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北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三公之相，命九

十。”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六百石之相。”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卅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位至二千石。”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卅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公卿之位。”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长命，富。”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大富。”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匱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多才，为帝王  
师。”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卍 P. 2797《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定为国相。”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与此相同。


ㄩ 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额上有此文，富，煞妻；  
女人贫。”


乙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乙：此理□□□”此  
句后残。乙形额纹所主命禄亦见于传世相书。《太清神鉴》卷五  
《额纹》：“乙字纹者，京朝之要职。”《神相全编》十二《额纹部相》  
亦云：“乙字纹者，主京师之职。”

(缺纹相)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有龙理，  
不及发际。”仅列出纹相之名称，未绘所出纹理之相，亦未说明所  
主命禄。


ㄨ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牛解理，二千石，  
其人忠直□……”此纹相仅见于此，其他敦煌写本相书与后代相书  
中均未见。额有此纹，主有两千石禄，并主忠直。“解”字疑当作  
“角”，后代相书中有“牛角理”，《神相全编》十二《面上纹理》：


“八字牛角理纹生，定知高贵作公卿，更加牛角理纹见，此人不久立王庭。”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利璧，四百石。”此额纹不见于其他相书。额有此纹，主四百石禄。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此理二千石。”未说明纹相之名称。



○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玉环理。”未说明纹相所主命禄。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此文保三男。”未说明纹相之名称。


|||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天柱理，方州牧，执”《太清神鉴》卷五《额纹》有“天柱骨纹”，与此名称相似，但纹相不同：“三纹偃上，一纹直贯者，名曰天柱骨纹，主节察武臣。”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四百石，世世富贵。”此纹相与偃月文相似。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角弓理，六百石。”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角理，丞相，从鼻至天中，三公，非命”后残。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贫，至老无子，多病。”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常贫贱。”未说明此纹相之名称。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五达理，大富”

(缺纹相) 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四理，贫。”

## (二) 手掌纹

敦煌许负系统相书中专门列有手掌纹的篇目，P. 2797 的《手

掌文第廿九》、《相手掌文第卅二》、P. 3589V 的《手掌文第廿九》、P. 2572 (A)《手掌文第卅二》都是专门记载手掌纹理及其命禄的篇目。

丨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竖文，男封公侯，女大富。” P. 3589V《手掌文第廿九》“竖”后有“策”字。P. 2797、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中均有相同纹相，作：“掌中有竖策文，封公侯之相。”《太清神鉴》卷五《相掌纹》：“竖理直上贯指者，百谋皆遂。……有策纹上贯指，名光万国。”《玉管照神局》卷中《掌法》之“千金直上纹”与此相同，其解说云：“千金直上纹，主富贵双行也。坤方即满，逢百客而和颜；兑位若丰，子三个而送老。人生若欲问荣华，千金直上一纹嘉。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几人夸。”

井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三井文，男女并富。一井及夫，二井及父母。”本卷及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亦有此相，作：“掌中有此文，封公侯之位；女挟四夫。” P. 3589V《手掌文第廿九》：“[掌中三井文]男富，女人富贵。一井及夫，二井及父母。”《太清神鉴》卷五《相掌文》：“一井二井，钱财万倾。……井纹贵。”《麻衣相法》卷三《手纹》有“玉井纹”，云：“一井纹为福德人，二三重井玉梯名。此人必定能清贵，出入朝中一宰公。”

卯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三卯文，男女大富贵。”本卷《相手掌文第卅三》及 P. 2572 (A)作：“掌中有三卯文，封公侯；女生四子，富。” P. 3589V《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三卯文，男封侯，女贵。”又云：“手中卯文，位至将军，女生七子。”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黑子文，男二千石，女挟夫。”本卷及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有此相，作：“掌中有双黑子，二千石；女（煞）[挟]四夫。” P. 3589V《手掌文第廿九》：“掌中黑子者，锡二千石，女挟四夫。”《太清神鉴》卷

五《论手》：“掌中生黑痣子，智而富。”《神相全编》十《许负相手篇》：“黑子掌中，财食无穷。黑子手里，多妇少儿。”

田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田字文，刺史文，女郡君。” P. 2797、P. 2572 (A) 《相手掌文第卅三》及 P. 3589V《手掌文第廿九》均有此相，作：“掌中有田文，封刺史，女为郡君。”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偃月文，男富女贵。”本卷及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有相同纹相，作：“掌中有此文，大富相。”《太清神鉴》卷五《相掌文》：“有偃月纹、车轮纹者吉庆。”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此文者，食地；龟文，大富贵，女贵。”本卷及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有此相，作：“🐢掌中有龟文，大富贵，三品。”《麻衣相法》卷三《手纹》：“金龟纹，在命宫主富贵双行，在他位亦好。兑宫西岳起隆隆，纹似金龟气象雄。推算定须过百岁，家成金宝更雍容。”《神相全编》十《论掌纹》：“有龟纹者将相。”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此文者，食地狭小，贫。”同卷《相手掌文第卅三》有相近的解说，而纹相稍异：“🐢掌中[有此文者]食地狭，少衣食。”可参看。

丌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交文、富贵。”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三偃月文，男大富；女富，生四子。”

士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此文者，大富贵。”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五策文，女富，生四子。”策纹主富贵，五策纹尤善。本卷及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有类似纹相，作：“≡掌中有此文，公侯之相。”纹理直竖，与此稍异，亦称“五策纹”。CH. 87 序中所谓“五策入掌”之相，即指此。《太清神鉴》卷五《相掌文》：“有策纹上贯指者，名

光万国。”

日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双文，上下通达，二千石。”

𠄎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三弯，位二千石。”

纒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五缀文，三公相。”

◆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斫错文，富贵，二千石。”

下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此文，二千石。”

𠄎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三人文，公侯伯。”本卷及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有此相，作：“掌中有三人，位为三品。”

鱼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鱼（刑）[形]者，富贵。”手掌中有鱼（刑）[形]纹，主富贵。《神相全编》十《论掌纹》：“有鱼纹者郎官。”《麻衣相法》卷三《手纹》中有“悬鱼纹”、“双鱼纹”、“坎鱼纹”及“鱼纹”等，可参看。

申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申字，大富贵。”此纹未见后世相书有相同记载。按“申”与“田”字相近，掌中田字纹主富贵，故申纹亦善。

囚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囚者，大富。”

日 P. 2797《手掌文第廿九》：“掌中有日文，男富，女侠四夫。”

𠄎 P. 2797、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五丝文，三公相。”

𠄎 P. 2797、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此文，大贵相。”

𠄎 P. 2797、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此文，煞人不上市。”

𠄎 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此文，宜田蚕



六畜。”

＝ P. 2797、P. 2572 (A) 《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此文，大富，煞人不尝死。”

• P. 2797、P. 2572 (A) 《相手掌文第卅三》：“掌有黑子，至老不贫。”

卍 P. 2797、P. 2572 (A) 《相手掌文第卅三》：“五指头有茧文，足衣食。”《太清神鉴》卷五《相掌文》：“十指上纹如旋螺者荣贵。”所说纹理与此相类。

女 P. 2797、P. 2572 (A) 《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女文，学问必成。”《神相全编》十《相掌善恶》：“凡手中成一字，终身受用不尽。”“女”字亦在其所举之例。

／ P. 2797、P. 2572 (A) 《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有蛇文，十指如锥无节，大富。”

### (三) 脚掌纹

𠃉 P. 2797 《脚掌文第卅》：“足心下有龙口，位至丞相，大吉。”P. 3589V 《脚掌文第卅》“口”字残，后有“文”字。

＝ P. 2797 《脚掌文第卅》：“足心下有二策文横达，二千石。”P. 3589V “二千石”前有“位至”二字。

— P. 2797、P. 3589V 《脚掌文第卅》：“足心下有（一）横文，二千石。”P. 2797、P. 2572 (A) 《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此文，位至二千石。”按此纹相与一策纹相似，《神相全编》十《论足》：“足下有十字、一策纹上达者，六曹侍郎。”

丨 P. 2797 《脚掌文第卅》：“足心下有立竖文三寸，位至六千石；足下无文，贱。”P. 3589V 《脚掌文第卅》作：“足心下有竖策文三寸，位至六千石。”P. 2797、P. 2572 (A) 《相脚掌文第卅四》均类似纹相，所主为“二千石相”，与此稍异。《神相全编》十《论足》：“足下有十字、一策纹上达者，六曹侍郎。”

|| P. 2797《脚掌文第卅》：“足下一横两竖，二达二千石。”  
P. 3589V 无此相。

≡ P. 2797《脚掌文第卅》：“足下有此文，大富（贫）  
[贵]。” P. 3589V 无此相。

𠄎 P. 2797《脚掌文第卅》：“足下有错文，大富，二千石。” P. 3589V 所绘纹理与此稍异，而解说相近：“足下有错文，富相，二千石禄。”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所绘纹相与此相似，作：“□足心下有（此文）斫错文，公侯之相。”

⊖ P. 2797《脚掌文第卅》：“足下有此文，征战相。”  
P. 3589V 作：“足心下有此文者，男征战。”

)( P. 2797《脚掌文第卅》：“足下有龙，丰衣食。” P. 3589V  
作：“足下有龙角文者，丰财衣食。”

⊕ P. 2797、P. 3589V《脚掌文第卅》：“足下 [有此文者]，  
勇决，将帅相。”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此文，位至公侯。”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黑子，大富，三公。”《太清神鉴》卷五《论足》：“足下有黑痣者，  
二石禄。”《神相全编》十《论足》：“足下黑痣，富贵贤士。”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此文，位为二千石。”

十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此文，大富。”《神相全编》十《论足》：“足下有十字、一策纹上达  
者，六曹侍郎。”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有此  
文，短命。”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有此  
文，终身被人使。”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三田文，封公侯。”

女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女文，大富。”

彡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此文，丞相位。”

◆ P. 2572 (A)、P. 2797《相脚足下文第卅四》：“足心下有  
此文，位至二千石相。”《太清神鉴》卷五《论足》：“足下有龟纹  
者，二千石禄。”《神相全编》十《许负相足篇》：“脚下龟理纹，二  
千石禄位，君子之相。”《相书》均以足下龟纹之相主富贵，《后汉  
书·李固传》亦载李固“状貌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龟文”。显  
然足下有龟纹是富贵的象征。而《玉堂闲话》却记载了另外一种说  
法：“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  
有沉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谓《李固传》，  
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患。同事而异应也。”<sup>①</sup>可见  
在五代时亦有足下龟纹主水厄之说。

#### (四) 其他纹相

除以上三类重要纹相以外，敦煌写本相书中还提到其他一些纹  
相，如面部两颊、鼻、人中、口、舌、手腕等处的纹相及其所主命  
禄。这些纹相数量不多，没有专门的篇目，分散在各部位相之中，  
大多没有绘出相关纹形图示，仅有文字叙述，与上列额、手掌、脚  
掌纹不同。笔者将这些纹相合在一起，单独列为一类。

≡ P. 3589V 第三幅面部图的左侧面颊标两道横纹，作  
“≡”形，无占辞解说，所主命禄不详。《神相全编》十二《额纹

<sup>①</sup>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二三载“程逊”条，17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部相》云：“目下横纹叠两重，此人形相主贫穷，又兼绝子多孤寡，乞养他儿到老凶。”所云位置与此图中所示相近，不知所指是否相同，可参见。

≡≡ P. 3589V 第三幅面部图的右侧面颊标有五道横纹，作“≡≡”形，无占辞解说。未见其他相书有载。额纹中有类似纹相，P. 2797《额第廿八》：“≡≡名左二右三文，男必饿他乡，女被煞。”

（缺纹相）CH. 87《鼻第十》：“鼻上横理文，害夫失子。”鼻上有横纹，男女均不吉。《神相全编》十二《面上纹理》：“鼻上横文，主克子。”

（缺纹相）S. 3395+S. 9987B1V《鼻第七》：“鼻上文交者，必无父母。”鼻上纹理杂乱，纵横交错，主无父母。传世相书主破祖离家，孤贫。《人伦大统赋》卷下：“纹若乱交，慎勿为乎眷属。”薛延年注云：“鼻上纹理乱交者，必诡行，虽父子不能同其心。若女子者，不可为之眷属。”《神相全编》二《达摩五官总论》：“四曰鼻为保寿官……年寿上纵横纹理，家破苦穷忙。”注云：“鼻为年寿，二位属中央戊己土，万物生成之地。又为巢窝。欲其光隆无犯者吉。若有纵横乱纹交杂者，破祖离家，一生驰骤奔波，若终日揭贫困而厄。”

（缺纹相）CH. 87《鼻人中第十二》：“人中耶理，生六指儿。”耶，同斜。指人中有斜理纹。S. 3395+S. 9987B1V《人中第八》：“人中斜理文入口，饿死子。”人中有斜纹之相，主生儿有六指。《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灵台秘诀》云：“斜立纹主无义妨子。”斜纹入口，则主饿死。

（缺纹相）S. 3395+S. 9987B1V《人中第八》：“人中横理，必老孤独。”人中有横理纹为孤独之相，也有相书认为主饿死、无信义。《麻衣相法》卷二：“有横理者，至老无儿。”《人伦大统赋》卷下：“横纹殍卒于道边。”《灵台秘诀》：“上有横纹，轻则女孤独，男子性恶，重则女子产厄，男子横亡，不然老年危困贫乏。”《照胆

经》下：“人中横纹，若朋非朋。”

（缺纹相）S. 3395 + S. 9987B1V《人中第八》：“人中立理 [ ]”此句后残。据相书所载，有此相者，主妨子孙，无信义。《麻衣相法》卷二：“有竖理者，主养他子；有纵理者，生儿宿疾。”《照胆经》下：“人中立理，妨子无义。”《月波洞中记》：“人中立理及有黑子，主养他子。”《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纵横理者俱不宜子。”

（缺纹相）S. 3395 + S. 9987B1V《口部第十》：“口有纵理文入口……”此句后残。据其他相书与文献所载，纵理入口之相主饿死。《神相全编》四《许负相口篇》：“纵理入口，饿死不久。”同书十二《面上纹理》：“纹理入口恶形容，男女生来莫愿逢，细看此人终不吉，应知饥死向尘堇。”《人伦大统赋》卷下：“左右纹粗定凶恶。”薛延年注云：“其口之左右有粗纹者，定是凶徒之士，多遭刑宪。法令纹外有美冗纹，美冗纹外有贫薄纹，贫薄纹外有纵理纹侵断法令纹，主饿死也。”关于此相，最有名的例子要属许负相周亚夫之事，许负根据周亚夫有纵纹入口之相，而判断他当饿死。<sup>①</sup>

190 （缺纹相）CH. 87《口第十四》：“口两边理文直竖，长二寸者，封侯。”二寸，P. 2572（A）作“一寸”。口两边之纵纹，后世相书称作法令纹，又称寿绦，以显直深长为贵，忌锁唇入口。《神异赋》：“双绦项下，遇休咎而愈见康强。”注云：“兰台左右有两纹，下至于项下者，谓之寿绦，主寿。老人有此绦，若遇休咎而不凶，愈见其康强矣。故经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下绦也。”也有不同说法。《神相全编》十二《面上纹理》：“口畔微生两纵纹，此人必贱不须亲，眼前虽有安家宅，他日萧条又受穷。”

（缺纹相）S. 3395 + S. 9987B1V《舌第十二》：“欲得厚，如铠甲文，大富贵。”此句前残。按文意，当指舌厚，上有似铠甲之纹理者，大富贵。按铠甲之纹层层叠压，连绵不绝，其名虽不见于后

①（汉）司马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

世相书，但相似纹理的记载却是有的。如《麻衣相法》卷二所云：“舌上有锦纹者，出入朝省。”《神相全编》四《许负相舌篇》：“舌上绣文，奴马成群，财帛千万，富贵凌云。舌有支理纹，富贵必超升。”

（缺纹相）S. 3395+S. 9987B1V《舌第十二》：“舌有乱□□□□”此句后残。据文意及其他相书所载推测，此句当言舌上纹理及其命禄。舌相以有纹为佳，无纹者平庸下贱。CH. 87《舌第十六》：“舌上有文，封三附。”P. 2572 (A)《相舌部第十七》：“舌上三竖文，二千石。”《麻衣相法》卷二《相舌》：“舌上有直理者，官至卿监；舌上有纵纹者，职任馆殿；舌纹有理而绕者至贵，舌艳而吐满口者至富；舌上有锦纹者，出入朝省。”《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舌上多纹，有马成群。”绝大多数相书都认为只要舌上有纹理，不论纵横环绕，皆为佳相。唯独 CH. 87 认为横纹不好。

（缺纹相）CH. 87《舌第十六》：“舌上立理文，上下通达，三公。”S. 3395 舌部涉及纹理的内容大多残损，存者未见有关立纹者。《麻衣相法》卷二《相舌》：“舌上有直理者，官至卿监；舌上有纵纹者，职任馆殿。”《人伦大统赋》卷下薛延年注引《玉管照神》：“舌上有长理者，位至公侯。”又引《龟鉴》曰：“舌上纹通里直者，二千石……舌二理纹通达舌头者，封侯。”

（缺纹相）CH. 87《舌第十六》：“舌上三竖文，二千石。”后世相书称此纹为川字纹。《人伦大统赋》卷下：“七星理明，可享千钟之禄；三川纹足，必食万户之田。”薛延年注：“舌上有纹如川者，必享万户之食。”

（无纹相）CH. 87《舌第十六》：“舌平无文，恒菜食。”恒菜食，P. 2572 (A) 作“恒食（蔡）[菜]饭”。《麻衣相法》卷二《相舌》：“舌无纹理，寻常之人。”《人伦大统赋》薛延年注引《龟鉴》曰：“舌无纹下贱。”

（缺纹相）CH. 87《舌第十六》：“舌上有文，封三附。”

P. 2797 与此同，P. 2572 (A) 无此相。未见传世相书有相同记载。“三附”一词不详。

(缺纹相) CH. 87《舌第十六》：“舌上横文，常离别。”P. 2572 (A) 舌部无此相。后世相书所主命禄与此卷不同。《人伦大统赋》薛延年注引《龟鉴》：“舌上纵纹通者，二千石；上横纹通达者，富贵三公。”

(缺纹相) CH. 87《颐颌第十八》：“颐有横文理，失妻子。”颐颌部位有横纹理，主失妻子。未见传世相书有相同记载。《神相全编》十二《面上纹理》：“地阁纵横财各散。”可参见。

(缺纹相) CH. 87《臂手第廿七》：“腕前理文，女煞夫；三理文三夫。”P. 2572 (A) 无此相。后世相书亦无相同记述。《神相全编》十《论手背纹》：“有绕腕纹周旋不断者，谓之玉钏纹，主人敬爱。一纹二纹者，主朝暮之荣，三纹仰上者，主翰苑之贵。男女皆同。”与此卷所载异。可参见。

以上纹相共计 139 种，其中额部纹相 71 种，手掌纹相 30 种，脚掌纹相 20 种，其他纹相 18 种（面颊纹 2 种，鼻纹 2 种，人中纹 3 种，口部纹 2 种，舌纹 7 种，颐纹 1 种，腕纹 1 种）。从这些纹相来看，代表富贵寿考的纹相，多是策、鱼、龟、女、文、龙、璧、田等形状，这与 P. 2572 (A)《相脚足下文第卅四》“凡人额、手、脚足文成字者，皆是上相”的说法恰相符合。代表贫贱短命的纹相则多属断纹、乱纹。面、额多纹理，往往预示着多病，或夫妻妨害、贫贱。

敦煌相术的身体符号体系，包括“相位”与“相候”两方面的内容。所谓“相位”，指相术活动中相士据以观察命相的人体部位；“相候”，则是这些身体部位呈现出的体貌特征。“相位”与“相候”在相术中是一对互相依存，难以截然分开的概念，说到“相位”，必然要提及它的表现特征，如相书中常说的“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庭”、“地阁”就是“相位”，“饱满”、“方圆”为“相候”，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没有“相候”的“相位”在相学中是没

有意义的；“相候”只有通过“相位”才能表现出来，失去“相位”的依托，“相候”也无法独立存在。只有二者俱全，才能作为预测判断命运贵贱吉凶的依据。王充说：“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sup>①</sup> 他所说的表候或骨法，都同时包含了相位与相候在内。上面所论敦煌相书所载头面、身体部位以及纹相，实际上也都包含了相位、相候两方面的内容。

相位的划分和相候的判定，既体现着古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也体现着一定的文化观念。在对人体的认识这一点上，相术与中医学有关人体的知识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关系。它们同样基于对人体的观察，却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意义，因而对人体部位的划分和描述虽时有交涉重合，但从本质上又有所不同。相术形成的这一整套身体符号，甚至可以看做是中医学之外的又一套身体部位系统。

---

<sup>①</sup> (汉)王充：《论衡·骨相篇》，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 第四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 占相内容与命相类别

### 一、敦煌相书占相内容考

相术发展到唐代，其内容较两汉南北朝时更为丰富，相法也逐渐增多。从敦煌所存写本相书的内容看，这一时期相术的关注内容既包括人的社会性价值的实现，如官职、禄位、交往，也包括家庭、个人生活的状况，如年寿、财富、健康、婚姻、子女、智慧、心性等，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下对敦煌相书的占相内容进行一些分类考察。

#### (一) 富 贵

敦煌相书中对社会地位高低与财产多少的表现，通常使用的是“贵”、“贱”、“富”、“贫”这样的笼统称呼，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富贵，出现 103 次（不包括单独的“贵”、“大贵”等）。P. 3492V《身部图》：“凡颈势欲得前临，不用却堰；却堰者穷厄，前临者富贵，直上者平平。”

贵（大贵、贵相），出现 161 次（不包括富贵）。CH. 87《面第五》：“面如黄瓜色，贵。面如青瓜色，贤贵。” P. 2572 (A)《相奶

脐第廿二》：“奶如妇人奶，贵。奶相去一尺二寸，大贵。”

富（包括大富、富相、富乐、贫富，但不包括富贵），出现 163 次。CH. 87《面第五》：“凡人面如满月、润泽，富。” P. 2572 (A)《相臂手第廿七》：“拾指□□（无节）润泽，大富。毛如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欲得厚，富。”

贫（包括贫、贫相、贫贱、贫寒、孤贫），出现 66 次。其中贫相 4 次，贫贱 6 次。CH. 87《鼻第十》：“鼻薄孔大毛出，贫。鼻寒露孔，贫死。” S. 3395+S. 9987B1V《唇部第九》：“言语未效舌先见，老贫也，大贱。”又曰：“许负曰：凡人唇青，上奄下结，贫贱相。”同书《项部第十三》：“项小者，常贫苦。”

贱（下贱、大贱、贱人），出现 84 次。S. 3395+S. 9987B1V《唇部第九》：“言语未效舌先见，老贫也，大贱。” P. 3589V《踝脚第廿五》：“足薄，贱。十指赤，贵。十甲青，中长，贱。薄长无肉，贱。”

有关富贵贫贱的命相，共计 5 种，出现了 577 次，其中富贵一类好的命相，出现了 427 次，贫贱一类不好的命相出现了 150 次。

## （二）官 禄

敦煌相书涉及官职禄位，大都以“某相主某职、某位”的形式出现，如某相主“封侯”，某相主“三公”，某相主“二千石”，某相主“三品”等，有些指明了具体的官爵品级，但也有不少笼统的表现，如“朱衣相”、“帝王师”，或“迂官”、“得官”等。以下是敦煌相书提到官职禄位的具体情况。

封侯，出现 35 次。如 P. 2572 (A)《相书一部·相额部第七》：“凡人额欲得方如田字，封侯。”又如 P. 2572 (B)《相法》(拟)：“男子好相者，手足厚软，额面方正，好相也。手足多文理者，列富贵人也。舌方，多文理者，封侯人也。”

三公，出现 37 次。如 P. 3589V《行步第廿六》：“凡人龙行，三公。……似龟，三公。”

国相，出现3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厶**：眉上有此文，定为国相。”

国师，出现1次。P. 3492V《身部图》：“正当阴头有黑子者，国师。”

公侯，出现21次（包括公侯将相1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只**：眉上有此文，公侯之相。”

侯伯，出现3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水**：眉上有水理文，封侯伯。”

帝王师，出现1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匚**：眉上有此文，多才，为帝王师。”

卿相，出现3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高广黄色如两人提鼓，二千石；若如树形，百〔日〕内为卿相。”

公卿，出现3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彡**：眉上有此文，公卿之位。”

九卿，出现4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卅**：眉上有通天文，大贵，九卿之位”

三附，出现2次。CH. 87《舌第十六》：“舌上有文，封三附。”三附之名，未见传世相书有相同记载。按汉时称治理京畿的左右内史、都尉为三辅，“附”与“辅”音近，三附或许有可能为三辅之误？未有其他佐证，不敢遽下断语。总之，从文意看，三附指品级较高的官职是没有问题的。

大夫，出现4次。CH. 87《行步第廿六》：“凡人如龙行，三公。……似鹅行，大夫。”

将帅，出现8次。CH. 87《行步第廿六》：“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

将军，出现6次。P. 3589V《手掌文第廿九》：“手中卯文，位至将军。女生七子。”

三品，出现4次。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掌中

有龟文，大富贵，三品。”

二千石，出现 57 次。P. 3492V《伏人图》：“男心足有黑子分明晓然者，二千石。”

六千石，出现 2 次。P. 2797《脚掌文第卅》：“|：足心下有立竖文三寸，位至六千石；足下无文，贱。”

三千石，出现 1 次。P. 2797《额第廿八》：“凡：有此文者，封公侯。三千石。”

六百石，出现 4 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眉上有此文，六百石之相。”

四百石，出现 2 次。S. 3395+S. 9987B1V《占额第三》：“凸：利璧，四百石。”

州牧或州县宰，出现 4 次。CH. 87《齿第十五》：“卅四齿，州牧、县宰。卅二齿，富贵。”

朱衣相，出现 2 次。P. 3492V《伏人图》：“龟背者，朱衣相。”按，朱衣，红色的官服。南北朝时文职官员普遍着朱色朝服，故朱衣又为文官的代称。《南齐书·吕安国传》：“（吕安国由平北将军）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裤褶驱使，单衣犹很不称，当为朱衣官也。’”<sup>①</sup>唐宋时四品、五品官员着绯服，亦称朱衣。朱衣相，指有做高官的命相。

县官，出现 1 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衡上发黄色，入中正，必为县官。”

郡君，出现 6 次。郡君是专门用于妇女的封号，最早出现于西汉，唐时，四品官之母或妻为郡君，宋元以后唯以宗室女为郡君。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田：掌中有田文，封刺史；女为郡君。”

除以上明确指出具体的官职名称的情况外，敦煌相书中还有许多

<sup>①</sup>（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5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

笼统地与官爵禄位相关的说法，如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天中发黄色至印堂，必迁官，百事了，喜。如丝发，百日得官。”又云：“额上黄色，如龟、鱼、龙、蛇，必迁官二千石。”这类以“得官”、“宜官”、“迁官”等形式出现的占辞共出现了 11 次，其中得官 5 次，宜官 3 次，迁官 3 次。此外，以食禄、得官禄的形式出现的命相也有 7 次，如 P. 3492V《身部图》：“龙宫当齐下一分，生贵子。有黑子，（仓）[食]天禄，亦为多谋虑，有好文章，足谷食。”

和这种正面的说法相应，敦煌相书的占辞中还有一些是从它的反面反映出了同样的欲望。敦煌相书中明确提到“失官”或“失禄”的命相，共出现了 3 次。如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白气上天中，则失官禄。”与得到官职禄位或富贵相反，失去官禄是很不好的命相，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大概也就是它出现较少的原因。

以上所列敦煌写本相书中有关官职禄位的种种命相，其种类大体在 30 种左右，出现频率达到了 233 次。这些内容中绝大多数都是表现得到某种官职禄位的，只有极少的几种表现失去官禄。表示得到官禄的，以得到高官厚禄的次数最多，如二千石、封侯、三公等出现的次数远远高出其他中低级官职出现的次数，呈现出官爵越高，出现次数越多的倾向。

### （三）财 产

敦煌相书中，与财产有关的内容除了钱、财等笼统表示财富的字眼外，就是可以代表财产的田宅、奴婢、牛羊、衣食等。它们大致可以分作如下几种：

财（得财、足财、贵财、失财、少财），出现 33 次。P. 2572 (A)《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上亭长者，必得官；中亭长者，足财。”同书《相男子第卅》：“鼻不高者，忿争不止，失财。”

钱（钱财、多钱、少钱文），出现 8 次。P. 3492V《伏人图》：

“膏府，主钱库也，在肘后上臑肉。有黑子，常有钱用。”

田（田地、田宅、田畴、田种），出现 18 次。P. 3492V《身部图》：“地基，主田畴载蒔之物，在脚踏上，主贫富。有黑子，皆宜田宅六畜。”

奴婢（失奴婢、得奴婢、多奴婢、为奴婢杀），出现 15 次。P. 2572 (B)《相法》（拟）：“何以知人得奴婢？客来人屋，始共语，以手向鼻，即度手彰两眼者五，出五十日中得奴婢。”

仆从，出现 1 次。P. 3492V《伏人图》：“足指间有黑子者，饶仆从。”

六畜（宜六畜），出现 9 次。P. 3492V《伏人图》：“财苑，主畜牧事，在两膝□。有黑子，宜六畜。”

牛羊（多牛羊、宜牛羊），出现 6 次。P. 3492V《伏人图》：“财苑，主畜牧事，在两膝□。有黑子，宜六畜。旧说云：财苑主畜牧事，男左，大宜牛羊；右，大乐相。”

牛马（失牛马、乘牛马），出现 5 次。P. 2572 (B)：“何人知人失牛马？客来始共语，而忽移坐处，必失牛马。”

食（衣食、饮食、好食、少食），出现 38 次。S. 3395 + S. 9987B1V《口部第十》：“口开欲令大，闭欲令小，饮食当丰饱。”P. 2572 (A)《相舌部第十七》：“舌紫色，好食饮。舌平无文，恒食（蔡）[菜]饭。”

酒（饮酒、酒食、饶酒），出现 7 次。S. 3395 + S. 9987B1V《唇部第九》：“唇与根愕，食饮恒恶。唇内有黑子，饶酒。”

粮，出现 2 次。S. 3395 + S. 9987B1V《口部第十》：“口如缩囊，饥无粮，寄他乡。”

以上这些与财富有关的内容，有 11 类，出现次数达到 142 次。其中“财”与“食”出现次数较多，都在 30 次以上（食若与酒、粮合起来，有 45 次之多），其次为牲畜田宅。此外，还有一些细碎的与财富有关的内容，因不便统计而没有算进来，所以它的实际数目还要更多一些。由此可见，除富贵之外，财产衣食等更加具体的

生活要求在当日人们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四) 年寿死生健康

除官禄富贵之外，人的年寿、生死、健康也是敦煌相书所要占相的重要内容。具体记载如下：

长命（命长），出现 53 次。P. 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命门有黑气，必死；黄色，长命。”CH. 87《鼻人中第十二》：“人中深，长命。人中长一寸者，长命。一分十年，年次为准。”

短命，出现 28 次。CH. 87《面第五》：“面不风而似有尘，不粉而似有粉者，短命。”

寿（包括长寿、年寿、不寿、寿命等），出现 25 次。S. 3395 + S. 9987B1V《耳部第六》：“耳无轮郭，不长寿。”同书《鼻部第七》：“鼻有双柱，老寿，聪明。”P. 2572 (B)《相法》（拟）：“凡人坐不安席者，非唯损相，亦无年寿。”

年（年八十、年百岁等），出现 13 次。S. 3395 + S. 9987B1V《占额第三》：“额有山文，封侯王，年百岁。”

死（刀兵死、狱死、饿死、产死、道路死、溺死、猝死等），出现 98 次。P. 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天中发黑色，至年上，横至颧上，主死。”P. 2797《额第廿八》：“双：名又理文，男逢祸殃，（饶）[饶]口舌，狱死。女产死，妨父母。”P. 2572 (B)《相法》（拟）：“何以知人一二年应死？口间发青色入眉，天中复应之者，[此]人二年中[死]。发黑色入眉间者，此人至半年死。赤色入年上，止是鼻上也，此人出百日死。赤色入耳门后者，此人不出三十日内刀兵死。黑[色]从耳门直度眼下者，此人不出六十日狱死。”

煞，出现 14 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二三：眉上有此文，饿死。女被人煞。”P. 2572 (B)《相法》（拟）：“何以知人为人所煞？眉下急发白黑色入口者，此[人]不出年中，必为妇

所煞。一云从女来。”

丧（父母兄弟丧、丧夫、丧妻），出现 11 次。P. 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准两旁发黑色至堂上者，必丧父母，左父右母。”

病（病、多病、重病、少病、贫病），出现 34 次。P. 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年上发青色，上至阙门，不鞭挞，即重病。”S. 3395+9987B1V《鼻部第七》：“鼻准上不正，多病。”

以上 8 类有关年寿生死健康的占相内容，共计出现 276 次。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死”的命相，包括“死”（98 次）、“煞”（14 次）、丧（11 次），出现次数达到 123 次。其次是有关年寿的内容，包括长命（53 次）、短命（28 次）、寿（25 次）、年（13 次）等，出现次数共计 119 次。再次是有关疾病的内容，共出现 34 次。

### （五）家庭子孙

有关家庭、子孙的内容，也是敦煌相书中常常出现的。其中一些占辞涉及了夫妻关系；另一些则涉及夫妻的某一方，通常主要是女方对整个家族的影响，以及他们与父母、子女的关系；还有一些则直接涉及子孙繁衍的状况。以下依次列示。

妨（妨夫、妨妻、妨父母、妨子孙），出现 72 次。CH. 87《面第五》：“面上多厖子，男妨（夫）[妇]，女妨夫。”同书《鼻第十》：“鼻左曲妨父，右曲妨母。”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目下有青黑色，男妨妻，妻妨夫，必见哭泣。”

煞夫、煞妻，出现 30 次。CH. 87《耳颊第十一》：“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煞五夫。”P. 2797《臂手第廿七》：“腕前理文，女煞夫，三理文，三夫。”P. 2572(A)《相额文第卅二》：“𠄎：额上有此文，富，煞妻；女人贫。”

害（害夫、害妻），出现 5 次。P. 3492V：“人口两边黑子，女必双生，亦主害夫妨子。”



宜（或不宜父母、子孙、兄弟、夫），出现 12 次。P. 2572 (B)《相法》（拟）：“凡女人欲得细（角）[脚]多肉，身体欲得方直，面色欲得光白，眉目白黑分明，口小，舌方，耳色白于面，手足细长，头发细，此女宜夫利子，大富贵。”CH. 87《鼻人中第十二》：“上大下小，不宜子孙。”

挟夫（使夫），出现 8 次。“挟夫”之命相，未见于传世相书。按“挟”有多义，一为挟制，一为依靠，也有护、辅的意思。相书中此命相专用于女子，并且都指较好的命相，所以这里的“挟夫”，当是依靠、倚仗之义。P. 2797《相手掌文第卅三》：“· · ·：掌中有双黑子，二千石；女（煞）[挟]四夫。”P. 2572 (A)《相手掌文第卅三》：“𠄎：掌中有此文，封公侯之位；女挟四夫。”

子孙（多子孙、少子孙、宜子孙、妨子孙），出现 19 次。CH. 87《颐颌第十八》：“凡人颐方颌厚，富贵，好田宅，多子孙。颐狭小，无田宅，少子。”

生子（生男、生女、产，不包括生贵子），出现 37 次。P. 3390《相色发面部看吉凶厄法》：“相女人产，知男女。左目下发黄气生男，右目下发黄气生女。”P. 2797《额第廿八》：“☰☷：名七理文，男孝顺，富。女贞良，生五子。”

贵子，出现 14 次。P. 3492V《身部图》：“女人乳间有毛者，生贵子。”

无子，出现 11 次。S. 3395+S. 9987B1V《眼部第五》：“目垂多理，至老无子。”CH. 87《额第廿八》：“☰☷：名乾理文，男先富后贵；女无子，富。”

孤（孤单、孤独、老孤），出现 12 次。S. 3395+9987B1V《人中第八》：“人中横理，必老孤独。”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山：眉上有此文，富贵；女孤无子。”

以上有关夫妻与家庭关系、子孙的命相，共出现 220 次。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示夫妻不和谐与妨害的命相，占到 100 次以上，足见家庭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家庭不和的畏惧与担

忧。有关子孙的内容，出现 80 多次。从根本上说，对子孙的关注，其实质就是对家族未来命运的关注。孤独之相则表现了人们对无子的恐惧，即对家族生命不能延续的恐惧。

## （六）吉 凶

与吉凶祸福有关的命相，有如下数种：

吉（吉、不吉、大吉、吉利、吉凶），出现 27 次。P3589《眉第八》：“眉上骨高，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于家不吉。”P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左右阙黄色，入公吉，在私喜。”

凶（大凶、凶、凶事、凶祸等，不包括吉凶一词），出现 8 次。P. 2572 (A)《相女人九恶第卅一》：“右女人有九恶，不堪娶，大凶。”

乐（大乐、乐相、富乐等），出现 43 次。P3492V《身部图》：“昔旧说云：乳间两黑子相，黑子当心及心下三黑子，皆乐相。”又云：“旧说云：玉府有黑子，主富贵，宜牛羊，大乐。”

苦（苦、贫苦、劳苦），出现 26 次。P. 3492V《身部图》：“劳原主多苦事，亦主少财食，在胫前。有黑子，多苦；苦多则吉，乐则病。主勤劬。”P. 3589V《发第六》：“发厚，苦相。脑厚（后）发垂下者，男苦，女人妨夫。”

祸（祸殃、祸害），出现 8 次。P3492V《伏人图》：“两福地，主富得事，亦主王相有过，在两肋肠后。有黑子，主消众祸，亦主行处吉利。”

厄（多厄、穷厄、刀厄、厄难等），出现 25 次。CH. 87《额第七》：“额折阳中，陷廿厄、卅厄。”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牢中黑色黄心，狱厄重。白色笞，黄色得出。”

官事，出现 3 次。P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中正发赤色，必有官事，在三日内。”

以上 7 类命相，共出现 140 次。其中表示吉或乐的命相与表示凶祸或厄难的命相出现的次数相同，各占一半。此外，还有一些与

厄难有关的内容，如“坠井”、“鞭挞”、“虎狼所食”等，未一一统计在内。

### (七) 心性品德

性（恶性、心性、性刚、性行、情性），出现 19 次。CH. 87《项玉枕第十九》：“项细长，心性高。” P. 2572 (A)《相毫毛第廿八》：“胸前生毫毛，猛，性健，富乐。”

信（信任、信行、少信），出现 7 次。S. 3395 + S. 9987B1V《眼部第五》：“目正黑，信人也。”又云：“目童子上有黑子，忠信。”同书《唇部第九》：“许负曰：凡人薄唇踈齿者，多戏言语。不中信任，大事多反覆。”

忠（不忠、忠直、忠信、忠义），出现 7 次。CH. 87《眉第八》：“眉上骨高，名九（发）[反]骨，为子不孝，为臣不忠。”

孝，出现 12 次。P. 2572 (A)《相额文第卅二》：“一一，额上有平文，富，孝顺，女贫良。”CH. 87《眉第八》：“眉逆生，虽有功，不孝。”

贤，出现 4 次。CH. 87《面第五》：“面如青瓜色，贤贵。”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法》：“目下旁阴中恒有黄色，男得贤妻生贵子，女得贤夫。”

意度，出现 3 次。意度，指人的见识度量。P3492V《身部图》：“旧说云：黑子在齐左右，亦主意度。端员者，好意度；深者，意度宽；斜僻丑恶者，偏狭而贫寒。”

嫉，出现 3 次。S. 3395 + S. 9987B1V《眉部第四》：“阙及二眉连，嫉妬。”

志（志操、志），出现 3 次。P. 3492V《身部图》：“凡心歧骨起且硬，有节操。奕者，心奕。无歧骨者，无志操人也。”

好说人，出现 10 次。CH. 87《鼻第十》：“鼻孔麤嘴，好说人，不可近。”

口舌，出现 5 次。P2797《额第廿八》：“双：名又理文，男逢

祸殃，(饶)-[饶]口舌，狱死。女产死，妨父母。”

斗(好斗、斗打)，出现8次。CH. 87《颐颌第十八》：“髭赤，好斗。”S3395+S. 9987B1V《眼部第五》：“鸡视者，斗怒人也。”

淫(多淫、淫佚)，出现9次。P. 3492V《身部图》：“一说云：黑子生阴头，贵而多淫。妇人产孔有黑子，贵。阴毛中生黑子，多淫。”

贞(贞夫、贞妇)，出现4次。P. 3492V《身部图》：“阴茎本中有黑子，男得贞妇，妇得贞夫。”

交(交友)，出现6次。主要讲不可交友之命相。P. 2572(A)《相男子第卅》：“一曰羊目，二曰露齿，三曰结喉，四曰癭瘰，五曰鼻[不]高，六曰安行如走。羊目，短命；露齿，传言；结喉者，痴贱；癭瘰者，短命；鼻不高者，忿争不止，失财；安行如走者，贫。右男子有此六恶者，不中交友、婚姻。”

以上13类有关心性品德的命相共出现100次。其中表现性情的内容出现次数最多，其次为“孝”、“好说人”，再次为忠、信。

### (八) 智慧才艺

与智慧才艺等天分有关的命相，在敦煌相书的占相内容中也有一定的表现。

智(多智、少智、深智、短智等)，出现24次。P. 2572(A)《相心胁腹第廿一》：“凡人心深，深智。心浅，浅智。”

聪明，出现3次。CH. 87《齿第十五》：“前后扳齿白大，聪明。”S. 3395+S. 9987B1V《鼻第七》：“鼻有双柱，老寿，聪明。”

道术，出现4次。CH. 87《眉第八》：“凡人眉黑、过两目，有道术，贵。”

巧(巧、巧艺、巧为)，出现7次。P. 3492V《身部图》：“前失，主盗不可得，在臂上近。旧说云：男女前失有黑子，主巧为；近手地，亦主女巧。”

多才，出现2次。P. 2572 (A)《相书一部·相额文第卅二》：“雀：眉上有此文，多才，为帝王师。”

学问，出现2次。P. 2572 (A)《相书一部·相手掌文第卅三》：“女：掌中有女文，学问必成。”

艺（伎艺、多艺），出现8次。P. 3492V《伏人图》：“一云：左前取黑子，男多伎艺，女人巧。”

文笔，出现1次。P. 2829V《男子背痣图》于背部右肩处标一黑痣，注“文笔”。

文章，出现1次。P. 3492V《身部图》：“龙宫当齐下一分，生贵子。有黑子，（仓）[食]天禄，亦为多谋虑，有好文章，足谷食。”

以上有关智慧才艺的命相，共计9类，出现52次。其中“智”出现最多，其次为“艺”与“巧”。

敦煌相书中还有一些其他占相内容，涉及某些极具体的东西，如P3492V《身部图》所说的：“后收主失物可得，在臂上近肘中，亦名厌盗，主贼盗不能取人物。有黑子，所有盗贼自发，永不劫夺”，等等，名目繁杂，但出现的频率不高，这里暂不一一列出。

## 二、命相的类别与时效

### （一）命相的类别

以上所讨论的敦煌相书中的占相内容，可以归入不同种类的命相之中。从属性上，人的命相可分为吉、凶或贵、贱两类，也就是好的与不好的两种，得到官禄、财富，地位尊崇，平安长寿健康，家庭和睦，子孙繁多，聪明智慧，等等，都属吉利的命相，为富贵相；失去官禄，贫穷劳苦，地位卑贱，寿夭多病，多灾厄，夫妻相妨，无子孤独，愚笨少智等，都属不吉的命相，为贫贱相。若再细

分的话，以上诸种命相又分别可以归入贵相、贱相、富相、贫相、寿相、夭相、孤相等。贵、贱、贫、富、寿、夭等词已分别成为代表不同人生命运的一些固定的符号，它们各自都指向一定的命运吉凶，并且与人身体各个部位的不同特征有着相当稳定的对应关系。上节对敦煌相书占相内容的考察，实际上涉及的是各种命相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问题，下面笔者将不同种类的命相分别与它们所具有的形貌特征对应起来，综合概括如下，并与传世相书做一些简略的比较。

### 1. 贵相

敦煌相书中代表“贵”、“大贵”、“封侯”、“三公”等命相的形貌特征，分别体现在如下方面：额方如甲字或如龟形，上有偃月纹、山纹、乾纹；眉峻黑，长过目；眼睛黑白分明而有神，如龙睛凤目；鼻长直如截筒（或如悬胆）；耳轮廓成就，耳硬如骨，耳大而长；口形方正如四字，口开欲大，合欲小；唇红齿白，齿数多；舌长而赤，上有纹理；声音洪亮如钟；脑后玉枕骨起；背如龟形，胸厚腹垂；乳阔尺二，脐深有毛；髀胫膝长而粗，润泽；臂长及膝；手足润泽，色红如渎血，有黑子，纹理如策、龟、月等形；手十指长而尖，足厚而多肉，指齐；行步安稳，步态如龙、虎、鹅、龟；手足气色以黄色为佳。

这些形貌特征分散于全身上下不同部位，而以面部较为集中。敦煌相书的记载也分见于各个卷号的各篇之中，没有专门的总结。后代传世相书中对这些命相进行了总结归纳，如《太清神鉴》有《男儿贵格》，就专门总结了男子命相中的“贵”的诸种特征：“眼势入天仓，眉清目更长。准圆年寿起，法令贯颐堂。两眉过耳耸，唇丹口四方。承浆朝地角，色正见神光。起背如披甲，眉清额又方。官高名四海，万古播忠良。”又云：“眉为华盖眼为星，华盖高兮眼贵明。地势朝天乘步稳，必当年少作公卿。”<sup>①</sup>多注意面部，对身躯手足的注意较少。

<sup>①</sup> 《太清神鉴》卷六《男儿贵格》。

## 2. 富相

敦煌相书所载富相，包括“富”、“大富”、“足财”、“宜财”等，其形貌特征可以概括为：面如满月，润泽；发黑细润泽；视如牛视；唇红口方，鼻如悬胆；耳大，轮廓成就；齿数多，在三十以上；声如钟鸣；玉枕骨起；背厚胸阔，腹大下垂；乳阔脐深；手足红润，十指密而齐长；手足及胸部有黑子，面部气色黄润，等等。

这些特征，到后代相书中被总结为“富格”，如《神相全编》一《富格例》所云：“形厚神安，气清声扬，眉阔耳厚，唇红鼻直，面方背厚，腰正皮滑，腹垂牛齿鹅行，已上皆富贵相也，主少年奋发，家财丰厚也。”书中还将富相分为大富与中富两个等级，“大富格”为：“耳大贴肉，鼻如截筒，鼻如悬胆，面黑身白，背耸三山，声如远钟，背阔胸平，腹大垂下，头皮宽大，主大富也。”“中富格”为：“三停平等，五岳朝归，五长俱全，五短俱全，五露俱全，眼如丹凤，声似鸣钟，乘此格者，主中富也。”

## 3. 寿相

敦煌相书中的寿相，包括“长寿”、“长命”、“命长”等。各书所记载的相关形貌特征可以归纳为：眼中瞳孔有光如电；鼻长直，梁有双柱；耳轮廓成，硬如骨，耳门狭窄，耳后骨起；人中深长；声音清澈；项粗圆；背厚胸长等。

《太清神鉴》卷六《长寿禄》总结为：“耳耸势兼长，眉清口四方。额方分日月，眼下露神光。鼻直兼准圆，颐方法令长。脑圆成玉枕，地角辅承浆。牛项兼颧目，肩隆井灶藏。骨刚过上寿，清德寿无疆。”

## 4. 贱相

敦煌相书中的贱相，包括“下贱”、“贫贱”、“贱恶”等相，其形貌特征可以概括为：偷视、后顾；鼻曲不直；耳小，轮廓不成；露齿伸舌，舌黄；声似豺狼，雌声；腹如鸦腹；髀胫膝短细；手心薄，骨节突起；蛇行雀趋等。

《神相全编》将贫贱相合在一起论述，《相贫贱》云：“头小额

窄，耳薄皮粗，口小肉缓，形俗神怯，气浊声破，腰折背薄，脚长肩促，鼠食蛇行，皆贫贱相也。”与敦煌相书的记载大体相合。

### 5. 贫相

敦煌相书中的贫相，包括“贫”、“孤贫”、“贫苦”等。其形貌特征可概括为：发下垂盖额；鼻寒露孔，鼻薄孔大；唇青露齿；口如缩囊；脖项细软；胸背却偃；蛇行雀趋。

《神相全编》—《穷蹇》所云：“满面忧容者迺而贫。尘埃满面者贫。背负薄肉者多迺，并灶露孔者不聚财，气色困滞者多迺，神气不定者多迺。”内容较敦煌相书的记载稍少。

### 6. 夭相

敦煌相书中没有出现“夭”字，而多以“短命”、“不寿”等词表现，笔者将这类命相归纳为“夭相”，以利论说。这类命相的形貌可概括为：面无润泽，不风而似有尘，不粉而似有粉；耳小，耳软无骨；羊目；露齿；声音嘶散；项软无骨，细；癯瘦等。

《太清神鉴》卷六《夭寿》总结为：“眉促又相连，唇轻额又尖。鼻低横有骨，头细却无肩。眼露还无寿，形寒不老年。额亏边地窄，轮反耳朝前。色嫩兼生火，声焦命岂延。眼光浮泛露，三十入黄泉。”

## (二) 长期预测与短期预测

从各种命相实现的时间长短上看，敦煌相书中的预测可分为长期与短期两种，即有关命运远景的预测和近期吉凶的预测。有关命运远景的预测，主要是对被相者未来较长时段中或者一生中的富贵、贫贱、寿夭等各种不同属性命相的预测，许负系统相书、S. 3395+S. 9987B1V及相痣类图书所记载的内容基本都是有关于此的，如P. 3589V《额第七》：“凡人额得方如田字，封侯。额似龟形者，亦贵，吉。额中多断文者，男妨妇，女妨夫。额中多毛生，贱人。与眉相近者，少失父。额上立文入发，封侯。槌额者及平脑，贵财。额折阳中，陷廿厄卅厄两度。额多理文，煞一妇。女人三理文者，煞夫。”文中出现的命相，除“额折阳中，陷廿厄卅



厄两度”外，其余如地位的贵贱、夫妻妨害、财富、失父等，都是长期影响人生的命运际遇。

此外，心性德行、气质性格、智慧才艺等也都是伴随人的一生而较少变化的，也属于长期预测的范围。P. 3492V《身部图》：“清源，主清闲事，在横文上下。傍横文者黑子，皆主隐遁伏窜，志（上）[尚]闲雅。”P. 3395+S. 9987B1V《眼部第五》：“数顾，多诈；直视，性刚。女右目小，畏夫。”

有关近期吉凶的预测，是指对较短时段内将出现的一些吉凶祸福之事的预测，包括官职禄位的升迁变化、健康生死、财物得失、出行宜否以及一些突发事件。近期吉凶，与俗语所说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中的“旦夕祸福”大致相仿，这类命相的实现往往都在数日内，最长的也在三五年中，与上面所说的长期命运有很大不同。对吉凶祸福的预测也是相术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敦煌相书中的 P. 3390、P. 2572（B）的内容主要都是围绕这一主题的。如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中正发赤色，必有官事，在三日内。”“天中发黄色至印堂，必迁官，百事了，喜。如丝发，百日得官。”P. 2572（B）：“凡人面忽发白色，度鼻上入眼下者，不出五六十日丧至。”这些内容所预测的，都是在较短时段内将发生的官事（与官府有关的厄难之事）、升迁、死丧等，都与吉凶祸福有关。

既然人的命运前景可从时段上分为长期和短期来进行预测，它们所代表的命相内涵也各自有所侧重，如长期前景往往是与贵贱贫富等命运有关，短期预测往往与具体的吉凶祸福有关，那么在相术对这两个时段的命运前景作出占相与预测时，所依据的身体部位与特征必定也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命相实现的时效（长久或短暂）与相的存在部位、相的表现特征有直接的关系。

一般来说，根据自然形成的身体部位和稳定的特征所预测占相的命相，如据面部器官、身体四肢等部位和这些部位所表现出的较少变化的特征所做的预测，大都有关人一生中命运贵贱的远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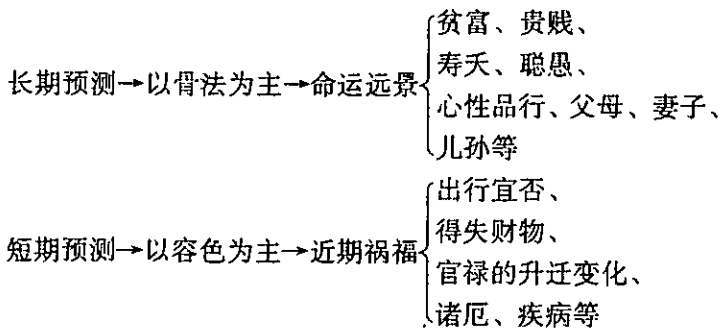
根据那些人为划定的细微身体部位及表现其上的隐显不定、变化不断的特征所做的判断，多是有关目前吉凶祸福的。前面我们对身体各部位的考察，其实已经部分涉及这个问题。从身体部位的划分来看，根据自然形成的身体部位和器官的外形、状态、颜色及声音、步态、纹理、黑痣等稳定特征所做出的预测，一般都与人的长期命运有关。如头面部的五官、六府、三亭，身体的胸、背、腰、腹、四肢手足以及身体表面的纹、痣，包括声音、步态等特征，这些特征往往都是伴随人一生而较少变化的，有些特征显现得较晚，如腹下垂、背如龟形等，成年后方定型；有些纹、痣的出现也较晚，且出现后会有加深或加大的变化，但无论怎样，这些特征都不会消失，变化也处在相对较小的程度，根据这些特征所做出的预测就是长期的预测。相反，面部或身体表面的气色会随着身体健康状况、心理情绪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这些特征有显有隐，存在的时间也有长有短，大多存在较短，根据这类特征做出的预测，往往都是近期的，例如 P. 3390 与 P. 2572 (B) 中的内容，大多都是根据面部气色来推测近期的吉凶祸福。

占相中根据不同部位特征来推断预测不同类型命禄的内容，并不是敦煌相术中才开始有的，蒯通所说“贵贱在于骨法，吉凶在于容色”的话中，可看出在秦汉之际，人们已将身体部位特征与命相类型的对应关系作出了划分。汉王符《潜夫论·相列》中进一步明确总结为：“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就是说，命禄的贵贱体现在骨法之中，吉凶体现在气色中，而“年时”所指，大约与后来相书中的“流年运气”相似，体现在面部部位中，由部位形态与气色共同决定。<sup>①</sup>可见汉代的相术已将人的命相分作三

<sup>①</sup> 对王符所说的“部位为年时”一语，清人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注以及今人彭铎的校正，都没有做出解释。从相术的角度看，它与传世相书中《流年运气部位歌》的内容有关。所谓的年时，指一生中某年或某时的吉凶际遇，通俗一点，就是所谓的时运；部位，是年时吉凶所赖以表现的面部各部位的形态与气色。《神相全编》一中有《流年运气部位歌》、《运气口诀》、《识限歌》等篇，记载的都是有关流年运气的内容，可参看。

类——禄相、吉凶、年时，其中，禄相相当于我们这里所说的长期命运前景，吉凶为近期的遭遇，年时则指一生中各个时段的穷通际遇。这三种不同种类的命相，在人的身体上分别表现在不同的部位特征中，即禄相——骨法，吉凶——气色，年时——部位。这样的分工，为汉以后的相术承袭下来。敦煌相书中所表现出的命禄种类，可明显看出的主要为禄位与吉凶两种，至于年时，则很少涉及，只有许负相书第七篇中的一句话明确与年时有关：“额折阳中，陷廿厄卅厄两度。”<sup>①</sup> 额骨在左眼太阳穴（阳中）一带有曲陷凹进，主二十岁、三十岁时两度有厄难。这样的内容在敦煌相书中也仅是许负系统相书中才有。可见敦煌相书中对“年时”是不太看重的，而更侧重于长期命运前景与目前吉凶祸福的预测。

关于敦煌相书中长、短期预测与身体部位、命相类别的对应关系，可以用下面的结构图形来表示：



### 三、由敦煌相书所见之社会欲望与社会心理

根据以上统计，我们可以对敦煌相书的占相内容按出现频率大

<sup>①</sup> P. 3589V《额第七》。

体排出一个顺序：

- 第一，为有关富贵贫贱的内容，出现了 570 余次。
- 第二，为有关年寿、生死、健康的内容，出现了 276 次。
- 第三，为有关官职禄位的内容，出现了 233 次。
- 第四，为有关家庭子孙的内容，出现了 220 次。
- 第五，为有关财产的内容，出现了 142 次。
- 第六，为有关吉凶祸福的内容，出现了 140 次。
- 第七，为有关心性德行的内容，出现了 100 次。
- 第八，为有关智慧才艺的内容，出现了 52 次。

以上次序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调整。因为在上述八类内容中，占第三位的官职禄位和占第五位的财产，从根本性质上说，与占第一位的富贵贫贱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可以归并为一类。这样，其排列顺序就调整为：

- 第一，富贵贫贱。
- 第二，年寿生死健康。
- 第三，家庭子孙。
- 第四，吉凶祸福。
- 第五，心性德行。
- 第六，智慧才艺。

这一序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人们的社会与人生追求的一种序列。在敦煌相书中，有关富贵贫贱的内容出现次数总计达到 945 次，比其他五类占相内容出现次数的总和还多，在所有占相内容中占到了绝对的多数。目前所保存的 12 个卷号的敦煌写本相书，其总字数还不到 3 万字（约 24000 字），在这样的篇幅中，有关富贵贫贱的内容就出现了这么多次，足见富贵在隋唐五代社会民众心目中占据的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富贵，是敦煌相书第一位的社会关怀，是那一时代最普遍的人生追求。

敦煌相书中的“富”和“贵”往往连用。作为一种人生境遇，

富贵一词的语义所指，一方面与社会地位有关，另一方面又与财产状况有关。上文统计中单独列出的官禄和财产，就分别体现着富贵的这两个方面。然而，作为一种人生追求的富贵，其语义内涵却并不能看做是这两者的简单拼合。除社会地位的尊崇和物质财富的充裕外，它还牵连着更广泛的人生内容，牵连着由这两者所带来的一系列无法尽说的人生的欲望的满足。我们或许可以说，富贵一词所表征的，是世俗人生一种最根本的欲望。孔子说：“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陈涉说：“苟富贵，毋相忘”，早就从反正两面说出了富贵在人生追求中的核心地位。从这一点看，“富贵”成为敦煌相书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很合乎情理的。

在敦煌相书中，“富”、“贵”二字单独出现的词频几乎不相上下（不含“富贵”，富出现163次，贵出现161次）。但分别体现着“贵”与“富”的有关官禄和财产的内容，出现频率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关官职禄位的内容，出现了233次，有关财产的内容，却只出现了142次。可见，抽象地言富、言贵是一回事，具体地求富、求贵又是另一回事。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巨额财富的获得，常常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有了“贵”，自然也就有了“富”，<sup>①</sup>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二千石”、“六百石”一类的官名上看出，这就难怪社会的普遍欲求很自然地首先指向了做官。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进入统治阶层从而分享政治权力带来的一切好处，自古以来就是绝大多数欲有所为的人的最大人生欲求，随着大一统帝制的建立和发展，做官也日益成为体现人生成就的最主要的途径。而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实行，也为更多的

<sup>①</sup> 当然，偶尔也会有贵而不富的情形，如袁天纲相李峤，就说他“贵寿而不富”。《太平广记》卷二一《定命禄》载：“‘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见峤卧背绝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褥。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这样的情况是少之又少，所以唐人才会专门记下来。

人从社会下层进入到上层提供了途径，敦煌相书中官爵禄位的高频出现，或许与这种根本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有着某种关联。以上排序统计的结果，也与相书本身的记述相符。敦煌相书中，凡涉及次序之处，也大都是先官禄，再财富。P. 2572 (A)《相书一部·相齿部第十五》：“卅八，国相；卅六，九卿；卅四，州县宰；卅二齿，大富；卅齿，自如。廿八，贫相。”从齿数多少判定一个人的命相，排在前面的首先是从国相、九卿到州县宰一类的官位，其次才是从“大富”到“贫”的财富多寡。CH. 87《颐颌第十八》：“凡人颐方颌厚，富贵，好田宅，多子孙。”也是先富贵，后田宅，再子孙。在敦煌相书的诸多命相中，以获得官职禄位为最佳命相，能获得官职禄位的人，也就是有“贵相”的人。

在专制制度之下，“官”不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权力与威势的象征。官职禄位能给人带来社会地位与财富，也能给人带来无法抵御的灾难。因而，积极求官的另一面就是努力地避免“官事”，防止“失官”或“犯官”。敦煌相书中，与官有关的占相内容也有一些是不好的，那就是如“失官禄”或“官事”一类的事，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狱厄”、“狱死”等。“官事”一词，在民间语境中常指来自强大官府的不可抵御的祸事，往往与财产的损失、人口的因系伤害、生活的重大变故等联系在一起，轻则失财惊忧，重则破家亡人，普通百姓既无法预料亦无法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好寄希望于通过占卜来预测是否会遭遇“官事”，程度如何，以求事先有所防备或设法禳除。这当然是没有科学依据和徒劳无功的，只能给人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而已。历代占卜书中，有关“官事”的占卜数量很多，仅在六朝时已流行的《灵棋经》中，“官事解散”或“官事难解”一类卜辞出现的次数就有数十次之多。<sup>①</sup>敦煌相书中，“官事”作为一种很不好的预测，共出现了3次，都

<sup>①</sup> 《灵棋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敦煌文献中保存有6件写本残卷，黄正建定名为《灵棋卜法一卷》。

与面部出现赤红色这种预示流血、官司、暴卒的征兆联系在一起，“何以知人家急卜事应至？鼻下人中有赤气者，此人必有大官事应至”<sup>①</sup>，等等。赤色在面部出现，意味着灾祸将至，而天中、中正、人中等部位出现赤色，则更是不好的征兆。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了解“官事”对民众威胁之大。同官、官府紧密相连的另一种不好的事，是“狱厄”、“狱死”，这也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祸之一。正如学者所指出：“由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司法有极大的随意性，因而势必存在大量的错案冤案。如遇酷吏当道，则更会刑网密布，动辄得咎，可以想见，种种冤屈势必难免。而刑狱之灾，对于常人来说，往往是飞来横祸，其甚者或至杀身灭门，家破嗣绝。不仅地位低下的小民如此，即使已身居高位，也难免于此。唐武则天朝，这位女皇为了巩固统治权力，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之流大兴刑狱，不仅朝廷重臣、李姓皇族，甚或自己的亲生子女也时会惨丢性命。所以如何能免除此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当然会受到各色人等的广泛关注。”<sup>②</sup>我们从南北朝至唐以来的文献中可看到大量讲述信奉佛教者在身陷牢狱或临刑之时，诵念经文或观世音之号，皆枷锁自脱，刀斧折断，因而免除灾祸的故事。佛教正是利用了人们对这种社会痼疾的惧怕心理，不失时机地进行宣传。同样，占卜书中也将有无“狱厄”列为预测的一项内容。而这种对“官事”和牢狱之灾的恐惧，甚至也渗透到了对一些身体部位的观察与命名中。P3390中的《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赤色入两狱，必见流血；若连两堂上，必诛九族。”同卷又如：“牢中黑色黄心，狱厄重。白色笞，黄色得出。”这里的“两狱”、“牢中”，都指面部印堂两侧的部位，而它们所主命相也多与牢狱之灾有关。这也从另一方面显示出官爵及与之相连的种种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

就相书描述人身特征的整体来看，所载之相主要以所谓“好

① P. 2572 (B)《相法》。

② 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291~29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相”为基准。这一方面出于辨识方法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相士在看相时“报喜不报忧”的行为特点。也正因如此，敦煌相书中有关“官事”的记载比起得官的记载来，在数量上就要显得微乎其微，而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富贵与贫贱的对照里，显而易见的是，在敦煌相书的文本中，富贵与贫贱出现的比例也有着很大差距。

如前所述，敦煌相书中占到第二位的占相内容是有关人的年寿生死健康的。其中最多的是与“死”有关的命相。值得注意的是，以上8类有关年寿生死健康的占相内容，共计出现276次。其中最多的是有关“死”的命相，包括“死”（98次）、“煞”（14次）、“丧”（11次），出现次数达到123次。这里所提到的“死”或“煞”，都指非正常的死亡，如“刀兵死”、“狱死”、“饿死”、“产死”、“为人所煞”，均非“寿终正寝”；而所谓“丧”，则涉及他人，通常是亲属的死亡。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出，对死亡的恐惧，尤其是对偶发的危及人命的灾祸的惧怕，仍然是隋唐时期社会关怀的一个重要内容。无疑，相术对此所采取的是一种宿命的视角，也就是说把一切可能的偶发灾祸都归之于命，归之于一种想象中的必然，这固然是迷信的、错误的，但这种宿命感究竟反映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生活实际，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敦煌相书有关“死”的记述中，有关“产死”一项，就出现了10次之多。当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时，母亲却常常经受着死亡的威胁。敦煌相书中的这种记录，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露出古代妇女生育过程中死亡率之高。<sup>①</sup>祈求长寿一直是人的最基本欲望之一，敦煌相书中有关年寿的内容，占据着相当突出的位置，这里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欲似乎

<sup>①</sup> 能说明这一问题的，还有敦煌医药文献中发现的“难产符”。S. 2498中记有一种产妇难产时和水吞服的“难产符”，其说明云：“此符难产随年几与吞桃汤下，以醋点汤，七立桃仁，去尖。此法极秘，勿传。”另有一种小型符，“难产者吞之，儿出，手把符出。见验大吉。”详见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16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带有某种普遍性，因而也无须过多地在这儿做什么分析。至于有关疾病的内容，出现的次数虽然相对较少，却是相术中最可能含有某种真实价值的东西，但这里同样存在着经验与想象的混杂和因果关系上的错乱，其与中医学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辨析。

传统中国社会，历来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家族兴旺，子孙绵绵，一直是中国人最大的欲求之一。敦煌相书关于家庭生活的占相内容，包括夫妻关系及子孙问题两个方面。这里最突出的应是男女双方的所谓“妨”、“害”、“煞”的问题，这不仅涉及夫妻双方，而且也影响到家庭其他成员——妨夫、妨妻之外，还可能妨父母、妨子孙。这类表示男女不谐与妨害的命相，出现次数达到107次。与有关富贵的占相以“好相”为主的情况不同，夫妻关系的命相却以“恶相”为主，表示夫妻相宜相谐的命相，在这里只占到了很少的份额，这就是所谓“宜”（12次，其中还包括不宜）和“挟夫”（出现8次）。这种颠倒“好”、“恶”情况的存在究竟说明了什么，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或许，它多少透露出了一些人们对家庭不和的强烈畏惧与担忧。还要注意的，这种由“妨”、“害”、“煞”、“宜”、“挟夫”所表达着的对夫妻关系的关怀，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人们对家族幸福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它仍然是家族本位的，尽管其中一些占辞涉及了夫妻双方的相互影响，但通常情况下，这里关怀的主要还是女方对整个家族的影响，与家族兴旺、子孙繁衍问题直接相关。敦煌相书中有关子孙的内容，出现了80多次，这还不包括作为它的反题的“无子”、“孤独”之相。从根本上说，对子孙的关注其实质就是对家族命运的关注。在这一点上，敦煌相书所表现出的似乎仍然是一种普遍的人生欲望。

作为一种预测命运的方术，相术必然要涉及人遭遇的吉凶祸福问题。敦煌相书中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为数亦不少。这些以“吉”、“凶”、“乐”、“苦”、“祸”、“厄”为标志的人生境遇的存在，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相书的宿命论解说，从本质上说并无根据，但从它的频频出现，我们也可以看出，古人在无法真正把握自己的

命运时所表现出的惶惑。

敦煌相书中有关心性品德的内容，涉及人的天生气质、道德修养、行为方式等许多方面，由于这些记述从整体上看，显得比较分散细碎，因而缺少充足的分析价值。但即就是从这些细碎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于民间通俗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从前面的统计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中的那一套忠孝节义，在相术这种民间文化中的存在并不特别突出，有关的概念在这里较引人注意的只有忠、信、孝、贤、贞数项，而且出现频率均不算太高，几乎与日常生活中常遇到的“好说人”、“口舌”、“淫”、“斗”等，占到了差不多的分量。这里出现的最多的是“性”字，而这大多涉及人的天生气质和性格倾向，其中一些东西，如P. 2572 (A)《相毫毛第廿八》“胸前生毫毛，猛，性健”，就不无对人的生理特点与心理倾向关系的正确观察，体现出某种“观察的理性”。与有关心性品德的内容相比，有关人的智慧才艺的内容出现的总量虽然比较少，但其体现的价值取向却更为鲜明，这里最突出的是“智”的问题，除“智”字本身出现24次之外，其他一些用语，如“聪明”、“道术”、“巧”、“艺”、“多才”等，都与“智”的问题密切相关。与前面有关品性德行内容的零散性相比可以看出，体现在这里的，或许正是民间文化所特有的那一种尚智倾向，对此，我们将在后文做进一步的分析。

## 第五章 敦煌写本相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

在考察了敦煌写本相书的身体符号、占相内容、命相种类之后，我们就敦煌相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进行一些简单的探讨。

### 一、中国相术的起源

在这里，首先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相术的起源问题。看相行为究竟起源于何时，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虽然战国时期的荀子曾反复强调“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sup>①</sup>，但我们在《左传》、《国语》中却看到不少关于“相人”的记载，如《左传》载：文公“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鲁文公元年，即公元前626年，周王派内史叔服

<sup>①</sup> 《荀子·非相》云：“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举，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君子之谓吉，小人之谓凶。故长短、大小、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见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50~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来参加鲁僖公的葬礼，鲁大夫公孙敖听说叔服懂得相人，便带来自己的两个儿子请他看相，叔服相后，说，谷能奉祭祀供养，难将会葬埋父亲，还说谷长得颐颌丰满，其子孙后代必将兴旺。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对相人术的明确记载。再《国语·周语》：“简王八年，鲁成公来朝，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见王孙说，与之语。说言于王曰：‘鲁叔孙之来也，必有异焉。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殆请之也。若请之，必欲赐也。鲁执政唯强，故不欢焉而后遣之。且其状方上而锐下，宜触冒人。王其勿赐。’”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78年。王孙说根据叔孙侨如面形长得“方上而锐下”，认为这样的人容易冒犯他人。此外，其他文献中也有不少通过观察形貌言行以求“知人”，从而选拔人才的记载<sup>①</sup>，可见，相人术在荀子之前相当一个时期，已经切实发生影响于社会。根据文献记载，可以确凿地说，相术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在上层社会普遍流行。当时掌握相术的，不仅有周内史叔服这样的卜史之官，也有楚令尹子上、韩宣子这样的国之重臣<sup>②</sup>，甚至还有叔鱼、叔向之母这样的妇女<sup>③</sup>。他们既为自己的家人看相（如初生的婴儿），也为其他人看相（周内史叔服相鲁大夫公孙敖之二子，韩宣子相齐国子雅、子尾的儿子）；

① 《逸周书·官人解》、《大戴礼记·文王官人》都有如何通过观察来分析、了解人的心理、性格、能力的内容。这些内容多为后代的人伦鉴识理论所继承与发展。其中的某些内容与相人术亦不无关系。两书的成书时代虽然晚，但其材料内容多涉及先秦时期。见伏俊连：《人物志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

② 韩宣子相人之事，载在《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遂如齐纳币。见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见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见子尾。子尾见强，宣子谓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2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国语·晋语八》：“叔鱼生，其母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黔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貶死。’遂不视。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之，往，及堂，闻其号也，乃还，曰：‘其声，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许多贵族在选择家族继承人时，已将相术作为重要的判定依据。<sup>①</sup>这时的相术所呈现的，显然已不是它初发生时的情状。从一些记载看，社会对人的某些形貌与其性情、命运之间的关系，已形成了某些明显的共识。《左传》文公元年楚令尹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而豺声”<sup>②</sup>，宣公四年楚国子文说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sup>③</sup>，《国语·晋语八》晋国叔鱼之母说叔鱼“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溪壑可盈，是不可厌也，必以贿死”，叔向之母说杨食我“豺狼之声，终灭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sup>④</sup>，已分别从体貌外形与声音两个角度来判断人的性情、未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数度提到的所谓“豺狼之声”，分别出自楚、晋两国人之口，这种情况表明，在《左传》记载的时代，相术的流传不但普遍，而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相法系统。由此可以推定，虽然有关相术的最早记录出现在春秋前期<sup>⑤</sup>，但春秋时期并不是相术滥觞的最早源头。

关于春秋之前相术的具体存在情状，由于文献的匮乏，我们已无从确知。但可以断定的是，其源头应当是相当古老的。我们今天说到的相术，只是相人之术，而在古代社会，所谓“相术”，其实远不止相人。《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所列诸种相法，就包括了相地形、相宅墓、相人、相六畜、相刀剑等内容，此外在杂占类，还涉及了有关相土地、相蚕、相植物等方面的内容。李零说：“古代相术是以目验的方法为特点。它所注意的是观察对象的外部

① 祝平一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社会流动大量增加，封建贵族往往利用相人术来选择合宜的继承人，以保证其家族原有的地位。《汉代的相人术》第二章《汉以前相人术的发展·继承与相》，23~36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

② 《左传·文公元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5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③ 《左传·宣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6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 《国语·晋语八》，见（吴）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⑤ 周内史叔服相鲁大夫公孙敖之二子在鲁文公元年，即公元前626年；楚令尹子上说太子商臣相貌及商臣弑父之事，也发生在这一年。

特征（形势、位置、结构、气度等），所以也叫形法。从‘象数’的角度讲，它侧重的是‘象’。”据此，他将《汉志·数术略》中所载的相术书分作4种：（1）主要与山川走向和形势，屋舍、墓地的位置和结构有关，包括相地形和相宅墓。如形法类的《山海经》、《国朝》和《宫宅地形》。（2）主要与人和家畜有关，包括相人和相六畜。形法类的《相人》和《相六畜》即属此类。（3）主要与物件有关，形法类的《相宝剑九》、杂占类的《武禁相衣器》属此类。（4）主要与农业与养殖业有关。杂占类的《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藏（藏）果相蚕》。“相土”，也叫“相土之宜”，与农业有密切关系。而“相蚕”则与养殖业有关。<sup>①</sup>

概括起来看，这些相术的存在大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对世代积累起来的生产经验和生活智慧的总结。虽然由于古人的认识水平和观念形态，这些知识在其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其某种神秘主义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但从根底上说，是有着某种唯物的、合理的成分的。从这一点上说，相人术的产生，也是建立在人们对人体的长期观察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就此而言，相术的产生其实与古代医学大有渊源。它们同出一源，却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医学通过对人体的观察来判断健康状况，诊疗疾病，最终走向科学；相术通过观察人体来了解人的未来命运，以求趋利避害，最终沦为迷信。两者同样试图在观察到的人体现象和实际生活经验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所不同的是，医学所建立的这种关系有着内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相术所建立的这种关系缺少这种合理与必然。这就最终导致了这种关系的牵强和扭曲，相术之沦于迷信，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终古代社会，相术与医学之间存在的这种同源异出的关系，一直未能彻底割断，相术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通过气色察人疾病死生的内容，而传统

<sup>①</sup> 李零：《中国方术考》第一章《占卜体系与有关发现》，84~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医学也总未能褪尽某些唯心与神秘的色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扁鹊见齐桓侯故事<sup>①</sup>，就能看出这一特点。这个故事在表现扁鹊医术高明的同时，也渲染着某种神奇的东西，扁鹊一见齐侯，就能判定其病在何处，能否医治，以及死亡的大体时间，这种察相知病的神奇能力，与相术中察气色而知疾病死生的内容就颇为接近。在后代的有关记述中，那些名医往往也具有相人的本领，最著者如《旧唐书·方伎列传》记载的孙思邈故事。<sup>②</sup>

除医学之外，与早期相人术有着紧密关系的，当还有《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形法类所列的其他一些相法，班固说：“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这些“相术”，其处理的对象、目的虽然不同，所包含的唯物的和经验的内容也有多有寡，但从根本上说，都是试图从对对象的观察中找出某种现象与结果的因果关系，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在它的实际存在和发展中，也都始终混杂着经验与迷信。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古地理学的人神杂糅以及与建筑学有关的相宅之术之沦为风水迷信，就与相术的发展命运有着相似的境遇。

在这类相术中，与相人术关系最为密切的当为相动物一类，而从与它的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相术的发生演变逻辑。与相人的风气相比，相牛马的风气出现得要更早，这也与古人的生产需要联系在一起。在《诗经》中已有许多有关牛马形态的描写，而古文字中的有关牛马的字词也特别多，如《说文》“牛”、“马”等部中的

①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五《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列传》记载有孙思邈为人看相的故事：“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佹、儻、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类也。”50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一些字，如“骅、骝、馱、馱”、“馱、牲、馱、馱”等，其义位的划分就在体态形貌上的某些特征。在今天，这些字大都已不再具备区分意义的作用，但它们的存在却仍然透露出人类早期生活的某种信息。这些地方当然都没有提到“相”的问题，但这种细致的观察和划分却无疑是“相”的结果，这种“相”无疑也是一种生产技术，而其存在基础则在于对牛马的选择和饲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那一份重要意义。从文献记载看，最早的《牛经》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相传是齐桓公的车夫宁戚所撰，又传给了百里奚。<sup>①</sup>春秋时，相牛马术已相当发达，一些善相马的人，也被比为善识人的代表，如伯乐。《列子·说符》、《淮南子·道应训》中善相马的九方皋，在《庄子》中也有一个为楚国司马子綦的八个儿子看相的故事。<sup>②</sup>但这还只是在“善相”这一点上所作的较为抽象的类比，更具体地看，相牛马之术与相人之术的类同，还在于同样试图从对象的外形特征中看出一种“可用”之质。银雀山汉简中的《相狗方》，“内容涉及狗的头、眼、喙、颈、肩、肺、膝、脚、臀等部位及筋肉、皮毛、起卧之姿，奔跑速度等”<sup>③</sup>。了解狗的目的，是为了能充分利用它的特长，而供人役使。早期的相人术，除了医学的目的之外，大约也与人才的选拔有关。所相的内容，注重的或许也只是个人的体质与气质，如是否健康，是否有力，是否值得信赖，是否能承担起某种使命，等等。古代斯巴达人对新生婴儿实行严格的挑选，只有健康的才会留下来养大，不健康的则被抛弃，这种对婴儿的挑选，实际上也包含了对其未来身体健康状况的预测与判断。我们这里所说的最初的相人，其情形也当与此相仿。

① 《世说新语·汰侈》刘孝标注引《相牛经》曰：“《牛经》出宁戚，传百里奚，汉世河西薛公得其书，以相牛，千百不失。”见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4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② 《庄子》中作九方歎。《庄子·徐无鬼》。

③ 李零：《中国方术考》第一章《占卜体系与有关发现》，8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然而，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还有意志，还有自我实现的欲求。能否担当起某种使命，不仅取决于他的体质状况，也取决于他的性情，甚或道德品质。而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一个人担当什么，获得什么，也与他的社会地位、财富名誉等种种现实利益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相人之术不能只停留在与相动物之术一样的体质医学的领域，而必然要向更具社会意义的领域拓展，而最终与医学的发展分道扬镳。分析文献记载中那些有限的相例，也可以看出，早期相术所相的主要是人的身体状况，其次才进于性情，进于命运，直到最后才关涉人的贵贱吉凶，而这一关键的转变，或许就在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这一转变，决定了相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基本性质和地位，从后世的、成熟的意义上说，相术确实可以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荀子·非相》篇所说的，“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所指的或许正是这个意义上的东西。而随着这一转变的完成，随着相学体系的日渐缜密，越到后来，相的本来意义越发隐微，体现其中的因果关系，也越发被淆乱或倒置，以至今天看起来，相术完全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迷信。

与早期的医学一样，早期的相术并不存在某种理论体系的支持，它大体只是一种经验与错置因果的产物，其间夹杂着某种想象与迷信，也夹杂着生活的经验与智慧。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需要某种理论性的东西来解释这种因果之间的深层关系。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种种形态的理性思潮的兴起，为它获得这种理论上的支持提供了条件。那些包括敦煌相书在内，在后世广为流行的相术体系的理论基础，都奠基于一历史时期，因而与这一时期的种种思想因素有着紧密的关系。而理论支持的获得，也使相术在从春秋战国到两汉的这段历史时间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先秦思想中普遍存在的天道观、儒家思想中的纲常伦理、战国秦汉的阴阳五行学说、汉代的天人感应与谶纬迷信，均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逐渐积淀出了它最主要的文化内涵。此后，佛教的传入又给它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影响。但在这一切中，最为关键

的还是相术与命运观的结合。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命运观的渗入，原始的、具有某种实用技术意味的相人术，才逐渐演变成后世人们熟知的那种方术或迷信。

敦煌相书所代表的隋唐五代时期的相术，正处于中国相术繁荣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它继承并发扬了先秦及汉代相术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内容，使原有的内容更加细密严谨；另一方面，它吸收了外来文化因素，产生出新的活力，增添了许多原来没有的内容，促进了相术的发展，使相术更进一步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为宋代相术的成熟定型奠定了基础。下面我们以敦煌写本相书为中心，对这一时期相术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做一些分析。

## 二、命运观与“禀气说”

命运观念是中国相术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正是有了人人皆有命的观念，察相以知命的相术才成其为可能。这种命运观认为，人是有命的，人的命运，在其尚未出生之前就已确定下来，而通过形体、骨骼、气色、声音、步态等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可以察知。命运观念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它由三代时期的天命观发展而来，春秋时期形成了有关普通人命运之命的观念，并发展定型于汉代。徐复观说：“西周及其以前之所谓命，都是与统治权有关的天命。到了春秋时代，扩大而为‘民受天地之衷以生，所谓命也’的一般人的命；即是天所命于人的不仅是王者的政权，更进而成为一般人民道德根据的命；这是天命观念划时代的大发展。‘天地之衷’所命于人的，在孔子，在子思的《中庸》，便称之为‘性’，在老子，在《庄子·内篇》便称之为德。这是在一般人生的道德要求

上所新建立起来的天人关系，可以说是道德自主性的觉醒。”<sup>①</sup> 随着这种觉醒，人们同时也发现道德的自主性也不能完全主宰人的现实生活，人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等，既不是人力所能控制，也不是当时的人智所能解释的，“冥冥中仿佛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发生支配作用，这便在春秋时代出现了命运之命的观念。”相人术的发展，就是这种命运之命的观念出现的结果。从文献记载来看，相术似乎很早就和天命观结合在一起，《左传·昭公元年》对周武王之子叔虞手纹来历的记载，<sup>②</sup> 虽不能说明相人术与天命观的结合从西周初就开始了，但至少说明二者的结合是相当早的；而《左传》、《国语》中有关相术活动的其他记载，与《荀子·非相篇》对相术及天命观的批判，都明确表明，至迟到春秋时期，中国相术就与传统天命观有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只是就其实际存在的情况而言，就其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最关键的突破却在汉代。

汉代时命运观念在社会大众之间更加普及，到王充时，他对命运观念做了进一步阐释，并将之与相术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奠定了相术的理论基础与解释原则。王充说：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生死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sup>③</sup>

这是对命的内容所作的规定。他又说：

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贫富贵贱

①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38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② 《左传·昭公元年》：“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③ 《论衡·命禄篇》，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新注》，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也。禄者，盛衰兴废也。

遭者，遭逢非常之变。遇者，遇其主而用之。<sup>①</sup>

这是对命的观念的进一步细分。人的命运贵贱是统一的，但一生中却各有盛衰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在“禄”上，而“遭”、“遇”、“幸”、“偶”四个观念所包含的吉凶祸福虽不相同，但它们在人生际遇方面所表现的都是一种“偶然”或“突然”发生的事件，这就是“禄”的具体表现。王充正是由以上对有关“命”的各种观念的规定与解释，建立起一套命运的必然与偶然的统一关系，提出了命运支配论。

既然肯定了命运是人生的主宰，那么，命是如何形成的？它有无可能被人察知？表现在哪里？王充认为，人的生命乃受先天之气而成，当其受孕之际，其命运的贵贱吉凶已经决定下来，《论衡·命义篇》云：“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又说：“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也就是说，当人受气成形之际，其命便已随形而在，伴随终生了。

所以，《论衡·无形篇》说：“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犹陶者用埴为簠庑，冶者用铜为梓杵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体已定，不可减增。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长，可得论也。”

命运一旦生成，就不可改变，就如同形体相貌长成之后不可改变一样。命虽无形，但它可以通过有形的形体相貌表现出来，人们通过观察形体相貌就可以知道命运。这种可以观察的形体相貌就是骨法。《论衡·命义篇》：

<sup>①</sup> 《论衡·命义篇》，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新注》，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人有寿夭之相，亦有贫富贵贱之法，俱见于体。故寿命修短，皆禀于天，骨法善恶，皆见于体。命当夭折，虽禀异行，终不得长；禄当贫贱，虽有善性，终不得遂。

《骨相篇》亦云：

禀气于天，立形于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实也。

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

是故知命之人，见富贵于贫贱，睹贫贱于富贵。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王充对命运的整体看法由这样一些因素组成，即人禀气而生；所禀受之气不同，其命运吉凶亦不同；禀气决定着人的形体，故察形体可以知命。这样，通过气的连接，就在骨相与命运之间画上了一个等号。所以，徐复观说王充的“命运决定论，一变而为人之骨相决定论”的话<sup>①</sup>，也就不无道理了。

王充有关禀气与骨相、命运的论说，奠定了中国传统相术的理论基础。

略晚于王充的王符，对相与命的关系也有所论述，他在《潜夫论·叙录》中说：“五行八卦，阴阳所生，禀气薄厚，以著其形。天题厥象，人实奉成。弗修其行，福禄不臻。”人的命运虽然在禀气受形时就已决定，但后天的修为德行如果不好，就不能使天赋之命得到实现，这与王充的单纯的骨相决定论稍有不同。对此，他还

<sup>①</sup>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王充论考》，38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有进一步的发挥，所谓“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sup>①</sup>。也就是说命虽由天授，但其能否实现，则并不全然在天。

虽然，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为轮，直者宜为舆，檀宜作辐，榆宜作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质，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极，不能使之必至。十种之地，膏壤虽肥，弗耕不获；千里之马，骨法虽具，弗策不致。<sup>②</sup>

除骨法、气色、部位之外，王符特别强调德行在命运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将个人在命运中的消极等待转化为积极作为。

王符的有关论述可以与王充的命运说互为补充。他们二人的这些观点，共同构成了汉代命运学说的核心，并为后代相术所继承。

魏晋南北朝人对相与命的看法大体与王充、王符所论相似。梁陶弘景在其所撰《相经序》中说：

相者，盖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气貌，亦犹事先谋而后动，心先动而后应，表里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贵寿夭，各值其数。<sup>③</sup>

是说性命吉凶为内无形的东西，通过形骨、气貌表现出来，

<sup>①</sup> 《潜夫论·相列》，见（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sup>②</sup> 《潜夫论·相列》，见（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sup>③</sup>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五，引（梁）陶弘景：《相经序》，12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二者的关系犹如谋划与行动、心动与反应。对二者关系更为形象的比喻，是梁刘峻所说的，“夫命之于相，犹声之于响。声动乎几，响穷乎应。”<sup>①</sup> 命与相就像声与响一样，先有声，声决定响，响是声的反应；同样，人也是先有命，后有相，命决定相。命与相不可分，就如同声响不可分一样。

稍有不同的，是北齐刘昼的说法：

命者，生之本也，相者，助命而成者也。命则有命，不形于形；相则有相，而形于形。有命必有相，有相必有命；同禀于天，相须而成命也。人之命相，贤愚贵贱，修短吉凶，制气结胎，受生之时。其真妙者，或感五行三光，或应龙迹气梦。降生凡庶，亦禀天命，皆属星辰，其值吉宿则吉，值凶宿则凶。受气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移，而圣智不能回也。<sup>②</sup>

他对命与相关系的看法，不像王充所说的那么绝对，相成为帮助命运实现的必要条件。命运天定，决定命运吉凶贵贱的因素在这里逐渐归结到一些比较明确的对象上，即星辰，是星辰的运动与“结胎受气”共同而又偶然地决定着人的命运，所谓“皆属星辰，其值吉宿则吉，值凶宿则凶”，生成之后就不可改变了。

敦煌相术从这个基本上又向前发展了。我们从敦煌写本相书中不多的一些论述来看，P2572 (B)《相法》(拟)中说：

凡相之法，看其所作。虽有好相，(由) [犹] 须好

① (唐)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五，引(梁) 刘峻：《相经序》，12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② (北齐) 刘昼：《刘子》卷五《命相章》，见《刘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行。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

骨相是命运的具体表现，但它也要受到行为的影响与制约，行为不善，必将影响到骨相，亦即命运。王充说过，骨相生成后是不可改变的，命运也是不变的，王符虽然认为命运与人的行为德行有关，德行不好，先天所具的好命将得不到实现，但他也没有说骨相可以改变。在这里却说行为不善，可以使原先所具的好相受到“损伤”，所谓损伤，其含义就是使好相变成了恶相，那么命运也就自然地随之改变。

类似的说法还见于许负系统相书。《许负相书·序》中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头）[显]扬，表其深现。”这里的善，指的是善的行为，恶，即恶行。人的相貌形体，是人行为或善或恶积累的结果。积善会有余庆，这是一句老话，<sup>①</sup>不足为奇，但这种善还可以在人的相貌上体现出来，可以带来好的命运，则是值得注意的说法。积善会使“众相自然”，自然，当指相貌匀称端正，自然之相就是好相，序中后面所举的“夫阳光润泽，细发有殊，眉峻黑，眼目鲜明。阳中开阔，阴中太平。龙（精）[睛]凤目，阙上毫生……”都属于自然之相。有好相，也就有了好命；反之，则“积恶显扬，表其深现”，话虽不好理解，但其意思是说，恶行积累起来，也会在相貌上有所反映，它所带来的是恶相，与之相应，其命运也就不好。在这里，相即等于命运，而相的好坏，是由行所决定的，善行带来好相，恶行带来恶相，所以命运的决定者是行为。敦煌相书中有关相、行、命的论述不多，只有这两处，但仅就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它所主张的命运观点与汉代王充所论已经不是全然一致的了，它特别强调行为在命运决定中所起的作用。

<sup>①</sup> 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易·坤卦》中即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命运观念在汉到唐之际的这种发展演变，固然有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如王符的说法就是儒家思想影响的产物，但在儒家之外，佛教观念的渗透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佛教广泛传播，日渐深入人心，传统相术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就体现在命运观念中。稟气说的偶然性里，加入了善恶果报的必然；骨相不变的内容中，加入了因善恶而改变的说法，命运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偶然，而是有因果可循的东西。

北齐刘昼的命运观，还是对王充命运观的继承和发展，不过是更加注重其中的天人感应的内容而已。他强调的仍是相与命的不可改变性，“受气之始，相命既定，即鬼神不能改移，而圣智不能廻也。”<sup>①</sup>就在刘昼强调命运的不可改变性的同时，也出现了佛教利用相术宣传相与命是可以改变的内容。敦煌写卷 P. 2094 中保存下来的《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中，已记载有梁时僧人因持诵《金刚经》而改变了原有短命之相，从而增寿延年的故事。<sup>②</sup>到唐宋时期，佛教宣扬的善恶果报之说已完全渗入相术的命运说中，成为相术理论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太清神鉴·序》中云：“故夙积其善，则赋其形美而福祿也；累积其恶，则流其质凶而夭贱。此其灼然可知，其确然不易也。”正可以看作是对敦煌《许负相书序》“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头）[显]扬，表其深现”说的进一步阐释。而其书中大量的对人生命运的解说，如“夫人生在世，固多般矣。或为碌碌仕宦，或为区区四民，或进或退，或得或失……皆缘所作而受报，未尝有毫发之差”；“生死荣辱，循环无端”；“（贵人）其来有五：有自修行中来者，有神仙中来者，有星辰中来者，有神祇中来者，有精灵中来者”<sup>③</sup>，等等，都带有明显的佛教

①（北齐）刘昼：《刘子》卷五《命相章》。

②《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中亦引，内容大致相同。

③《太清神鉴》卷一。

影响的痕迹。而《神异赋》所说的，“人生富贵，皆由前世修行；士处贫穷，尽是今生作恶。”<sup>①</sup>则完全接受了佛教轮回转世思想。在以上所有这些有关命运的说法中，敦煌相书所反映的命运观念，正是南北朝至宋代之间相与命从不交到可变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无论变与不变，命运前定的观念一直都是中国相术的核心基础。从春秋战国时期命运观与原始相术的结合开始，无论是儒家理性学说对天命论的批判限制，还是佛教文化对它的渗透影响，也无论是相术在后代如何发展演化，在实际中如何更为广泛的应用，由天命观转变而来，经汉代王充论说而形成体系的命运观，始终都是中国相术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太平广记》中所载唐代前期的一则占相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于朝堂，目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语。后裴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sup>②</sup>

姚元崇认为担当宰相重任的人，必须是有才干堪重任者，而相士则不考虑才干，只注重其相貌所体现出的命运信息，只要有命，有才无才都无关紧要。他们二人关于“才”与“命”的讨论，所涉及的，其实已不仅是占相灵验与否的事，而是有关人生命运的一个

① 《神相全编》卷六。

②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重要问题。

### 三、敦煌相书与阴阳五行观念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古人以阴阳解释天地万物的化生与运动，凡天地、日月、昼夜、男女及至脏腑、气血等世界万物，皆可分为阴阳两大系统。该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阴与阳的矛盾，强调差别、对立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中的作用；同时又认为阴阳同为一体，阴阳互济，强调综合统一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就专门以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现象。到汉代，董仲舒进一步将阴阳的统一关系解释为“阴者阳之合”的主从关系，他对阴阳关系的这种定位，对应在人事关系上，就是君尊臣卑，夫贵妻贱，“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也。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sup>①</sup>“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sup>②</sup>阳贵阴贱，但阴阳亦不可分离，“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sup>③</sup>

阴阳之说的影响十分深远，几乎渗透到每一种文化学说的基底之中，尤其在术数文化中应用广泛，成为术数文化解释自然与社会人事的根本原则。

相术以“知人”为目的，通过观察人体形貌以预测人的未来命运。相术兴起与繁荣发展的时期，正是阴阳五行之说广泛流行之际，长期的共存与影响，使相术完全吸取了阴阳关于天地万物与社会人事的学说，将之运用到对人生、命运的解释中。

相术首先用阴阳观念来解释生命的本源。人皆由天所生，这种

① (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基义》，432~4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3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春秋繁露·基义》，4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观念由来已久,《诗·大雅·烝民》即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将这种说法具体到“阴阳”:“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sup>①</sup>汉代王充的“禀气说”,虽不提“阴阳”,但同样认为生命来自于天,“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sup>②</sup>后来的学者及相学家在谈到生命本源时,就完全将“阴阳”与“禀气”说合而为一,认为是天地阴阳之气带给人生命,如王符所说:“五行八卦,阴阳所生,禀气薄厚,以著其形。”<sup>③</sup>《玉管照神局》云:“神传气授,精合形生。禀阴阳钟秀之源,受水火智心之本,才成相貌。”<sup>④</sup>《太清神鉴》也说:“道为貌兮天与形,默授阴阳禀性情。阴阳之气天地真,化出尘寰几样人。”<sup>⑤</sup>

在相术中,举凡身体、器官、声音、气色、动静、举止以及人伦关系、吉凶祸福、方位、四时等内容,只要有上下、左右、内外、尊卑、大小、明暗、吉凶、好坏等相对因素的,统统可以分属阴阳,依阴阳的属性对其作用、关系加以解释。如《太清神鉴·论骨肉》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故地具刚柔之体,而能生育万物也。山者地之刚也,土者地之柔也。刚而柔则峯嶽而不秀,柔而刚则虚浮而不实。故人之有骨肉也,亦若是矣。故肉丰而不欲有余,骨少而不欲不足。有余则阴胜于阳,不足则阳胜于阴。阴阳相反,谓之一偏之相。”《神相全编》五《相坐》:“凡行则属阳,坐则属阴。阳主动,阴主静。”<sup>⑥</sup>

上举数种相书,除《玉管照神局》成于五代外,其余都是宋以

① 《吕氏春秋》卷二〇《知分》,《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② 《论衡·无形篇》,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新注》,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③ 《潜夫论·叙录》,见《潜夫论笺校正》,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④ 《玉管照神局》卷上《千金赋》。

⑤ 《太清神鉴》卷一《说歌》。

⑥ 《神相全编》五《相坐》。

后集编纂录的，所反映的是宋以后的状况。而敦煌相书残卷的出现恰可弥补相书文献在宋代以前亡佚不存的空白，为我们了解唐五代及唐前阴阳观念与相术结合的状况提供可贵资料。

与宋以后相书有关阴阳观念的论说相比，敦煌相书中没有专门的论说与阐释，而将之运用到对身体形貌与命禄关系的解释中。

我们先来看敦煌相书对男女好相与恶相的解说。P. 2572 (B)《相法》(拟)中说：“凡女人欲得细(角)[脚]多肉，身体欲得方直，面色欲得光白，眉目白黑分明，口小，舌方，耳色白于面，手足细长，头发细，此女宜夫利子，大富贵。……男子好相者，手足厚软，额面方正，好相也。……”<sup>①</sup> 男子像天为阳，女子像地为阴，所以男子的形貌以高大厚重为主，女子的形貌以柔美和顺为主。以上所引，虽然没有明确将男女好相的标准与阴阳相配，但它显然是合于传统阴阳观念的。《太清神鉴》对此进行了总结：“故形也，有阴阳刚柔之义，有五形正类之体。其男子也刚正雄略，乃得阳之宜也；女人也，柔顺和媚，乃得阴之宜也。”<sup>②</sup>

238 | 男女形貌按其阴阳属性，或高大雄略，或柔顺和媚，各得其宜，是为好相，其命禄自然也好。反之，男子有女相，女子带男相，都是恶相。“女子语急者，早丧夫。女子语音高大者，亦云早丧夫。”<sup>③</sup> 女子说话速度快、声音大，都违反了柔顺和媚的要求，也就违反了阴阳之道，所以这样的女子就会对丈夫不利。CH. 87《相书一部·声第十七》：“雄声，女妨夫。”同样，男子说话的声音如果像女人，则代表贫贱，“雌声，贱”<sup>④</sup>。

阳贵阴贱，所以男子贵女子贱，女子要依附于男子。男子的命禄以追求富贵为主，女子也有富贵，但这种富贵往往是依靠丈夫而

① P. 2572 (B)《相法》(拟)。

② 《太清神鉴》卷四《论形》。

③ P. 2572 (B)《相法》(拟)。

④ CH. 87《相书一部·声第十七》。

得到的。同时，阴阳又不可分离，二者相依相存，阴虽贱，却能助阳之成，所以女子的命相中常常出现“宜夫”或“妨夫”等字眼。

P. 2572 (A)《相书一卷》中，专门用两章的内容，分别总结了男女形相中“恶”或“凶”数种特征：

《相男子第卅》：一曰羊目，二曰露齿，三曰结喉，四曰瘡癯，五曰鼻[不]高，六曰安行如走。羊目，短命；露齿，传言；结喉者，痴贱；瘡癯者，短命；鼻不高者，忿争不止，失财；安行如走者，贫。右男子有此六恶者，不中交友、婚姻。

《相女人九恶第卅一》：一曰蛇面，二曰(颈)[头]倾，三曰蛇行，四曰雀趋，五曰鼻不高，六曰目白，七曰额上八文，八曰生发，九曰雄声。蛇面、头倾共鬼语；蛇行、雀趋无财。鼻不高、目白库仓虚。额上八文、生(额)[发]不自如，凶。雄声煞夫，难共居。右女人有九恶，不堪娶，大凶。

无论是第三十篇的男子“六恶”，还是第三十一篇的女子“九恶”，所提到的数种形貌特征都属于“贫”、“贱”、“凶”、“夭”等不好的命相，按照阴阳互济相助的原则，命相好的女子能给丈夫带来好运，命相贫贱的女子也能给丈夫带来厄运，反之，男子亦然。夫妻二人的命相相配，才会和谐吉祥，否则会有灾厄。“富贵之男娶得富贵之妻，女亦得富贵之男。夫二相不钧而相遇，则有立死；若未相适，有豫亡之祸也。”<sup>①</sup>所以人们在选择配偶时，往往会请术士来看相或推算生辰八字，以了解二人的命相是否相配。敦煌相书中大量出现的“妨夫”、“煞妻”、“宜妻”等命相，都是这种观念

① (东汉)王充：《论衡·骨相篇》，3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的表现。<sup>①</sup>

敦煌相书对某些身体部位的命名中，也体现出阴阳的观念。左为阳右为阴，以身体中线为界，两边对称的部位，往往是左侧称阳，右侧称阴。敦煌许负相书 CH. 87《相书一部·序》云：“阳中开阔，阴中太平。”阳中，指左眼上下一线，阴中，指右眼一线。正是按左阳右阴的原则命名划分的。P. 3492V 中的“三阴”、P. 3390 的“少阳”，也指右眼、左眼一带的位置。在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中，还有“夫部”、“妻部”等部位名称，夫为阳妻为阴，所以夫部位于年上一线左侧第一位，妻部位于年上一线右侧第一位，正好处在左右对称的位置。

不仅身体左右部位的命名有阴阳之分，与这些部位的阴阳属性相对应，它们所代表的命禄也体现阴阳的观念。如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相女人产，知男女。左目下发黄气生男，右目下发黄气生女。”P. 2572 (B)《相法》(拟)：“何以知人新生男儿？正共语，先动两脚。又云：用右手把左脚，必生男。若把右脚，新生女。”无论是气色特征，还是行为特征，只要出现在身体左侧，就兆示着要生男孩，右侧的特征则兆示要生女孩。

除阴阳观念外，在敦煌相书所体现出的文化观念中，五行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五行原指“五材”，即水、火、木、金、土，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五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后来被人们广泛地应用于解释自然与社会的演变。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

<sup>①</sup> 敦煌相书中除以上所举，没有更进一步对男女形相进行专门的总结与理论阐释。传世的宋代相书中的有关论说可以作为参考。《太清神鉴》卷六《女子相》云：“一阴一阳，其道不可乱；一刚一柔，其道不可易。确实处乎上者，天也；隤然处乎下者，地也。天以刚健为道，地以柔和为德，是天地之常仪，乾坤之大理也。且人之生也，禀阴禀阳，分柔分刚。男取纯阳之质也，故基体刚而用健；女受纯阴之形也，故其体柔而用弱。若夫男子者，形反柔而懦，性反雌而弱；女人者，形反刚而勇，性反雄而暴，皆非得中平和之美，是得差忒郁勃之气也。故女性性柔和，仪貌秀媚者，富贵贞洁之良；心性刚暴，形质雄恶者，贫贱凶灾之兆也。”

复，成为古代人们认识自然与社会的一个基本观念。运用在相术中，五行与五方结合，认为居住在不同方位的人，其长相、性情、肤色皆不相同；与五色、四时结合，可以根据面部在四时所呈现的不同气色，占相吉凶。另外，也可以根据自身形象特点，将人体分为五种类型。

五行观念在敦煌相书中的应用，首先表现在五形的划分上。就是根据人的形体外貌、性格气质等特征，将人的形相概括为土形、金形、水形、木形、火形五种类型，以五行的特点及其相互生化制克的关系来解释人形貌、性格及命运。S. 3395+S. 9987B1V 的开头部分残存下来这么几句话：“五行曰：商人面白圆方，羽人面黑□□□□”后面的部分残去不存。这里没有直接写出五行之名，而分别代之以五音之名。我们知道，五行学说发展到后来，应用十分广泛，可以与五色、五方、五音、天干、地支等相配，从各个方面进行解释。因此，也有以五色、五方、五音、天干、地支等名来代称五行之名的现象。所谓的“商人”、“羽人”，从其后所说的人体形貌内容看，分别指的是“金形人”、“水形人”，后面残去的部位中还应当有“宫人”、“角人”、“徵人”。“商人面白圆方”，即五行形相所说的金形人，其特征是肤色白而形体方正。“羽人面黑”句，则指水形人。水形人的特征是面色黑而体形圆厚。关于五行形相的内容，传世相书《太清神鉴》、《玉管照神局》、《神相全编》等有着更加全面的论述，如《神相全编》—《论气色》：“木形人要青，火形人要红，金形人要白，水形人要黑，土形人要黄，此人身之气色也。”但仅就 S. 3395+S. 9987B1V 残存的这两句来看，其内容表述上已有细微的差异。敦煌相书所表现的应当是“五形”说的前期状态。

此外，后代相书中还将人的面部器官分别与五行相配，以五行的关系解释面部器官的形状气色、相生相克、所主贵贱吉凶等。也有以仁义礼智信与五行相配定其命运，等等，内容很多，但未见敦煌相书有记载，故不论。



除五形之外，敦煌相书中涉及五色与吉凶关系的内容很多。P. 3390、P. 2572 (B)《相法》(拟)中主要记载相面部气色与吉凶的关系，其中出现的面部气色最主要的就是五色——黄、青、白、赤、黑。按五行观念，黄色代表中央与土，是最尊贵的颜色，在P. 3390中，它预示着得到官禄富贵以及其他吉利的事情。《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天中常发黄色，得官及时。”又云：“左右阙黄色，入公吉，在私喜。”同时，它还可以抵消或减弱其他不吉利颜色所带来的凶险，“凡有凶死色，有发黄色挟之，佳也。纵有病，不至死。”

青色，代表东方与木。传统上认为青色与春天和生命有关，是一种吉祥的颜色，敦煌相书中，CH. 87《面第五》：“面如青瓜色，贤贵。”认为面如青瓜色是吉利的象征。但在P. 3390中，青色如果出现在面部，则为不祥之兆，预示着疾病、死亡等。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夫部青气，忧夫疾病。”“青色发少阳入目眦，卅日内死。”

白色，代表西方与金，是萧杀死亡的象征。敦煌相书中，它往往指丧事或死亡，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年上发白色，不伤刀斧，必溺死。”“白色绕面匝者，必有丧祸。”P. 2572 (B)《相法》(拟)：“凡人面忽发白色，度鼻上入眼下者，不出五六十日丧至。”

242 赤色，代表南方与火。P. 3390中，它往往与流血、杀戮和死亡有关。“赤色发颜中如豆，必刀兵所伤。”“阙庭发赤色，身必被系。”P. 2572 (B)《相法》(拟)：“赤色入年上，止是鼻上也，此人出百日死。赤色入耳门后者，此人不出三十日内刀兵死。”

黑色，代表北方与水。敦煌相书中，它预示着死亡、疾病。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准两旁发黑色至堂上者，必丧父母，左父右母。”P. 2572 (B)《相法》(拟)：“发黑色入眉间者，此人至半年死。……黑[色]从耳门直度眼下者，此人不出六十日狱死。”

敦煌相书中只记载了有关五色出现在人面部所兆示的具体的吉

凶祸福，而未对它们进行归纳与总结。与它在时间上较接近的《长短经·察相篇》将五色所主吉凶与四时相配，进行了系统表述：“《经》曰：青主忧，白主哭泣，黑主病，赤主惊恐，黄主庆喜。凡此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黄色皆相，青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囚死者，凶。”<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相术中有关五色与四时相配而定吉凶的说法已很成熟。

五色观念的出现，是五行观念影响的产物。《太清神鉴》卷三《色论》说：“人之赋形受命，于天地相为流通，是所禀之气有变动，而色有定体也。定体之色，不止于苍苍，其属有五行之异。金色白，木色青，水色黑，火色赤，土色黄。得正色，为五行不相克者不滞为贵，杂色蔽之则差。然色之正，不可无气，现日月角温粹可爱为贵。”这些话正可以补敦煌相书之所缺。

作为流行民间的相书，敦煌相书不像传世相书那样，对相术的理论基础有系统论说，这一方面有它成书早、流行民间、使用者为普通相工或民众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唐代社会的风气有关。唐五代相术虽然流行，但很少有文化素养较高的文人潜心于此，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所以，我们见到的敦煌相书，往往只注重具体占相方法与经验的记载，而缺少理论的阐释。这种情况不独相书如此，敦煌所出的其他类别的占卜文献也大体相似。从以上对阴阳五行观念在敦煌相书中出现情况的分析来看，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古代认识天地自然与社会人生的基本观念，已经渗透到敦煌相书的基底，成为敦煌相书解释人生命运的根本原则，影响深远。这种影响的表现并不像后代相书那么系统明确，而是以一种质拙朴素的形式散在于相书对具体形貌与命禄的解说中，显现出唐代

① (唐)赵蕤：《长短经·察相篇》，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849册，15页。

相书所独具的一种特点。

#### 四、敦煌相书与天人感应思想

天人感应思想兴起于先秦，盛行于汉代。《吕氏春秋》就曾说过：“天地万物，一人之身。”<sup>①</sup>董仲舒在春秋战国阴阳家思想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说进行了发挥，使之臻于成熟。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灾异遣告说”，认为自然灾害与统治者的错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是“天人同类说”，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其道一也。”他在《春秋繁露》中说：

天德施，地德化，人德义。天气上，地气下，人气在其间。春生夏长，百物以兴，秋杀冬收，百物以藏。故莫精于气，莫富于地，莫神于天。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是故人之身，首姤页，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百物者最近地，故要以下地也。天地之象，以要为带。颈以上者，精神尊严，明天之类状也；颈而下者，丰薄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而方，地形之象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

①（秦）吕不韦：《吕氏春秋·有始篇》，《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4。

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sup>①</sup>

这种天人相副思想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的相术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其理论基础的奠定受到当时和汉代以后形成的命运观念的深刻影响，同时，许多流行的思想观念也在它的发展中烙下了明显的印迹，这其中就包括了在汉代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天人感应思想。在相术中，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将人与天地宇宙万物的对应上，如身体器官与日月星辰、自然天地的对应、以动物形象及特征来比附人体等方面。它所持有的观点认为：人禀天地阴阳之气而生，为万灵之首，其本身就是一个缩小的宇宙，所有天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及其特性，都会反映到人的身体形象与心性行为上，通过对这些形象的观察与特点的把握，就可以了解所禀之气，从而预知命运。敦煌相书中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不是很多，亦不够系统，但它反映了南北朝至唐期间天人感应思想对相人术的具体影响，值得我们注意。现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一）星辰感应

古代天人感应迷信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人的出生与天上的某些星辰或现象对应。这类传说在古史逸闻和民间故事中都很常见。更有一些人将“天相”与“人相”联系在一起。北齐刘昼在《刘子·命相章》说：

华胥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女枢感瑶光贯月，而生

<sup>①</sup>（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一三《人副天数》，439～4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颡项；庆都与赤龙合，而生唐尧；握登见大虹，而生虞舜；修纪见洞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见白气贯月，而生殷汤；大任梦见长人，而生文王；颜征感黑帝，而生孔子；刘媪感赤龙，而生汉祖；薄姬感苍龙，而生文帝；微子感牵牛星，颜渊感中台星，张良感弧星，樊哙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类，皆圣贤受天瑞相而生者也。<sup>①</sup>

在这些神异的说法中，虽然也包含着一些古史传说，也就是说包含了一些更原始的信仰内容，但大部分却是汉代的讖纬家为神化古之圣贤或统治者而编造出的神话。而将这种天人感应说与相术结合起来，用以说明普通人命与相的来历，最早的记载亦见于刘昼的《刘子·命相章》：

人之命相，贤愚贵贱，修短吉凶，制气结胎，受生之时。其真妙者，或感五行三光，或应龙迹气梦，降生凡庶，亦禀天命，皆属星辰。其值吉宿则吉，值凶宿则凶。<sup>②</sup>

意思是人的命相根源在于结胎受生之时感应的星辰之气，其吉凶贵贱是由其时当值之星宿的位置所决定的。

敦煌写本 S. 3395 + S. 9987B1V 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白齿□唇，骨节藏没，上应荧惑星□□□”此句前后皆残。从文中的意思来看，是说具有“白齿□唇，骨节藏没”之形貌特点的人，其命相是对应着天上的荧惑星（火星的别名）的。而这也就可能预示着他的一种命运。S. 3395 + S. 9987B1V 写卷的抄写年代大体在中唐时期，其成书则当在这个时期之前，也就是说当和刘昼所处的时代相

①（北齐）刘昼：《刘子》卷五《命相章》，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②（北齐）刘昼：《刘子》卷五《命相章》，北京，中华书局，1998。

距不远，从这一点我们也可看到，将人的命相与星辰对应起来的说法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而到唐代以后，对它的信从和流传也就更加普遍。

## （二）对日月星辰和四时的比附

在天人感应学说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常常被看做是相通相融的。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相术将人看做是自然宇宙的一个缩影。相书中常将人的形体器官分别与日月星辰、四时、山川、草木、河流相对应，并与社会结构、人事关系的许多内容联系在一起，据之推定个人命运的吉凶贵贱。

S. 3395+S. 9987B1V《眼部第五》引用《经》中的话说：“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将左眼比作日，右眼比作月，依据其在宇宙中的不同位置作用来解说它所兆示的人的吉凶命运，是相术中五星六曜相面法的内容。敦煌相书的记载虽然残缺不全，但从中也可看出，在隋唐五代的相术中已经出现了将人的面部器官分别与日月星辰相对应比附而来占相的这种方法。S. 3395+S. 9987B1V中只残存了有关日月的记载，还未见到有其他星辰被用来指代面部器官的情况。通过传世相书，我们可以了解这种说法的具体内容。如《玉管照神局》：

天地之大，托日月以为明，是日月为万物之鉴。眼乃一身之日月也。

（耳）左为金星，右为木星，所以主声誉之信行也。

口为水星。<sup>①</sup>

《玉管照神局》旧题南唐宋齐邱，据四库馆臣考证，其书为宋齐

<sup>①</sup>（南唐）宋齐邱：《玉管照神局》卷中。

邱的门客所撰集，而署了他的名字<sup>①</sup>。无论是谁写的，其书的撰成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去唐不远，所以有关五星六曜说法的出现算在唐代是没有问题的。到宋代，有关五星六曜相面的方法已形成体系，并有了专门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有《五星六曜面部诀》一卷，就是证据。传世相书中有关五星六曜的内容是：五星分别指火星一额，土星一鼻，金星一左耳，木星一右耳，水星一口；六曜为日一左眼，月一右眼，罗喉星一左眉，计都星一右眉，月孛星一山根。敦煌相书中左右眼睛分别为日月，属于六曜占相的内容。

P. 3390 存有《面部十二月分布图》（拟），在面部中央上起发际，下至颞部，分别标出一至十二月的名称，根据面部十二月的分布，观察每月面部所发气色，对应其月在面部图中所处位置，来判断那个月的吉凶祸福。这种对面部的划分，显然是将四时十二月的概念引入相术的结果。

### （三）对自然山川的比附

在敦煌相书对身体部位的命名与解说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对自然山川的比附。P. 3390《九州面部图》（拟）将人的面部比作天下大地，划分为九个区域，分别代表九州，根据相图中所处的位置，观察其处的气色，来判断前往该地的吉凶或宜与不宜。还可判断在该处是否可以得到禄食。九州与面部的对应：额上天中一阳（当作扬州），鼻一中豫州，下颞一冀州，左额角一徐州，右额角一荆州，左颧颊一青州，右颧颊一凉（当作梁）州，左腮一兖州，右腮一雍州。

许负相书《序》：云“鼻筒悬胆，沟渫深零。”其中“沟渫深零”一句，将人中比作自然之沟渫，深长宽直则水流疏通，浅窄缩短则滞延不流，对人而言，人中深长宽直，主长寿、子孙兴旺，反

<sup>①</sup>（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

之，则主寿夭、子孙不旺。

《太清神鉴》卷四《论形》将此总结为：“夫人之生也，禀阴阳冲和之气，肖天地之形，受五行中正之质，为万物之灵。故头圆像天，足方像地，眼目像日月，声音像雷霆，血脉像江河，骨节像金石，鼻额像山岳，毛发像草木。天欲高而圆，地欲方而厚，山岳欲峻，草木欲秀。”

#### （四）对动物的比附

敦煌相书中的天人感应思想，表现最多的是将人的形体、外貌、性情、声音、举止等特征与动物进行联系，用动物的形象与特点来比附人体而进行判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从身体部位器官的外形来与某些动物相联系；二是从声音、步态特点与某些动物相比类。

我们先看第一种。CH. 87《眼第九》：“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人光或如星电，长命。眼开一寸分明，富贵。眼竖黑，男恶性，女妨夫。如豺狼眼者，贱恶，不可近。眼如虎眼，为将帅。眼如龙（精）[睛]凤目，富贵。似（像）[象]眼者，贵。眼爱盗视，奸滑人。蜂目者，侍臣。眼视左右后盼，贱人也。”在提到的11种眼相中，以动物为比喻的占了5种，其解说也大多从所比喻动物的性情出发，来确定具有某种眼相者的性情、命运。与此相似的内容在S. 3395+S. 9987B1V中也有：“鸡视者，斗怒人也。……牛视，富贵。马视，勇。虎视，威。龙视，德。猴视，无志……□视，淫，煞夫及长子。《经》曰：龙目贵，即天；马目勇，煞……”这些解说与CH. 87可互为参证。另外，“鸟喙”、“燕颌”、“龟背”、“鸦腹”、“象膝”等也是敦煌相书中常用的以动物外形特点来解说命运的内容。

第二种情况是从行走步态和声音方面对动物的比附。敦煌相书中最常见的对动物的比附，是有关行步姿态的内容：“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鹅行，大夫。似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解虫（当作蟹），妨夫，



贱。似鹊行，为人贱。”<sup>①</sup>除了“小儿行”之外，所有的行步姿态全用动物来进行比喻，那些形体稍大、行走平稳的动物所具有的步态特征往往预示着富贵；而体形小、行走不正或跳跃的动物，其步态往往预示着贫贱。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声音的：“声如豺狼者，贱，贪心。”<sup>②</sup>

敦煌相书中还有一些纹相和气色相，以其纹理或形状与龟、蛇等动物形象接近，而按其形象特点进行解说。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额上黄色，如龟、鱼、龙、蛇，必迁官二千石。”

这类将人与动物进行比附而判断命运性情的做法由来已久，可以说自相人术产生以来就有了。《左传》载，楚令尹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豺声”，是个恶人，不可立为后<sup>③</sup>；楚国子文说越椒“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sup>④</sup>，《国语》载晋叔鱼“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杨食我“豺狼之声”<sup>⑤</sup>，等等，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事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记载有范蠡以越王勾践“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为据，劝文种及时离开，文种不听，最后被越王赐死的事。<sup>⑥</sup>《后汉书》则云班超“燕颌虎颈”，乃万里封侯之相。<sup>⑦</sup>这种类比发展到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专以飞禽走兽类比取象而言人之贵贱吉凶的相法。在隋唐时代十分盛行。皮日休说：“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sup>⑧</sup>

针对这些说法，一些坚持理性精神与儒家正统的知识分子曾先

① CH. 87《行步第廿六》。

② CH. 87《声部第十七》。

③ 《左传·文公元年》。

④ 《左传·宣公四年》。

⑤ 《国语·晋语八》。

⑥ 《史记》卷四一《越王勾践世家》。

⑦ 《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⑧ 《皮子文藪》卷七《相解》，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

后对之提出批判。如韩愈在《杂说》中就曾就“谈生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一事发表议论说：“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鸟者，其面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之非人邪？即有平胁曼肤，颜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则人矣，其心则禽兽，又恶可谓之人也！然则观貌之是非，不若论其心与其行事之为不失也。”<sup>①</sup>皮日休也云：“立形于天地，分性于万物，其贵者不过人，焉有真人形而贫贱，类禽兽而富贵哉？将今之人，言其貌类禽兽则喜，真人形而怒，言其行类禽兽则怒，真人心则喜。夫以凤为禽耶，凤则仁义□禽也；以驺虞为兽耶，驺虞则仁义之兽也。今之人也，仁义能符于是哉？是其行又不若于禽兽也。”<sup>②</sup>这些批判，其实都是对荀子《非相篇》中“相形不如论心”说的发展，而我们也可从这种批判中看出以动物比附人相的做法在唐代社会曾经有多么大的影响。

## 五、敦煌相书与纲常伦理

纲常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一贯提倡与奉行的基本道德原则与规范，它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人伦关系和行为准则，提倡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贵妻贱，提倡仁义礼智信，等等，这些内容渗透到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判定古代人生与社会价值的重要准则，影响极为深远。体现在敦煌相书中就是传统纲常伦理影响的广泛存在。

家庭（家族）本位。对家庭的关注，具体表现在对夫妻关系、对父母兄弟、对子孙的看重上。夫妻关系虽然多从“宜”或“妨”的角度来解说，但这种角度所体现的其实是对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

① 《韩愈全集·文集》卷一，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 《皮子文藪》卷七。

的稳定和睦的关注。这类内容在敦煌相书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尤其是夫妻互相妨害的命相很多，如 CH. 87《眉第八》：“眉中黑煞子，男妨妇，女妨夫。”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目下有青黑色，男妨妻，妻妨夫，必见哭泣。”这些不好的命相都说明了人们对夫妻不能相宜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不幸的畏惧。

对家庭的重视还表现在对子孙繁衍、家族兴旺的期望上。敦煌相书中常提到的，首先是子孙的多少、是否得力，等等，多子孙、有贵子以及“生子得力”，都是好相，正应了俗语所说“多子多福”之类的话；反之，无子、少子、生子不得力，则意味着命相不好。其次是提倡对父母的孝顺，反对不孝。P. 2797《额第廿八》：“三三：名七理文，男孝顺，富。女贞良，生五子。” CH. 87《眉第八》：“眉逆生，虽有功，不孝。……眉上骨高，名九（发）[反]骨，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代表孝的相就是好相，如额上有“七理纹”、“平纹”等，这些相同时还代表富、贞良和多子；不孝的就是恶相，如眉逆生、眉上骨高等。将“孝”与“不孝”分别划分在好相与恶相中，明确表明了敦煌相书对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态度。此外，敦煌相书还有许多内容涉及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的许多方面，我们从相书表现出的对“诛九族”、“丧父母”以及“兄弟远移，不相知闻”的畏惧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家庭在隋唐五代社会民众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

252 男权中心。敦煌相书对各种命相的解说，都是以男子为中心而展开的，其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有关男子命相的记载，占相内容、命相种类也是从男子命运与生活内容的角度而言的，如富贵、官禄、心性、年寿健康、才艺等，都围绕男子展开。许负系统相书的 35 篇中，有 20 篇都只论男子命相，“鼻”、“唇”、“口”、“齿”、“舌”这些重要部位所代表的命相，均未涉及女子；提到妇女命相的篇目只有 15 篇，所涉内容也很少，往往是在男子命相之后附带一两句简略的解说，如 CH. 87《发第六》：“脑后发下垂者，男苦，女妨夫”；P. 3492V《身部图》：“女人乳间有毛者，生贵子”。其内容都

关系到是否宜夫、宜子孙的问题。妇女的最好命相大都与丈夫、子孙有关，“作公王妻”、“为郡君”、“挟夫”、“生贵子”、“宜子孙”，等等，如 S. 3395+S. 9987B1V《臂部第十五》中记载的臂长及膝之相，对男子而言是大富贵，对女子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女人为王妃，奴婢数百，年九十八。”最看重的首先是“为王妃”，其次才是奴婢、年寿。女子不好的命相则多是“煞夫”、“三嫁（或数嫁）”、“无子”、“产死”或“多奸”。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妇女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庸而出现，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价值，这种重男轻女的现象正是儒家强调的男尊女卑观念的真实反映。

道德理想。敦煌相书中有关人的心性品行的判断，内容虽然并不十分丰富，但从其思想底色中仍然能够看到儒家道德理想的影子，虽然在民间世俗追求的影响下，它显得不再那么突出，但其存在却是无法否认的。除在涉及家庭关系时提到的孝之外，敦煌相书论及人的心性，使用得较多的是信和智，此外还有忠、贞、诚、义等。S. 3395+S. 9987B1V《眼部第五》：“目童子上有黑子，忠信。”又云：“目正黑，信人也。”S. 3395+S. 9987B1V《眉部第四》：“眉毛黑长，行义。”对于这些道德理想，相书中除正面表现外，许多地方还通过对其负面价值的贬抑达到相同的目的。许负相书中的眉相，有一种所谓“眉上骨高”之相，它所代表的命相就是“为子不孝，为臣不忠”<sup>①</sup>。这种眉相，相书中称其为“九反骨”，仅从这个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那一种崇尚“忠义”的道德理想的影响。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有关“淫”与“贞”的判断上。在这里，我们多少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一种融合，民间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作为上层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当儒家文化渗人民间文化时，也在经历着某种微妙的选择与变形。

<sup>①</sup> CH. 87·《眉第八》。

## 第六章 敦煌相术与佛教文化的关系

### 一、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的异同

#### (一) 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思想基础的比较

中国相术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理论基础以汉代王充所论最为全面，王充在《论衡》的《初禀》、《无形》、《骨相》、《命义》等篇中论述了“禀气说”，认为人禀自然之气而生，根据所禀自然之气的不同，人一生中的富贵贫贱也有不同，这种不同在其尚未出生之前，即禀气之时既已定好。一个人的命和性体现在身体上就是骨相。骨相不同，人的富贵贫贱、寿命长短以及操行好坏也就不同。相表现在人身体的各个层面，“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体，或在声气。”<sup>①</sup>因而，察相则可知命。此外，相术是春秋战国之际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理性主义思潮不可能不对其产生影响，随着儒家道德伦理的日益深入人心，相术也逐渐开始注重个人行为品德等后天因素，认为骨相天成，但先天的相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人命运，

<sup>①</sup> 《论衡·骨相篇》，见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新注》，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后天的行为与骨相共同决定命运吉凶。像荀子那样明确反对相术，认为“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的人固然是少数<sup>①</sup>，但大多数人都相信形与行共同决定人生命运。王符很强调德行在相术中的地位，他说：“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德行为三者招，天授性命决然。”<sup>②</sup> 其《潜夫论·叙录》亦云：

五行八卦，阴阳所生，禀气薄厚，以著其形。天题厥象，人实奉成。弗修其行，福禄不臻。

对相术的这种总体看法，一直沿袭到现在。只不过随时代的发展，儒家伦理道德的渗入更多一些而已。敦煌相书 P. 2572 (B)《相法》(拟)在讲完具体相法之后，总结说：“凡相之法，看其所作。虽有好相，(由)[犹]须好行。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

印度与中国一样，很早就形成了根据人的身体相貌来预知命运吉凶的相人术。我们从佛教故事中可以见到不少这样的事例，像释迦牟尼出生后，他的父亲即请相师来为他看相，以观其今后一生命运的事，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sup>③</sup> 我们虽不能从这些事例中系统了解印度相术的理论基础，但就其从一个初生婴儿的身体相貌上即可看出其一生命运这一点，即可确定它也认为某种先天禀赋是人一生命运的决定力量，而这种先天禀赋可以体现在身体相貌上，通过对身体相貌的观察能够测知命运。

佛教对古代相术进行了改造利用，使之成为辅教的工具。从

① 《荀子》中专门有《非相篇》，集中表达了荀子反对相术的学说。他说：“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见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② 《潜夫论·相列》，见《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见(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占相部》引《瑞应经》、《佛本行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以及《大智度论》卷四、《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八一等对占相及相好内容的记述来看，佛教所讲的占相与相术是建立在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基础之上的，认为“相可占致”，但这个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众生无定相”，更强调后天善恶行为对相，亦即命运的改变这一点。《法苑珠林·占相篇》述意部载：

夫大教无私，至德同感，凡情缘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乐报异，如腊印印泥，印成文现，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别响，处胡汉以分容，贵贱有晦明之别，圣凡有清浊之异也。

就连疑伪经也同样强调这一点：

尔时阎罗天子说偈白佛：南无阿罗河，众生恶业多。轮回无定相，犹如水上波。赞曰：阎王白佛说伽陀，愍念众生罪苦多。六道轮回无定相，生灭还同水上波。<sup>①</sup>

中国讲人死为鬼，阴阳相隔，注重的是现世与今生，故相术所占都以人的生命具体存在为限；而佛教宣扬灵魂不灭、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今生的祸福是前世所做的业的报应，所以佛教所讲占相，并不局限于今生，认为“六道各有其相”<sup>②</sup>，占相的目的不是预知一生命运吉凶，而是要通过身体相貌与行为心性，了解前生，知晓“本从何来，终归何所”，明了果报因缘，以“勤行经戒，深

① P. 2003号《佛说十王经一卷》。

② 《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引《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经》云：“六道各有其相”，分别叙述了地狱相、畜生相、饿鬼相、修罗相、人相及天相六种相之具体表现特征。

思生死”<sup>①</sup>，皈依佛教，弃恶从善，虔诚修持，才能摆脱轮回，求得超出生死的解脱。《法苑珠林·占相篇》之颂对占相的本质说得很清楚：

善恶相对，凡圣道合，五阴虽同，六道乖法。占候观容，各知先业，恶断善修，方能止遏。

同时，为了吸引民众信佛向教，佛教还专门总结了人体相貌的优点特征，归纳为“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作为佛、菩萨所具有的“殊胜容貌”与“好相”，<sup>②</sup>使人乐于观瞻，“容仪令见者皆生敬爱”<sup>③</sup>，从而达到弘法宣教的目的。在宣扬这些好相与妙相的同时，更强调的是这种好相与勤苦修行的关系，如“三十二相”的每一相，都须有百种善行方能修得，称为“百福庄严”<sup>④</sup>。故能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者，非广积善行者莫属，唯佛、菩萨而已。

总之，佛教之讲占相，重在相与行为的关系，为恶与行善皆可影响相的生成，或示之恶丑以为警戒，或宣以殊胜微妙以相吸引，劝诱与警戒双管齐下。虽分为六道之丑相与佛、菩萨之好相两个层次，但并不矛盾，而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二者相辅相成，皆以弘法宣教为目的，使人虔信佛教，勤修苦行，并为宗教宣传的工具。同时，佛教还对占相的使用范围做出了限定：反对比丘攻学异术、卜

① 《法苑珠林·占相篇》引《见正经》。原引作《正见经》，据《大正藏》卷一七《佛说见正经》改。

② 佛、菩萨所具之好相，显著易见者有三十二种，称为三十二相；微细隐秘难见者有八十种，称为八十种好。两者亦合称相好。参见《大智度论》卷四《释初品第一·释菩萨》（《大正藏》卷二五）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八一。

③ “八十种好”之一，见《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八一。

④ 见《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占相部·百福部》。



命相形、讲谈吉凶。<sup>①</sup>

## (二) 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方法的异同

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都以人的身体相貌为对象进行观察，但由于占相的宗旨目的不同，占相的内容方法也有一定差异。

从对人身体部位的划分及顺序来看。

汉代王符说：“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sup>②</sup>自然所禀之气在人身体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表现，有些部位表现集中，有些部位表现不明显，所代表的吉凶祸福也因部位不同而各异。因此，讨论相术首先应看它的存在方式，即占相所依凭的身体部位，看它如何划分人的身体部位。其次再就这些部位考察它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所代表的命禄。敦煌相术的内容与方法基本上是承接传统而来，不外是观相貌、察气色、听声音等数种，而以身体相貌的综合观察为主。

就现存的敦煌相书而言，它所体现出的对人身体部位的划分有两个体系：一是以自然形态的身体器官为主，这主要是以观察身体外形与骨相为目的，本书第三章中称之为“骨法部位”；二是人为的划分，如将面部依十三部位细分为数十部，身体四肢依正、背、侧三面划分为数十部，这是为了更准确地观察面部气色与身体细部的纹理、黑痣等，称之为“容色、鬚子部位”。

以敦煌相书中保存数量最多的许负系统相书抄本为例。许负相书在《序》中称共有 36 篇，各种抄本排比拼合下来共有 35 篇，分别是序、躯貌、五官、六府、面、发、额、眉、眼、鼻、耳颊、鼻

<sup>①</sup> 《大智度论》卷一九有“五邪命”之说，即比丘以五种邪法求取利养而得活命，其中就包括占相吉凶。其余为诈现异相、自说功能、高声现威、说所得利以动人心，《大正藏》卷二五。

<sup>②</sup> (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相列》，见《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人中、唇、口、齿、舌、声、颌颌、项玉枕、背、心胁、奶脐、玉茎、膝、脚踝、行步、手臂、毫毛、人面郭三亭、男子、女子、额文、手掌文、脚掌文、人面色气。其中，序概括了好相的基本特征，躯貌、五官、六府分别解释了这些名词及其在相术中的地位作用，从“面第五”开始，具体叙述身体各部位、器官的种种特征及其所象征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

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许负系统相书对身体部位的划分。除去序，它将人的身体划分为 34 个部分，其中头部划分最细，包括综述在内共有 19 篇，其中又以面部最为集中。划分的顺序为从上往下，先为头面部，依次为项、躯、膝、足、手。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是自然形成的身体部位与器官。

与骨法部位不同的，是 P. 3390《面部气色吉凶法》（拟）、P. 3492V 以及 P. 2572（B）等相书残卷中对容色（气色）、鬘子部位的划分，面部以十三部位为依据，从天中至地阁，分为六十余部；身体以鬘子部位为依据，由颈部至足下，分为七十余部。

从这些部位的划分及所在位置来看，敦煌相书对人体的关注遍及全身，既有对整体的观察，如三亭是否匀称，皮肤四肢是否光洁润泽；也有对细部的查看，注意面部气色的细微变化、痣的大小形态与位置、纹理的形状等。在注重某一身体部位的特征所表现的命运的同时，也通过分类、归纳，强调身体各部位间的联系，将其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依据其相互关系来推测命运前景。如 P. 2572（A）《相六府部第四》所云：“已上一官一府好，富十年；若五官六府总好，贵。”若就敦煌相术所据以占相的具体部位而言，它对面部的重视明显超出了身体其他部位。许负相书中，头面部所占 19 篇，其他身体手足四肢及综述占 16 篇，CH. 87《躯貌第二》引许负的话，明确说：“八尺之躯，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耳，不如一寸之目。”将面部看作集中反映命运信息的主要部位。而在容色、鬘子部位中，容色部位也占到了很大的部分，P. 3390 专门根据这些部

位来讲气色与吉凶祸福的关系。可见五官六府所在的头部是敦煌相术格外关注的对象。

佛教占相的内容与方法，从《法苑珠林·占相篇》及《大智度论》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所载相关内容看，六道之相与佛、菩萨所具之相好，其表述的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依据的主要因素是相同的。

六道之相，所提到的身体部位较为笼统，从身体、肤色、肢节、腰、脚，到头部的口、齿、眼、发以及声音、行步、气力等均有提及，对身体部位的划分缺乏系统性，也看不出顺序，且多与性情行为相联系。

与此相对，相好说对身体部位的划分则很细致。

按《大智度论》卷四所载，三十二相依次为：足下平安立相、足下二轮相、长指相、足跟广平相、手足指纒网相、手足柔软相、足趺高满相、伊泥延肫相、正立手摩膝相、阴藏相、身广长等相、毛向上相、一一孔一毛生相、金色相、丈光相、细薄皮相、七处隆满相、两腋下隆满相、上身如狮子相、大直身相、肩圆好相、四十齿相、齿齐相、牙白相、狮子颊相、味中得上味相、大舌相、梵声相、真青眼相、牛眼睫相、顶髻相、白毛相。

如果按身体部位来分，三十二相可以分作手足相（8处）、身躯相（8处）、毫毛相（2处）、光色相（2处）、肤相（1处）、齿相（3处）、头面相（3处）、舌相（2处）、声音相（1处）及眼相（2处）。

八十种好的顺序与名称，有多种说法，今据《大般若经》卷三八一录于下：

指爪狭长，薄润光洁。手足之间圆而纤长、柔软。手足各等无差，诸指间皆充密。手足光洁红润。筋骨隐而不现。两踝俱隐。行步直进，威仪和穆如龙象王。行步威容齐肃如狮子王。行步安平犹如牛王。进止仪雅宛如鹅王。回顾必皆右旋以龙象王之举身随转。肢节均匀圆妙。骨节

交结犹若盘龙。膝轮圆满。隐处之纹妙好清净。身肢润滑洁净。身容敦肃无畏。身肢健壮。身体安康圆满。身相犹如仙王，周匝端严光净。身之周匝圆光，恒日照耀。腹形方正、庄严。脐深右旋。脐厚不凹不凸。皮肤无疥癣。手掌柔软，足下安平。手纹深长明直。唇色光润丹晖。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严。舌相软薄广长。声音威远清澈。音歇美妙如深谷响。鼻高且直，其孔不现。齿方整鲜白。牙圆白光洁锋利。眼净青白分明。眼相修广。眼睫齐整稠密。双眉长而细软。双眉呈绀瑠璃色。眉高显形如初月。耳厚广大修长轮垂成就。两耳齐平，离众过失。容仪令见者皆生敬爱。额广平正。身威严具足。发修长绀青，密而不白。发香洁细润。发齐不交杂。发不断落。发光滑殊妙，尘垢不著。身体坚固充实。身体长大端直。诸窍清净圆好。身力殊胜无与等者。身相众所乐观。面如秋满月。颜貌舒泰。面貌光泽无有皴蹙。身皮清净无垢，常无臭秽。诸毛孔常出妙香。面门常出最上殊胜者。相圆周妙好。身毛绀青光净。法音随众，应理无差。顶相无能见者。手足指网分明。行时其足离地。自持不等他卫。威德摄一切。音声不卑不亢，随众生意。随诸有情，乐为说法。一音演说正法，随有情类各令得解。说法依次第，循因缘。观有情，赞善毁恶而无爱憎。所为先观后作，具足轨范。相好，有情无能观尽。顶骨坚实圆满。容颜常少不老。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即卍字）。

它对身体部位的划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总述相（8）、手足四肢（9）、筋骨（2）、行步（6）、身躯（11）、脐（2）、纹理（2）、光色（1）、皮肤毫毛（4）、头面（8）、唇舌（2）、鼻（1）、齿（2）、眼（3）、眉（3）、耳（2）、发（5）、声音（4）、行为（5）。

对身体部位的划分顺序，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也基本相同，是

由足下开始，逐渐向上，依次为踝、膝、躯干以至头面、顶，与敦煌相术的顺序正好相反。<sup>①</sup>

就身体相貌等具体内容而言，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所关注的部位是一致的，对手足四肢及身躯等整体部位的关注占有很大比例，超出了对头部的关注。这应当与佛、菩萨所具形象的高大有关。三十二相之“大直身相”，谓一切人中，佛身最大而直，八十种好也说佛、菩萨“身体长大端直”，“顶相无能见者”，这样的形象无论表现在塑像上，还是表现在壁画中，普通人首先看到的自然是手足身躯，所以要表现得更为细致，头部高高在上，难以贴近观察，所以粗略一些，故手足身躯在身体部位中所占比例要超过头部，其划分顺序也是由下至上。

此外，中国相术将天地宇宙的自然观念、阴阳五行观念等与人体部位相配，创造出一整套的名词术语来标示身体各部位，这些名词术语体现着各部位在人体中作用地位的高下尊卑及其在相术中的作用。敦煌相书中记载了大量这样的名词术语，如天中、印堂、阙庭、仓、库等。每个名词都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内涵。而佛教占相中没有这一套术语，无论是六道相还是佛、菩萨所具之相好，标示身体部位所用都是其原有的名称词语，没有修饰，也没有代称。

从相的表现形式来看。

对身体部位的划分。划分的顺序，说明相术对这些身体部位器官所代表的先天禀赋的重视。要判断人的命运是吉是凶，就要充分了解这些禀赋在人的身体上的表现形式，也就是相的表现特征。北

<sup>①</sup> 有关相好对身体部位的划分顺序，并不止上面所提到的一种，即由足部依次向上的顺序，也有向下划分的，季夔林说：“三十二相的顺序和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分枝中仍似有规律可寻。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组：一组从足开始，一直到肉髻或眉间白毫，《吐火罗本》一……《大般若》、《长阿》、《中阿》D、《大方便》等属之。一组从肉髻开始，一直到足，《吐新博本》二、《回新博本》二和《翻译》属之。”虽然如此，在佛教经典中，向上划分的顺序仍占有主要地位。季夔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见《季夔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

齐刘昼云：“相者，或见肌骨，或见声色，贤愚贵贱，修短吉凶，皆有表诊。”<sup>①</sup>

也就是说，代表人命运的相，有时表现在肌肤、骨骼上，有时表现在声音、气色上。就敦煌相术而言，相的表现形式与特征较刘昼所说要更加丰富一些，可将其归纳为形、位、色、质以及声音、步态等几种。

敦煌写本相书所载之相术，虽然将人的身体器官分成众多的部位，但它所真正关注的，是这些身体器官及其上所生之纹、痣、毛的形状、位置、气（颜）色、质态以及体现在外的声音、步态等，尤其注重面部五官、六府及其上的纹、痣。某种器官长的大小长短，位置高低，颜色如何，质地怎样，以及纹、痣、毫毛等长在哪里，是多是少，都代表一定的吉或凶。如 CH. 87《面第五》所云：“凡人面如满月、润泽，富。面不风而似有尘，不粉而似有粉者，短命。面上多理文，病多。面上多麤子，男妨夫（当作妇），女妨夫。面如黄瓜色，贵。面如青瓜色，贤贵。”这里涉及面的形、质、色，以及面上所生之纹、痣。对纹、痣、毫毛等还有一个量的问题。

又如 P2572 (A)《相毫毛第廿八》：“凡人额上毫毛者，高官□。面上生毫毛者，男妨妻。耳上生毫毛者，大富。……两臂生毫毛，宜武士。背及脚上生毫毛者，长命，慈心。”专讲毫毛所生位置与富贵贫贱及性情的关系。

《相行步第廿六》：“凡人行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鸭行，大夫。……雀行者，贫。蛇行，妨夫，贫；蟹行，煞夫。马行，多技。”论行步姿态。

《相声部第十六》则专讲声音高低洪亮嘶哑等与命运的关系。

许负相书、S. 3395+S. 9987B1V 以外的相面部气色类与相痣类图书，专门就人身体的某些独特部位或某类生理特征来判断吉

<sup>①</sup>（北齐）刘昼：《刘子·命相章》。

凶，如 P. 3390《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年上发青色，上至阙门，不鞭挞，即重病；若赤色，暴厄；黄色，必喜事。……天中及两正角黄色如悬钟鼓，必为三公。”专就人面部气色之颜色、位置、形状而言。

P. 3492V 则专据黑痣位置而言，如《身部图》：“玉府，主金玉器物车马事，在（头）[膝]。旧说云：玉府有黑子，主富贵。宜牛羊，大乐。”“凡人手中黑子者，富贵；据手中黑子生指上，皆富贵。右手中黑子，一者二千石，一者老富乐。”身体不同位置各有所主，其上所生之痣亦因位、量之不同，所代表的吉凶祸福也不同。

这两种相书对人身体部位的划分远较许负相书细致，论说也更加详尽，但判断吉凶的依据仍旧是形、位、色、质，不过由于其内容特点更注重前三种的作用。

较之敦煌相术，佛教占相表现出对人身体相貌特征与行为性情并重的特点。《阿育王太子法益坏目因缘记》对六道之相各有记述。<sup>①</sup>如说地狱相：“形体长大，行步劣弱，少发薄皮，恒多病痛，见人则嗔，贪饕无厌，当知此人，从焰狱来；体白眼青，语便流沫，言无端绪，好弄尘土，见深淤泥，身卧其上，此人乃从，灰地狱来。”涉及身体之相的形、色、质与声音、行步等特征，同时也关注行为、性情、感觉、喜好等特点。

对畜生相与修罗相的描述，则注重其习性与形体特点，如畜生相：“高声无愧，多所爱念，不别是非，从驴中来……身长眼圆，游于旷野，憎嫉妻子，从虎中来。”

说人相多就行为志趣而言：“贪嫌慳嫉，执心难舍，尽解方俗，从人道来……不失时节，亦不懈怠，恭敬贤圣，从人道来。”

说天相亦从行、相两方面来看：“腰细脚粗，恒喜含笑，智者当察，从曲天来……宿不乐家，喜游林藪，志念女色，从三天来。”

①（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引。

总之，六道之相，对人的行为特点，注重心智、性情、感觉、喜好、气度等方面的因素；论身体相貌，所依据的还是形、气、色、质以及言语、行步等特征。

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对身体相貌的划分与描述较之六道之相要细致得多，且更具系统性。透过这些划分与描述，我们可以看出，相好所关注的同样是身体部位的形、质、色、位与声音、步态等特点。如三十二相之“足下平安立相”，即足底平直柔软，安住密著地面。注重足的形与质。“金色相”，指佛身及手足悉为真金色。注重色与位。八十种好之“腹形方正、庄严”、“双眉长而细软”、“眉高显形如初月”、“耳厚广大修长轮埵成就”，则涉及这些器官的形、质、位三种特点。“唇色光润丹晖”、“双眉呈绀琉璃色”等显然是对色的重视。“行步直进，威仪和穆如龙象王”、“行步安平犹如牛王”、“进止仪雅宛如鹤王”是对步态的要求。“梵声相”、“法音随众，应理无差”、“声音威远清澈”等，要求声音洪亮饱满。

与敦煌相术不同的是，相好内容还涉及相的一些独特表现。如对纹及毫毛的方向、数量的关注（三十二相之“毛向上相”与“一一孔一毛生相”，八十种好之“脐深右旋”、“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 [即记字]”）等。此外，相好没有涉及黑痣。

除看重“形”以外，相好还格外强调“质”，如“身肢润滑洁净”、“身肢健壮”、“身体安康圆满，诸窍清净圆好”、“发香洁细润”、“发不断落”、“发光滑殊妙，尘垢不著”等，突出的是洁净、水润等特征。

对相的“位”的重视，我们可从《瑞应经》记阿私陀仙为太子占相时所说的话来看：“若众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处，久不明显，此人必为转轮圣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处，又复明显，此人必成一切种智。我今观大王太子诸相皆得其所，又极明显，是以决定知成正觉。”<sup>①</sup> 仅仅具备了三十二相还不够，须得众相皆处在正确的位

① 《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占相部·勅占部》引。



置，才能成为佛、菩萨。

除具体的相的表现特征外，相好还有一些对相及行为威德的综合描述，如“首相周圆妙好”、“相好，有情无能观尽”、“容仪令见者皆生敬爱”、“自持不待他卫”、“威德摄一切”、“所为先观后作，轨范具足”等，这些内容显然与身体相貌等具体可见的内容不同，是在具体相貌与行为特征的基础上演绎而出的一种综合特征与抽象标准，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这个标准一方面关照到具有此相的佛与菩萨，另一方面则关照到观看此相的人，如“容仪令见者皆生敬爱”、“威德摄一切”，从观者的角度对相提出了要求。

### （三）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所体现的不同审美观

中国相术以禀气说为理论依据，从天人合一、同源同理的思想观念出发，认为人是天地宇宙的缩影，应当符合自然的属性，以人相充分符合自然属性为相理的最高准则。王符说：“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声响。面部欲溥平润泽，手足欲深细明直，行步欲安稳覆载，音声欲温和中宫。头面手足，身形骨节，皆欲相副称。此其略要也。”<sup>①</sup>充分体现了自然、匀称的人体美的要求。

敦煌相术也同样遵循人体美的基本规律，正视人体生理的自然特点，以自然、匀称、和谐作为好相的标准。故 CH. 87 序曰：“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显扬，表其深现。”所谓“自然”之相，也就是好相，即其序所概括的：

阳光润泽，细发有殊。眉峻黑，眼目鲜明。阳中开阔，阴中太平。龙（精）[睛]凤目，阙上毫生。面如满月，方断天亭。鼻筒悬胆，沟渎深零，口上四字，（断）

<sup>①</sup> 《潜夫论·相列》，见（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3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断] 颧峰贞。齿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谈清朗，折挫龙鸣。耳博脑，轮廓环成。奶阔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红樱。指尖无节，啣血文成。五策入掌，龙虎凤行。

用数句话概括出全身从头至足以及声音、行步之相所应具备的形、位、色、质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都须符合身体部位所象征的天地自然之属性。成于宋代的《太清神鉴》对此是这样总结的：

人之生也，禀阴阳冲和之气，肖天地之形，受五行中正之质，为万物之灵。故头圆像天，足方像地，眼目像日月，声音像雷霆，血脉像江河，骨节像金石，鼻颧像山岳，毛发像草木。天欲高而圆，地欲方而厚，山岳欲峻，草木欲秀。<sup>①</sup>

符合自然的属性与规律，才符合相理，这样的相，也就是好相。

以长相自然匀称为标准，还表现在敦煌相术对早期相术中盛行的“圣人不相”、“圣人异形”说法的摒弃。相术产生的早期，人们普遍认为，圣贤之人所禀之气也不同于普通人，禀气不同则必有奇特之貌。直至南北朝时期，人们还持有这样的看法，刘昼就认为：

伏羲日角，黄帝龙颜，帝喾戴肩，颧颈骈髀，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骈齿，孔子返宇，颜回重瞳，皋陶鸟喙。若此之类，皆圣贤受天殊相而生者也。<sup>②</sup>

① 《太清神鉴》卷四《论形》。

② 《刘子》卷五《命相》。

南北朝以后，圣人异形的观念在相学中逐渐淡漠下来，在以敦煌相术为代表的隋唐五代相术中，很少再见到类似的议论。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有材料残缺不全，所见有限的原因，另一方面也确实说明圣人异形观念的消退。相术由为帝王将相服务的工具，转而成为广大民众预测命运吉凶、人生祸福的日常占卜之术，它所关注的首先是普通人的相貌与命运，对圣人的关注自然也就淡漠了。所以，敦煌相术的审美标准是符合中国一般人体貌特征的自然与匀称。

以自然为美的敦煌相术，正视人体生理的自然特点，不溢美，不掩瑕，故对肢体皮肤上的纹、痣等不确定出现的特征不作瑕疵看待，而将其看作命运吉凶的重要标志。敦煌相书的三种写本系统中，其中一种是专门根据黑痣占相的，许负相书系统虽没有将黑痣列为专门的一篇，但在大部分篇目中几乎都讲有痣的象征意义。对纹的重视也很突出，许负相书 35 篇中有 3 篇专门讲述“文”的吉凶含义，其余篇章中也时有涉及。从这一点看，虽然以人体美为基础，但具体针对某些预示吉凶的身体部位与特征，美并不是最高准则。

我们再来看佛教占相的审美观。

佛教占相分两个不同的层次，所以其审美观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倾向。六道之相，以“占候观容，各知先业”为目的，所论诸相中，人相与天相注重其性情行为，很少涉及身体形象；修罗以下诸相，尤其是地狱、饿鬼、畜生等相，突出的是身体形象的丑陋、污秽，性情行为的顽愚、贪痴及嗔恚以及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等，使人一看便产生恐惧与厌恶之情以及摆脱六道的想法，完全是起警戒作用的，根本谈不上审美，可以看做是佛、菩萨之美与善的衬托与对比。

宣扬佛、菩萨所具之相好，目的是使“众所乐观”，“心生敬爱”，为弘法宣教服务，则要求既能体现佛、菩萨的神圣威严，又能以美的形象吸引、感化大众，因此，美成为相好的最高准则，以

人体美为基础，追求形象的尽善尽美。从“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的具体内容来看，佛教的人体审美追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身体高大健壮——“长大端直”、“身肢健壮”、“坚固充实”；身体清香洁净，皮肤柔软光洁——“身肢润滑洁净”、“身皮清净无垢，常无臭秽”；四肢圆满、匀称——“肢节均匀圆妙”、“膝轮圆满”；手足光洁红润，指长而柔软——“手足光洁红润”、“诸指间皆充密、圆而纤长、柔软”；面相圆润，五官端正匀称——“面如秋满月”、“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严”、“面貌光泽无有皱蹙”、“面容常少不老”；声音清澈美妙——“声音威远清澈”、“音韵美妙如深谷响”；步态威仪和穆安平——“行步直进，威仪和穆如龙象王”、“行步威容齐肃如狮子王”；头发细长润洁整齐——“发香洁细润”、“发齐不交杂”，等等。

充分体现人体美的同时，为突出佛、菩萨之神圣威严，也有许多夸张与增饰，增加了许多常人所没有的特征，如垂手过膝、手足指缦网、金色、顶髻、白毫、大光及毛向上、右旋卍纹等相，这些奇异特征，正如中国相术所云之“圣人异相”，充分显示出佛、菩萨所具有的神性，从而更能引起人们的膜拜与崇敬。

总之，相好所表现的“微妙殊胜”容貌和好相，是佛、菩萨完美形象与至善德行的集中反映，充分体现了佛教占相内容对人体美的追求。在佛教造像与绘画中，佛、菩萨形象的表现皆以相好为依据，这些形象或因时代或因地域而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其审美的内在趣味与标准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其形象中“人性”在逐渐增强，“神性”在逐渐淡化而已。

## 二、佛教占相内容对敦煌相书的影响

以上我们从占相的理论基础、内容方法、所涉及的审美观等方面，对敦煌相术与佛教占相内容的异同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比较。这

里拟结合传世文献记载，从佛教占相内容在敦煌相书、相图中的表现以及佛教影响发生的具体途径两个方面，对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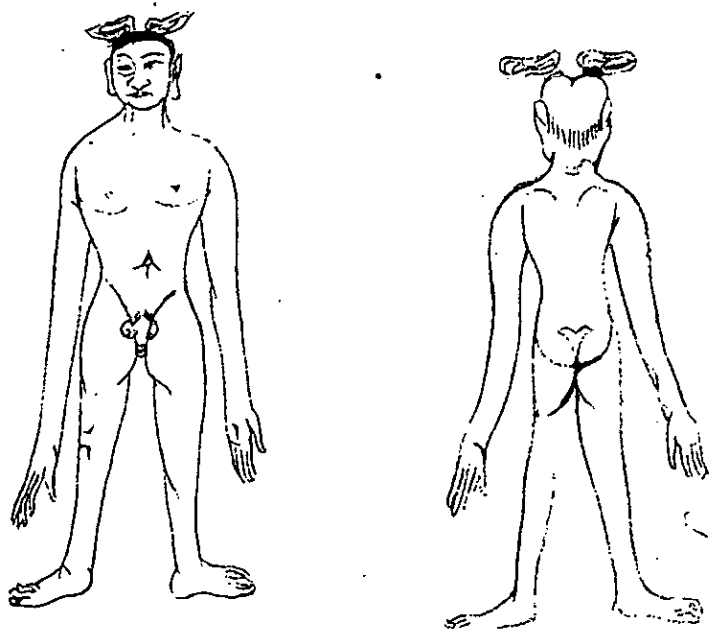
首先来看 P. 3589V。P. 3589V 号首存尾残，所存的 21 篇从篇目顺序到文字内容都与 CH87、S. 5969 相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同的是，这件抄本中有八幅人体图：三幅正面头部图，一幅背部全身图，一幅正面全身图，一幅手掌图，两幅脚掌图。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其中的两幅全身图。两图一正一背，画一裸身男子形象，面形圆润，额头丰满，眉目长细，鼻端口大，肩阔，胸厚，腰细，手臂与腿圆润而长，骨节不显，手足指长而齐，总体来看，是一幅健壮的男子形象。但两幅图中的手臂格外引人注目，画得极长，下垂过膝，包括伸展的手指在内，其长度甚至超过了整个腿的长度，显得与身体其他部位极不协调。不仅臂长，手指也画得长而尖。

写本中有关手臂的占辞是这样的：

臂手第廿七：凡人手长，上有毛，多筋脉，短命。人臂欲得无节骨，闰泽，富。十指有三约，坐乐。十指密，富。十指无节润泽，富。手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欲得厚，富。掌中薄者，贱。手掌中如啣血，富。十指尖如锥，贵。腕前理文，煞夫，三里文，三夫。

仔细推敲这些文字，能够与图中所画相合者，仅“人臂欲得无节骨，闰泽”、“十指无节润泽”、“十指尖如锥”等细小特征，对于臂长这样的明显特征应该代表何种禄命，文中并没有说明，反倒说手长有毛多筋脉为短命之相，文字解说与图示明显存在脱节甚至矛盾的现象。

除手臂之外，这两幅人体图的头部也有不合比例的地方，这种情况在另三幅头部图表现得更为清楚。相图中所绘男子正面头部形象均为长圆面容，额头饱满，下颏丰阔，修眉长目，口鼻端正，比例也大



P. 3589V 人体图 (杨森摹)

体合适，唯两耳过长过大，其比例与其他器官很不协调：两耳修长柔软，耳垂圆厚，上高过肩，下垂与口角平齐，甚至超过了口角。这样的耳相，书中的占辞是如何解说的呢？第十一篇是这样的：

耳颊第十一：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煞五夫。耳轮郭成就如刀环，富贵。耳门门狭，长命。耳如骨者，长命。耳孔中毛出，长二寸者，富贵。耳粟无骨者，短命。耳轮郭不成，贱。耳后黑子，妇人产死。

P. 3589V 面部图 (杨森墓)<sup>①</sup>

文中说耳朵轮廓长得好，形状如同刀环，预示着富贵，耳轮廓形状不全，或有缺损者，则意味着贫贱；耳硬表示长命，软者短命；耳孔中生毫毛为富贵之相，等等，唯独没有说明耳朵长大厚软之相代表什么。CH. 87、P. 2572 耳颊部所载，顺序、内容均与此同，也都没有说明图中所绘大耳的禄命性质，相图与文字解说同样存在着脱节的现象。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文字而言，此件写本中耳颊部、手臂部占辞与 P. 2572、CH. 87、P. 2797 诸抄本的文字顺序、内容均相同，并没有遗漏或笔误，不存在什么问题；就图像而言，笔法有力，落笔准确，线条粗大，简洁流畅，也不存在绘者疏忽或手误的问题，可以确定是绘画者有意画成这样的。

我们知道，相图在相书中的作用是辅助文字，以直观的形式反映身体相貌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并具体标示某些特征的位置、形状或颜色等。由于身体相貌千差万别，同一部位代表吉凶祸福的特征亦各有数种，相图无法一一予以表现，所以，它对身体四肢五官的表现，通常都以好相为标准，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身体部位，都反映着代表富贵寿考等好相的特征。这样，就等于有了一个可供参考、比较的样板，好的相貌都大体相近，而与之不同的其他命相则各有

<sup>①</sup> 右侧面部图中额及面部所标阿拉伯数字，分别代表原图中的 6 条文字占辞，录文见第二章相关条目。

各的特征，经过比较，也就容易分清了。P. 3589V 的这几幅相图也不应例外。虽然相书的文字解说中没有明确指出图中所绘手臂与耳朵的这些特征代表什么，但它们都是好的命相的体现，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

与许负系统相书中没有解说的情况不同，在另一系统的 S. 3395+S. 9987B1V 号残卷中，我们发现了关于手臂与耳朵的这些特征的解说。S. 3395+S. 9987B1V 《臂部第十五》：

- 臂方，有财；短粗臂者则劳苦……
- ……至高官。臂长，贵；垂及膝，大贵。肘上为龙下为虎，通财，富贵。许负曰……
- ……方伯，封侯，大富贵，年九十一。女人为王妃，奴婢数百，年九十八。

这里记载的内容与许负系统相书中“臂手部”的内容有较大差别，没有手部命相，专讲臂部。手臂长为富贵之相，下垂及膝者尤贵，反之，手臂短粗主劳苦，自然也就是贫贱之相了。其余，如称手臂肘以上部分为龙骨，肘以下部分为虎骨的说法，也是许负相书中没有的，表明对手臂的划分更加细密。传世相书中手臂相的记载以手为主，臂部为辅。《太清神鉴》卷五《论手》：“手垂过膝者，间世英贤；手不过腰者，一生贫贱。”《照胆经》下：“手臂须长，语须如簧……臂如过膝，贵人提携。”

除臂部外，我们在 S. 3395+S. 9987B1V 的“耳部第六”中，也见到了有关耳部的诸种命相及解说。耳部开头第一句即云：“耳长……”，后面的字由于残损已看不到了，其后还提到“耳郭厚……”等，并引许负语曰：“耳小，短命”等。“耳长”与“郭厚”，都是其他敦煌相书抄本中所没有提及的耳相。许负系统相书中的 P. 2572、CH. 87、P. 3589V 都将“耳”与“颊”合论，称作“耳颊部”，所提到的耳相只涉及轮廓成就与否、耳门宽狭、耳软



硬、耳孔中毛及耳后有无黑子，并没有关于耳的长短大小、耳郭浓厚等的內容。虽然我们看不到 S. 3395+S. 9987B1V 中对耳长、耳郭厚所代表的具体命禄的解释，但我们从其后引用的许负的话中可以推定，耳长、耳郭厚所指，必定是与“耳小短命”相反的命相，而与 P. 3589V 所绘相图中的大耳形象所代表的命相类似。传世相书中对耳长耳大之相有不少记载。《玉管照神局》云：“长而耸禄位，厚而圆财食”；《神相全编》二《达摩五官总论》：“耳大垂肩，极贵天年，过八十方终。”四《相耳》中也一再提到“耳如提起，名播人耳；两耳垂肩，贵不可言”以及“厚而坚，耸而长，皆寿相也”，等等。总之，耳长耳大之相，不仅代表着长寿，而且也是富贵的标志。

文献所记载的有关魏晋以前相术的内容，多提及骨法、气色、声音、行步等，骨法中尤重额部相，所谓“日角”、“龙颜”、“鼎角”、“匿犀”等。此外提到的还有面容、目、鼻、口、齿、手足、身躯等部位之相，并未见有关臂长、耳大之相的记载。这些内容的出现，是魏晋以后的事。

《三国志·蜀书·先主纪》：先主“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

《晋书·武帝纪》：“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陈书·高祖纪》：高祖“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

《周书·文帝纪》：“及长，身長八尺，方颡广额，美须髯，发长委地，垂手过膝，背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以上史书在刘备、晋武帝、陈高祖、北周文帝等人的形象记载中，都特别突出了他们与常人不同的一些特征，即手长过膝、耳大自顾、发长委地等，这些特征与秦汉典籍中对古圣贤及帝王的“异相”的记载不同，实际出自佛教的“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

可见从魏晋时起，佛教相好内容已开始影响中国相术。

上文已说过，“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除了从身体、手足、四肢、面容、五官、声音、步态等方面表现佛、菩萨所具有的“殊胜容貌”及威仪以外，还赋予了他们许多常人所不具备的体貌特征，如垂手过膝、手足指缦网、大耳、金色、顶髻、白毫、大光及毛向上、右旋卍纹、顶相无人能见等相，这些内容在相好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佛、菩萨所独具的相貌。

其中，三十二相的第九种相称为“正立手摩膝相”，又作垂手过膝相、手过膝相、平住手过膝相。指立正时，两手垂下，长可越膝。

“八十种好”中关于耳的内容共有两项，即“耳厚广大修长轮垂成就”及“两耳齐平”。指佛、菩萨两耳平齐对称，耳朵长大厚软，轮廓形状完美，耳垂厚大。

这些正是最为人们熟知和习见的佛、菩萨形象的两种主要特征，通常概括为“手过膝”、“耳垂肩”。

这些奇异特征，正如中国相术所云之“圣人异相”，是为了充分显示出佛、菩萨所具有的神性，突出他们的神圣、高大、威严和与众不同，从而更能引起人们的膜拜与崇敬。正因如此，传入中国后，中国史家首先拿它来比附帝王的形象。季羨林先生说：

意者先主（谓刘备）之臂不异常人，惟先主为创业开基之雄主，史家乃以天竺传说大人三十二相中极奇特之一相加诸其身，以见其伟大耳。其后史书于帝王姿貌记述，遂多采天竺相好传说以杂糅其间，《晋书武帝纪》、《陈书高祖纪》、《宣帝纪》、《魏书太祖纪》、《北齐书神武帝纪》、《周书文帝纪》皆是也。<sup>①</sup>

<sup>①</sup> 季羨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391页，见《印度古代语言论集》，385~391，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我们在许负系统相书 P. 3589V 的相图中所见的两种形象，正是出自此“异相”；S. 3395 + S. 9987B1V 中有关手臂与耳朵的命相，也是相好内容影响的结果。

与正史不同，敦煌写本相书是流行于民间的“由平民日常参阅的简单和具体的相面手册”<sup>①</sup>，它所记载的“耳大”、“臂长”等相是针对民众而言的，所代表的“富贵”或“大贵”的命禄，充其量也是位极人臣而已，与正史中的帝王之相不可同日而语，也与专属佛、菩萨的相好有着区别。那么，这些命相是什么时候，循着怎样的途径进入敦煌写本相书中的呢？

敦煌写本相书多抄于唐代，其底本的成书时代有先有后，许负系统相书成于唐前是毫无疑问的，其他相书要晚一些，具体年代尚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书中有关这些内容的出现，比起魏晋正史的记载要迟，它是继史家以此对帝王形象进行“神化”之后，在主流文化与佛教观念的双重渗透之下，传播下移，影响到对普通人相貌的认识，并被一些相士应用在占相实际中，进而随相书的修订整理进入相书之中，再随相书而广泛流传。这样的途径，从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相书的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佛教占相内容对相术的影响，除相好内容在正史帝王形象的描述中有所表现外，相可改变、轮回果报等观念对中国相术的影响在其他文献的记载中亦有可寻之迹。

《法苑珠林》引《梁高僧传》云：

梁州招提寺有沙门名瑛，年幼出家，初作沙弥时，有一相师善能占相，语瑛师：“阿师子虽大聪明，智慧锋锐，然命短，寿不经旬日。”瑛师既闻斯语，遂请诸大德共相

<sup>①</sup> 这句话虽然是侯锦郎针对 P. 3390《相面部气色图》（拟）所说的，但它也同样适用于敦煌其他写本相书，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见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平论，做何福胜，得命延长，大德答云：“依佛圣教，受持《金刚般若经》，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寿。”琰师奉命入山，结志身心，受持《般若经》，余五年，既见延年。后因出山，更见相师，相师惊怪，便语琰师云：“比来修何功德，得寿命长？”琰师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师叹之，助喜无已。琰师于后学问优长，善弘经论，匡究佛法，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于寺。

同书又有一例：

梁钟山开善寺沙门智藏，俗姓顾氏，吴郡吴人也。有墅（当作野）姥攻相人，为记吉凶，百不失一。谓智藏曰：“法师聪辩盖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长，可至三十一矣。”时年二十有九。闻斯促报，于是讲解顿息，竭诚修道，发大誓愿，不出寺门，遂探经藏，得《金刚般若》，受持诵读，毕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汤洗浴，净室诵经，以待死至。俄而闻空中声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报尽期，由《般若经》力，得倍寿矣。”藏后出山，试过前相者，乃大惊，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见短寿之相，今年一事无。沙门诚不可相矣。”藏问：“今得至几？”答曰：“色相贵，法年六十有余。”藏曰：“五十为命，已为不发，况复过也。”乃以由缘告之，相者欣然敬服。……春秋六十有五。<sup>①</sup>

277

故事记述了两位出家人都被相师断言为短命之人，只能活到中年，但他们虔诚勤修，坚持诵读《金刚经》，结果积下功德，得以

<sup>①</sup> 以上两例，均见《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引《梁高僧传》，另敦煌遗书 P. 2094 号《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中也记载了这两个故事，较此简略。

延寿，成为有名的高僧。故事的宗旨在于说明只要信奉佛法，诵读佛经，勤苦修行，就可使先天所具之相得到改变，从而增寿延年。这与中国传统相术认为的相貌生成后不可改变的看法不同，而与佛教占相的思想与宗旨颇为相符，充分体现了因果报应的观念。按照佛教占相的观点，先天所具的形体相貌是前生行为的结果，后天的修行可使这一相貌得到改变，这种改变不必一定非得等到来生，现世就可以实现。佛、菩萨所具有的好相，都是行善积德的结果。故事中所说的占相，并不纯是佛教的东西，从相法与所占内容来看，相师是通过观察人面气色来占人的寿命吉凶，体现着传统相术的特点。可以说，《梁高僧传》中的故事，实际是利用中国传统相术的现成内容，加入了佛教相可改变的观念，来进行宗教宣传。可见，在佛教占相影响的初期，因果报应观念已开始逐渐渗入相术的思想基础。

唐五代时期，随着佛教日益广泛的传播，佛教占相的内容，包括具体的相好传说和相可改变、轮回转世的观念等，开始全面影响中国传统相术，不仅影响着相术的思想基础，也渗入到具体的相法与占相实际中，最后进入相书，成为中国相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梦琐言》记载的两则唐代占相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卷六云：“唐裴相公休，留心释氏，精于禅律……每自发愿：‘愿世世为国王，弘护佛法。’后于阗国王生一子，手文有相国姓字。闻于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国，敕旨不允也。”所记故事可能得自传闻，也有可能为作者虚构，总之为佛教徒“自神其教”之作，其虚妄性一看可知。但故事中的人物都有史实依据，裴休信奉佛教也是事实。裴休，字公美，唐宣宗大中时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罢为宣武军节度使，懿宗咸通初年，复入为吏部尚书，颇有政声。裴家世代奉佛，至裴休时为甚。这则故事以裴休信佛之事，附会佛教轮回转世之说，又与传统相术相联系，明显地表现出佛教文化对相术的影响。卷四还有一则，记唐代瓦棺寺僧转世为崔慎猷之子崔胤，诞生之前，已有术士根据面上气色看出崔氏当有贵子，

及出生后，婴儿腋下纹理成字，正是瓦棺寺僧之名。<sup>①</sup>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禀自然之气而生，死而为鬼，不能复生，人们普遍渴望的是此生的富贵寿考，很少有人认真地去追究死后如何。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sup>②</sup>充分表现出对生命的珍重。道教神仙家所竭力追求的，也是长生不死，羽化升仙。故相术所占也以人的现世生存为限，预测人生命存在期间的贵贱祸福，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寿命的长短。佛教占相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出发点，认为灵魂不灭，人死之后，其灵魂在前世或善或恶的“业力”支配下，换取相应的新的形体，在天、人、修罗、饿鬼、畜生及地狱六道之间轮回，如此三世循环不已。占相的目的并不是要了解今生命运的寿夭吉凶，而是要从人现在所具有的形象及其行为心性，了解前生后世，知晓“本从何来，终归何所”，明了果报因缘，以“勤行经戒，深思生死”<sup>③</sup>，多积善行，摆脱轮回，往生净土。这种思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逐渐渗入中国人的观念之中，它对中国相术的影响，就表现在上述两则故事中。裴休信佛，转世后如其所愿，成为于阗国王子，而这种信息，是由婴儿手中纹理所显示的裴氏姓字所传达出来的；瓦棺寺僧转世为崔慎猷之子崔胤，其腋下纹理也有前世僧人的姓名。这种根据身体纹理而知前生的内容，是以前的相术中所没有的。相纹理是中国相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最早可推到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有记载，如隐公元年：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

①（宋）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北梦琐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② 两例均见《论语·先进篇》，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 见《佛说见正经》，亦名《生死变谶经》，《大正藏》卷一七，《法苑珠林》卷六二《占相篇》亦引，书名倒作《正见经》。

常。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李生为士民挟持，入京升含元殿，不逾浃旬，寻亦遇害。岂大人之相，只为一升殿乎？莫可知之。杨生叹嗟，不复言知人之鉴也。<sup>①</sup>

这段话虽然说的是相士由于相术不验而产生疑惑，但其中所提到的“大人之相”的主要标志，就是“隆准龙颜，垂手过膝”。可见在唐代，佛教相好中的耳大、手过膝等内容已经进入传统相术，成为大贵之相的一种标志，并被相士们广泛运用在占相实际中了。从皇帝到相士，以至拥有此相的人，都深信不疑。李生因为具有这样的相貌，被时人以为“必致非常”，既有官吏遗资结好，又有士民趁乱拥戴，结果招来杀身之祸。

有关耳长、臂长为大人之相说法在唐五代的流行，还有一个例证。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发现了五代时前蜀创立者王建的墓葬，其中有一尊石像，经专家考证，认为是王建的石像，“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望之颇为庄严”，“虽难免有‘理想化’之处，但仍不失为一写实之作”<sup>②</sup>。那么究竟是什么地方理想化了呢？史书中有不少地方提到了王建的相貌，如“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为人隆眉广颧，状貌伟然”<sup>③</sup>；又如，“蜀王建，字光图，隆眉广颧，龙睛虎视。……骨相甚贵”<sup>④</sup>。我们对照石像的图片，除史书提到的那些特点之外，明显可以看出，石像的耳朵比正常的要显得格外长大，另外，虽然是坐像，双手呈下垂合拢姿势，但仍可以看出手臂也显得要长一些。史书并没有记载王建长着大耳、长臂，但在人们普遍相信“耳垂肩、手过膝”是大贵之人不可或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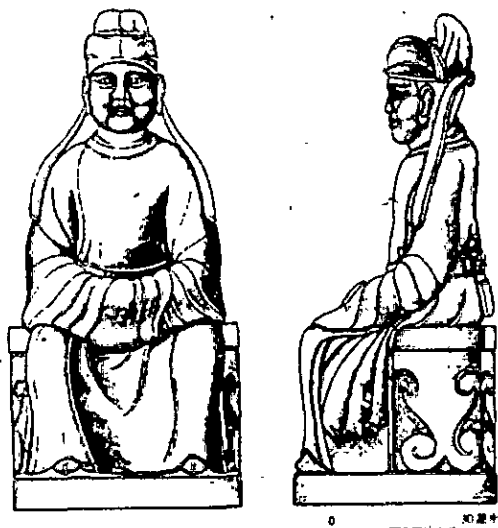
①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二，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② 冯汉骥在《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中说：“故自各方面观之，王建此一造像，虽难免有‘理想化’之处，但仍不失为一写实之作。”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③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7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④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二二〇《僭伪部二·形貌》，26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形象标志的情况下，工匠、画师就将所有体现真命天子的“贵相”的特征，一并加在了王建身上，从而出现了理想化的情况。



王建墓石像正面、侧面图（出《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以上这些，都从实际说明了唐、五代时期佛教占相内容对中国相术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相书中，就是我们在敦煌写本相书 P. 3589V、S. 3395+S. 9987B1V 中所见的有关臂长、耳大的图像及文字内容。

就敦煌相书本身而言，佛教占相内容的影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敦煌自十六国以来，佛教逐渐压倒本土宗教信仰，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进入唐代之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无不虔心敬佛，行善布施、开窟造像之风历久不衰，莫高窟今存的数百个洞窟和众多的壁画、塑像多是那时所造。随着佛教的日渐深入人心，依照相好观念创造出来的佛、菩萨形象也渐为人们所熟悉，并在大众的心目中占据了很高的位置，他们不仅是美与善的化身，更是苦难的拯救者，是人生幸福与希望的象征，因此，佛、菩萨身体



形象的种种特征，也逐渐成为好相的代表，渗入传统的相术之中。它首先影响到占相实际，逐渐积累，再随相书的整理汇录进入相术之中。P. 3589V 中相图与文字的脱节，就是佛教影响逐步进入的一个有力证明。P. 3589V 及其所属的许负相书系统，在唐代以前就已成书，并在民间长期流传。虽然抄录的年代较晚，但成书较早，所以我们从文字当中找不到佛教相好内容的具体影响。同样，也正因成书时代早，抄录年代晚，抄录者的思想观念受到佛教相好内容的影响，虽然照实抄录了相书原有的文字，但在绘制相图时，却按照自己对好相的理解，将相图中人物的耳朵、手臂都加长加大，以致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与 P. 3589V 不同，S. 3395 + S. 9987B1V 的成书年代晚<sup>①</sup>，佛教占相内容广泛流传，并应用在占相实际中，所以作者在编辑这部相书时，将人们普遍信奉的“臂长”、“耳大”之相写入占辞解说，使之成为相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所有相书中，占辞里明确杂有佛教相好内容的，以此卷为最早，它标志着佛教占相内容由此正式进入中国传统相书。此后，佛教思想及占相内容越来越多地影响了中国的相术。佛教思想的渗透，为中国相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对相术的利用，也使佛教与中国民间信仰更深入地结合在一起。

284 通过以上对敦煌写本相书中 P. 3589V 所绘相图及 S. 3395 + S. 9987B1V 中的一些相关占辞的考察分析，并结合南北朝至唐五代时期佛教占相内容对传统相术实际运用的影响，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佛教占相内容影响敦煌相术乃至整个相术的进程与途径，是沿帝王形象描写、占相实际、相图、占辞这样一条线索逐步展开的。其中有些环节也可能是同时并行的，并不一定能分出先后，但它先影响占相实际，再进入相书，成为中国相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

<sup>①</sup> 此卷的抄写年代在唐中叶以后，成书时代当早于此，但不会早于许负系统相书。参见第二章有关论述。

形成一定系统，这一过程的次序应当不会错。佛教相好内容进入相书也不是一次完成的，是随着相书的抄录、整理和汇编而逐渐完成的，先是抄录者根据自己对好相的理解，或对原有相图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或本无图而抄者新绘加入，这样就出现了文字与相图脱节甚至矛盾的现象；随着相术的发展，新内容不断增多，原有的占辞已不适合占相实际，于是又有相士对旧的相书进行整理修订，加入新增内容，佛教相好内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相书中，再随同相书而广泛流传的。这样的过程可能进行了不止一次。魏晋南北朝史书、唐五代笔记小说、敦煌写本相书与传世宋代相书恰好能说明这一影响途径。

## 第七章 相术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

### 一、隋唐五代的相工群体

隋唐五代时期，相术在社会上十分流行。黄正建先生比较了《太平广记》所记载的占卜活动的类型、数量，依照他所统计的结果，在当时流行的诸种占卜中，相术处在首位，排在占梦、卜筮、星占、相宅、禄命、选择等其他形式的占卜活动之前。<sup>①</sup>古代的术士，大都兼通数种方术，而像相术这类较其他占卜形式更为简单直观的方术，一方面易于掌握，另一方面亦广为大众信从，成为当时使用最多的占卜形式，是很正常的事情。与相术的流行相适应，这一时期从事占相活动的相工、术士的人数也更为众多。可以说，在隋唐五代社会，存在着一个由专业的相工、术士和爱好相术的文士、官吏等共同组成的相工群体。这一群体，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术，为人占相论命，活动的足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生活，甚至在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身影。

隋唐五代相工群体中，引人注目者往往是那些被记入正史《方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194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伎列传》或《艺术传》中的人物。这些人中既有专以相术而闻名的，如来和、乙弗弘礼、袁天纲、张憬藏、金梁凤、周玄豹等人，也有以其他方术著称，但同时也兼通相术者，如孙思邈以医术闻名，兼通“人伦”之术，曾为孙处约之子和卢齐卿看相<sup>①</sup>；严善思“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桑道茂善望气，亦“善相”。他们都是当时相士中的佼佼者，所以其事迹被专门载入正史的《方伎列传》或《艺术传》。但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相术为人预测命运吉凶的远远不止他们，更多的是那些无名的相工、术士。而且，除了专门以相术为职业的相士外，还有众多文士、官吏，甚至皇帝、贵戚也对相术深感兴趣，留下了许多占相的事例。可以说，正是这些专业的相士、术士和爱好相术的文士、官吏等人，共同组成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相工群体。

### （一）隋唐五代时期对看相者的称呼

隋唐五代时期对看相者没有过一个统一固定的称呼，通常的称呼有“相工”、“相者”，或称“相士”、“相师”，还有笼统地称为“术士”的。这些称呼大都是自汉代以来沿袭下来的。<sup>②</sup>

相工：这是对看相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称呼。《旧唐书·顺宗本纪》：“（贞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sup>③</sup>《新唐书·宋璟传》：“会飞书告张昌宗引相工观吉凶者。”<sup>④</sup>皮日休《相解》亦云：“今之相工言人相者，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孙思邈传》；另《太平广记》卷二二亦载其为高仲舒看相之事。

② 汉代相者即称“相工”，如《后汉书·皇后纪》：“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王充《论衡·骨相篇》提到相者皆称相工。参见祝平一：《汉代的相人术》，148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

③ 《旧唐书》卷一四，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④ 《新唐书》卷一二四，4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sup>①</sup>按，“工”指精熟某种技艺的专业人员。《说文·工部》：“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与巫同意。”段玉裁注云：“引申之，凡善其事曰工。”《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利其器。”称看相者为“相工”，即谓其为熟练掌握了看相这门技艺的专业人员。这与隋唐时人们常说某某“善相人”、某某“精于人伦”等语同义。当时很多记载都直接称精于相术者为“善相者”，其义亦同。

相者：这也是人们对看相者的通称。如《隋书》载：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儿当贵，善爱养之。’”<sup>②</sup>《新唐书》：“杨元琰者，字温，虢州阌乡人，汉太尉震十八代孙。生数岁未言，相者视曰：‘语迟者神定，必为重器。’”<sup>③</sup>《北梦琐言》：“唐彭、濮间，有相者彭克明，号‘彭钉筋’，言事多验，人以其必中，是有‘钉筋’之名。”<sup>④</sup>隋唐五代时期对看相者的称呼，除“相工”以外，“相者”一词也相当通行，某种程度上较“相工”的使用还要普遍一些。究其原因，大约在于“相者”一词涵盖的内容更为宽泛，所谓“相者”，即看相的人，无论专门从事看相者，还是偶一涉足者，但凡涉及看相活动，都可统称为“相者”。而“相工”一词只能用在专业看相者身上。不过从实际使用看，“相者”大多还是指专业的看相者，用指业余看相者的很少。如唐徐夔在《郊村独游》一诗中说：“市头相者休相戏，蹙膝先生半自知。”<sup>⑤</sup>这里的“相者”即指在街市专业看相的人。

相士：这一称呼使用的频率较前两个少，但也是当时对看相者的通称。《旧五代史》：“（后唐末帝李从珂）在藩时，有相士言帝如

①（唐）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隋书》卷四九《牛弘传》，12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新唐书》卷一二〇《杨元琰传》，43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④《北梦琐言》逸文卷一《彭钉筋相术》，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⑤（唐）徐夔：《郊村独游》，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〇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

毗沙天王，帝知之，窃喜。”<sup>①</sup>士，指有学识或有技艺的人，《说文·士部》：“士，事也。”段玉裁注云：“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相士”，即指从事看相活动的专业人士，与“相工”相类。

相师：隋朝称政权机构中负责看相的官吏为相师。《隋书·百官志》载：太常寺太卜署下设属员中有“相师十人”<sup>②</sup>。另，佛教典籍中对看相者往往称相师，如《法苑珠林》卷九引《瑞应经》：“尔时白净王令访得五百聪明相师，令占相太子。”卷四十九引《罗旬踰经》：“佛在世时，有婆罗门子薄福，相师占之无相。”<sup>③</sup>

术士：是对通晓方术者的一种通称。隋唐五代典籍中使用“术士”一词时，注重的往往只是其通晓巫、医、卜、祝之技的特点，并不细分其门类。在这些笼统地被称为“术士”的人中，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看相者，如《旧唐书·王拱传》所载：“拱与弟户部郎中铎，召术士任海川游其门，问其相命，言有王否。”<sup>④</sup>从所问内容看，这里的术士，实际上也就是相士。要想知道这些“术士”究竟是从事哪种技能的，还要从所记载的具体内容中加以分辨。当然这具有一定的困难。

隋唐五代时期对看相者的称呼，大体就是以上数种，其中“相者”一词使用的频率最高。但从对看相者职业特点与技能的表现来看，“相工”一词是最为规范的。所以我们在此文中就用“相工”作为看相者的代表称呼。

## （二）职业看相者

唐代相工群体的组成，如上所言，并非单纯的术士，而是由来

① 《旧五代史》卷四七《唐书·末帝纪》中，6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 《法苑珠林》卷九引《瑞应经》，7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④ 《旧唐书》卷一〇五《王拱传》，32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社会背景，代表不同利益的人共同组成，其中包括“相工”、“相士”、“相者”以及许多“精人伦”、“善相”的人，如果进行划分的话，可以分为职业看相者与业余看相者两大类。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职业看相者。

隋唐五代的职业看相者，是指那些以看相算命等方术为主要谋生手段的相工，他们或寄身于权贵藩镇之门，或游走于市肆街衢之间，通过为人占相祸福，预测命运的方式获取生活之资。职业相者与业余相者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主业是占相算命，虽然也通晓其他方术，有时也兼做其他事情，但他们主要是以相士或术士的身份出现的，并依赖这样的身份立足于社会。

#### 1. 供职于官府，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相工

根据历史记载，相术至迟到汉代，就已与其他方术一道，成为皇帝选择人才、选择后宫嫔妃的辅助之术。<sup>①</sup>隋唐时期，朝廷中均设有专门管理卜筮的机构——太常寺太卜署。隋“始在太常寺下设太卜署，有太卜令一人、丞一人、卜师二十人、相师十人、男觋十六人、女巫八人、太卜博士、助教各二人，相博士、助教各一人”<sup>②</sup>。这些专职的占卜人员中，从事占相的有相师、相博士及助教共12人，占总人数的近五分之一，其比例应该不算小。

唐代同样设置了太常寺太卜署来管理卜筮，但在占卜职位的设置中却去掉了“相师”及“相博士、助教”这一系统的职位。这一现象反映了相术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变化，即相术的地位下降了；同时也反映了另外一个事实——相术在唐代的普及程度扩大，许多方士也往往兼通相术，可能无需在太卜署中设置专门人员从事占相。常设机构中的正式的“相师”一职没有了，那么占相的事务由何人承担呢？从史书记载中，我们知道唐代宫廷中还设有一些临时的负

① 祝平一：《汉代的相人术》，台湾学生书局，1990。

②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附录二《占卜与唐代政治》，22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责占相工作的职位，这些人主要集中在翰林院。唐代也曾在翰林院供养了一些相工，为帝王与政府服务。前引《旧唐书·顺宗本纪》所云：“（上元二十一年二月）丙午，罢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就证明了唐代确实有供职于朝廷的相工存在。

除此以外，据黄正建考证，唐代还规定尚书省礼部下设的祠部负责“卜筮医药”之事。<sup>①</sup>古代常常医巫不分，在对身体的观察与研究方面，医术与相术有不少共通之处，不少医生也精于相术。像名医孙思邈，不仅看病，也为人占相，而且其相术还很有名。所以，礼部下设祠部所掌的“卜筮医药”之事中，也有可能包含相术在内。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材料来证明。

从隋到唐，官府占卜机构的地位及占卜官员的品级一般都在八到九品之间，品级较低。隋太常寺太卜署的最高长官是太卜令，为从八品；太卜丞是其副手，从九品；卜师、相师以下皆无品级。唐代，太卜令为正八品下，太卜丞为正九品下，卜正、卜师、巫师、卜博士都是从九品下。<sup>②</sup>唐代占卜官员的品级较隋朝稍稍有所提高，卜师、巫师、卜博士都有了品级，但同时却没有了“相师”这一官职的设置。宋代不再设立专门的占卜机构与占卜人员。从此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相工在国家政权机构中的地位很低，只有隋朝的占卜机构中为相师及其助手设置了职位，但没有品级；唐宋时期则干脆不再为相工设置专门的职位，甚至取消卜书机构。至于唐代供奉翰林以备皇帝宴见的相工，其品级地位尚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虽同为翰林待诏，其地位是无法与掌文书诏令的文学之士相比的，而且也不是常设之职，只是随皇帝的喜好或设或废。如唐德宗时曾设有的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覆等职，但到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附录二《占卜与唐代政治》，22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sup>②</sup>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卜署》，北京，中华书局，1992。



德宗去世，顺宗继位，便马上罢去了。

隋唐时代的相工，或以相工进身的人，也并不全都属于上述机构。乙弗弘礼是隋朝有名的相士，很得隋炀帝欣赏，炀帝曾专设一坊以居天下术士，令乙弗弘礼统率之。<sup>①</sup> 炀帝所设之坊的名字，史书中没有记载，但从《旧唐书》称其为“坊”的情况看，似乎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机构，以备皇帝的不时之召，与太卜署不属同一机构。乙弗弘礼作为其长官，其品级高低，现在亦无法弄清。

朝廷所设占卜官职，品位一般都不高，通常在八九品之间，但以相术进身者中的一些人，官职品级并不止于此。如来和精通相人之术，曾任北周少卜上士，这显然是一个专门的占卜官职，但这仅仅是他所任官职中的一个阶梯，来和凭借他对相人术的精通和对政治局势的观察，出入公卿之门，周旋于北周和隋朝的官场，潜结英豪，暗中为杨坚占相，预言杨坚将“王有四海”。他的官位也一再上升，由周的夏官府下士、少卜上士、安定乡男，迁畿伯下大夫，进封涇水县男；入隋，晋爵为子，稳居五品二十余年，还进位开府，并得到财物田宅等许多赏赐。<sup>②</sup> 当然，像来和这样相工出身而做到位进开府的并不多见，他所依凭的并不全是相术，还有他对政治局势的观察，对各种力量的分析，以及所处的变动时局。

总体而言，在相对平定的历史时期，相工的社会地位也相对稳定，一般不会太高。唐代时，相术不在太卜令所职掌的诸种“占卜正术”（龟、兆、易、式）之中<sup>③</sup>，而与阴阳、占梦、相宅、禄命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乙弗弘礼传》：“乙弗弘礼，贝州高唐人也。隋炀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礼跪而贺曰：‘大王骨法非常，必为万乘之主，诚愿戒之在得。’炀帝即位，召天下道术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礼统摄。”5091~5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隋书》卷七八《来和传》，17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 《唐六典》卷一四《太常寺太卜署》，北京，中华书局，1992。

等同属“杂占卜”之流。<sup>①</sup>虽然在社会上十分流行，但由此进身并得到高官厚禄的相士倒没多少。如袁天纲为唐代著名相士，得到太宗赏识，并被招进京城为大臣看相，还曾相过武则天，但也未能因相术的精湛而得到官职，没有担任朝廷的专职占卜官。他做到火井县令，也不是因为相术的缘故。

## 2. 散处于民间的职业相工

除供职于官府，专司占卜的相工外，职业看相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活动于社会上的各类人士。他们有的在市肆间设卦摊为人占相，有的在家中坐待求相者，也有的往来于藩镇与权要之门。两《唐书·方伎列传》中记载的以相术著称的袁天纲、袁客师、张憬藏、金梁凤、桑道茂等人，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如袁天纲为唐初著名相士，得到太宗赏识，并被招进京城为大臣看相，还曾相过幼年的武则天。张憬藏与袁天纲齐名，终生以占相为业，“竟不仕，以寿终”。他的相术十分高明，言人命禄未来，无有不中，朝士俊彦常常去他那里请求占相。金梁凤也是唐代的有名相工，曾预测过唐中期的重要政治变动以及许多人的命禄吉凶，影响很大。

像袁天纲、张憬藏、金梁凤等知名相工，在正史的《方伎列传》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在当时的声望影响必然极大，所服务的对象多是公卿大夫或富贵人家，他们的收费也是相当昂贵的。史书中涉及占相收费的内容很少，而且大多很笼统。《旧唐书·张憬藏传》提到张憬藏为人看相时曾收取绢帛：

左仆射刘仁轨微时，尝与乡人请思贤各贲绢赠憬藏以问官禄。憬藏谓仁轨曰：“公居五品要官，虽暂解黜，终当位极人臣。”仁轨后自给事中坐事，令白衣向海东效力。固辞思贤之赠，曰：“公当孤独客死。”及仁轨为仆射，思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178～18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贤尚存，谓人曰：“张憬藏相刘仆射，则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岂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继而死，尽货田宅，寄死于所亲国内。<sup>①</sup>

此条记载未说明张憬藏所收绢的数量。依理推测，刘、靖二人求问官禄，所资绢赠的数量应当与张憬藏平时的收费大体相当。那么，像张憬藏这样的占相名家在当时为人占相的收费究竟是多少呢？我们借助笔记小说中的有关记载，来进行一些考察。

《太平广记》载桑道茂事迹云：

初，晟（指李晟）于左贵效职，久未迁超，闻桑道茂善相，费绢一匹，凌晨而往。时倾信者甚众，造诣多不即见之。闻李在门，亲自迎接，施设肴醴，情意甚专。既而谓曰：“他日建立勋庸，贵甚无比。或事权在手，当以性命为托。”李莫测其言，但惭唯而已。请回所贶缣，换李公身上汗衫，仍请于衿上书名，云他日见此相忆。及泚叛，道茂陷贼庭。既克京师，从乱者悉皆就戮，时李受命斩决，道茂将欲就刑，请致词，遂以汗衫为请。李公奏以非罪，特原之。<sup>②</sup>

桑道茂活动于唐代中期，以方术知名，同时也精于相术。其方术深为德宗所信，德宗曾听从他的劝告，加固了奉天城，后来朱泚叛乱时，德宗出逃至此城避难。新、旧《唐书》中均有传。从记载中看，桑道茂在当时名气很大，前往他那里看相的人很多，但他并不是来者即见，能很快见到他的只有少数人。李晟因为久未升迁，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张憬藏传》，5091~5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太平广记》卷七六引《剧谈录》，4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此则故事《新唐书·桑道茂传》中亦载，说法稍异。

对自己的前程有些担忧，所以前往桑道茂处请求占相。他携带了一匹绢作为酬金。之所以携带这个数量的绢作为酬金，应当与他打听到的桑道茂的收费标准有关，即桑道茂平日占相所收卦金，大体在一匹绢左右，所以李晟前往时也就按此标准准备了酬金。

我们再来看《太平广记》中的另一条故事：

李相藩尝寓东洛，年近三十，未有宦名。夫人即崔构庶子之女。李公寄托崔氏，待之不甚厚。时中桥胡芦生者善卜，闻人声，即知贵贱。李公患脑疮，又欲挈家居扬州，甚愁闷，乃与崔氏兄弟访胡芦生。芦生好饮酒，人诣之，必携一壶，故谓为胡芦生。李公与崔氏各携钱三百。生倚蒲团，已半酣，崔氏兄弟先至，胡芦生不为之起，但伸手主人。李公以疾后至，胡芦生曰：“有贵人来。”乃命侍者扫地。既毕，李公已到。未下驴，胡芦生笑迎执手曰：“郎君贵人也。”李公曰：“某贫且病，又欲以家往数千里外，何有贵哉？”芦生曰：“纱笼中人，岂畏屯厄。”李公请问纱笼之事，终不说。

文中虽然没有说明胡芦生精通的是何种占卜之术，但其中有一句话，“闻人声，即知贵贱”，意思是胡芦生善于通过对声音的辨别来判断人的贵贱命运，这一方法正属于相术中相声音的内容，据此我们可以判定，胡芦生所用占卜方法，主要是相术，当然也不止相术，如能预知被相者的到来以及“纱笼中人”的说法，都用的是其他一些方术，但这都是辅助性的。黄正建通过对这则故事以及其他笔记史料中对占卜收费记载的分析统计，认为“当时占卜名家一般占一卦要收费一匹绢或三百至五百文钱”<sup>①</sup>，这个结论，参照上则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185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所引桑道茂收费的情况，笔者认为也同样适用于相术名家。张憬藏在当时与袁天纲齐名，是唐代最有影响的相士之一，其占相收费应与其他占卜名家大体相当，也应与桑道茂大体一致。参照这一数字，笔者推测，刘、靖二人所资绢赠的数量亦当各在一匹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所以，张憬藏因为占出靖思贤的命运结局不好，“固辞思贤之赠”，坚决不收他的绢。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的收费确实不低。

隋唐五代时期的专业相工，有的在市肆间设卦摊为人占相，有的往来于藩镇与权要之门，也有的虽然从事其他生业，但仍以占相为主要职业，占相收入成为他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有着固定从业场所的相工来说，他们的收费都有一个大体不变的标准，像桑道茂、张憬藏为人占相一次收一匹绢左右的酬金，已经是很高的了，一般的普通相士所得酬金有限，也仅够养家糊口而已。也有一些相士，习术不精，妄论吉凶，唯以骗人钱财为目的，像皮日休所批评的：“或有士居穷处，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齿之难，有妄诞之人，自称精子卿、唐举之术，取其金则易于反掌耳。”<sup>①</sup>

对于那些没有固定从业场所的相工来说，收费也没有什么标准，随被相者的兴致，高的时候很高，但有时也会一无所获。游走于权贵藩镇之门的相工就是这样。《太平广记》中就记载了一个叫梁十二的相工为人占相的几个故事。梁十二是一个专门往来于各州郡，为各地官吏占相并能作法攘灾的术士，被称为当时之管辂。他先是为苏州刺史李无言看相，认出了易服改装的李无言，并断言他很快将会被改派为“上州（指户数在四万以上的州）”刺史，预测应验后，得到酬金二百贯钱。梁十二又为丹徒主簿卢惟雅占相，事后也应验了。当梁十二后来再在京城遇见卢惟雅时，预言卢将会家宅破散，他要卢氏出五十千文钱，“某教公一言即免”，可这一次卢

<sup>①</sup> 《皮子文数》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氏不相信他，也没给钱。后来卢家果然破败。<sup>①</sup>像梁十二为苏州刺史李无言占相，一次得到二百贯钱的酬金，在普通的相工是想都不敢想的。迁任之前的李无言为苏州刺史，按《旧唐书·职官志》，其品级当在正四品上至从三品之间，后迁为“上州”刺史，最高也是从三品。<sup>②</sup>其俸禄，按《唐会要》记载，三品为十七千，即十七贯钱。<sup>③</sup>他能一次付给梁十二二百贯钱，已经是非常高的了。而卢惟雅为丹徒主簿，县主簿为九品官，其月俸仅为一千九百一十七文，梁十二张口就要五十千文，也就是五十贯，相当于一个主簿两年多的俸禄，也无怪乎遭到拒绝。当然，像梁十二这样的相士，他看准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已在任上的官员，这些人既已得到官职，就要考虑如何保住这个位置，再谋求进一步的升迁，这些人与相士交往的目的很明确，如果能让他们满意，占相的酬金是不会少的。一般百姓是绝不会花大钱找这些相术名家去占相的。

相士中还有一种人，因为给帝王占相，尤其是在帝王微贱时相出其将“贵不可言”，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一般相士无法相比的。对这些相士来说，能在社会变动之际准确观察时事，分析各种力量，瞄准一些有野心有实力的“潜龙卧虎”，为他们占相，断言其有“王天下”的前程，就等于是押下了一大笔回报丰厚的赌注。被相者往往心存感激，一旦预言实现，相士所得少则为金帛财产，多则直登仕途，稳做高官。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中有很多记载，南北朝至唐初的一段时期尤其多。来和相文帝以外，周隋之间的其他几位相士也因为押了同样的赌注得到高官厚禄：“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梁十二》，17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旧唐书》卷四二《官职志》一，17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宋》王溥：《唐会要》卷九一《内外官料钱》上，1654~16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

仪同。”<sup>①</sup>类似的事唐代亦有，不过相者所要的不是官职。《太平御览》引《唐书》云：

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字大宝，弘农华阴人也，性宽厚如愚而内敏。……炀帝时征为奉御，高祖为殿内少监，深善之，互相往来，情契愈昵。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庭、伏犀下相接于眉，此非人臣之相，愿深自爱。”高祖取弘道银盆置之于地，引弓射之，谓弘道曰：“向言有验，当一发中之。”既发，应弦而中。弘道曰：“愿公事验之后，赐赏金盆。”高祖大悦。<sup>②</sup>

至于事后李渊是否践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唐末五代时期影响最大的相士当首推周玄豹。史书记载了他曾为后唐明宗看相的事：

术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庄宗尤信重之，以为北京巡官。明宗为内衙指挥使，重诲欲试玄豹，乃使佗人与明宗易服，而坐明宗于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内衙，贵将也，此不足当之。”乃指明宗于下坐曰：“此是也！”因为明宗言其后贵不可言。<sup>③</sup>

由于周玄豹的相术很灵验，得到后唐庄宗、明宗的欣赏，尤其是明宗，登位之后还念念不忘这位准确预言过自己未来的相士，打算把他招到身边，以备咨询，虽被丞相的一番话阻止了，但还是赏

① 《隋书》卷七八《来和传》，17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三一，32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 《新五代史》卷二八，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此书及《容斋三笔》卷九所载使明宗易服者为安重诲，《北梦琐言》卷一九则认为张承业。

赐了他许多金帛。周玄豹最终官至光禄卿。

与来和、张憬藏、袁天纲、周玄豹这样的占相名家不同，大多数相工的文化水平与知识修养都不太高，有些人仅仅是粗通文墨，所以留下姓名的是少之又少。敦煌写本相书的存在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首先从作者方面看，今存的12个卷号的敦煌写本相书，要么如许负系统相书明确标出为许负等13人撰集，要么如P.2572(B)《相法》(拟)干脆没有作者书名，这两种情况都能说明在民间流传的相书大多成于众人之手，是历代众多相士占相经验的汇集与总结。如许负系统相书所题的13位作者，伪托的痕迹十分明显，从先秦到汉晋的13人中，精通相术或与相术有关系的仅占一半左右，像东方朔、陶侃、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等人，多是在民间有神异传说的人，其实与相术并无关系，将他们列为作者，并颠倒混淆其时代的先后顺序，只能说明这部相书的编纂者缺乏相关历史知识。在内容上，敦煌写本相书多记述具体的占相经验与原则，而缺少对相学相理的分析与论述，不似传世宋代相书中多有阐述相学原理，探究形神奥秘的精辟之论。再由抄写流传方面看，敦煌写本相书绝大多数抄写粗略，讹脱衍倒的情况很多，可见抄写者文化程度不高；写本的保存状况也说明是经过长期使用与流传，供一般相工或普通民众日常参阅的。<sup>①</sup> 这些写本相书出于敦煌，本身也是相书在民间流传的佐证。抄写以及使用它们的人，自然不能与来和、袁天纲辈同日而语了。

### (三) 业余看相者

业余看相者不以相术谋生，只将其作为兴趣修养的一个方面，并不苛求全面与精通，所以业余看相者对相术的熟悉程度也各不相同。隋唐五代时期对相术感兴趣的人很多，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

<sup>①</sup> 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对P.3390号写本的描述。见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352~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民百姓，都对相术有或多或少的了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将那些不以赚钱为目的，运用相术知识为他人占相，并享有一定声望的看相者划定在业余看相者的范畴之内。从文献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业余看相者分布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既有文人、官吏、商贾，又有僧尼、道士等，如孙思邈以医术著名，亦精通相术；裴行俭官至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尤晓阴阳、算术，兼有人伦之鉴”<sup>①</sup>。曾为初唐四杰及苏味道、王勃等人占相，言皆有验。《神相全编》中也还引有他的话。<sup>②</sup>《传叙》所载“韦夏卿”条云：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车、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车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言。<sup>③</sup>

像韦夏卿这样通晓相术，凭兴趣偶尔为人占相，并且言皆有验者，就可以算作业余看相者。

业余看相者的情况较专业相工要复杂得多。他们大多从个人兴趣出发，通过阅读相书，或向人学习，了解相术相法。也有少数凭借偶然的机缘，接触和掌握了相术。《太平广记》所记载的小吏黄徹学会占相气色的事，就纯粹是偶然的机缘所致。由于这种机缘，黄徹后来成为一位占相名家，他的相术得到李吉甫的盛赞。而像卢齐卿那样无师自通地精通人伦之术的事例，更是充满了神秘色彩：

<sup>①</sup>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28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sup>②</sup> 《神相全编》一《许负相德器第五》“器识缘何分浅深”句，注云：“裴行俭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sup>③</sup>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引《传叙》文，17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纛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遭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到秘书监。<sup>①</sup>

与专业相工相比，业余相者的占相活动发生的时机、场合都有所不同，专业相工或在市集设立卦摊，或在家中等待问相者，或游走于权贵藩镇之门，总之，是在主动寻找、等候或者创造为人占相的时机；而业余相者的看相活动多发生在聚会、宴集或偶遇的场合，看相常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如韦夏卿给三位从（再）弟占相，是在街头偶遇，看到三位从弟皆排行二十四，又同为郎官，一时兴起，才忍不住为之占相。从“韦猷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的话中，可知韦夏卿虽通相术，但平常极少用它，所以人们才不知道。

对业余相者中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在文士雅集的场所，发表一些有关占相的看法，为同僚预测一下前程，在当时也是一种风雅的举动，如韦夏卿给三位从弟占相，就说：“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他用了“题目”这样一个词。“题目”一词，通常用在品评鉴赏人物方面，魏晋士人在评价鉴赏人的风姿才情器量时，就常用这个词。如《世说新语》：“山司徒（涛）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sup>②</sup>而在相工占相时，是不大用“题目”一词的。韦夏卿在这里用“题目”作为“看相”或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政事》，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占相”的代词，其流露出的潜在意思是，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文士同僚间的这种观察相貌，预测前程的举动，就如同魏晋士人品评人物一样，是风雅的行为，和普通相工那种以谋利为目的的占相卜卦是有区别的。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我们还可以从这个词中品味出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清高与优越感。

这时期的帝王中，对相术感兴趣并略知一二的也不乏其人。他们偶尔也会显露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旧唐书》载隋炀帝末年：

帝见海内渐乱，玄象错谬，内怀忧恐，尝谓弘礼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且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卿更相朕，终当何如？”弘礼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弘礼曰：“臣本观相书，凡人之相，有类于陛下者，不得善终。臣闻圣人相，故知凡圣不同耳。”自是帝尝遣使监之，不得与人交言。<sup>①</sup>

隋炀帝自称“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并逼迫乙弗弘礼说真话，可见他对自己命运前景的预测也不妙，只不过是想让乙弗弘礼证明自己相错了，从而得到一点精神的安慰，所以当乙弗弘礼说他那种相的人不得善终的话后，他并没有杀掉乙弗弘礼，而只是让人将其监视起来。

唐朝皇帝中，玄宗、德宗也说过一些有关相术的话。《酉阳杂俎》载唐玄宗召见李白后，曾对高力士说：“此人固穷相”<sup>②</sup>；还说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乙弗弘礼传》，5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语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北京，中华书局，1981。

过安禄山有“异相”而欲厌之的话。<sup>①</sup>唐德宗见到李忠臣，也曾说过“卿耳大，真贵兆”的话。<sup>②</sup>按相书中的说法，耳长、耳大，都是贵寿之相，《麻衣相法》云：“两耳垂肩，贵不可言。”可见德宗的话还是有根据的。当然，像隋炀帝、唐玄宗、唐德宗这样对相术略知一二的人，还不能算作业余相工，充其量是对相术感兴趣罢了。

隋唐五代时期的业余相者中，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人物，即僧尼和道士。这些人在业余相者中所占的比例还很高。之所以将僧道都归入业余相者的行列中，是考虑到尽管有的僧道常操此业，并且也有一些人赖以为生，但他们的身份首先是“职业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他们从事占相的目的主要还是通过相术沟通与社会的关系，借相术的灵验来吸引民众，宣扬宗教。如果他们脱去宗教的外衣，返乡还俗，并且以相术为谋利手段，我们再把他们划入专业相工的队伍也不迟，如五代时期的周玄豹就曾经当过多年的和尚，后来还俗，以相术干禄，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职业相工。隋唐五代时，僧尼与道士用相术为人占相的事例在《太平广记》里有不少记载。笔者对书中卷二二一至卷二二四“相类”所记载的占相事例进行了一个大体统计，在这四卷中，大小相例共73条，涉及的相者58人，其中僧尼为9人、道士2人，两者合计11人，占到总人数的近五分之一。

据记载，这些僧尼道士往往相术精湛，为人占相论命很得信任，留下了不少占相应验事例。如《幽闲鼓吹》载刘禹锡请僧人为其占相的事：

<sup>①</sup>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帝登勤政楼，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宠。太子谏曰：‘自古幄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帝曰：‘胡有异相，我欲厌之。’”6413~64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sup>②</sup> 《新唐书》卷二二四下《李忠臣传》，63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越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惬，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sup>①</sup>

这段话所记是否属实姑且不论，就记载而言，这位僧人的相术确实极精，一会儿工夫，不仅相了刘禹锡，也相了韦处厚，并且还直言不讳地告诉刘禹锡，他要升官，得等到这位韦秀才来提拔，这也难怪刘禹锡要大怒了。

再如《戎幕闲谈》记一位范氏尼为颜真卿看相，预言其将在一两月内拜官，又警告他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并说他将来会着紫衫，官阶“邻于一品”，寿过七十等，言之凿凿，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而“验其事迹，历历如见”<sup>②</sup>。

《太平广记》中所载的这些僧尼道士，不仅自己为人占相，同时还收取门徒，传授技艺，除前举黄徽的例子以外，周玄豹的相术也是一个和尚教的：“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sup>③</sup>

除笔记小说以外，其他史书记载的占相故事中涉及僧人道士的也有不少。《隋书》载隋高祖初生，即有尼姑说他来历奇异，不当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引《幽闲鼓吹》，17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引《戎幕闲谈》，17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北梦琐言》卷一九，1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在“俗间处之”，并言其将得天下。<sup>①</sup>《旧五代史》卷二四引《五代史补》，载罗隐久试不第，于迷茫之际，去找罗尊师为之指引前程，罗尊师自称“贫道”，其身份显然是道士。<sup>②</sup>

业余相者虽然不靠看相谋生，但他们为人占相也不是全无目的。除了那些文人士大夫凭兴趣所至，在他人面前显露见识眼光的情况外，许多人为他人占相，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目的。《剧谈录》记载了一位青城山的道士殷九霞，有知人之鉴，为河阳节度使乌重裔（当作胤）看相，并遍相其宾客僚属，格外看重一位张支使，私下对他说：“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倘能摆脱器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寻访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sup>③</sup>可见殷九霞为人占相，其真实目的在于通过阅人，寻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有仙缘可修道的人来给自己当徒弟。而有些僧人则是通过占相，广结善缘，为宣教服务。如武当山僧处弘为王建占相，并勉励他从戎，后来王建建立后蜀政权，“弘拥门

① 《隋书》卷一《高祖本纪》：“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于地。尼自外人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旧五代史》卷二四《梁书·罗隐传》引《五代史补》：“罗隐在科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故六举不第。时长安有罗尊师者，深于相术，隐以貌陋，恐为相术所弃，每与尊师接谈，常自大以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问焉。尊师笑曰：‘贫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决在一第，未可与语。今日之事，贫道敢有所隐乎！且吾子之于一第也，贫道观之，虽首冠群英，亦不过簿尉尔。若能罢举，东归霸国以求用，则必富且贵矣。两途，吾子宜自择之。’隐懵然不知所措者数日。邻居有卖饭媪，见隐惊曰：‘何辞色之沮丧如此，莫有不决之事否？’隐谓知之，因尽以尊师之言告之。媪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罗隐，何须一第然后为得哉！不如急取富贵，则老婆之愿也。’隐闻之释然，遂归钱塘。”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③ 《太平广记》卷二二四，19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徒人蜀，为构精舍以安之，即弘觉禅院也”<sup>①</sup>。

当然，无论是僧是俗，业余看相者中都不乏以相术来交换钱财或其他好处的人。只不过相比专业相工来说，这种交换并不是那种当场实现、一次清账的交换，它的实现必须得有一个前提，即所作预言一定得变成现实。当那些富贵预言实现之后，被相者免不了对相者心存感激，也会用一定方式回报对方，只不过这样的回报往往来得较迟，受益者常是相者的后辈子孙。《太平广记》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窦相易直，幼时名祕，家贫，就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祕，君后为人臣，贵寿之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合，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以后莫忘闾情。”及升朝，访得其于，提携至吏中荣达。<sup>②</sup>

306 身有道术的乡村塾师通过仔细观察，预见到窦易直将来会有大出息，便在夜深人静时将自己的预测说了出来，并鼓励他努力自爱。这样的话，对贫寒人家的子弟来说不管是打开了一扇通向美好未来的希望之窗，不论预测得准不准，都会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并成为努力上进的一种推动力，所以当窦易直果真不负期望，做上了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后，便去寻访并提携老师之子，使之荣达的举动，确实也应当是发自内心的。从这里也可看出，业余相者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引《北梦琐言》，17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引《因话录》，1712~17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虽然不为钱财，但有时也是有所希求的，只不过这种要求实现起来更加迂曲久远，不像专业相工那样很快地就会收到报酬，至于被相者是否践约，则全看其本人的意愿了。至于《贾氏谈录》记载的唐蔡荆那样以子孙相托的，也不少见：

唐蔡荆尚书为天德军使，衙前小将顾彦朗、彦晖知使宅市买。八座有知人之鉴。或一日，俾其子叔向已下备酒饌于山亭，招二顾赐宴。八座俄亦即席，约令勿起。二顾惶惑，莫谕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弟兄俱有封侯之相，善自保爱，他年愿以子孙相依。”因迁其职级。洎黄寇犯阙，顾彦朗领本军立收复，功除川东，加使相。蔡叔向兄弟往依之，请叔向为节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军府大事皆谘谋焉。大顾薨，其弟彦晖嗣之，亦至使相。<sup>①</sup>

蔡荆虽然职位尊崇，但他并未陶醉于眼前的一点成功，而是及早筹划，用自己的相术瞄准了两位目前还未露头角，但将来必定会有前途的下属，并加以笼络，为子孙的将来铺平了道路，可谓老谋深算。当然，这样的事并不是只有唐代才有，隋朝的高孝基早已做过：“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铨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视良久，降阶与之抗礼，延入内厅，共食甚恭，曰：‘二贤当为兴王佐命，位极人臣，杜年寿稍减于房耳。愿以子孙相托。’贞观初，杜薨于右仆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余载。”<sup>②</sup> 直接利用选拔官吏之便为自己的子孙寻找靠山。

①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相术部纪事》二，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

② （唐）刘餗：《隋唐嘉话》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 二、相术的社会功用与隋唐五代社会对相术的态度

### (一) 相的社会功用及影响

一种方术在某个时代能够存在并且流行，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根据，也就是说，它能够满足当时社会的某种需要。相术也是这样。《隋书·艺术传》开头小序对当时社会上所流行的各种方术进行了一些总结，分别指出了它们的性质功用，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辨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民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来久矣。

308 这里所说的“艺术”，共包含了六种不同种类的方术或技术：阴阳、卜筮、医巫、音律、相术、技巧，它们各有所司，从不同的侧面满足了社会不同的需要，其中相术排在第五，是从“辨贵贱，明分理”的角度来获得其存在的根据的。所谓的“辨贵贱，明分理”，是说命运前定，相术的功用就是帮助人们分辨自己命运是贵是贱，明了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然后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老老实实做个顺民。这种说法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居高临下，充满教训的口吻，充分表现了统治阶级对相术的看法与期望，从中可明显看出相术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可看出，相术借“辨贵贱，明分理”的名义，对人生积极进取、不断奋斗意义的否定，因而产生了相当的消极作用。

比较而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对相术的认识则更能代表当时社会的一般看法：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sup>①</sup>

他从人们关注自己人生命运的角度来谈相术，揭示了相术在当时能够得以流行，为人们所普遍信从的关键就在于它所回答的是“生人之所欲知”的问题。而有关个人未来命运的问题，对人类而言，是个永恒的问题，只要人生存在未解之谜，对它的探寻就不会停止。因此，可以说，相士在社会上所扮演的正是“解谜”者的角色，因此，刘知几的看法比起《隋书·艺术志序》的说法更能切近问题的实质。

从这一角度出发，结合隋唐五代社会的需求，我们来看相术在这一时代所发挥的功用。

概括来说，相术的功用可以总结为“指引前程，预测未来”八个字，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对未来前程的看法和要求不同，他们所要了解的内容也不是全然相同。具体而言，相术的功用可大致分为如下数种：

1. 相术解答了人们有关仕途的一些疑虑问题，包括预测官禄、科举功名、选择职业、同僚等内容。对于传统封建时代的人来说，实现人生价值与理想的最主要途径就是走上仕途，为官为宦。“学而优则仕”是沿袭已久的传统，所以相书中对人生命运的最多描述（除去极少的贵不可言的命相）就是“封侯”、“三公”、“将军”，或者“大贵”等，都是就人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而言。凡是有官禄的人，哪怕职位不高，也是好命的人，相反，则是贫贱、不得志。在这样的社会传统与价值认定下，社会精英往往都集中在科举—入仕

<sup>①</sup>（唐）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这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其竞争程度之激烈与社会压力之巨大，可想而知。能否进入仕途，得何官职，品级高低，前景如何，是所有社会精英所关心的问题，从上文对唐代相工群体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前往相士那里占相的人中，求问仕途的占了大半，从朝廷高官到基层小吏到未入仕途的举子，各等级的人都有。已做了高官的要问自己是否能保住这个位置，有提升希望的要问自己何时得到提升，品级低的要问自己有无提升的可能，参考的举子要问自己能否考中。唐代占相名家所遇到的大多是这类问题。如袁天纲之相杜淹、王珪、韦挺、窦轨、李峤、李义府、岑文本，张憬藏之相蒋俨、刘仁轨、姚崇、杜景佺、李迥秀等，都是以仕途官禄为占相的主要目的。

除了占问自己的仕途前景，也有很多人占问他人或同僚的前景的，以此来决定自己的交往对象，以便及早笼络，以利今后的仕途，或为子孙的未来铺平道路。在典籍所载隋唐五代的占相事例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这一类内容，前引《定命录》载开元年间中书令姚元崇让相工暗中占相群僚，以预知谁是未来宰辅人选的事就是这样<sup>①</sup>，而那些坐镇一方的地方长官，也常常请相工占相群僚、下属，也有藩镇节度门下本身就养有术士。如河阳节度使乌重裔（当作胤）让青城山道士殷九霞为自己占相，“既而遍问宾僚”<sup>②</sup>；浙东观察使李褒听说婺女娄千贯、吕元芳二人有异术，便派人将她们请来为自己看相，并“因问幕下诸公”<sup>③</sup>；而善相者孙生“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相出房瑄、崔涣将位至台辅<sup>④</sup>；史称有“知人之鉴”的李勣，也非常注意选择自己的同僚，“临事选将，必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太平广记》卷二二四引《剧谈录》，17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引《云溪友议》，1713~17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广德神异录》，17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皆相其奇庞福艾者遣之。或问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sup>①</sup>。李勣的话也许可以代表当时官员在选择同僚或部下时的普遍心态。至于及早知道僚属或他人未来的前程而加以笼络的好处，我们看看杜棕的经历就可明白。《前定录》载：

杜棕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棕待之厚。棕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棕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报矣。黔南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棕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棕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棕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命邸吏为埴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埴至阙方知，感棕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棕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钱使。棕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棕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内膳子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埴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索辨博，能回上意，事遂寢。<sup>②</sup>

杜棕门下术士李生相出马埴将贵幸，劝杜棕厚结之，后来马埴做了宰相，果然将杜棕从权臣元载一案的牵连中解脱出来。像杜棕这样身为驸马，贵幸日久的人，尚且忧虑前程，及早为自己经营筹划，对于那些没有强大内援或靠山的其他官僚求助于相术术士而培养有益于己的关系的做法，我们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了。

① 《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旧唐书·李勣传》中也称其“有知人之鉴”；《资治通鉴·唐高宗总章二年》：“勣为将，有谋善断……临事选将，必管相其状貌丰厚者遣之。或问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

②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引《前定录》，1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也有未信相工的话而致后悔的记载：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果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乘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又望浹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度瞻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犹声誉未达，二公有轱轳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甚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岐州刺史。与所亲话其事，未荅，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sup>①</sup>

312 | 无论是占卜自己的前程，还是求问他人的未来，从唐代大小官员纷纷前往相士那里请求咨询的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在面临巨大竞争压力时对自己前程未来的关注与担心，以及由之而体现出的某种焦虑和不安。

祝平一在《汉代的相人术》中说：“据人类学的研究，占卜者通常对于他所处的社会脉络都有相当的了解，如此他方能面对不同的顾客所问的不同的问题。”确实如此。唐代的相士正是基于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充分了解与认识，方能从容应对不同的求相者，解答他们有关前途命运的种种询问，并给予适当的建议。从有关的

<sup>①</sup>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相例记载来看，相士对求相者的建议往往综合考虑了被相者本身的条件、当时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趋势等几方面的因素，因而对处于人生岔路口的某些人起到了指点迷津的作用。如唐末罗隐一心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六举不第，无奈之下去求助于相士的帮助，相士罗尊师帮他分析了当时的情势，认为对于罗隐来说，走科举的道路即使能高中榜首，也不过得到一个簿、尉一类的职位，品级很低；而以他的才学与名望，回到东南的地方势力那儿去施展才华，必会富贵。相士分析后，虽然说了“两途，吾子宜自择之”的话，让罗隐自己选择，但他的建议也是很明显地表达了出来。罗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听从了相士的建议，回到家乡钱塘，果然受到了吴越钱氏政权的重用。<sup>①</sup> 罗尊师的分析和建议，正是考虑到罗隐满腹经纶而又恃才傲物的特点，不为当时的官场所容，走正常的科举之路很难实现抱负，而当时正处于唐末动荡之际，中央政权的控制松弛无力，各种地方势力正在广罗人才，如前往投靠，必会得到重用。事实证明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北梦琐言》还记载了五代前蜀创立者王建的一则故事：

僧处弘习禅于武当山。王建微时贩榷于均房间，仍行小窃，号曰“贼王八”。处弘见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极人臣，何不从戎，别图功业，而夜游昼伏，沾贼之号乎？”建感之，投忠武军。<sup>②</sup>

王建所处时代与罗隐相同，但他却非读书之人，僧处弘便建议他去从军。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相士对社会的认识了解是相当敏锐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结合自己对求相者形貌及内心需求的观察把握，

① 《旧五代史》卷二四《五代史补》，326~3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太平广记》卷二四引《北梦琐言》，17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在肯定了现存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从形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解释，并从容貌、才能的特点出发，鼓励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理想。从这一角度说，古代相士的社会功能与现代社会的心理咨询师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能平缓和安慰人们在遇到挫折时的失望、沮丧和由之带来的对现行社会制度与结构的不满情绪，这也是统治者所希望的。《隋书·艺术传序》所说的“相术所以辨贵贱，明分理者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统治阶级希望人人都能各安其命，无论成功失败，都只从个人的命运好坏来找原因，而不对现行社会制度与结构安排存有怀疑，不存“非分”之想。相士所做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在生存竞争压力下所产生的不安与焦虑，从一个方面维护了现行社会制度与结构。

祝平一说：“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有助于消解人在面对社会流动时所产生的焦虑感。相工的社会功能不止来自有关容貌的专业知识，还来自他对当时社会脉动相当灵敏的感觉。卜筮看相也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数，卜相工也许不是社会中的决策精英，但他们的社会功能却不容忽视。”<sup>①</sup>

2. 隋唐五代的相士除了以上的工作外，他们还用相术预测了有关个人与家族生活的前景，包括财富、年寿、健康、婚姻、子孙状况等诸多内容，多方面地满足了当时人们关注自己未来的欲望。敦煌相书及传世相书中涉及最多的是这类内容，隋唐五代典籍中对当时占相活动的记载中，这类内容也占到了很大的比例。如《前定录》载：武殷至洛阳勾龙生处请求占相，勾龙生“因谓殷曰：‘子之禄与寿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虑，未暇于此，请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与婚乎？’殷

<sup>①</sup> 祝平一：《汉代的相人术》第五章《汉代看相行为的考察》，159~160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

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殊未有兆。’”<sup>①</sup>正是由于对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关注，相术才能够扩大自己的基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也才有了生命力。我们甚至可以在士子与妓女的交往嬉戏中，看到相术的影子：一位不知姓名的“洛中举子”在一首赠妓女的诗中说：“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妒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sup>②</sup>

3. 我们从史书中还可见到，当时有运用相术作为选拔人才的辅助手段的记载。唐李德裕《折群疑相论》云：

夫相之相，在于清明；将之相，在于雄杰。清明者，珠玉是也，为天下所宝；雄杰者，虎兕是也，为百兽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权，不能享丰富；雄者必当昌侈，不能得大柄。无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顷岁莅淮海，属县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为器，清明洞澈，虽水精明冰不如也，而价不及于凡玉，终不得为至宝，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测；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尝精而求之，多士以才为命，妇人以色为命，天赋是美者，必将有以贵之。才高者，虽孟尝眇小，蔡泽折颖，亦居万人之上；色美者，虽钩戈之拳，子夫之贱，亦为万乘之偶。然不如清而粹者，必身名俱荣，福祿终泰，张良是也。择士能用此术，可以拔十得九，无所疑也。<sup>③</sup>

① (唐) 钟辂：《前定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洛中举子：《又赠妓茂英》，(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八四，8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 李德裕文见《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相术集成·艺文》。



从此文题目来看，大约当时有不少人对用相术选拔人才持怀疑态度，所以李德裕专门写了这篇《折群疑相论》来阐明自己的看法。李德裕认为，不同的人才必有不同的相貌，辅佐君主，治理天下的人当以才貌俱佳者为上，所谓“身名俱荣，福禄终泰”，主张利用相术为国家选拔优秀的人才。

通过对相貌的观察来决定任官的事，在汉代已有，“何熙……身长八尺五寸，善为威容，赞拜殿中，音动左右。和帝伟之，擢为御史中丞，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sup>①</sup>何熙因为仪容威严，受到和帝的欣赏，得到提拔重用。这样的事例在唐代很少见。唐代以科举为主选拔人才，相对于汉代的察举征辟制要公平得多，一些有才学的人，虽然容貌不佳，也会有中选的机会，如前面所举卢携，虽“风貌不扬，语亦不正”，曾为此受到韦氏兄弟的鄙视，但还是考中了进士，后来由于才能出众，做到了福建观察使。<sup>②</sup>不过，选拔人才时考虑相貌因素的情况历来都有。《朝野僉载》云：

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钩。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sup>③</sup>

马敞因为形貌丑陋而受到牛弘的轻视，如果不是他反应敏捷，针锋相对，很有可能就不会得官。卢携、马敞没有因为貌丑而遭冷落，但他们被当作特例记载下来的事实本身，也反证了隋唐选官时对相貌因素重视的实际，说明因貌丑而落选在当时是相当正常的现象。唐代以科举取士，其选人之制就有身、言、书、判四个标准。

① 《后汉书》卷四七《梁愷传》，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② 《北梦琐言》卷五，3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③ 《唐》张鷟：《朝野僉载》卷四，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如《唐六典》载：“吏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事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凡选授之制……以四事择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sup>①</sup>而处于首位的“身”，要求的就是“体貌丰伟”<sup>②</sup>。虽然这只是标准之一，但它要达到的是“四事皆可取”，每一条都得合乎标准，所以因为身体相貌不合格而不被录取的情形应当是不少见的。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唐末诗人方干的遭遇。据《鉴诫录》记载：

（方）干为人唇缺，连历十余举，有司议干才则才矣，不可与缺唇人科名，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干潜知所论，遂归镜湖。<sup>③</sup>

一心希望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方干，其诗文虽然得到当时著名诗人姚合的赞赏，但由于相貌缺陷，接连参加十多次科举也未能如愿，无奈之下，只好回镜湖隐居。从有司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不取方干的理由是为了国家的体面，因为录取一个像他这样免唇的人可能影响到四夷对中原的看法，而至于他是否有才学，倒成了其次的问题。理由当然冠冕堂皇，但这个理由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却是长期以来整个社会对相貌缺陷者的歧视，这种歧视的产生，一方面由人类视觉感官反应及爱美嫌丑的本能决定，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相术对貌丑者从品格、心性、才学、命运穷达、寿命长短等方面的贬抑有直接的关系。敦煌相书中所谓的“男子六恶”、“女子九恶”，就集中列举了人的相貌、举止中不好的几种特征，如羊目、露齿、鼻不高、癭癭、蛇行之类，同时将这些特征与短命、贫贱、心地恶

①（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②（唐）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词辨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其六品以降，计资量劳而拟其官。”

③（五代）何光远：《鉴诫录》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

毒、愚蠢少智等联系在一起，并且明确总结说，凡有这些“恶相”者，男子“不中交友、婚姻”，女子“不堪娶，大凶”<sup>①</sup>，将他们排斥在正常的人际交往之外。久而久之，人们对相貌与性情、才学、穷达之间的关系便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如班超“虎头燕颌”之相，成为武将的标准形象；李德裕所谓“夫相之相，在于清明；将之相，在于雄傑”的说法，都是这种看法的表现。宋人钱易在《南部新书》记载唐代选举制度时说：“吏部常式，举选人家状，须云：‘中形，黄白色，少有髭。’或武选人家状，云：‘长形，紫黑，多有髭。’”<sup>②</sup>这种对文武考生不同的形貌描绘，正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文人武士的总体外貌看法，与李德裕所言互为呼应，共同表明唐代选举中对相貌因素的关注。

此外，在相术的社会功用中，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关妇女的内容。由于相术中有许多关于妇女命相的内容，这些内容多涉及夫妇关系、子孙繁育等，因而人们在选择配偶、组成家庭时，也往往会听从相士的意见或依据相术行事。普通人家如此，统治阶级也不例外。据史书记载，从汉代起，统治者就开始利用相术辅助选拔后宫嫔妃。《后汉书·皇后纪》云：

汉法常以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祝平一论述了东汉时期相工参与后宫之选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工的意见对于进入后宫的女子地位升降的影响。<sup>③</sup>那么，汉代以后的

① P. 2572 (A)《相男子第卅》、《相女人九恶第卅一》。

② (宋)钱易：《南部新书》乙卷，《唐五代宋笔记十五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③ 祝平一：《汉代的相人术》第四章《汉代看相行为的考察》，120~124页，台湾学生书局，1990。

情况又如何呢?《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记载:

(简文帝)数年无子,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意以为吉祥,向侪类说之,帝闻而异焉,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

简文帝虽不喜欢这位个子高皮肤黑的后宫织女,但为生子大计,只好听从相工的话,李太后也果然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后代史书中类似的记载亦有。《隋书》载襄城王杨恪之妃,“姿仪端丽,年十余,以良家子合法相,媵以为妃”<sup>①</sup>。文中没有明确解释隋的选妃程序,但它所提到的内容及选择标准,与《后汉书·皇后纪》中的几乎相同——《后汉书》中说的是“资色端丽合法相者”,这里用的是“资仪端丽”、“良家子合法相”,《后汉书》中因有相工参与,其“合法相”一句,可理解为合乎相术要求之貌;此处虽不能确定是否同样,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合法相”,并不完全是“资仪端丽”一词所能概括的,大概也有某些特殊的内容,笔者推想,可能也与相术中的某些内容有关——如从容貌看是否宜夫、能否生育、性情如何等,概括而言,就是有没有侍奉君王、助益帝业的富贵之相,即今天俗话所说的“旺夫相”。这一类命相,我们从传世的《太清神鉴》有关女人相的内容中尚可略知一二:“龙角纤纤细起,直入发际者,后妃。天中印堂有肉环者,后妃,微者夫人。伏犀隐隐而起者,郡主”<sup>②</sup>,等等。此书虽然成书时间稍晚,但其内容当承袭前代而来。敦煌相书中也有多处提到女人相

① 《隋书》卷八〇《列女传》,17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太清神鉴》卷六《女人贵贵部》。

貌如何如何，则“为郡君”或“夫必封侯”，等等。

《隋书·王充传》记载了隋炀帝时期王世充讨好皇帝的一件事：“时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并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逾喜，因密令阅视诸女，姿质端丽合法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媵纳之。”<sup>①</sup>《初学记》卷十《后宫部·妃嫔第二》亦有“取长白，合法相”之语；《新唐书·杜惊传》提到唐武宗会昌初年，扬州监军为武宗后宫选人，除倡家女外，“又欲阅良家有姿相者”<sup>②</sup>。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想见，隋唐时期对于后宫妃嫔的采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前代的标准。

隋唐五代的史书中虽然没有关于利用相术辅助选择后宫嫔妃的直接记录，但从众多的有关妇女占相及其命运的记载中，亦可见出相术的影响，有些内容则与宫廷、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如《新唐书·宪宗孝明皇后传》：

元和初，李锜反，有相者言后当生天子。锜闻，纳为侍人。锜诛，没及掖廷，侍懿安后，宪宗幸之，生宣宗。<sup>③</sup>

宪宗孝明郑皇后在未入宫之前，曾有相士为她看相，预言她将来会生一个天子，怀有野心起兵反唐的李锜听说这话便娶了她，李锜败亡，孝明皇后被没入掖庭，得幸于宪宗，最后还真生了一个天

① 《隋书》卷八五《王充传》，18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新唐书》卷一六六《杜惊传》：“会昌初，为淮南节度使。武宗诏扬州监军取倡家女十七人进禁中，监军请惊同选，又欲阅良家有姿相者，惊曰：‘吾不奉诏而辄与，罪也。’”50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新唐书》卷七七《后妃传下》，35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此事还见载于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上：“孝明郑太后，润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锜据浙西反，相者言于锜曰：朱氏有奇相，当生天子。锜取致于家。锜诛死，后人掖庭，为郭太后侍儿。宪宗皇帝爱而幸之，生宣宗皇帝，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子。这条记载中，宪宗选择孝明皇后有没有受相术的影响无从知道，但孝明皇后本身的命运确实与相士的预言大有干系——因为相士的话，她被谋反的李筠选中，李筠被杀，才得以进宫，最后做了皇后。与此类似的事还有唐太宗时的张亮，他心怀异志，曾对人说：“吾有妾，相者云必为诸王姬。”<sup>①</sup>相信讖语、相术而最终被杀；隋末唐初的大将罗艺，其妻孟氏亦曾被术士称有“贵相”：“先是，济阴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诏取致京师。尝往来艺家，谓艺妻孟曰：‘妃相贵，当母天下。’孟令视艺，又曰：‘妃之贵由于王，贵色且发。’艺妻信之，亦赞以反，既败，与李皆斩。”<sup>②</sup>

这样的事五代也有。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初适李守贞子崇训。守贞事汉为河中节度使，已挟异志。有术者，善听人声以知吉凶，守贞出其家人使听之，术者闻后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益自负，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而汉遣周太祖讨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训知不免，手自杀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训惶遽求后不得，遂自杀。汉兵入其家，后俨然坐堂上，顾军士曰：‘郭公与吾王父有旧，汝辈无犯我。’军士见之，不敢迫。太祖闻之，以谓一女子能使乱兵不敢犯，奇之，为加慰勉，以归彦卿。……为太祖于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锐，闻后如此，益奇之。及刘夫人卒，遂纳以为继室。世宗即位，册为皇后。”<sup>③</sup>

古人深信“阴为阳助”、“夫妇一体”，所以被相士断定具有“当生天子”或“为天下母”之类命相的妇女，往往就成为那些心怀异志者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证明或者工具，希望借助这些妇女以成就自己的梦想。

① 《新唐书》卷九四《张亮传》，38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新唐书》卷九二《罗艺传》，38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③ 《新五代史》卷二〇《周世宗宣懿皇后符氏传》。

以上这些内容，其实已经触及相术在古代社会中的另一种功用，即被一些野心家利用，成为他们图谋天下举兵变乱的因由。隋唐五代史书中记载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最有名的当然是隋唐五代开国之君的占相事例，如来和为杨坚占相，说他“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sup>①</sup>；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未起兵时，也先后有相工说他们相非人臣，必当王有天下，如善相者史良、郭弘道之相李渊<sup>②</sup>、无名书生之相李世民等<sup>③</sup>。这些人其实早有图谋天下之心，相工所说的话恰好与他们所希望的目标相符合，从而坚定了原有的决心。在这里，相术所起的作用，就是为这种野心提供了一个天命的依据。所以，这些人在听到相工的预言后，往往是“心中窃喜”，不敢声张，而在行动上加紧谋划。更有甚者，像李渊那样要杀了书生以灭口的事也是有的。当然，这些都是实现了的预测。史书中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实现的占相预测，如武则天时期，刘思礼、蔡连耀利用相术图谋变乱，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很大的事：

（刘）义节从子思礼，万岁通天二年，为冀州刺史。思礼少尝学相术于许州张憬藏，相己必历刺史，位至太师。及授冀州，益自喜，以为太师之职，位极人臣，非佐命无以致之。与洛州录事参军蔡连耀结构谋反，谓耀曰：“公体有龙气。”耀亦谓思礼曰：“公是金刀，合为我辅。”

① 《唐》李延寿：《北史》卷一一《隋本纪》上，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三一方术部一二引《唐书》：“高祖生长安，紫气充庭，神光照室，体有三乳，左腋下紫痣如龙。初有善相者史良，言于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至于命也，非所敢知。’久之，史良复遇高祖，乃大惊曰：‘骨法如旧，年寿之相顿异昔时。勿忘鄙言，愿深自爱。’高祖心益自负。”32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③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其言泄，将杀之，忽失所在，因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焉。”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因相解释图讖，即定君臣之契。又令思礼自悬相术，每所见人，皆谓之“合得三品”，使务进之士，闻之满望，然始谓云：“蔡连耀有天命，公因之以得富贵。”事发系狱，乃多证引朝士，冀以自免。所诛陷者三十余家，耀、思礼并伏诛。<sup>①</sup>

这件事情自始至终都与相术有关。刘思礼信从相术，认定自己将位至太师，但又认为要实现此命相，靠正常的升迁是难以达到的，只有辅佐创业开基之主方可实现，于是他找到了“体有龙气”的洛州录事参军蔡连耀，恰好蔡连耀也相信这一套，二人就以相书、图讖所载为依据，笼络了一些人，图谋变乱。刘思礼拉拢人的手段也是相术，先说其人有几品之相，然后再说其人之命相只有辅助蔡连耀才可应验，蒙骗了不少人。

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末黄巢起义时，唐僖宗被迫跑到四川，有一位唐宗室远亲李生，因为长得“隆准龙颜，垂手过膝”，被认为有天子之相，“为士民挟持，入京升含元殿，”还没有超过十天就败亡了。<sup>②</sup> 记载中没有透露李生自己对具有天子之相怎么看，但他周围的士民，包括一些官吏，都以为他“必致非常”，所以才会拥戴他，可见相术影响之深。

《旧唐书·方伎列传·序》中对那些利用占候卜筮，图谋天下的现象进行了抨击，说：

庸人不修德义，妄冀遭逢。如魏豹之纳薄姬，孙皓之邀青盖，王莽随式而移坐，刘歆闻讖而改名。近者蔡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官禁，皆因占候，辅此奸凶。

① 《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22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北梦琐言》卷一二，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对相术及其他占卜形式在这一方面的作用说得比较明确。

## (二) 隋唐五代社会对相术的批评

从以上所论的隋唐五代时期的相工情况与相术作用来看，隋唐五代社会对相术总体上是持一种信从的态度，人们在遇到人生中的一些重大转折或疑难问题时，往往去找相士看相，希望通过相术获得一些有关自己人生的信息，从而把握命运，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但是，社会并不总是一种声音。当大家都热衷于运用相术来预测命运前景，并听从相士所说而采取某种相应的行动时，也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对此加以批评，指出相貌不是决定人一生命运的唯一因素，只有依据自己的努力，才会实现抱负。唐代是相术发展繁荣的时代，也是对相术提出质疑批评较多的时代。一些有名的文人学士或以文笔进行批判，或以行动予以抵制。

柳浑就是一个不信相术的人。据柳宗元所撰《柳常侍行状》载，柳浑早孤，刚十多岁时，有一个神巫为他看相后说：“若相法当天且贱，幸而为释，可以缓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说从相法看，柳浑的寿命不长，如果出家为僧，可以多活些年，可禄位就别想了。几位叔叔都打算让柳浑去出家，但柳浑却不信这一套，他说：“性命之理，圣人所罕言，搢绅所不道，巫何为而能尽之也？且令从之而生，去圣人之教而为异术，不若速死之愈也！”从此学习更加刻苦，于天宝初年中进士，官至右散骑常侍，而且还活到了七十四岁。<sup>①</sup>《新唐书·柳浑传》亦记载了这件事。柳浑对相术的否定，是从对巫者能预知命运的否定出发的，他以圣人很少说起性命之理，缙绅之士也从未提到这些内容为理由，认为巫者是不可能

<sup>①</sup> 柳宗元撰：《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见《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卷八，《四部丛刊》初编本。《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亦载其事。

知道人的命运的，他们的话不可信。柳浑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自己没有听巫者的话是正确的。在《行状》中，柳宗元这样评价柳浑的这件事：“其在童幼，固不惑于怪谲矣。”从这句话看，柳宗元也是不相信巫者的这些所谓相法，称其为“怪谲”。

柳浑之后的韩愈对当时相术中所流行的以动物比类人相亦持质疑态度，他在《杂说》中云：

谈生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然吾观于人，其能尽其性而不类于禽兽异物者希矣。将愤世嫉邪，长往而不来者之所为乎。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鸟者，其面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之非人邪？即有平胁曼肤，颜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则人矣，其心则禽兽，又恶可谓之人也！然则观貌之是非，不若论其心与其行事之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将特取其愤世嫉邪而作之，故题之云耳。<sup>①</sup>

韩愈的这一段话，在首先划分了人与禽兽不同的前提下，论说了人的外貌形象与心性行为的不一致，他举了两方面的例子，一方面是古代圣人，有外形如蛇的，有喙如鸟喙，有面如蒙俱的，这些形貌在相术中都是代表心恶命贱的典型，但他们却是贤德仁厚的圣人；另一方面是有的人形貌俊美，所谓“平胁曼肤，颜如渥丹”，在相术中是富贵与德性的象征，但其实际的行为心性却如禽兽一般狠毒。所以，要判断一个人，与其观察容貌，不如看其心性行为更加准确。韩愈的这些说法基本承袭了荀子在《非相篇》中所论的观点，是“相形不如论心”说的翻版。

相比韩愈直接的批评，杜牧对相术的评论是从大家熟悉的事例

① 《韩愈全集·文集》卷一，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人手，也颇有说服力：

吕公善相人，言女吕后当大贵，宜以配季。季后为天子，吕后复称制天下，王吕氏子弟悉以大国。隋文帝相工来和辈数人，亦言当为帝者，后篡窃，果得之。诚相法之不谬矣。吕氏自称制，通为后，凡二十有余年间；隋氏自篡至灭，凡三十六年间，男女族属，杀灭殆尽。当秦末，吕氏大族也，周末杨氏为八柱国，公侯相袭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窃位号，不三二十年间，壮老婴儿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为吕氏之福耶为祸耶，一男子为杨氏之福耶为祸耶？得一时之贵，灭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当曰：此必为吕氏杨氏之祸，乃可谓善相矣。今斯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sup>①</sup>

杜牧没有简单地批评相术之伪，而是举出相工相吕后、隋文帝将大贵的事例，先肯定相术是有道理的，然后话锋一转，把问题放在更长的时段中来看，相工所言的贵与福便都走向了反面，吕后、隋文帝个人倒是得到了富贵，但对其家族而言，带来的却是灭顶的灾难，从这个角度来说，福就是祸，两者应当是一个完全颠倒的概念，所以，相术究竟是不是值得相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了。

唐末皮日休从相者与被相者两方面对相术进行了批判。他在《相解》一文中说：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类禽兽则富贵也？噫！立形于天地，分性于万物，其贵者不过人，焉有真人

<sup>①</sup>（唐）杜牧：《樊川文集》卷五《论相》，《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

形而贫贱，类禽兽而富贵哉？将今之人，言其貌类禽兽则喜，真人形而怒，言其行类禽兽则怒，真人心则喜。夫以凤为禽耶，凤则仁义□禽也；以驺虞为兽耶，驺虞则仁义之兽也。今之人也，仁义能符于是哉？是其行又不若于禽兽也。

皮日休认为，唐时流行的以人相类比动物形象的风气是荒谬没有依据的，人的善恶并不在于其形貌像哪种动物，而是本性决定的，教化对于大多数人是有作用的。圣人之所以相人没有失误，是相其心的缘故。他又说：

今之人，不以是术相其心，区区求子卿、唐举之术，居其穷，处其困，不思以道达，不能以德进，言其有位，必矜然自负，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盖不能自相其心者也。或有士居穷处，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齿之难，有妄诞之人，自称精子卿、唐举之术，取其金则易于反掌耳，有能以圣贤之道自相其心哉？<sup>①</sup>

对那些盲目信从相术而不努力提高学识品德的人和以相术骗人钱财的相士，都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

327

### 三、隋唐五代宋初相书的流传与禁毁

相书是记载相术理论与经验方法的书籍。作为相术的载体，相书的编纂、流传同相术的传播与兴盛有着紧密的关系。隋唐以至宋

① 《皮子文藪》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代是中国古代相术由广泛流行走向成熟定型的时代，相书的编纂撰写非常普遍。从史志著录和文献记载来看，唐宋两代相书的种类与数量相当繁多。仅唐代，可考知的相书就有近三十种，到宋代，则达到百种左右，这在整个历史上也是最多的。相术在唐宋民众中受到普遍的信从，成为当时诸种流行方术中的一种。然而，也正是由于人们普遍相信相术能预示未来，昭显天命，它往往也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统治的神秘性与权威性构成了威胁，再加上儒家传统对神秘文化的一贯排斥，相术从唐初开始，直至宋代，就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限制与排斥，相书也被明令禁止流传，上交官府焚毁。统治者三令五申，一再发布诏令，禁止相术与相书的传习流行。但这种禁止的效果十分有限，相术与相书在民间依旧广泛传播。

时至今日，除了目前所见的这些敦煌相书以外，隋唐时期流传于社会上的相书已经全部散佚，五代和宋朝的相书也仅剩为数不多的几种。下面将依据史志著录与文献记载，对唐宋之际相书的种类、流传与禁毁情况，进行一个大致的考察与梳理。

## （一）隋唐五代宋流行相书考

### 1. 正史《艺文志》所载相书

自《汉书·艺文志》术数略形法类著录《相人》24卷以来，历代的正史《艺文志》几乎都在子部五行类中为相书类典籍留有一席之地。仅《旧唐书·经籍志》是个例外，没有著录相书类典籍。

《隋书·艺文志》子部五行类著录的相书，包括当时已亡佚的，共有7种，即《相书》46卷、《相经要录》2卷，萧吉撰。另有仅存书名卷数的钟武隶《相经》30卷，《相书》11卷，樊许唐氏《武王相书》1卷，《杂相书》9卷，《相书图》7卷。

《旧唐书·艺文志》无相书。

《新唐书·艺文志》子部五行类著录相书仅2种，即袁天纲《相书》7卷、《要诀》3卷。

《宋史·艺文志》子部五行类著录的相书，种类近60种。它们是：《相书》7卷、《相气色诗》1卷、《要诀》3卷、东方朔《占神光耳目法》1卷、《三元龟鉴》1卷、许负《形神心鉴图》1卷、《始（当作姑）布子卿相法》1卷、朱述《相气色面图》1卷、玄灵子《秘术骨法图》1卷、《相禄歌》2卷、《察色相书》1卷、《人鉴书》7卷、《龟照口诀》5卷、《人伦真诀》10卷、《女仙相书》3卷、《相气色图》5卷、云萝《通真神相诀》10卷、柳清风《相歌》2卷、郭岷述《显光师相法》1卷、《十七家集众相书》1卷、《占气色要诀图》1卷、柳阴风《占气色歌》1卷、《形神论气色经》1卷、《元解决》1卷、《相书》2卷、《月波洞中龟鉴》1卷、《应玄玉鉴》1卷、《知人秘诀》2卷、僧一行《金歌四季气色诀》、孙知古《人伦龟鉴》3卷、僧正固《骨法明镜》3卷、唐举《肉眼通神论》3卷、《金锁歌》1卷、鬼谷子《观气色出图相》1卷、许负《相诀》3卷、宋齐丘《玉管照神局》2卷、晏氏《辨气色上面诗》1卷、刘虚白《三辅学堂正诀》1卷、危延真《相法》1卷、《五星六曜面部诀》1卷、裴仲卿《玄珠囊骨法》1卷、刘度真《气色真相法》1卷、陈抟《人伦风鉴》1卷、《月波洞中记》1卷、《藻鉴渊微》1卷、《杂相骨听声》、《气色微应》3卷、《通微妙诀》、《中定声气骨法》、《金歌气色秘录》1卷、《学堂气骨心镜诀》、《玉叶歌》1卷、《洞灵经要诀》、《杂相法》1卷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宋志》子部五行类著录图书的体例比较混乱，阴阳、占卜、相宅、占梦及相书等各种图书没有以类相从，而是前后混杂，判别某书属某类，只能依据书名，因此，它所著录的相书可能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仅从书名上是很难判别的。

时至今日，隋、唐正史《艺文志》载录的9种相书，已经全部亡佚。《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近60种相书，绝大部分也已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有《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2种。

## 2. 宋代其他目录中的相书

郑樵《通志》成书于南宋初，其中《艺文略》所著录的相书有

73部、195卷，分别是：《相书》46卷（见《隋志》）、《相经要录》3卷、《相经》30卷（钟武隶撰）、《相书图》7卷、《袁天纲相书》7卷、《赵蕤相术》1卷、《人伦龟鉴》3卷（孙知古撰）、《人伦龟鉴赋》1卷（袁天纲撰）、《姑布子卿相法》3卷、《麻子经》3卷、《肉眼通神论》3卷（唐举撰）、《月波洞中记》1卷（老君记于太白山月波洞中，凡9篇）、《元灵子相法》1卷、《显光师相法》1卷、《柳随风占气色歌》1卷、《十七家集相书》1卷、《占气色要诀图》1卷、《袁天纲要诀》3卷、《黄帝神光经》1卷、《唐举相显骨法》1卷、《论骨指归心明诀》1卷、《谢公论生死候法》1卷、《米昭形神外论》1卷、《黑宝经》1卷、《庆历传言集》3卷（孙知古撰）、《许负相书》3卷、《武侯相书》1卷、《袁天纲气神经》5卷、《杨龙光相诗》1卷、《玉册宝文》7卷、《玉册宝文髓心记》1卷（周世明撰）、《张涉人伦真诀》10卷、《摩灯女相经》1卷（范峒纂）、《元珠囊》1卷、《李淳风元观经》1卷、《通仙歌》1卷（李筌撰）、《孙元骨法》1卷、《相髓》1卷、《洞灵秘诀》1卷、《洞元灵要诀》1卷、《峨眉气法》1卷、《宋齐邱玉管照神局》2卷、《玉环经》1卷、《析微秘章》1卷、《金歌气色秘诀》1卷、《十三家相书》1卷、《陈抟人伦风鉴》1卷、《危道士相法》1卷、《孤严相法》1卷、《三辅学堂玉诀》1卷（刘虚白撰）、《三辅学堂论》1卷、《玉课三停诀》1卷、《学堂气骨心鉴诀》1卷、《学堂相法》1卷（刘虚白撰）、《五星相法》1卷、《洞天隐诀》1卷、《一行杂相歌》1卷、《心印相法》1卷、《鬼谷子观气色出相图》1卷、《袁天纲骨法》1卷、《天花经》1卷、《天授先生胎息三方主》1卷、《邱先生定性情诗》1卷、《海渊经》1卷、《玉仙人相书》1卷、《龟鉴骨法》1卷、《形神秘要》1卷、《三辅奇术》1卷、《林秀翁传神相》1卷、《金琐歌》1卷、《金丽相书》1卷、《许负金歌》1卷、《历代史相录》1卷。<sup>①</sup>

①（宋）郑樵：《通志》卷六八《艺文略》六，杭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以上《通志·艺文略》著录的相书，总数多于《宋志》，其中大半为《宋志》所未提及，中间也包括《隋志》著录而《新唐志》、《宋志》未著录的4部。二者相同的有29部，不到总数的一半。

宋人所编的其他目录中，对相书的著录在数量上皆不及《通志》。其中《崇文总目》卷四子部五行类著录相书14种：《人伦龟鉴》3卷（孙知古）、《麻子经》1卷、《肉眼通神论》3卷（唐举撰）、《月波洞中记》1卷、《元录子相法》1卷、《柳随风占气色歌》1卷、《十七家集众相书》1卷、《相书》7卷、《孤布子卿相法》3卷、《显光师相法》1卷、《相禄歌》1卷、《占气色要诀图》1卷、《袁天纲要诀》3卷、《黄帝神光经》1卷。《中兴馆阁书目》卷四形法家著录相书1部：《陈抟人伦风鉴》1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二子部形法类著录相书5种：《杂相书》1卷、《成和子观妙经》1卷、《希夷先生风鉴》1卷、《诸家相书》1卷、《玉管照神》1卷。《郡斋读书志》著录相书4种：《袖中记》1卷、《群书古鉴》1卷、《三十二家相书》3卷、《月波洞中记》1卷。《遂初堂书目》数术家类著录《相书》1部。

此外，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形法类著录相书9种，与《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所载相同，皆是宋代相书。

### 3. 其他可考相书

除上述外，唐宋时期的相书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未载入史志目录，但我们却可以从传世相书、类书和其他书籍的引用中窥见其踪迹。这类相书，仅由《永乐大典》或其他类书保存下来而今日尤可见及者，即有《太清神鉴》、《人伦大统赋》<sup>①</sup>和《事林广记·人伦奥旨》3种。

《太清神鉴》，据《四库提要》，旧题后周王朴撰，实乃伪托。书中所引各书篇目，亦皆宋以前书，可知为宋人撰写而托王朴之

<sup>①</sup>（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著录为1卷，但未注撰者姓名。



名。清人自《永乐大典》辑出，厘为6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五行类。《人伦大统赋》2卷，金代张行简撰，元人薛延年注，亦见存于《永乐大典》，清人收入《四库全书》子部五行类。《人伦奥旨》，见宋人类书《事林广记》壬集卷八，为该书之一部分，专载相术内容，并有相图两幅。<sup>①</sup>

另外，据笔者考查，流传于隋唐五代宋，史志未载，现已亡佚，但从其他典籍的记载或引用可以考知的相书，尚有多种。

宋元传世相书所引：

《月波洞中记》中引用或提及的，有《经》、《老君之歌》、《清鉴》、“许负”以及无名氏“诗”中论相的文字。

《玉管照神局》所引录的篇目，有《吕洞宾赋》、《千金赋》、《陈抟先生风鉴》、《陈抟袖里金》、《陈抟相歌》、《洞玄子杂断歌》、《神屋杨先生神部论》、《西岳先生截相法》、《胡僧论玉管相书总要诀》、《通仙录》、《杂论》、《宝眼禅师十贵诗》等。

《太清神鉴》引用的相书篇目亦有十余种，其中《人伦风鉴》、《观妙经》、《玉管照神》、《月波洞中记》等，已见于宋人著录；而《洞元经》、《陈抟先生袖里金》《成和子统论》、《名贤相法》、《五总龟》、《玮琳洞中秘密经》、《金书宝印》、《元灵宝文》等，均未见著录。

《人伦大统赋》薛延年注引用相书多达四十余种。薛延年为元代人，但他所引用的相书中的大部分应当是宋时即已成书并流行的，所以一并抄录在此：《玉管照神》、《月波洞中记》、《龟鉴》、《金锁经》，以上已见宋人著录。未见著录的，有《清鉴》、《造神录》、《洞源经》、《通仙录》、《灵台秘诀》、《人伦群鉴》、《心镜》、《群品广鉴》、《识人论》、《神解》、《肘后歌》、《三辅新书》、《洞中记》、《灵岳经》、《灵秘论》、《万金秘语》、《察相》、《郭林宗观人四学堂》、《白猿经》、《三材歌》、《成和子》、《鬼眼相》、《洞微玉鉴》、

①（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

《金书宝印》、《黄正公论神与气》，以及“张憬藏”、“管辂”、“白间道者”、“谢灵运”、“甘吉”、“鬼谷子”、“裴行俭”、“罗隐”、“唐生”、“许负”、“朱建”、“袁天纲”、“陈图南”、“白云子”等人云或曰，和笼统称呼的“歌曰”、“经曰”、“古相云”、“相云”等。

薛注引书，书名多省称，如《龟鉴》、《清鉴》、《心镜》；有的只称作者而不录书名，如许负、陈图南、唐生等。这为我们的判别造成了相当的难度。有些省称可以大体推知，如《龟鉴》，可能是孙知古《人伦龟鉴》之省，而大部分却无法判断。他提及的众多人名，大多是前代著名相士，如“张憬藏”、“管辂”、“唐生”、“许负”、“袁天纲”、“陈图南”等，或亲自撰写过相书或后人撰写而伪托其名。也有人可能只是发表过一些有关相术的言论，而被引用传播，如谢灵运、罗隐等。

#### 其他文献所引相书：

朱建平《相书》：《文选》李善注刘峻《辩命论》之“龙犀日角，帝王之表”，引朱建平《相书》曰：“岳有龙犀人发，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sup>①</sup>朱建平，沛国人，汉末三国时有名的术士，精通相术，亦善相马。从李善注所引朱建平《相书》的文字看，唐时此书尚存。另《人伦大统赋》卷上薛延年注引“朱建曰：驼头蒙洪，福祿所钟”云云，不知是不是同一人。

来和《相经》：来和为隋唐之际的著名相士，曾经为隋高祖、唐高祖看相。《隋书·来和传》言其“著相经四十卷”<sup>②</sup>，《北史》则云“来和著《相经》三十卷”<sup>③</sup>。来和生活于北周至隋唐之际，相术在当时很有名，所著《相经》一书虽未见史志著录，但其卷帙繁多，在当时的流传和影响也当不小。

黄帝、樊、薛、许氏《相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

①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五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隋书》卷七八《来和传》，17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③ 《北史》卷八九《来和传》，29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述古之秘画珍图》记载，当时存有黄帝、樊、薛、许氏《相图》。<sup>①</sup>从名称推测，张氏所说的相图应当不止一种，而是分别标称黄帝、樊氏、薛氏、许氏等人的相书中的数种相图。称黄帝、薛氏的相书今不可考。《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樊氏相法》中的文字，虽未提到相图，但从敦煌写本相书的情况看，其中有图的可能性很大。笔者估计，《历代名画记》所提到的樊氏相图，很可能指的就是《樊氏相法》中的相图。而张氏提到的许氏相图，应当就是许负相书的相图，敦煌许负系统相书中P.3589V号中所存的几幅相图，为我们了解许氏相图提供了直接的样本。

《相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此书佚文。《艺文类聚》卷一七耳部引《相书》曰：“耳门小，富而吝。”同卷舌部引曰：“欲知人多口舌，当视其口，如鸟喙，言语皆聚此，多舌人也。”<sup>②</sup>《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口部、舌部分别引有佚文。卷三七一乳部亦引，作：“《相书》许负曰：乳间阔尺，富贵足寿；乳黑如墨，公侯之相。”从引用的这几条内容看，与许负相书类似，也是以骨法、形貌为主。也许就是许负系统相书的另外抄摹本。

《相书杂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此书佚文。《艺文类聚》卷一七口部引《相书杂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贵且寿。”<sup>③</sup>舌部又引：“吐舌及鼻，三公也。”<sup>④</sup>佚文与许负相书中的内容亦相近。

《相书占气杂要》：《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佚文。《艺文类聚》卷四八职官部侍中引《相书占气杂要》曰：“气如连珠入阙门，为侍中。”《太平御览经史图书总目》中列有《相书占气杂要》

①（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②《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口部亦引，与此相同。

③《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口部引《相书》曰：“大容手，赤如丹，贵寿。”与此内容相同而稍略，只是书名不同。

④《太平御览》卷三六七舌部亦引，作《相书杂安》，安字讹，当作要。

一书，卷三六四额部引其文两则：“黄气如带当额横，卿之相也。有卒喜，皆发于色，额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黄色最佳。”又曰：“额盐者，男子早得官，女子早成。”从书名与佚文看，内容与占面部气色为主，与P. 3390的内容有相似之处。

《樊氏相法》：《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有佚文。《艺文类聚》卷一七耳部引《樊氏相法》曰：“耳门不容麦，百岁。”<sup>①</sup>又引曰：“人耳困长寸三分，寿百二十岁；一寸，寿百岁；如豆，生即死；耳门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岁；三理八十；二理六十。”《太平御览经史图书总目》中列有《樊氏相法》之名，书中引用了两处佚文，其中卷三六六引曰：“眉中长毫百二十岁。”此书所云之“樊氏”无考，可能就是张彦远所说的“黄帝、樊、薛、许氏”中的“樊氏”，按张彦远将黄帝、樊、薛、许氏《相图》列在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中，并置于许负之前，表明“樊氏”生活的时代较早，起码在唐代以前。从佚文看，内容亦以相骨法、形貌为主，而且书中有相图。

许负《相经》：唐刘知几《史通》中说：“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sup>②</sup>可见此书是唐代民间流传的主要相书。传世相书中多有引用许负语者，可见其流传之广。笔者推测此书有可能与敦煌许负相书同为一类，或者是同一源流的相书，经过不同编者的纂集，内容与敦煌许负相书大体接近而新，但书名稍异耳。

袁应相书：S. 3395+S. 9987B1V《人中部》引袁应曰：“人中广长一寸，寿……”。“袁应”当是人名，无考。S. 3395+S. 9987B1V既引“袁应曰”之语，必是其所撰相书中的话，可见唐代流传的还有袁应撰写的不知名相书。

<sup>①</sup> 《太平御览》卷三六四耳部亦引。后两字作“岁至百，兼富”，16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sup>②</sup> 《唐》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佚名《相经》：魏晋以来相书称《相经》的情况较为普遍，不知究竟有几种，唐以来文献记载或引用的有如下几处：（1）《艺文类聚》卷七五方术部相类收梁陶弘景《相经序》。《艺文类聚》作于唐初，其中收梁陶弘景之序，梁去唐不远，从陶弘景时代至《艺文类聚》之编纂，中间相隔不满百年，则《相经》一书在民间流传很广，于唐世亦当有存。（2）《艺文类聚》卷七五方术部相类收梁刘孝标《相经序》。可见唐时亦有刘孝标作序的《相经》流传于世。也可能陶弘景与刘孝标为之作序的《相经》是同一种书。（3）唐赵蕤《长短经·察相篇》中多称“《经》曰”，皆载相人之法，当为《相经》之内容无疑。其中所记与敦煌写本相书的内容有一定符合之处，但更加系统化，也更丰富。如对人面部相法的总结：“夫相人，先视其面。面有五岳四渎、五官六府、九州八极、七门二仪。”这些对面部形貌器官的归纳和总结中，敦煌写本相书只有“五官六府”出现，其余皆未见。所引相法从内容看，大体有据骨法相者，有据气色相者，有比拟动物形象而相者，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唐代相术的所有内容。（4）《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单父人吕公”句，唐司马贞《索隐》：“又《相经》云‘魏人吕公，名文，字叔平’也。”司马贞所引《相经》也当是唐代通行的相书。从引文看，其内容不仅载有相法，也记录了有关相术的历史。这是我们在前面数种相书中都没有看到的内容，与《古今图书集成·相术部》中的“名流列传”或“纪事”类内容相似。（5）S. 3395 + S. 9987B1V 中三次用“《经》曰”的字样，应是当时通行的《相经》中的文字。S. 3395 + S. 9987B1V《眼部第五》：“《经》曰：左目为日，右目 [为月]。”《口部第十》又引《经》云：“口大如海，百川归来。”S. 3395 + S. 9987B1V 号抄于唐睿宗以后<sup>①</sup>，所引《相经》也应当是唐代中期流行的相书，内容也当以骨法、形貌为主。（6）《月波洞中记》多处引《经》中之文，如卷上《冥度》：“《经》

① 详参第二章有关 S. 3395 + S. 9987B1V 号的论说。

云：心者形之主，形者心之器也。”也当是宋时通行《相经》中的文字。到元代薛延年注《人伦大统赋》，还多次引用《经》中之文。

从以上诸书引用《相经》的情况看，从南朝梁到唐、宋，所用名称一致，这里的《相经》，既有可能是数种不同的相书，也有可能出于同一源流，在不同时代经过不同编者的纂集修订，加入新的内容，删除过时说法，而形成新的相书，但一直沿用了《相经》这一名称。由于它流行广，影响大，以至于历代的引用者在使用时，不必特意指明是何人所撰，读者也一目了然。

以上是我们对隋唐五代宋所流行相书的一些约略考察。这一时期的相书，包括已著录和未著录的，全部种类达百种以上。当然，由于时代久远和记载的缺漏，可能还有一些相书未被注意到，也有一些相书可能重复计算了。仅就目前所知的这些相书，已可大体了解唐宋两代相术的发展情况。

## （二）唐五代宋对相书的禁毁

相书作为记载预测未来人生命运吉凶的理论与方法的图书，其读者首先是以相人为业的看相者，其次是对相术有兴趣的文人士子以及博览搜奇、粗通文墨的普通读者。从现存的敦煌相书与传世宋代相书来看，它的语言比较通俗直白，所用术语虽然有些在今人看来深奥神秘，但在当时也并不是十分艰涩难懂，加之又有相图可以直观地参照，所关注的对象又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身体部位，所以，在唐宋时期，相书本身不会对自己的流传形成障碍，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相书应该拥有比卜筮类、星占类书籍更多的读者，流传也应当十分广泛。这一点从我们前面对唐宋相书种类的考察中已得到了证明。唐代学者刘知几也曾明确说到许负《相经》为“当世所重，见传流俗”的话<sup>①</sup>，可见事实也确是如此。探求命运的奥秘是

<sup>①</sup> 《史通》卷三，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未曾停止过的活动，上至王侯，下至普通百姓，没有谁会对自己的命运未来毫不关心的，掌握命运，预知未来，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相术可以说就是这种渴望的一个产物。在普遍相信相术的唐宋时代，相书拥有众多读者，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也正因为人们相信命运前定，相术能预示未来，昭示天命，相术及其载体相书也就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利用工具，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统治的神秘性、权威性构成威胁，再加上儒家传统对神秘文化的一贯排斥，所以，从唐初开始，直至宋代，统治者也往往对相术和相书采取一定的禁止或限制措施。

相书在汉代没有受到多少限制。一方面它的种类还不多，流传也不广，更重要的是，汉代的开国之君还利用它证验了自己的符命，《史记》、《汉书》中有关刘邦及其家庭成员“大贵”之相的记载，都为刘氏统治天下提供了合理的天命证据，为汉代统治帮了忙。同时，汉承秦敝，百废待兴，文网未密，相术与谶纬也都还有利用价值，统治者对它采取了宽容和提倡的态度。相书被禁是南北朝以后的事，是和谶纬之书的禁毁联系在一起的。

对图讖的禁止，始于西晋泰始年间，晋武帝刚取得政权不久，就明令“禁星气谶纬之学”<sup>①</sup>。前秦苻坚也曾下令禁止“《老》、《庄》、图讖之学”<sup>②</sup>。但这时所禁的还只是谶纬一类的图书，相书不在其列。北魏时期，对图讖等书的禁止范围有所扩大，太和九年（公元485年）诏云：“图讖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讖、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覡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sup>③</sup>从这道太和九年（485年）正月的焚书令

① 《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三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晋书》卷一一三《载记·苻坚》上。28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去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图讖秘纬之外，民间巫覡诸卜所用之书也在禁毁之列。相书多在民间流传，既非坟典所载，内容又多涉吉凶祸福，正是“委巷诸卜”所用之书，禁令中虽然没有明确列出，依理推测，或许也在禁毁之列。

唐五代以至于宋，每一朝代的统治者都在不断地颁布禁忌令，禁毁不利于自己统治的图书与言论，所采取的措施也更明确具体，禁书的范围也更大。除讖纬之外，有关玄象器物、天文历法、兵书等与统治政权命运关系密切的图书也被禁止，并将图书禁令明确化、法律化，不再如前代只是以诏书的形式颁布，而是著之于法律。如《唐律疏议》即云：“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sup>①</sup>

这些被禁的图书，要么借用神秘事物与自然景象，预言人世吉凶祸福与国运兴衰，要么讲用兵打仗，阴谋机诈，都多多少少与政治沾点边。让这些东西在民间流布，任由百姓私相传习，这当然是在位者所不能容忍的。在唐代，对相术相书的禁毁，是一步步明确起来的，并往往与政治斗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sup>②</sup>

《旧唐书·太宗本纪》云：“（武德九年九月）壬子，诏私家不得辄立妖神，妄设淫祀，非礼祠祷，一皆禁绝。其龟、易、五兆之外，诸杂占卜，亦皆停断。”<sup>③</sup>唐代的占卜之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龟、易、五兆为代表的占卜“正术”，二是其他杂占卜。黄正建先生考察了这两类占卜所包括的内容，认为：“杂占卜中的主要内

① 《唐》长孙无忌等，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九“私有玄象器物”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② 黄正建先生曾专门考察唐代占卜与唐代政治人物的关系，其中提到相术。详见《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附录二《占卜与唐代政治》，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③ 《五代》刘昫：《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容应该是：阴阳、占梦、相宅、九宫、禄命、葬术、相术等。”<sup>①</sup>就是说，相术也应该包含在“杂占卜”之中。依武德九年的诏令，杂占卜统统都在禁止之例，相术既被禁止，记录相术内容的相书，自然应当属于被禁的范围。

到武则天时，干脆就明确宣布相书为禁止传习的图书了。《唐会要·杂录》：“载初元年六月敕：相书及朔计家书，多妄论祸福，并宜禁断。”<sup>②</sup>这是武则天在改唐为周之前三个月所颁布的敕令。

五代后周时，对相术相书的禁断一度有所放松。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太祖郭威所颁敕令云：“自今后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法等，私家不得有及衷私传习，有者并须禁毁。司天台、翰林院本司职员，不得以前代所禁图文书出外借人传写。其诸时日、五行、占筮之书，不在禁限。”<sup>③</sup>再一次强调有关玄象器物、天文图讖的禁令的同时，放松了对时日、五行、占筮的控制。相术属于其中五行一类。但这一度的放松并没有持续多久。距这个敕令颁布不久，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颁布了另一个敕令，对前者进行了限定：“应诸色阴阳占卜书，宜令司天台、翰林院集官详定。其书如是曾经前代圣贤行用、合正道者，只可存留；其有浅近妖妄不依典据者，并可毁废。”<sup>④</sup>

入宋后，国家对于占卜方术的控制再度强化，并加大了惩处的力度。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发布《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两京、诸道阴阳卜筮人等，向令传送至阙，询其所习，皆懵昧无所取，盖矫言祸福，诳耀流俗，以取货耳。自今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

①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五章《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18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②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四《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55。

③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8。

④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78。

书，限诏到一月送官。”<sup>①</sup>对于违犯者处斩<sup>②</sup>。对占卜方术及图书的禁毁范围更加明确具体，只保留了风水与易筮两种，其他一概限时交官。

真宗时期，对天文占卜方术的禁令进一步严厉细密起来。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禁天文兵书诏》：“应元（玄）象器物、天文星算、相术图书、七曜历、太乙雷公式、六壬、遁甲兵书、先诸家历等，不得存留及衷私传习。有者限一月陈首纳官，释其罪。令官吏当面焚毁讫奏。限满不首，隐藏违犯，并当处死。内有私为诬惑、言及灾民，情理重者，当行处斩。”<sup>③</sup>

宋仁宗时，为进一步禁毁不利于统治的图书，曾编定《禁书目录》一卷<sup>④</sup>，具体规定禁书的门类、名目，宝元二年（1039年）“学士院言：奉诏详定阴阳禁书，与司天监定须禁书籍十四门，为目录一卷。请除孙、吴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外，余悉为禁书。从之。”<sup>⑤</sup>从宋代相书一直处在被禁范围之内情况来看，这个《禁书目录》中应该也包含有相书。

宋代对违反图书禁令者的惩罚比之唐代要严厉得多。黄正建先生说：“私习天文星算、太一雷公等，在《唐律》规定的惩罚是‘徒二年’，到唐代宗大历三年重申时依然如此。但是到了宋太宗的诏书中，这一惩罚变成违犯者‘悉斩’。”他认为宋代处罚如此严厉，“反映了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

由上述内容可见，从唐初直至宋代，相术与相书一直处在被禁

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宗》。

②（元）脱脱等：《宋史·太宗本纪》：“（太平兴国二年冬十月）丙子，诏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宋大诏令集》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著录。

⑤转引自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目录编》，281~28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8。

止的状态下，尤其是在政局发生变动的时期，统治者对各种占卜之术往往采取严厉的禁止，以防有人借占卜来预测形势，煽动人心，从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旧唐书·方伎列传·序》说：“近者蔡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宫禁，皆因占候，辅此奸凶。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举出唐代蔡连耀、苏玄明等人利用相术占候来图谋变乱之事，来说明禁止星纬占卜图书的必要性。

但就隋唐五代宋时相术与相书流传的实际而言，尽管统治者三令五申，一再发布禁止占卜方术的诏书与禁令，但也只能使其中一些占卜术的流传受到暂时的限制，而总体上是禁止不了的，尤其像相术这样在民间流传已久，已日益与百姓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简便方术，更是难以扑灭。敦煌所存的12个卷号的相书写本，从抄写年代上看，基本上都是唐五代所抄，虽然是在敦煌发现的，但其底本必当与中原通行的相书大体一致，因而，敦煌相书的流传，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唐宋相书流传的某些情况。

有关唐代相书的流传情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人士的记载中来看。刘知几在《史通》中论及史书之“杂志”时说：

夫圆首方足，含灵受气，吉凶形于相貌，贵贱彰于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病瘵所缠，苟详其孔穴，则砭灼无误，此养生之尤急。且身名并列，亲疏自明，岂可近昧形骸，而远求辰象！即天文有志，何不为人形志乎？

又云：

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刑法》，探孟轲之语用载《食货》，《五行》出刘向《洪范》，《艺文》取刘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许负《相经》、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书，

何独舍诸?<sup>①</sup>

刘知几是为批评前代史志之失而举这些例子的。他认为史书中的“志”应着重其内容与人的生命生活的关系，相法从吉凶贵贱的角度探究人的形貌骨法，医药以养生治病为目的研究人的肢体百骸、孔窍穴位，这都与人的现实生存有着密切关系，史书中既然设立了“天文志”，那么也就应该设立“人形志”。他所倡导的“人形志”的知识基础与来源，正是由相法和传统医学所共同提供的。同时，他特别提到许负《相经》和扬雄《方言》“并当时所重，见传流俗”的话，与我们上面对唐时社会流传的相书的考察相一致，都说明相书作为人们“日常参阅的简单和具体的相面手册”<sup>②</sup>，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对上至帝王贵戚，文人士大夫，下至普通民众，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谈论相术相书时，并没有遮遮掩掩，唐宋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事林广记》中都引用了不少相书中的文字，宋代相书更是大量涌现，并被著录下来，说明唐宋两代对相书的禁止并没有认真执行。史书中有关官僚士子与相士交往的记载也有许多，唐代的窦轨、刘仁轨、姚元崇、李峤、刘禹锡、马周、李吉甫，宋代的钱若水、蔡京、王益、苏舜钦、苏轼等，都与相士有过交往。有势力的官僚会将相士请到府衙内去为自己和同僚预测前程，甚至有官员担心相士的相法失传，还专门让弟子从吏去学习。<sup>③</sup>士子们则往往在科举前后去找相士看相，卜问能否中举。就连皇帝也是相信相术的，并且对相的内容有相当的了解，他们或借相士之口以证实自己的非常命相，或希望借助相士找出潜在的威胁，或希望了解臣下的命禄，唐太宗就曾让袁天纲偷偷相过岑文

① 《唐》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2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② 《法》侯锦郎：《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见谢和耐等著，耿昇译：《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③ 《太平广记》卷二四引《传载》文，记载常哀让从史黄徽从老僧学占气色。

本<sup>①</sup>，唐玄宗亦说过安禄山有“异相”而欲厌之的话<sup>②</sup>；唐德宗见到李忠臣耳朵大，不禁发出“卿耳大，真贵人也”的赞叹。相术甚至还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军事决策，北宋徽宗时夺取燕、云之计的确定，就与相术有一定的关系。<sup>③</sup> 这些情况都说明，隋唐至宋，相书在社会上的流传十分广泛，谈相论命是一个很普遍的话题，朝廷的有关禁令并没有真正地阻止人们对相术的信从和相术相书的流传。

#### 四、隋唐五代流行相法考

中国相术中的相法，依据不同的相学原理，大致可分为两种，即一般相法与特殊相法。一般相法是中国相法的基础内容，从先秦、汉代直至明清，所有相士都是从这一基础上开始自己的占相生涯的。一般相法的核心是以人的外在特征为观察对象，以此来判断预测未来的命运贵贱、吉凶祸福。这些特征主要指人的身体形貌、声音气色及行为举止等，凡是通过观察可以显示先天所禀之气和命运密码的外在表现，即《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刑法类所注重的外在表征，都在一般相法的观察范围之内。敦煌写本中的五类相书所记载的都是一般相法的内容，而以许负系统相书为主。一般相法通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袁天纲传》，5093~50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帝登勤政楼，幄坐之左张金鸡大障，前置特榻，诏禄山坐，蹙其幄，以示尊宠。太子谏曰：‘自古幄坐非人臣当得，陛下宠禄山过甚，必骄。’帝曰：‘胡有异相，我欲厌之。’”6413~64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所载与此相似。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卷九三《宋纪·徽宗宣和元年》：“是时朝廷已纳赵良嗣之计，将会金以图燕，会谍云辽主有亡国之相。黼闻画学正陈尧臣善丹青，精人伦，因荐尧臣使辽。尧臣即挟画学生二人与俱，绘辽主像以归，言于帝曰：‘辽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谨画其容以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进兵，兼弱攻昧，此其时也。’并图其山川险易以上。帝大喜，取燕、云之计遂定。”2407~24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常又分为相面、相骨、相痣、相气色、相纹理、相手足、相声音、相行为等不同的分支，但在实际中，常常综合运用，难分彼此。特殊相法是后起的，是在一般相法的基础上，借鉴了其他方术或文化原理来相人命运贵贱的，如三世相法、太素脉相法、结穴相法等。现依据敦煌相书与其他文献记载，对隋唐五代时期社会上实际流行的相法略作考察梳理。

隋唐五代时期的相士，无论是专业的也好，业余的也好，他们所用的相法大都属于以形貌、骨法为主相人未来命运贵贱的一般相法，在这之中又分为各个流派，各有侧重观察的对象和解说的术语。特殊相法的运用较少。

相面：观察头面而知被相者的命运。面部是相学最为关注的身体部位，集中了人体五官六府、十三部位、五岳四渎、五星六曜等最能体现命运信息和先天禀赋的器官和部位，所以许负《相书》云：“八尺之躯，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耳，不如一寸之目。”<sup>①</sup>乙弗弘礼、张憬藏、袁天纲都常相头面。如《旧唐书》载乙弗弘礼为薛大鼎看相，根据面相，一眼就看出他是奴仆，别人问他如何知道，弘礼曰：“‘观其头目，直是贱人，但不知余处何如耳？’大鼎有惭色，乃解衣视之，弘礼曰：‘看君面，不异前言。占君自腰已下，当为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类也。”袁天纲对面相的解说较其他人更详细一些，他相杜淹：“公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亲纠察之官，以文藻见知”，据面的上半部判断。相王珪：“公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职”，从面部上中下三亭的匀称入手。相韦挺：“公面似大兽之面，交友极诚，必得士友携接，初为武职”，从动物形象的类比出发，按不同的面部划分和相互关系，指出诸人的面相特征及其所兆示的未来命运与性情，是其显著特点。他相侍御史行成曰：“公五岳四渎成就，下亭丰满，得官虽晚，

<sup>①</sup> 见 CH. 87《相书一部·躯貌第二》引许负语。

终居宰辅之地。”相中书舍人岑文本，则云：“舍人学堂成就，眉覆过目，文才振于海内。”<sup>①</sup>都是围绕面部进行观察和解说。有关相面的记载举不胜举。

相骨：相骨主要是占相骨骼的大小、形状、起伏、排列。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观察外形，另一种是以手揣摸。后一种相法常为瞽者所用。人们常将摸骨与听声合在一起，称“揣骨听声”相法。相骨以头骨为主。《太清神鉴》云：“人之骨法中贵者，莫不出于头额之骨。头骨额骨之奇者，莫不出乎脑骨成枕。人之有此，如山石有玉，江海有珠，一身恃以显荣者也。”<sup>②</sup>敦煌写本相书中对骨相的记载，没有单列成篇，而分散在身体各部位相的解说中，许负系统相书中以额、面、项玉枕、背、心胁、髀胫膝、踝脚、手足等篇中记载为多。S. 3395+S. 9987B1V中亦有。袁天纲相岑文本，接上句有关面相的解说，还有：“头又生骨，犹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果然，“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袁天纲相马周，云：“马侍御伏犀贯脑，兼有玉枕，又背如负物，当富贵不可言。近古已来，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伏犀指额中央向上直入头顶的额骨，玉枕是脑后高起之骨。这些骨相，加上背如龟形，都是大富贵的征兆。

《太平广记》引《定命录》记载了瞽者马生为赵自勤相骨的事：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果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

①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列传》，5092~50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太清神鉴》卷五《枕头部》。

所说并同也。<sup>①</sup>

马生所用，即摸骨相法。

《太平广记》记载的另一则相骨故事则反映了相骨术在唐代的兴盛：

唐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双目，人来相，以手扪之，必知贵贱。房次卿方勇于趋进，率先访之。及出户时，后谒者盈巷。睹次卿已出，迎问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个瘦长杜秀才位极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后杜循果带相印镇西蜀也。<sup>②</sup>

相气色：观察身体与面部的气色来相人吉凶祸福。敦煌相书中的 P. 3390 就专门记载相面部气色吉凶的内容。P. 2572 (B) 中也有部分内容。相气色以相面部气色为主，内容方法十分复杂，主要是根据面部一百多个部位的划分，辨别各部位所发的气色及其兆示的吉凶祸福。袁天纲相马周，除骨法外，也曾相过气色：“公面色赤，命门色暗，耳后骨不起，耳无根，只恐非寿者。”马周果然只活了四十八岁，就短命早死了。《太平广记》所载福建老僧所教黄微的正是如何相气色的方法：先练习辨别五色，再记取占相的要诀。文献中很少记载相法的传授经验，这样的记载因而显得很珍贵。从记载来看，善于占气色的僧人有不少，如《摭言》载：“一老僧善色”，曾相郑朗无进士及第之分；又载令狐绹的门僧“善声色”，偶然一窥，便相出马举大有前途，劝令狐绹与之结交。<sup>③</sup>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七六引《嘉话录》，4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以上两则均出自《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摭言》，17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相痣：根据身体各部位的黑痣来占相人命运的一种相法。黑痣，又叫黑子、厖子。敦煌相书中的 P. 3492V、CH. 00209 + S. 5976、P. 2829V 是专门记载相痣的图书。史书、笔记中有关相痣的记载有不少。《魏书·寇赞传》：“赞之未贵也，尝从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额上黑子入帟，位当至方伯，封公。’”<sup>①</sup> 唐文根据寇赞额上黑子长得位置高，断定他将会位至方伯。而足心黑子，历来都预示着富贵，《后汉书·黄昌传》记载黄昌足心有黑子，自己常说这是二千石相，后来做到大司农，并因这黑子与失散多年的妻子相认。<sup>②</sup> P. 3492V 亦载：“一云：男心足有黑子分明晓然者，二千石。但足心中有黑子者，名曰踏躞躞，（中）[终]不步行。”唐人仍是持此看法。《定命录》记载了安禄山足下黑痣的事：“安禄山初为张韩公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独汝窥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荐宠焉。”<sup>③</sup>《开天传信记》也记载了此事。

相身体：即通过对面部以下身体部位的观察来占人命禄的一种相法。敦煌相书中对身体部位的记载亦相当详细，分胸背、心胁、奶脐、髀膝、踝脚、臂手以及阴部等多篇分述身体各部位命相。唐初乙弗弘礼相薛大鼎时就用了这个相法。他从薛大鼎的面部看出是“贱人”之相，但“占君自腰已下，当为方岳之任”<sup>④</sup>。后来薛果然做到了泗州刺史。

相声音：根据声音的高低清浊来占人命运的一种相法。唐时有许多相士专以声音相人命禄。《剧谈录》记载了一位叫龙复本的盲

① 《魏书》卷四七《寇赞传》，9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后汉书》卷八四《黄昌传》，24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③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 《旧唐书》卷一九一《方伎列传》，5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相士，“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苏州刺史李无言为考较梁十二的相术是否灵验，与客人互换了衣服，自己穿黄衫，客人著紫衫，让梁十二相，“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sup>①</sup>他是从声音中占出各人情况。而另一位胡芦生也有这样的本领，书中虽然说他善卜，但从“闻人声，即知贵贱”这样的话中，我们可以确定他所用的就是相声音的方法<sup>②</sup>。

相行：根据行走时的步态神情占人命运的一种相法。《太清神鉴》卷四《行部》云：“行者，进退之节，去就之义，所以见其贵贱之分也。人之善行，如舟之遇水，无所往而不利也。不善行者，如舟之失水，必有澡汨没溺之患也。”袁天纲为幼时的武则天看相，就曾观察过她的行走步态：“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虽然没有直接对行走步态进行解说，但其结论显然也包含了这种观察的结果。《宋史·太祖本纪》：“（太祖）每对近臣言：‘太宗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云。’”敦煌许负相书有专载行步的篇章，云：“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sup>③</sup>龙行虎步，都是大富贵的征兆。

相卧：观察睡卧时的形象及呼吸以判断未来命运的一种相法。敦煌相书中未载此类相法。《定命录》载袁天纲相李峤，就从呼吸相出他当贵寿：“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引《定命录》，17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逸史》，1099~11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CH. 87《相书一部·行步第廿六》。

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饌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生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伫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sup>①</sup>《太清神鉴》卷四《论卧》所云：“喘息不闻者高寿，喘息润匀者命长。”《神相全编》五《相卧》亦云：“睡常龟息，气出于耳，主贵。”所说均与此相同，可见唐时这种相法对后世的影响。

相气息：《独异志》载：“王愕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毬，驰骋既酣，愕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杲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愕终为将相。”<sup>②</sup>口中呼出的气息高而有力，预示着贵相，辛杲根据这一点，认定王愕将会发达。《唐年补录》载济源骆山人相王庭凑，云：“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年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者。”<sup>③</sup>所相则为鼻中之气。

相饮食：根据人进食时的举止情态占人贵贱穷通的一种相法。敦煌相书中没有这类内容。《太清神鉴》卷四《论饮食》：“气血资之以状，性命系之以存者，饮食也。故食物不欲语，嚼物不欲怒。”对进食时的各种情态多有论述。《太平御览》引《相书》：“人三指用箸者，自如；四指用箸者，贵；五指用箸，大富贵也。”<sup>④</sup>可见唐宋时期这种说法是很流行的。未见其他相书有类似记载。

动物形象类比法：也称“飞禽走兽相法”，根据人的不同形貌情态，取形象比类飞禽走兽，从而判断命运前景的一种相法。将人

① 《太平广记》卷二二一引《定命录》，16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②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引《独异志》，17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太平广记》卷二二三引《唐年补录》，17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④ 《太平御览》卷七六〇，33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的形象分为多种类型，如龙形、凤形、狮形、虎形以及鹰、鹤、龟、象、猴等各种形象，并分别赋予相应命理内涵。袁天纲在相年幼的武则天时，曾说她“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就是用了动物形象来比类人相。这种相法在唐代非常流行，以至皮日休批评说：“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类龙，某相类凤，某相类牛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类禽兽则富贵也？”<sup>①</sup>不仅相士这样进行比类，普通士人在谈到某某人的形貌时，也常用这种方法：“谈生为《崔山君传》，称鹤言者，岂不怪哉。”一位姓谈的书生在所写的《崔山君传》里，说崔山君说话的声音像鹤的声音，韩愈对此种比喻颇不以为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除以上所说的这些一般相法外，隋唐五代时社会上还有一些特殊相法也在流行，这些相法大约有如下数种：

三世相法：三世相法是在一般相法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轮回转生思想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相法。它依据人现世的形貌、行为心性等特征来推测前生、后世的情景。三世相法的成熟当是在宋代，但唐时已有流行。《北梦琐言》载“崔允相腋文”条云：

唐崔相国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华经》僧为门徒。或有术士言相国面上气色有贵子，问其妊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间，皆无所见。相国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术士，曰：“果在此也。”及载诞日，腋下为文，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缙郎”。年七岁，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请见，乃掌其颊，谓曰：“既爱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国胤也。崔事，一说云是终南山僧。两存之。<sup>②</sup>

① (唐)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

②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瓦棺寺僧曾为崔慎猷的门徒，死后便转世为他的儿子。未生时，已有术士根据崔慎猷面上气色看出其当有贵子，及婴儿出生后，腋下有文，正是瓦棺寺僧之名。观察新生婴儿手足纹理的习俗，春秋时代已有<sup>①</sup>，后世的相书中也有相婴儿的内容，但都是为了昭示其所受天命或所禀之气，预测的是此婴儿未来的命运，像此则故事所记，通过对身体纹理的观察，了解的却是这个孩子的前生，这显然已不单单是一般相法的内容，而是接受了佛教轮回转生思想之后对传统相法的改造，与后来的三世相法有相同的思想基础。孙光宪在这一段末尾的一句话，也透露出此事有不止一种说法，在社会上流行很广。另外，上引《定命录》载卢齐卿年少之奇异经历时，袁天纲说卢齐卿的一句话，也很能说明问题：“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遭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sup>②</sup>所记之事虽然荒诞，但也透露出一信息，袁天纲说卢齐卿曾有希望知道人三世的事，说明不仅相士，就是一般民众也已普遍接受了佛教轮回转生思想，相信人有前世、今世与后世，希望通过相术来了解三世。当然，这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卢齐卿最终也只能“知当世事”。

正史当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旧唐书·崔咸传》：

初，锐（崔咸之父）佐李抱真为泽潞从事，有道人自称卢老，曾事隋朝云际寺李先生，预知过往未来之事。属河朔禁游客，锐馆之于家。一旦辞去，且曰：“我死，当与君为子。”因指口下黑子，愿以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卢老也，父即以卢老字之。<sup>③</sup>

① 《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元年、昭公三十二年均载有相婴儿手纹之事。

② 《太平广记》卷二二二，17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崔咸传》，50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卢老是个能“预知过往未来之事”的“道人”，大约是唐初在河朔一带活动的术士，他显然是懂得相术的，并且用这种方法预见到自己的来生。卢老明确表示自己将转世为崔锐之子，并以口下黑痣为标记，等到崔咸出生，果然神态形貌都与卢老一样。从这样的记载中，可见佛教转世之说与传统相术的结合。

宋代已有相士明确使用三世相法为人占相了：

余幼时随母氏在常州，时见钱秀才开图书，知人三世姓，男子知妇姓，妇知夫姓，无不验。吾家之姊长适吴氏，次适沈氏，钱阅书皆言夫姓吴，当时怪其差缪，后数年，沈姊离婚归宗，嫁吴宽夫，不知图书何为而亿中乃尔。生齿语繁，岂此数帙文字所能该括？<sup>①</sup>

不过朱彧在赞叹这种相法的神奇的同时，也存有一些疑惑。这也许是所有用此相法占过相的人的共同疑惑吧。

相人影：根据人影深浅来判断吉凶的一种相法。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了这种独特的相法：“宝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而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则贵而寿。影不欲照水、照井及浴盆中。古人避影亦为此。古蠖螭短狐踏影，蛊皆中人影为害。近有人善灸人影治病者。”<sup>②</sup>这种相法不知起源于何时，在社会上的流行也不甚广，未见其他文献有相同记载。推其起源，大约与古代的民间禁忌有关。此类相法更近于巫者所为。

相笏：笏，又称手板，为古代臣下朝见帝王时持在手中用来记事的条形版，以竹或象牙制成。相笏，就是通过对笏的抚摩、观

①（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宋）陈师道、朱彧：《后山谈丛·萍洲可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②（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一，1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察，来推测所持者官禄年寿的一种相法。相传此术始自萧何。<sup>①</sup>南北朝时已广泛流行。唐代有许多相士善于相筊。《剧谈录》记载了一位叫龙复本的相士，能听声揣骨，尤其善相筊：

凡有象简竹筊，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阙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真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筊，复本执萧公筊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筊。”次至宋补阙者，曰：“长官筊。”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乘钩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阙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在。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sup>②</sup>

有一位李参军亦善相筊，“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筊”，曾据陆遵之筊，相出陆氏当有子。<sup>③</sup>

占身体感觉：根据某些身体部位的感觉征兆判断吉凶祸福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通常不被算在相法之内，但由于其与身体部位联系紧密，所以附在这里。这种占生理现象以知吉凶的方法的起源相当古老，《汉书·艺文志》有《嚏耳鸣杂占》，《隋书·经籍志》中亦有《海中仙人占休咎及杂吉凶书》及《噫书》、《耳鸣书》、《目睛

① 《宋》李昉：《太平御览》六九二卷引《相手版经》：“相手版法出萧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东方朔见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解。’至魏，司空陈长史见此书叹伏，以示许士宗、韦仲将。管辂见而推叹，郭景纯以夜兼书，方得其妙理。”3092页，中华书局，1960。

② 《太平广记》卷二四引《剧谈录》，1726~17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③ 《太平广记》卷二四引《逸史》，17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书》等。敦煌文献中共有 3 个卷号的写本记载身体感觉与吉凶的关系。保存较为完整的 P. 2621，题作《占耳鸣耳热心动惊面热目润等法》，内容相同的还有 P. 3398、P. 2661V。黄正建将这几个写本归在“杂占”类。<sup>①</sup> 这类文书的内容是分十二时辰记载耳鸣、耳热、心动、心惊、面热、目润等身体感觉所兆示的吉凶，如：

子时耳鸣，左有口舌，右有财来。手掌痒，得酒。耳热，左有忧，右有父母思念之。心动，有喜事。面热，有人说道之。足痒，有远客来，恶事至。目润，上有人思事，下有想。……寅时耳鸣，左有喜事，左有妇人来。耳热，左夫通相事，右喜乐之事。手掌痒，有忧思事之。心动，丧亡，忧来。足痒，有人骂。目润，左有奴婢之事，右有恶事。<sup>②</sup>

所记的身体感觉征兆，确实如篇题所说，有耳鸣、耳热、手足掌痒、心动、面热等数种，这些征兆所预示的吉凶，也多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有关财物、酒食、会客、口舌及其他一些喜忧吉凶之事。而且，耳、目等器官左右位置不同，所预示的征兆吉凶也是不同的。在吐鲁番文献中亦有一件回鹘文占卜文书，将此类内容与相术内容记载在一起，说明二者的关系确实很密切，其内容与敦煌文献所存亦有些微的差异：

他将娶一寡妇为妻。如果他肩上有痣，由必致富，且吉星高照；如阴部有痣，他则会迷恋于 usuntluk（疑为性交）；如其腹脐上生痣，他将会成为窃贼；如其脐下生痣，

<sup>①</sup>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四章《敦煌占卜文书的类型及其与传世典籍的比较（下）》，161～16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sup>②</sup> P. 2621《占耳鸣耳热心动惊面热目润等法》。



他将会致富；如其嘴上生痣，他将能广置家产；如其膝上生痣，他会有福运，一生平安；如其大拇指上生痣，他则有陪伴君主之相。此为痣之预兆。现在谈身体感觉之兆。如觉有衣服蹭皮肤生痒之感，则此人当有便宜可占；如觉臀部发热，则必有心虚事；如觉阴部发热，则其腹会受撞击；如发热有连续性，则疾病将至；如皮肉跳动，当有远客光临。如腹部发热，预示财富将至；如在十字路口感到发热，须防口舌之祸。如觉胸脯最厚处发热，则生子女有期；如发痒终止，则预示人体将亡；如果束腰处发热，会有喜讯降临；如在 om (?) kesarin 处发热，则出见喜；如脖子发热，则会……如牙根发热，可能会得到一件新衣。<sup>①</sup>

隋唐五代社会流行的相法，目前可考知的大约就有这些，后世所传的特殊相法中还有结穴相法、太素脉相法以及相心相德等法，因未见唐代文献有记载，故不论。总体而言，一般相法是相学中的正统，起源甚早，影响悠久，特殊相法往往起源较晚，是在一般相法的影响与启发下，借用其文化与占卜方术的原理衍生而来，如三世相法以佛教三世轮回思想为基础，讲人今生前世及来世的命运；相笏、相人影等都是通过占相与人密切相关的东西来推测人的命运休咎，这些都属于相法中的支脉。

以上是对隋唐五代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相法的一点简单考察。古代相士以相术为谋生的主要手段，对自己占相的方法、要诀都秘而不宣，大多数人在占相时都只说结论，不讲方法，像袁天纲那样指出被相者的形貌特征及其所兆示命运的相士很少，其实即便是袁

<sup>①</sup> 回鹘文相面书收载于 W. Radloff, Uigurisch. e Sprach. denkmaler Materialien nach. Tode des Verfassers mit Ergänzungen Von S. malov herausgegeben. Leningrad 1928, Nr. 42, S. 59—61, 224. 所引此段由杨富学译为汉文。

天纲所说的那些，也还是较为笼统的内容，没有人会将自己的吃饭本领和盘托出，所以史书与笔记小说对占相事例的记载，也多是一些占相结果，只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事例灵验与否，很少有具体所用的方法内容，所以根据这些文献来判定当时的相法，只能得到一些模糊笼统的印象，很多记载与相书中的内容不能全然一致。这也是很正常的事。

## 五、结 语

通过以上各章的论述，我们对敦煌相书本身和它所反映的隋唐五代相术的情况有了一个大体清晰的认识。

12个卷号的相书写本中，S. 3395与S. 9987B1V，CH. 00209与S. 5976分别是两个写卷的不同残断，可以拼合；P. 2572所抄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相书，可分为P. 2572(A)、P. 2572(B)《相法》(拟)。经过拼合与分析后的相书，实际有11件，分作5类，即许负系统相书(5件)S. 3395+S. 9987B1V相书残卷(1件)，相痣类图书(3件)，相面部气色类图书(1件)，综合相法类相书(1件)。以许负相书抄本数量最多，加上第二类的相书残卷，二者构成了敦煌相书的主流。这些相书大多抄录于唐五代时期，是这一时期相术发展与社会信仰等情况的直接反映。

相书是相术的载体，研究相书，最终必然涉及对相术的考察。敦煌相书的内容，无论是篇目的划分、身体部位的命名、形貌特征的表达以及所占命相的类别，等等，都属于相术关注的范畴，涉及相术的话语体系与操作规程。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考析，我们知道，敦煌相书所记载的，主要是根据骨法、黑痣、声音、气色等外在表征来预测未来命运贵贱的一般相法，与史书中所记载的隋唐五代时期相术的情况大体相符。

敦煌相书对身体部位的划分与命名，依循两种途径展开：一是

从骨法的角度进行的划分，相位名与人们日常对身体部位的称呼相同；二是从气色、厖子观察的角度而作的划分，所用名称亦不同于日常所用。从对敦煌相书所载身体符号体系的考察可以看出，隋唐五代时期，人们对身体的认识较汉代有了很大发展，对身体部位的划分更加细密，并逐渐将其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力图通过对这些外在表征的更加细致准确的观察，来了解人的未来命运与吉凶祸福。

相书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许是不全面的，但它对社会欲望与社会心理的反映却无疑是最直接的。从对敦煌相书所载占相内容与命相类别的考察可以看出，对崇高社会地位和富裕生活，亦即富贵的追求，是隋唐五代社会人们的最大欲求，官禄是人们最向往的东西，而最怕的则是家庭不和或死于非命。

敦煌相书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与汉以来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大体一致，明显受到儒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出民间术数文化对它的选择与改造。此外，它还吸收了一些外来的佛教文化的因素，将因果报应等内容引入命运观念中，在相法上也受到佛教“相好”内容的影响。

隋唐五代时期，相术在社会上相当流行，上至皇帝、贵戚、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大都对相术抱有一种信从的态度，持客观批评态度的人不多。为人占相命运，预测前景未来的相工活跃在社会各个阶层，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形成了一个有相当数量的“相工群体”，其“预测未来，指引前程”的功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竞争和流动所造成的压力与焦虑，但其神秘主义本质和在下层社会中的复杂影响，也一直受到上层文化的抑制，在某些特殊的时候，甚至引起统治阶级的不安，所以相术与相书在唐宋时代一直处在法令禁止的范围之内。

## 附录 敦煌写本相书释文

## CH. 87 号

## 《相书一部》

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撰

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李固、张禹。许负相书及身面诸文厪合卅六篇。

许负撰，凡卅六篇。并序。

序曰：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头）[显]扬，表其深现。凡相官府部，难得骨肉相。夫阳光润泽，细发有殊，眉峻黑，眼目鲜明。阳中开阔，阴中太平。龙（精）[睛]凤目，阙上毫生。面如满月，方断天亭。鼻筒悬胆，沟渎深零，口上四字，（断）[断]颧峰贞，齿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语清朗，折挫龙鸣。耳博脑，轮廓环成。奶阔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红樱，指尖无节，吮血文成，五策入掌，龙虎凤行。

359

## 躯貌第二

许负曰：八尺之躯，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耳，不如一寸之目。凡相人官、禄、田宅，视上部。谓额、眉、目、颊等是也。相寿命，看鼻、音、声。相苦乐，看手足。此等皆须光全平博润泽，大吉。相

身及妻子、兄弟、姊妹，视中部，谓阴中权势是也。

### 五官第三

目为一官，眉为二官，鼻为三官，口为四官，耳为五官。

### 六府第四

额为—府，左颊为二府，右颊为三府，头为四府，发为五府，骨为六府。右已上官府全好，富十年。若五官六府总好，至老富贵。

### 面第五

凡人面如满月、润泽，富。面不风而似有尘，不粉而似有粉者，短命。面上多理文，病多。面上多麤子，男妨（夫）[妇]，女妨夫。面如黄瓜色，贵。面如青瓜色，贤贵。

### 发第六

凡人发长乌细润泽，富。发厚者，苦。脑后发下垂者，男苦，女妨夫。发中赤麤子，主兵死。

### 额第七

凡人额得方如甲子字，封侯。额似龟形者，贵。额中多断文，男妨妇，女妨夫。额中多毛生，贱。与眉相近，少失父。额上立文人发，封侯。槌额平脑，贵财。额折阳中，陷廿厄、卅厄。两额多理文，男—理文，煞—妇，女—理文，煞—夫。

### 眉第八

凡人眉黑、过两目，有道术，贵。眉头连，孤。眉浅希，少交友。眉希竖，恶性。眉逆生，虽有功，不孝。眉中黑麤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有水厄。眉上骨高，名九（发）[反]骨，

为子不孝，为臣不忠。眉白毫，生贵子。

### 眼第九

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人光或如星电，长命。眼开一寸分明，富贵。眼竖黑，男恶性，女妨夫。如豺狼眼者，贱恶，不可近。眼如虎眼，为将帅。眼如龙（精）[睛]凤目，富贵。似（像）[象]眼者，贵。眼爱盗视，奸滑人。蜂目者，侍臣。眼视左右后盼，贱人也。

### 鼻第十

凡人鼻长，长命。鼻如截筒，三公。鼻曲不直，大贱，陵迟。鼻左曲妨父，右曲妨母。鼻头晃晃如老蚕，富。鼻孔中毛出，好说人。鼻薄孔大毛出，贫。鼻塞露孔，贫死。孔方，富。鼻上横理文，害夫失子。鼻孔小，主乐。鼻孔鹰嘴，好说人，不可近。鼻孔垂孔，富。

### 耳颊第十一

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煞五夫。耳轮郭成就如刀环，富贵。耳门门狭，长命。耳如骨者，长命，贵。耳孔中毛出，长二寸，富贵。耳无骨，短命。耳轮郭不成，贱。耳后有黑子，妇人产死。

### 鼻人中第十二

人中深，长命。人中长一寸者，长命。一分十年，年次为准。上大下小，不宜子孙。人中左僻，先生男；右僻，先生女。人中有黑痣子，长命。平无文，生子不得力。人中双黑子，妇人双生。人中耶理，生六指儿。

## 唇第十三

人唇如紫色，（断）[断] 鸣成，富。唇如吮血者，富贵不绝。唇常湿，有远行。唇紧，好歌舞。下唇有黑子，费财。唇黑，病。唇青，薄食。唇长似鸟嘴，好说是非。唇四际，多夸。

## 口第十四

凡人口方赤，富贵。口容侧手四指，贵。口不合，饿死。口未说出舌，好说人。口似吹火，至老独坐。口两边理文直竖，长二寸者，封侯。口似肿者，贱。

## 齿第十五

凡人齿细短青白色，好食，长命。前后扳齿白大，聪明。齿黑历，贱。未满卅而齿落，短命。卅六齿，贵。卅四齿，州牧、县宰。卅二齿，富贵。卅齿，自如。廿八齿，富贵。青历，贵。

## 舌第十六

凡人舌满口方，言语捷利。舌赤厚，得好饮食。吐舌及鼻，三公。舌上立理文，上下通达，三公。舌黄，贱。舌上三竖文，二千石。舌紫色，好食。舌平无文，恒菜食。舌上有文，封三附。舌上横文，常离别。

## 声第十七

凡人声如钟鸣，多智，富。如雷鸣，男妨妇，女妨夫。雌声，贱；雄声，女妨夫。声散嘶，少子短命。声如豺狼者，贱，贪心。声似斗，恶性，短寿。声如深室中语者，富，女妨夫。

## 颐颌第十八

凡人颐方颌厚，富贵，好田宅，多子孙。颐狭小，无田宅，少

子。燕颌，封侯。髭赤，好斗。髭青者，富。凡人有唯，好道术。鹤素，性刚。露咽高大，贵。黑子落喉，衣轻裘。颐有横文理，失妻子。

### 项玉枕第十九

凡人玉枕成字，贵。项如师子项，封侯。双枕者，贵。三威枕，富。玉枕横大，富。玉枕玄露，兵死。项细长，心性高。项粗而短，长命。项如衣袖，贵。项无骨，细，短命。筋侯，贱。项方而粗力，贵。项两圆筋粗，长命。如驰头，懒。

### 背第廿

凡人背似龟形，甲骨高，长命。背如圆扇，长命。胸长，长命。胸短，短智。胸方广大，贵。臆如师子臆，封侯。背有黑子，恒善。

### 心肋第廿一

凡人心深，深智。心浅，浅智。心骨竖而长，健。心似鸦，贱。心赖，和柔。鸦腹，贱。如牛羊腹，短命。肋上毛生，贵。

### 奶脐第廿二

奶如黑烂椹色，贵。奶上多毛，贵。毛三茎共一毛孔，带绶。奶如妇人奶，富。奶相去一尺三寸，贵。相近者，贱。脐深者，富。脐中生毛，贵。脐跌高，贱。肚大向下，贵。肚近上，贱。

### 玉茎大起第廿三

凡人玉茎如马阴藏而不见，生毛匝囊，如烂椹色，多智，富。玉茎头上有黑子，贵。傍有廙子，妨子孙。大起处方，贵。大起处方，毛匝，多衣食。妇人玉泉毛匝孔，宜子孙。



### 胫膝第廿四

凡人胫膝长、粗大，贵。细者，贱。膝上皮厚，贵。膝如山字，贱。膝如象头，富。胫长粗圆，贵。胫短细者，贱。胫膝润泽，贵。

### 踝脚第廿五

凡人踝乌紫色，贵。踝重者，贱。内踝大，贵。足如吮血，富。足厚多肉，十指齐，富贵。足薄，贱。十指赤，贵。十甲黄青，中长，贱。薄长无肉，贱。

### 行步第廿六

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鹅行，大夫。似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解虫〕〔蟹〕，妨夫，贱。似鹊行，为人贱。

### 臂手第廿七

凡人手上毛多筋脉，短命。人臂欲得无节骨，润泽，富。十指有三约，坐乐。十指密，富。十指无节润泽，富。手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欲得厚，富。掌中薄，贱。手掌如吮血，富。十指尖如锥，贵。腕前理文，女煞夫；三理文三夫。

### 〔额文〕第廿八

||：眉间两竖文，男取三妇，女再嫁，不成居。□□□□逢祸殃，饶口舌，狱死。女产死，短命，煞父母。一：名眉平□□□□女贞良。≡≡≡：名乾理文，男先富后贵；女无子，富。□□□□偃月文，男二千石，□□□□□。~：名地田文，女道路死，煞夫。男必他□□□□长命。女长命，生贵子。≡≡≡：名七理文□□□□龙角文，男□□□□

(后缺)

## P. 3589V 号

## 《相书一卷》

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集

许负、李陵、东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鹿先生、神农、张禹。身面诸文厝合卅六篇，许负撰，并序。

序曰：夫积善余庆，则众[相]自然，积恶显杨（扬），表其深[现]。凡相府部，难得骨肉相。夫杨光泽，细发皆殊，眉峻黑，眼目鲜明，阳中开阔，阴中大平，龙（精）[睛]凤目，阙上毫生，面如满月，方断天亭。鼻筒悬胆，沟读深零，口上四字，断（断）颞峰贞，齿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谈清朗，折橙？龙鸣，耳博脑，轮郭城，奶阔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红纓，指爪无节，吻血文成，[五]策人掌，龙虎凤行。

## 躯貌第二

许负曰：八尺之躯，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耳，不如一寸之目。凡相人官、禄、田宅，视上部，谓额、眉、目、颊等是也。相寿命长短，看鼻、音、声；相苦乐，手足看。此等皆须光平博润泽，大吉。相身及妻子、兄弟、姊妹，视中部，谓阴中权势是也。

（按：此处附有面部图一幅，图中分别于额部、面颊、左侧口角注有简单占辞。录文如下：额部从左至右——1. □出□；2. 大吉，贵；3. 宜□贵；4. 宜远行；面颊左侧——5. 富；口角左侧——6. 宜客。从内容与标注位置看，当是对面部黑痣的命禄解说。参见图 P. 3589-1）

## 五官第三

目为一官，眉为二官，鼻为三官，口为四官，耳为五官。

## 六府第四

额为—府，右颊为二府，左颊为三府，头为四府，发为五府。骨为六府。右已上官府金好，富十年。若五官六府总好，至老富贵。

## 面第五

凡人面如满月、润泽，主富贵。如无风而似有尘，面正赤□，短命。面上多理文，主多病。面上多黧子，男妨妇，女妨夫。面如黄瓜，贵，得人敬。面如青瓜色，贤财，贵。

## [眉第八]

看人眉：凡人眉黑，过两目者，有道术，贵。眉头连，主孤独。眉浅希者，少交友。眉希竖，主恶性。眉逆生，虽有功，无名，亦主不孝。眉中黑黧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者，有水厄。眉上骨高，为子不孝，为臣不忠，于家不吉。眉白毫生者，有贵子。

（按：此处附有面部图一幅，于额部正中稍下处标有三道横纹，作“三”形。当是额纹。未有相关占辞解说。参见图 P. 3589—2）

## 眼第九

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人光如星电，长命。眼开一寸分明，富贵。眼竖，男恶性，女人妨夫。如豺狼眼者，贱恶，不可近。眼如虎狼，为将军。眼如龙（精）[睛]凤目，富贵。似（像）[象]眼者，贵。眼爱盗视，奸。为人蜂目者，奸臣。眼视左右后盼，贱人也。

## 鼻第十

凡人鼻长，长命。鼻如截筒，三公。鼻（典）[曲]不直，大

贱，凌迟。鼻左（典）〔曲〕妨父，又典（右曲）妨母。鼻头晃晃如老蚕，富。鼻孔中毛出，好说人。鼻薄孔大毛出，贫。鼻蹇露孔，贫死。孔方，富。鼻上横理文，害夫失子。鼻孔小者，乐。鼻孔鹰嘴，好说人，不可近。鼻孔垂孔者，富。

### 发第六

凡人发长乌细泽润，富贵，足财。发厚，苦相。脑厚（后）发垂下者，男苦，女人妨夫。发中赤虺子，主兵死。

### 额第七

凡人额得方如田字，封侯。额似龟形者，亦贵，吉。额中多断文者，男妨妇，女妨夫。额中多毛生，贱人。与眉相近者，少失父。额上立文人发，封侯。槌额者及平脑，贵财。额折阳中，陷廿厄、卅厄两度。额多理文，煞一妇。女人三理文者，煞夫。

（按：此处附有面部图一幅，于面颊两侧分别标有横纹，面颊左侧为“一”形，右侧为“三二”形。未有相关占辞解说。参见图 P. 3589-2）

### 耳颊第十一

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煞五夫。耳轮郭成就如刀环，富贵。耳门门狭，长命。耳如骨者，长命。耳孔中毛出，长二寸者，富贵。耳粟无骨者，短命。耳轮郭不成，贱。耳后黑子，妇人产死。

### 奶脐第廿二

奶如黑烂椹色，贵。毛茎共一孔，带绶。奶如妇人奶，富。奶相去一尺三寸，贵。相近者，贱。脐深者，富。脐中毛生，贵。脐夫高，贱。肚大向下，贵。肚近上，贱。

妇人玉泉毛生匝孔，宜子孙。

#### 胫膝第廿四

凡人胫膝长粗，大贵。细者，贱。膝上皮厚，贵。膝如山字，贱。膝如象头，富。胫长方圆，贵。胫胫膝润泽，贵。

（按：此处附有全身背面图一幅）

#### 踝脚第廿五

凡人路（踝）乌紫色，贵。踝重者，贱。内踝大，贵。足如啾血，富贵。足厚多肉，十指齐，富贵。足薄，贱。十指赤，贵。十甲青，中长，贱。薄长无肉，贱。

#### 背第廿（六）

凡人背似龟形，里（甲）骨高，长命。胸长，长合（命）。胸短，短智。胸广大，贵。臆如师子臆，封侯。背有黑子，恒善。

#### 行步第廿六

凡人龙行，三公。虎行者，将帅。似鹅行，大夫。似龟，三公。小儿行，贵。似雀行者，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解虫）[蟹]，妨夫，亦主贱。似鹊行，为人贱。

#### 臂手第廿七

凡人手长，上有毛，多筋脉，短命。人臂欲得无节骨润泽，富。十指有三约，坐乐。十指密，富。十指无节润泽，富。手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欲得厚，富。掌中薄者，贱。手掌中如啾血，富。十指尖如锥，贵。腕前理文，煞夫，三里文，三夫。

#### 心胁第廿一

凡人心深，深智。心浅，浅智。心骨竖而长，健。心似鸦，贱。心赖，和软。鸦腹，贱。如牛羊腹，短命。腹上毛生，主贵。

(按：此处附有全身正面图一幅)

### 玉大茎第廿三

凡人玉茎如马阴藏而不见，生毛匝囊，如烂椹，多智，富。玉茎头上有黑子，贵。傍有廐子，妨子孙。大起处毛匝，多衣食。

### 手掌文第廿九

卯：手中卯文，位至将军。女生七子。

≡：名达里文，富贵，女富至老，足衣食。

丨：名正文，男封侯，女生五子。

□：名利王壁文，男二千石，女生五子。

丨：掌中有竖策文，男封侯，女大富。

井：[掌中三井文]，男富。女人富贵。一井及夫，二井及父母。

卯：掌中有三卯文，男封侯，女贵。

••：掌中黑子者，锡二千石，女挟四夫。

田：掌中有田文，封刺史，女人为君。

(按：此处附有手掌图一幅，绘有手掌纹)

### 脚掌文第卅

错文：足下有错文者，富相。二千石禄。

𠃉：足心下有龙[口]文，位至丞相，大吉。

一：足心下有二策文，横达，位至二千石。

一：足心下有一横文，位至二千石。

丨：足心下竖策文，三寸，位至六千石。

≡：足下有此文者，男战征。

人：足心下有龙角文者，丰财衣食。

卅：足下有此文者，勇决，将帅相。

(按：此处附有脚掌图二幅，绘有脚掌纹)

(后缺)

### S. 5969 号

[相] 书一卷 汉朝许负等一十三人集

□□恭、朱云、黔娄先生、张良□□

□□面诸文厯合卅六篇，并序。序曰：夫□□

□□其深现。凡相 [官] 府部，难 [得] 骨肉相。阳□□

□□阳中开阔，阴中大平，龙精凤目□□

□□淩沟深令，口上四字，断 [断] 喙□□

□□龙鸣，耳博脑，轮郭成，奶阔□□

□□节，口孙血文成，五策入掌，龙□□

□□ [躯貌] 第二 许负曰：八尺之躯，不如□□

□□之耳，不如一寸之目。凡相□□

□□命有长短，看鼻、音、声。□□

□□吉。相身及妻子兄弟姊妹，视□□

□□官，鼻为三官，口为四为 [官]，耳为五官□□

□□为三府，头为四府，发为五府，骨□□

□□ [面] 第五 凡人面上厯子，男妨妇，女□□

□□ [发] 第六 凡人发长角 (?)，乌细润泽□□

□□夫。发中厯，主兵死。额 [第七] □□

□□额中多断文，男妨妇，女妨夫。□□

□□封侯。塹额平脑，贵财。额第□□

□□煞一夫。眉第八 凡人眉黑□□

□□竖，恶性；逆生，虽有功，无□□

□□眉下骨高，名九反骨，为子□□

□□ [眼] 第九 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

□□眼竖黑，恶性，女妨夫。如豺狼者眼□□

□□精凤目，富贵。以龟眼者，贵。眼爰□□

□□贱人也。鼻第十 凡人鼻长，长命。□□

□□曲妨夫；鼻右曲妨母。鼻头□□

□□毛出，贫。鼻塞露孔，贫。□□

□□乐，鼻孔鹰嘴，好说人，不可近□□

□□颊高，妨母，煞五夫。耳轮郭成□□

(后缺)

## P. 2572 (A) 号

(前缺)

### [相躯貌部第二]

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

禄、田宅，是(视)上部，所谓

短，看鼻、音、声。相苦乐，看手足是也。此等皆须完全平博  
润泽，富。

### 相五官部第三

《相》曰：目为一官，眉为二官，鼻为三官，口为四官，耳为  
五官。

### 相六府部第四

额为一府，左颊为二府，右颊为三府，头为四府，发为五府，  
骨为六府。已上一官一府好，富十年；若五官六府总好，贵。

### 相面部第五

凡人面如满月润泽，富。面不风而似尘。不粉而似粉者，短  
命，凶。面上多理文，足病。多黔子，□□□，男煞妇。面似黄瓜  
色，贵。面似青瓜色，大富。



## 发部第六

凡人发长乌细润，富。黄发粗不润，苦。脑后发下垂，苦，女人妨夫。发中赤黯子，合兵死。发下垂盖额，薄相，后贫。发厚，合苦。发如青丝者，贵。

## 相额部第七

凡人额欲得方如田字，封侯。额龟文，大贵。额中多毛者，注贫。与额（眉）相近者，少失父母。额中多□文，男妨妇，女妨夫，主[贫]。额中立理文直入鬓发者，封侯。额亚者，贫相。

## 相眉第八

凡人眉过两目者，有道术，贵。眉头相连，孤单。眉浅者，少友交。眉[逆]生，有功，终心生不孝。眉中黑黯子，男妨妇，女妨夫。眉下垂，有水厄。眉上骨高，右曰九反骨，为子不孝，不臣不忠。眉上白毫毛生，贵相。

## 相眼部第九

凡人眼黑白分明，贵。眼中有童子人光，或如星电，长寿。眼阔一寸分明，富贵。眼竖黑如虎狼眼，为将帅。如□眼，妇人好淫，男子奸猾。眼视左右盼者，必作贼。

## 相鼻部第十

凡人鼻长，长命。鼻如截筒，三公，鼻曲不直，失职。鼻左曲妨父，右曲妨母。鼻上陷，多病。鼻头晃晃如老蚕，富。鼻孔中毛出，好说人。鼻薄孔大毛出孔，贫。鼻囊露孔，贫相。孔方，富贵。鼻孔小，合乐富。鼻如鹰嘴者，好说人，不可与交。

## 相耳颊部第十一

凡人左颊高妨父，右高妨母，妇人煞五夫。耳轮郭成就如刀环，富贵。耳门狭，长命。耳如骨者，长命。耳孔中毛出，长二寸者，富。耳粟无骨，短命，富。人中高下大小。耳后魔子，妇人产死。

## 相鼻人中第十二

凡人人中深，长命。人中长一寸草者，长命，富。人中高大一寸者，富子孙。人中左僻，先生男；右僻先生女。人中黑子，长命。人中平无文，生子不得力。

## 相唇部第十三

凡人唇如紫色，断（斲）颧成者，富。唇如吮血者，富。唇常湿，有远行。唇黑，病。唇脊，薄命。唇长似鸟嘴，好说人。唇紧，好歌舞。唇下麤子，费财之相。

## 相口部第十四

凡人口方，亦富贵。口容双手，贵。口不合，饿死。口未说出舌，好说人。口如吹火，至老孤贫。口两傍文直紧，长一寸，封侯。口似肿者，贼。

## 相齿部第十五

凡人齿细短青白色，好食，命长。前后板齿白大，聪明；黄，贱。未满卅而落，短命死。卅八，国相；卅六，九卿；卅四，州县宰；卅二齿，大富；卅齿，自如。廿八，贫相。

## 相声部第十六

凡人声如钟（明）[鸣]，多智，富。如雷鸣，男妨父，女煞

夫。雌声，[男妨妇]；雄声，女妨夫。声散嘶，少子，短命，声如豺狼者，贪心。声似斗，恶性。声如深室中语，富；女妨夫。

### 相舌部第十七

凡人舌满口方，言说捷利。舌赤厚，得好饮食。吐舌及鼻，富。舌上立里文，上下通达，三公。舌黄，贱。舌上三竖文，二千石。舌紫色，好食饮。舌平无文，恒食（蔡）[菜]饭。

### 相颐颌部第十八

凡人颐颌方，富贵，多子孙，好田宅。颐狭小，无田宅，少子孙。燕颌，封侯。发赤，好斗，性刚。露咽高大，贫相。

### 相玉枕项第十九

凡人玉枕如字，贵。双枕，贵。三威者，富。玉枕横大，贵。玉枕玄露，兵死。项如师子项，封侯。项细长者，心高。项粗而短者，长命。项如衣袖，贵。项方而粗，有力，富。项如驰项，懒，乖□之相。项无骨细，短命。项两边筋粗，长命。

### 相胸背臆第廿

凡人背如龟形，甲骨高，长命。背如圆扇，长命。三甲起，长富。背有黑子，恒喜。胸长，长智。胸短，短智。胸方□宽大，富贵。臆如师子臆，封侯。

### 相心胁腹第廿一

凡人心深，深智。心浅，浅智。心骨竖而长，健。心软，和柔。心似□者，贱。亚腹者，贼。如牛羊腹者，短命。胁上毛生者，贵。

## 相奶脐第廿二

凡人奶黑如烂[椹]色，贵。奶上多毛，贵。毛三茎共一孔，贵。奶如妇人奶，贵。奶相去一尺二寸，大贵。相近者，贱。脐深者，富相。脐中毛生，贵。脐亚高，贱。肚大者，贵。肚小者，贱贫。

## 相玉茎袋器第廿三

凡人玉茎如马而不见，生毛匝囊，如烂椹色，多智，富。玉茎头有黑子者，贵。傍有廐子，妨子孙。玉泉上有廐子，起(妨)夫。

## 相脾膝第廿四

凡人脾膝长、粗大，贵；细者，贱。膝上皮薄，下贱。膝上皮厚，□。膝如山字，贱。膝如象额，富。胫长粗强，富贵。膝胫短者，□。脾膝胫润泽，贵。膝曲者，上官之德。

## 相脚踝第廿五

凡人踝乌紫色，贵。踝重者，贱。内踝大者，贵。足[如血，富贵。]足厚多肉，十指齐，富贵。足薄，贫。拾甲赤色，贵。拾指青，中长，贱。薄长无肉，贱。

## 相行步第廿六

凡人行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鸭行，大夫。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雀行者，贫。蛇行，妨夫，贫。蟹行，煞夫。马行，多技。

## 相臂手第廿七

凡人臂上多筋，短命。拾指有三约，注乐。拾指密，富。拾指

□□ [无节] 润泽，大富。毛如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欲得厚，富。掌中薄者，贱。手掌如血，富。拾指尖如锥，大富。

### 相毫毛第廿八

凡人额上毫毛者，高官□。面上生毫毛者，男妨妻。耳上生毫毛者，大富。项上生毫毛，大富，宜父母。胸前生毫毛，猛，性健，富乐。两臂生毫毛，宜武士。背及脚上生毫毛者，长命，慈心。两乳生毫毛者，富，生贵子。两肋生毫毛者，多财之子，宜兄弟。两眉生毫毛，富。腰下生毫毛，凶。

### 相人面郭三亭第廿九

凡人面上三亭，从天至眉为上亭，从眉至鼻为中亭，从鼻至颐为下亭。上亭长者，必得官；中亭长者，足财；下亭长，至老衣食不自如。量之为亭，必公卿之位。

### 相男子第卅

一曰羊目，二曰露齿，三曰结喉，四曰癯瘦，五曰鼻 [不] 高，六曰安行如走。羊目，短命；露齿，传言；结喉者，痴贱；癯瘦者，短命；鼻不高者，忿争不止，失财；安行如走者，贫。右男子有此六恶者，不中交友、婚姻。

### 相女人九恶第卅一

一曰蛇面，二曰（颈） [头] 倾，三曰蛇行，四曰雀趋，五曰鼻不高，六曰目白，七曰额上八文，八曰生发，九曰雄声。蛇面、头倾共鬼语；蛇行、雀趋无财。鼻不高、目白库仓虚。额上八文、生（额） [发] 不自如，凶。雄声煞夫，难共居。右女人有九恶，不堪娶，大凶。

相额文第卅二

- ||：额上有两竖文，娶三妇，女再嫁。  
 一一：额上有平文，富，孝顺，女贫良。  
 双：额上有此文，逢殃祸；女产死。  
 ㄥ：额上有偃月文，二千石；女生四子。  
 ㄩ：额上有此文，富，煞妻；女人贫。  
 ≡≡：额上有此文，大富贵；女长命。  
 ㄣ：额上有此文，二千石；[女]年八十，生八子。  
 𠂇：额上有此文，将军之位；女为郡君。  
 山：眉上有此文，富贵；女孤无子。  
 ㄩ：眉上有此文，美童之相。  
 仙：眉上有此文，定为丞相。  
 人：眉上有此文，公侯之相。  
 付：眉上有此文，合出家念善。  
 二一：眉上有此文，大富相。  
 𠂇：眉上有此文，得富贵，终[不]饿死。  
 ≡≡≡：眉上有九理文，合乞他子养。  
 北：眉上有此文，三公之相，命九十。  
 二三：眉上有此文，饿死。女被人煞。  
 水：眉上有水理文，封侯伯。  
 廿：眉上有通天文，大贵，九卿之位。  
 ○：眉上有此文，六百石之相。  
 (：眉上有此文，位至二千石。  
 ≡：眉上有此文，公卿之位。  
 \：眉上有此文，长命，富。  
 □：眉上有此文，大富。  
 𠂇：眉上有此文，多才，为帝王师。

冂：眉上有此文，定为国相。

### 相手掌文第卅三

丨：掌中有竖策文，封公侯之相。

井：掌中有此文，封公侯之位；女挟四夫。

•：掌中有双黑子，二千石；女（煞）[挟]四夫。

卯：掌中有三卯文，封公侯；女生四子，富。

囧：掌中食地狭者，少衣食。

田：掌中有田文，封刺史；女为郡君。

龟：掌中有龟文，大富贵，三品。

∪：掌中有此文，大富相。

𦏧：掌中有五丝文，三公相。

𦏧：掌中有此文，大贵相。

彡：掌中有三人，位至三品

𦏧：掌中有此文，煞人不上市。

||||：掌中有此文，公侯之相。

|||||：掌中有此文，宜田蚕六畜。

一：掌中有此文，大富，煞人不尝死。

•：掌有黑子，至老不贫。

𦏧：五指头有茧文，足衣食。

女：掌中有女文，学问必成。

∪：掌中有蛇文，十指如锥无节，大富。

### 相脚足下文第卅四

||||：足心下有此文，位至公侯。

一：足心下有此文，位至二千石。

丨：足心有此文三寸，二千石相。

•：足心下有黑子，大贵，三公。

士：足心有此文，二千石相。

□：足心下有斫错文，公侯之相。

十：足心下有此文，大富。

△：足心有此文，短命。

彡：足心有此文，终身被人使。

田：足心下有三田文，封公侯。

女：足心下有女文，大富。

彡：足心下有此文，丞相位。

◆：足心下有此文，位至二千石相。

凡人额、手、脚足文成字者，皆是上相；不成字者，依此文看。

### 相人面色气第卅五

凡人相气色皆象四时，青色注春。

赤色发眉间，一道入发，必被人谋；慎之大吉。

两眉头肉色白者，注事起；若赤色发者，必有人人物事。

凡面上所有颜色发者，皆有部名。眼下紫色发者，贵，妻妾至。眼下□色发者，忧男女婚娶之事。气色平发者非其时，注凶事。

《相书一部》

379

### P. 2572 (B) 号

何以知妇人有无耳？正共语，先用右手把鼻头，即移手捧口，此女有富贵之矣。

何以[知]女子五嫁不成，居高眉骨，此女[不]可取；口大者，三嫁不成，家不可为；手足复大，此女九嫁；无智，唯须平正，若止两橛高者，此女两嫁。



凡女人欲得细（角）[脚]多肉，身体欲得方直，面色欲得光白，眉目白黑分明，口小，舌方，耳色白于面，手足细长，头发细，此女宜夫利子，大富贵。

女子语急者，早丧夫。女子语音高大者，亦云早丧夫。目下不平正者，此女无儿子。

何以知女人乞儿养？共语，先举左手，此女养人孤儿。

何以知女人[为]夫所爱？口恒赤色，耳门小者，此女为夫所爱。

何以知女人隐处有疮？共语，未即答，而用两眼下眼者，此女隐处有疮。

何以知[女人]隐地有（志）[痣]？[共]语，右足动指者，此女必有（志）[痣]。

何以知女人身经水厄？正共语，右手捧头，此女从死得生；若用两手捧头者，少经两过为火所烧，身有疮。

何以知人少来为劫贼所伤害？正共语，忽先举两目眼，又动两手，此人少经此厄。

何以知人方应富贵？到坐，取主人席头右足者，富贵。

何以知人方向贫？到坐渐渐退；若前者非蹶人，方富贵。

凡人坐不安席者，非唯损相，亦无年寿。

何以知人一二年中应死？口间发青色入眉，天中复应之者，[此]人二年中[死]。发黑色入眉间者，此人至半年死。赤色入年上，止是鼻上也，此人出百日死。赤色入耳门后者，此人不出三十日内刀兵死。黑[色]从耳门直度眼下者，此人不出六十日狱死。

凡人面忽发白色，度鼻上入眼下者，不出五六十日丧至。

何以知人家急下？事应至？鼻下入中有赤气者，此人必有大官事应至。

何以知人为人所煞？眉下急发白黑色入口者，此[人]不出年中，必为妇所煞。一云从女来。

何以知[人]为兄弟所煞者？正语，（權）[鬚]上忽发黑色，

别又赤色人鼻头者，此人不出年中，必为兄弟所煞。

何以知人为奴婢煞？正语，天中忽发赤色，直通下，度耳后，此人不出年中，为奴婢所煞。

何以知人为儿所煞？正语，合面皆善，间色独者，此人不出年中，为儿孙所煞。

何以知人为六畜所害？正共语，鼻色忽惊白者，此〔有〕〔人〕不出年中，为六畜所害。色若通度两眉者，不出五十日中有灾。

何以知人新娶妇？看正共语，用右手彰然后方语者，此人必新娶妇。

何人知人新从远来？正共语，面一边色独赤，知远行去。

何以知人新生男儿？正共语，先动两脚。又云：用右手把左脚，必生男。若把右脚，新生女；若用两手俱把脚，儿不成人。

何以知妇人有病？共语，眼下发白色，语未止，变黄色，妇人必长病。

何以知人家有残病子孙？正共语，把心。

何人知人家新起居屋宅？正语，把脚心，其家必起屋事。

何以知人家有灾事？正共语，左耳忽独赤色，赤止而色忽青，此人家必有灾事，不出廿日至。

〔何以知人家有数人死？〕正共语，而面上忽发惊色，如似青色，此人〔家〕不出年中有数人死。

云正共语，〔權〕〔颧〕后忽发白色，其人兄弟有重病；〔權〕〔颧〕后惊赤色者，伯叔死亡也。〔權〕〔颧〕后忽发黄色者，伯叔受封爵事。亦云兄弟。

正共语，而用左手指右膝上，又异食，亦云得人宝物。

正共语，鼻上汁出者，此人居田宅，亦妨害妻子。

正共语，额上汁出者，五妇不成居，亦云贫。

男子好相者，手足厚软，额面方正，好相也。手足多文理者，列富贵人也。舌方，多文理者，封侯人也。额长，寿而贵也。眉去眼远者，三高等贵也。发去眉远，眼去口远，口去颈〔远〕者，此

人公侯将相也。

凡人面上一处有三公相者，止二千石；二处有三公相者，止刺史；三处有三公相，侍天子也；四处有三公相者，令侯相；五处有三公者，真三公也。

凡人年命长封，可看耳眼。耳高眉经及长年，（由）[犹]须九（退）[刑]皆起处，一处不起者，不可便道长年□。两（權）[颧]是二刑，主十四年，九刑皆起，极者寿也。眼童子黑白分明者，是保其年也。一刑不应者，是长年正有；二刑起者，其命可得廿八岁。形准十四年，刑刑计之，四形起者，年可五十六。凡人相推年为贵，人多无命寿。

凡相之法，看其所作。虽有好相，（由）[犹]须好行。行若不善，损相毁伤也。

何以知人新妇死？共语，右手把膝者，妻新死。若把口动膝相应者，此人妻新产。

何以知人始遭偷？共语，而举眼视主人屋，不即答，必道（造）[遭]偷。

何人知人失牛马？客来始共语，而忽移坐处，必失牛马。

何以知人失奴婢？客来至，相见未语，而弹右手指爪者，必失。若弹两指者，失而得。

何以知人得奴婢？客来入屋，始共语，以手向鼻，即度手彰两眼者五，（五）[不]出五十日中得奴婢。

何以知人家有神明？到坐，促主人床，上物□之而语，此人有鬼恶。

何以[知]人精道？共语，天中色黄，其人信向。

何以知人三年内应富贵？共语，两眉忽发黄色，知向富贵。

凡人正共语，忽举右手把右眉者，此人有阴私事相引。

凡人共语，用两手俱上副口者，此人心必难得也。

凡人眼大小，异母兄弟；耳有高下，有异生伯叔；眉有厚薄，兄弟远移，不相知闻。

凡人齿参差，兄弟柱死远方。

夫人共语，额右角忽青色，父远死不葬。色青白者，其母产死。左角色青赤者，其人身远地伤死。

共语，把两手皆与人共□□□

(后缺)

### P. 2797 号

(前残)

□□□贵，卅四□□□

#### [舌第十六]

凡人舌满口□□□

上文利文，上下通者□□□

舌上有文封三附，舌上□□□

#### [舌第十七]

智。如雷声，男妨妇，女妨夫□□□

声如豺狼，贱，贪心。声似斗□□□

#### 颐颌第十八

凡人(头)[颐]方颌厚，富贵，好□□□

赤，好斗。(头)[颐]有横文理，失妻子。□□□

#### 项枕 [第十九]

□□□露咽高大，贵。黑子落喉，衣轻裘。玉□□□

枕者，贵。三威枕，富。玉[枕]横大，富。玉枕玄□□□

命。项如衣袖，贵。项无骨，细，短命。□□□

筋粗，长命。如悬头，(嬾)[懒]。

背第廿

□□命。胸方广，大贵。胸短，短智。脑□□

心胁第廿一

凡人心深，深智。心浅，浅智。心骨□□  
心赖，和柔。鸦腹，贱。如牛羊腹，短命□□

[奶脐第廿二]

烂椹色，贵。毛三茎共一孔，带绶。奶如[妇人]奶，富。奶脐深者，富。脐中毛生者，贵。脐肤高，□。肚大向下，贵。肚近上，贱。

玉茎大起第廿三

凡人玉茎如(乌)[马]阴而不见，[生]毛遂囊，如烂椹色，多智，富。玉茎头上有黑子，贵。傍有黑[子]，妨子孙。大起□□□。大起处毛多匝，多衣食。妇人玉泉毛匝孔，宜子孙。

胫膝第廿四

凡人胫膝长粗，大贵。细者，贱。膝上皮厚，贵。膝山(家)[字]，贱。膝如象头，贵。□□[胫长]粗圆，贵。胫短细者，贱。脾胫膝润泽，贵。

踝脚第廿五

凡人踝乌紫色□□。踝重者，贱。内踝大者，贵。足如血，富贵。足厚多肉，十指齐，富贵。足薄，贱。□□[十指]赤，贵。十指青黄，长，贱。薄长无肉，贱。

## 行部第廿六

凡人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鹅行，大夫。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似蛇行，女妨夫，似（解）〔蟹〕行，妨夫，贱。似鹤行，为人贱。

## 臂手第廿七

凡人手长，上毛，多筋脉，短命。人臂无节骨润泽，富。十指密有三约，坐乐。十指骨润无节，富。手紫色，富。手如绵囊，富。掌厚，富。掌中薄，贱。手中如吮血，富。十指大小如锥，贵。腕前理文，女煞夫，三理文，三夫。

## 额第廿八

丨：眉间两竖文，男娶三妇，女再嫁。

双：名又理文，男逢祸殃，（饶）〔饶〕口舌，狱死。女产死，妨父母。

一：名眉平文，男孝顺，女贞良。

≡≡：名乾理文，男先富后贵；女无子，富。

∪：名偃月文，男二千石，女生四子。

∩：名地田文，女道路死，煞夫。男他乡贫。

≡—：名三偃月文，男封公侯，长命，贵子。

≡≡≡：名七理文，男孝顺，富。女贞良，生五子。

∩∩：名龙角文，男二千石，生五子。

|||：名盘理文，男无财，老孤无子。

水：名水文，男富，四妇八子，女廿六厄，六十八。

≡—：名二长一短文，男老贫，女绝代，贫。

小：名鬣文，男六百石，女生子得力。

（：名连壁文，近发，位至二千石，女生十二〔子〕，得力。

- 卅：名立柱文，眉上男多婚；女再嫁。  
 )：眉间童文，男有四妇；女有三夫。  
 山：名山角理文，男富；女煞夫相，富。  
 二三：名左二右三文，男必饿他乡，女被煞。  
 三三三：名九理文，男乞他子，女孤贫，绝代。  
 千：名覆千文，男二千石，大富，女生四子。  
 八：名乱乳文，横，绝代；女孝，孤。  
 (∩)：名覆月理文，男二千石，生五子。  
 ㄥ：名此水文，男富，女生六子。  
 ㄚ：名殿文，男四妇，眉间有逆毛，巧。  
 ㄣ：名此文，有此文者，丰财富，无官位。  
 一 二：右二左一文，男有是相，九十死；女有是相，惊死。  
 凡：有此文者，封公侯。三千石。  
 □：□□□男富贵，二千石。  
 朋：左右月文，男二千石，女生[子]得力。  
 (∪)：名霍龙角文，男封侯，女大富贵。  
 𠂇：名双角四枝文，男二千，女侠四夫，名闻千里。  
 𠂆：左右军鬚子，男兵死，女老孤独。  
 𠂅：名卷羊文，男得侯伯，女生五子。  
 卯：名卯文，男位将军，女生七子。  
 三三：名达里(理)文，富贵，女富，至老足衣食。  
 |：名正文，男封侯，女生五子。  
 □：名利王璧文，男二千石，女生五子。

### 手掌文第廿九

- |：掌中有竖文，男封公侯，女大富。  
 井井：掌中三井文，男女并富。一井及夫，二井及父母。  
 卯卯：掌中有三卯文，男女大富贵。

- ：掌中有黑子文，男二千石，女侠夫。  
 田：掌中有田字文，刺史文，女郡君。  
 ㄥ：掌中有偃月文，男富女贵。  
 𪔐：掌中有此文者，食地；龟文，大富贵，女贵。  
 𪔑：掌中有此文者，食地狭小，贫。  
 丌：掌中有交文，富贵。  
 ㄩ：掌中有三偃月文，男大富；女富，生四子。  
 士：掌中有此文者，大富贵。  
 三：掌中有五策文，女富，生四子。  
 H：掌中有双文，上下通达，二千石。  
 𠃉：掌中有三弯，位二千石。  
 纟：掌中五缀文，三公相。  
 ◆：掌中有斫错文，富贵，二千石。  
 下：掌中有此文，二千石。  
 炎：掌中有三人文，公侯伯。  
 鱼：掌中鱼（刑）[形]者，富贵。  
 申：掌中有申字，大富贵。  
 囚：掌中有囚者，大富。  
 日：掌中有日文，男富，女侠四夫。

脚掌文第卅

- 𠃉：足心下有龙口，位至丞相，大吉。  
 一：足心下有二策文横达，二千石。  
 一：足心下有横文，二千石。  
 |：足心下有立竖文三寸，位至六千石；足下无文，贱。  
 11：足下一横两竖，二达二千石。  
 三：足下有此文，大富（贫）[贵]。  
 𠃉：足下有错文，大富，二千石。



𠄎：足下有此文，征战相。

八：足下有龙，丰衣食。

𠄎：足下 [有此文者]，勇决，将帅相。

[额文第卅二]

||：额上有此文，富 [贵]。□□□。

≡≡：额上有此文，大富贵；女长命。

△：额上有此文，二千石；女年八十，生八子。

𠄎：额上有此文，将军之位；女为郡君。

山：眉上有此文，富贵；女孤无子。

𠄎：眉上有此文，美童之相。

仙：眉上有此文，定为丞相。

八：眉上有此文，公侯之相。

付：眉上有此文，合出家念善。

☺：眉上有此文，大富相。

𠄎：眉上有此文，得富贵，终不饿死。

≡≡≡：眉上有此九理文，合乞他子养。

北：眉上有此文，三公之相，命九十。

二≡：眉上有此文，饿死；女被人煞。

水：眉上有水理文，封侯伯。

𠄎：眉上有通义（天）[文]，此大贵九卿之位。

◎：眉上有此文，六百石之相。

≡≡：眉上有此文，位至二千石。

≡：眉上有此文，公卿之位。

∖：眉上有此文，长命，富。

□：眉上有此文，大富。

𠄎：眉上有此文，多才，为帝王师。

𠄎：眉上有此文，定为国相。

## 相手掌文第卅三

- 丨：掌中有竖策文，封公侯之相。
- 肆：掌中有此文，封公侯之位；女挟四夫。
- …：掌中有双黑子，二千石；女（煞）[挟]四夫。
- 御：掌中有三卯文，封公侯；子（女）生四子，富。
- 囍：掌中食地狭者，少衣食。
- 田：掌中有田文，封刺史，女为郡君。
- ◆：掌中有龟文，大富贵，三品。
- ∪：掌中有此文，大富相。
- 𠄎：掌中有五丝文，三公相。
- 𠄎：掌中有此文，大富贵相。
- 灸：掌中有三人，位为三品。
- 𠄎：掌中有此文，煞人，不上上市。
- 𠄎：掌中有此文，公侯之相。
- 𠄎：掌中有此文，宜田蚕六畜。
- 𠄎：掌中有此文，大富，煞人不偿死。
- ：掌中有（此文）黑子，至老不贫。
- 𠄎：五指头有茧文，足衣食。
- 女：掌中有女文，学问必成。
- 𠄎：掌中有蛇文，十指如锥无节，大富。

## 相脚足下文第卅四

- 𠄎：足心下有此文，位为公侯。
- 一：足心下有此文，位为二千石。
- 丨：足心下有此文三寸，二千石相。
- ：足心下有黑子，大富，三公。
- 士：足心下有此文，二千石相。

□：足心下有（此文）斫错文，公侯之相。

十：足心下有此文，大富。

△：足心有此文，短命。

彡：足心有此文，终身被人使。

田：足心下有三田文，封公侯。

女：足心下有女文，大富。

委：足心下有此文，丞相位。

⊕：足心下有此文，位至二千石。

凡人额、手、脚足文成字者，皆是上相；不成字者，依此文看。

### S. 3395+S. 9987B1V 号

（前缺）

□□人异能，方正□□□

□□恶光，为性嫉妬，喜□□□

白齿□唇，骨节藏没，上应荧惑星□□□

方，龙额高鼻，□意经良，博问好事□□□

猴目，五行曰：商人面白圆方，羽人面黑□□□

莽如方，各得其体，大吉。占额□□□

一女有名闻万里，富贵，侠四夫，年九十九□□□

石，封侯王。额有山文，封侯王，年百岁□□□

年九十，女为右，保子十二。角如龙角□□□

□有立里文，封侯，年百岁。□□□

□□右月，三公，在辅角。一云左日右月□□□

□□□大忧。玄犀眉，千石。交角，二千石□□□

□□□□方角，男乐至老，无文者□□□

□□□□□人发际。··：双卯角，二千[石]□□□

□□□□二千石，明经，通达，资财多□□□

□□□有龙理，不及发际。乙：此理□□□

□□□：牛解理，二千石。其人忠直□□□□  
 □石方积财，若是田鄙人，则多愁苦。□□□  
 □理，命长而忧狱。一云：在眉头上，至□□□  
 匝，小则为湿月。☵：利壁，四百石。□□□□  
 上左右无在。☶：此理二千石。○：玉环理□□□  
 ☰：此文保三男。☷：天柱理，方州牧，执□□□  
 ☽：四百石，世世富贵。☾：角弓理，六百石。□□□  
 ☳：角理，丞相，从鼻至天中，三公，非命□□□  
 ☱：贫，至老无子，多病。☲：旧理，贫□□官并饿□□□  
 无子女。☴：常贫贱。额上天中偏歧短狭，及颊却陷中  
 者□□□  
 四分，拾一年，贵百日；三分，过二三年，四分，过三四年，  
 □□□  
 皆终身，文重额者，陷微而四狱白，失官而已□□□  
 贵，□□□□终白，其理□稔也。☳：五达理，大富□□□  
 □四□理，贫。眉部第四眉欲得直而黑□□□  
 满腹巧艺，若太过，五不寿，眉交通心相逢□□□  
 寿百年。人眉黑长，三公。□□□眉皆阔，得死人□□□  
 阙及二眉连，嫉妬。眉小上大，好恶少子。眉浅□□□  
 眉交而厚，富。眉多缺，少信行。眉直卧，世世□□□  
 不识亲疏。许负曰：何以知之，人之苦□乐□□□  
 女煞四夫。凡人眉生毫毛，富贵。眉□□人也，皆□□□  
 □□□凡人眉平直，富贵，孝。□□□□  
 □□□事。眉毛黑长，行义，眉□□□□  
 □□□左眉上有黑子，二千石。眉右□□□  
 □□□眼部第五《经》曰：左目为日，右目 [为月] □□□  
 □□□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  
 耳□□□

□分别青白，知吉凶矣。目有重瞳□

□平怀温良。目正黑，信人也。目有赤□

□眶赤，好喜怒，数被刑。目盼睛数□

皆奸恶，却盗兵死。黑脉人童人中，虎狼所食。□

贪如豺狼者，兵死。目直视，性刚强，兵死。目数□

目垂多理，至老无子。目下有卧蚕，视子如金。目下有□

少，男必不臣，女不孝。目拥缠头，不作常偷。目有光泽□

目杂精，命不久停，直兵死。目急，少子孙。目如水，漂沓命□

得父母力，后亦贵。人左目小，亦畏人；妇人右目小，畏夫。

目□

多白少黑，视瞻不倾侧者，行任头，忠义深广，此人情性□

畏人；数顾，多诈；直视，性刚。女右目小，畏夫。凡人右目大者□

童子小者，且小，见事浅。目童子有黑子，忠信。目赤脉□

□视如百日小儿视者，富贵人也。鸡视者，斗怒人也。□

牛视，富贵。马视，勇。虎视，威。龙视，德。猴视，无志□

□视，淫，煞夫及长子。《经》曰：龙目贵，即天；马目勇，煞□

□与交，煞害人，不中亲近。耳部第六耳长□

□耳无轮郭，不长寿。耳门黄，喜斗争。耳郭厚□

耳圆如珠，死而更苏。耳缺，无子。耳耳前□

耳中毛生，富贵长命。耳好，生贵子。耳□

耳前后皆有绵骨，寿九十四，财十万。耳□

卷者，贫苦至老。耳无润泽，不得自如。□

耳如佩环，迁侵无煞。耳上卷，狱死。耳□

下垂，无子，害夫。许负曰：耳小，短命。耳□耳阳成百  
岁□

劫？耳垂者，不利官。耳如端者，朝□□亦贵而寿□

外继子。耳中黑子，逆人少信。耳阙者□□圆骨长一寸□□

且死。鼻头小而临孔大者，此贪通豺狼□□之无可依□□

鼻有双柱，老寿，聪明，宜士官，富贵□□。与口齐，盗□□

鼻小而下临，计谋不浅。鼻洪直博□□高于眉，长□□鼻左右横起，钱财散，仕官少功。鼻□□□暮死，孔□□

无光，至老贫苦。鼻孔薄大者，穷，夫□□者寿百□□

聪，钱死。鼻柱东委目男，西委目女，鼻□□鼻如悬□□

贾衣不裳。鼻平长，终乐。鼻头□□

嫉，贫。鼻准上不正，多病。鼻高□□

鼻人人中者，长命。许负曰：凡人鼻柱□□

鼻上文交者，必无父母。鼻中高，□车□□

人中曲，坠井。袁应曰：人中广长一寸，寿□□

人中横理，必老孤独。人中正，性端长命□□

人中斜理文人口，饿死子。人中深长，子孙满堂。人中立理□□

唇部第九唇赤如丹，不叩坠门，少病，贵。唇厚□□□唇文断□少□行贱。□□如似刀环者□□

唇背于面，恒常贫贱，贪浊。唇上厚下薄，其人□□

盗作劫，下覆上唇，亦勤诵记。两唇平举，步□□□

唇湿着齿，百岁。上唇处中央有出异物现起者，其人□□。有□趁，其人不慈□□□□不寿。下唇长，不噉好食。唇口不短自不接，是见相恶。言语未效舌先见，老贫也，大贱。许负曰：凡人薄唇疎齿者，多戏言语，不中信任，大事多反覆。女人□颐，老无子，行亦不□。唇有缺，远方死。下唇薄，不善人也。下唇厚者，

其妇不处□，必不忠直。许负曰：凡人唇青，上奄下结，贫贱相。青唇黄齿，见人不喜。唇与根铐，食饮恒恶。唇内有黑子，饶酒。口部第十口小舌长，寿。反覆言语，唇厚薄口；不正□者，难与言；□□者，性行端直。口开欲令大，闭欲令小，饮食当丰饱。口大方多□□□□，口开欲大□□□□□侧四指，富贵。口如缩囊，饥无粮，寄他乡。口如撮聚，步检□后，口如吹火，□□

□□少信。口恒开露齿，不寿。口有纵理文人口□□□

□□口中白气，贱人。口中黑气，□少相□□□

□□言不安。经云：口大如海，百川归来□□□

□□口小如方，常食天仓。口平厚如阁？□无不□□□

□□齿部第十一卅六齿者，方白齐口，豪贵人；卅四，□□；卅五，□□

□□命，贫贱，为人所使，多病，无子孙。齿青历黑□□□

□□期信。齿□，寿而贱。卅三者齿短内人者，讷言畏事 | | 卅三者齿短内人者，讷言畏事

□□其人□□□不噉恶食，常噉粮酒肉，封侯。齿齐□□□

□□共兄弟争语。男卅六齿封侯，女有之，封郡□□□

□□齿如锯齿，肉食。齿生一前一后，多厄。齿□□□

□□吐舌及鼻者，三公。一云非命。舌上□□□

□□为三公。/舌厚而方，贵。舌长下正，贵。舌无文理□□□□

□□欲得厚/如铠甲文，大富贵。舌短，语不自达。舌有乱□□□

□□凡人舌薄/而水者，喜歌舞。项部第十三□□□

□□者富。颈连/颌车者方大者，善。项博平，富贵□□□

□□子为三公。颈/后方直与项，名曰虎颈。项长喜文，财满□□□

□□广者贫。/项小者，常贫苦。项如罍壶，□□□□有欲□□□

□□颌车广而项小，/贫。胸臆部第十四 □臆□□□多谋。

□□后胸色/与体色同，善。若持四□者，臆□如□□□

□□上尺，二千石；不满，/令长。心熏起而大□□者□□，小而不見，为□□□

□□不可独出，折冲。臂/部第十五臂方，有财；短粗臂者则劳苦□□□□

□□至高官。臂长，贵；垂及膝，大/贵。肘上为龙下为虎，通财，富贵。许负曰□□□

□□方伯，封侯，大富贵，年九十一。女人为/王妃，奴婢数百，年九十八。相人面及身上豪毛十六□□□

(后缺)

### CH. 00209+S. 5976 号

(按：男子正面图 上半部残，余鼻下部分，自左起) 边地。

山林，不宜人山，狼所食。(按：额上，图外侧)

苍□

智 (贵?)

□上

三亭

冠下。

□宅

……

□地

颧上。

夫妻相妨。(按：寿上一线)

丰仓。

□□

后□



□苦。

□子富贵。

……

贱。

反壁。(按：鼻准一线)

金贵。

下营。

外有(稍?)。

□山。

贫。

□□

兵死。(按：人中一线，左侧)

厨上。

角公尊。

决地。

获上。

□食□。

乐。

乐。

妻利。

奴婢多。

牛马羊。

后仓。(按：口正一线)

妇乐。

祖宅。

此文旺。

承浆水。(按：承浆一线)

水石之地。

邪。

阜陵。

长□

仓四。

小宅。

威。

不宜父母。

小宅。

中□。

邪。(按：地阁一线)

.....

□宅。

□宅。(按：颈上部)

(按：男子正面全身图，从颈至足，左起)

长寿。

封侯。

贵。

贫。(按：肩上)

贫。

贫。

贵，衣千里。

伤财，五男。

贵。

富。

富。

贫。

贵。(按：肩前锁骨一线)

寿。

富。

多□

着楷。(按：左臂，从上至下)

奴婢。

□□爱妻。

官。

大富。

多富酒食。(按：右臂，从上至下)

贵。

富。

大吉，乐。

乐，多妇。

富。

贵。

富。(按：腋下心口一线)

大又多。

宜酒食。(按：胃一线)

贵。

贵。

富。

富。

多子孙。(按：脐一线)

多金银。

富贵。

多妇，苦相。

长意。

着。

贵。

贵。

宜庄田，多奴婢。

贵。

大富，二千石，使二婢，年八十五。（按：左腿至足）

贵。

使妇。

富。

富贵。

富贵相，大富。

拜多邦。

着措。

二千石。

富。

左同。（按：右腿至足下）

（按：女子面部图，由发际线至下颏 从左至右一图上下起）

好奸。

宜奴婢，克父母。

贫苦。

三嫁克子。

两嫁。

四嫁。

五嫁。

步？行君。

小子。

客作。

煞夫。(按：中正偏右)

三嫁。(按：左眉头上)

偷。

多奸。

黑子。

赤子煞夫。

市死。

贵。

赤□。

煞夫。(按：眉上)

封侯

长命。

足奴婢。(按：左耳由上至下)

聪。

三嫁。

长命。(按：右耳由上至上)

富贵。

贵人□□外生。

承仪。

贵。大者煞夫。

害子。

宜酒。

煞夫。三嫁及子。

富三万。

火厄。(按：年上一线)

富贵，奴婢。

富，多衣，不宜失官。

多子。

食大禄。

无人钱，煞夫，三嫁，大厄。

口舌，洛井。

克夫。

贵。(按：准头一线)

银人。

□□。(按：人中一线)

克夫，贫。

□

贫。

穷。(按：口角一线)

富贵，三嫁。

生贵子。

克夫，身乐死。

煞夫。(按：承浆一线)

煞夫，二嫁，小厄。

市死。

贵。(按：颐下一线)

(按：男子全身背面图，颈至足，右起)

多财艺。

苦相。

多文艺。(按：肩上)

贵。

贫。

衣千里，贵。

无财。

盗。(按：肩后胛上一线)

相乐。

伤。(按：右臂肘上)

相富。

偷。(按：左臂肘上)

多□□富。

使妇。

杖打。

宜子孙。

宜官相，必捕□ (□摇失?)。(按：背后肩下至腰部)

多妇。

不步行。(按：左腿至膝上)

足行。

多乐。(按：右腿至膝上)

(按：膝至足残)

(按：妇人正面全身图，颈至足，左起。腰下部分与 S. 5976 拼合)

老寿。(按：颈下)

得夫。

多牛羊。

衣千里。

市死。

贵。

煞夫。

衣千里。(按：锁骨上一线)

得财，吉。

富。

伤夫，宜财。(按：左臂)

吉□财。

富乐。

得财。

贵。

□奸，淫佚。

富贵。(按：右臂至手)

贵。

乐。

贵。(按：乳胸)

宜财。

煞。

煞夫。

□富。(按：腰腹上下)

□奴婢，淫佚。

富贵。

拜二夫，煞夫。

生贵子。

□。

富贵，年七十五。(按：左腿至足)



多大富贵，生贵子，乘牛马，妨夫。

贵。

好□。

宜奴婢，富。

不宜步行。

生贵子。

富乐，贵。

右同。（按：右腿至足）

（按：女子背面全身图，颈至足 由右至左）

爱夫。

敬夫。（按：肩上）

衣千里。

衣千里。（按：肩后胛骨上）

苦相。

多田宅。

奸邪，富□。

多喜，富贵。（按：右臂后部至手）

贫。

□盗，富贵。

盗□（按：左臂后部至手）

喜。

煞。

富贵。（按：背部胛骨上下）

多子。

淫佚。

无钱文。

多牛羊。

富贵。(按：右腿后部至足)

不宜子，淫泆。

大乐。

乘牛马。

富贵。(按：左腿后部至足)

### P. 2829、P2829V 号

(一) P. 2829 录文

产死。

产死。(按：左右耳后)

爱夫。

刀厄。

敬夫。(按：肩部)

衣千里。(按：右肋近肘处)

贫。

盗。(按：右臂)

贫。

盗。(按：左臂)

(二) P. 2829V 录文

文笔。

贫。

刀厄。

贫。(按：肩部)

无子。(按：右肘)

多艺。(按：左臂)

(按：腰后从左至右标四颗黑痣，未注占辞)

### P. 3492V 号

(前缺)

妨夫。黑子横阴上度，主产死。三阴及口边有细黑子者，有贵子。颊有黑子，通家人及下贱。耳中有黑子，兵死，流血。男子耳下有黑子，得利，吉；女子得智。耳上黑子，刀兵死。人口两边黑子，女必双生，亦主害夫妨子。黑子在口，多唇，吉，宜饮酒。黑子在眉中，富。黑子在耳，宜官。耳中有黑子，水厄，虎咬，刀兵死。

### 身部图三：正面图、伏人图、侧人图

人身前后两畔总有七十四部。天柱在颈，唯咙。天柱，栋梁，扶持之义。有黑子，为人所提挈，近上者如此，近下者主根析，当伤死。正当缺盆骨下有黑子者，伤死。凡颈势欲得前临，不用却堰；却堰者穷厄，前临者富贵，直上者平平；左右僻者（者），所求不称意，亦为官胜任。

左、右仓，主廩，在两乳上。旧说（膺）当胸者，千里。仓有黑子，宜谷米，左仓为稻麦，右仓为谷礼。

左、右库次仓下，主□（贱？赚？）钱财库藏。昔旧说云：乳间两黑子相，黑子当心及心下三黑子，皆乐相。又黑子当心，年九十。黑子近两乳者，宜男女。但黑子在库，皆为有钱，乐相。

女人乳间有毛者，生贵子。

凡心歧骨起且硬，有节操。爽者，心爽。无歧骨者，无志操人也。

龙宫当齐下一分，生贵子。有黑子，（仓）[食]天禄，亦为多谋虑，有好文章，足谷食。旧说云：黑子在齐左右，亦主意度。端员者，好意度；深者，意度宽；斜僻丑恶者，偏狭而贫寒。

左、右荒野，在两肋，有黑子，好从禽兽，边州宰牧之相也。亦名荒墓。有黑子，好游荒野。

清源，主清闲事，在横文上下。傍横文者黑子，皆主隐遁伏窜，志（上）[尚]闲雅。

正当阴头有黑子者，国师。阴茎中腰黑子，二千石。阴茎本中

有黑子，男得贞妇，妇得贞夫。女人黑子着阴左右，应作公王妻。一说云：黑子生阴头，贵而多淫。妇人产孔有黑子，贵。阴毛中生黑子，多淫。

逸堂，主逸乐事，在（踝）[脾]内。有黑子，主大富，多奴婢。又云得富妇家，主逸乐。此一部，合在人侧，腹内不显，本在此焉。

威境中分其脾本，亦得在次。

玉府，主金玉器物车马事，在（头）[膝]。旧说云：玉府有黑子，主富贵。宜牛羊，大乐。傍伏兑者亦能。

女人膝有黑子，煞三夫。

劳原，主多苦事，亦主少财食，在脛前。有黑子，多苦；苦多则吉，乐则病。主勤劬。

赤门，主赤炊坎稟事，在足踵。有黑子，主多赤炊，经营应得即不得。踵色黄赤，主乐；青色，主贫贱。

地基，主田畴载蒔之物，在脚趺上，主贫富。有黑子，皆宜田宅六畜。旧说云：（肤）[肤]上有黑子，富君，宜牛羊，大富乐。不问男女，同。

爱宫，主为人所爱宫主为近有端妍前黑子得人爱，亦主多淫。有端上，又主贫富。有黑子，主贫。

厄门，主病厄难事。膈肉上有黑子，有病，服药不得力，或为药所害。

后收，主失物可得，在臂上近肘中，亦名厌盗，主贼盗不能取人物。有黑子，所有盗贼自发，永不被劫夺。近屈文中，主多厄。

前失，主盗不可得，在臂上近。旧说云：男女前失有黑子，主巧为；近手地，亦主女巧。旧说云：臂上有黑子近后者，贵而富。女人则近前后皆去，亦主爱之。

凡人手中黑子者，富贵；据手中黑子生指上，皆富贵。右手中黑子，一者二千石，一者老富乐。手指黑子者，富贵。右手中黑（了）[子]二，小，自念。手有三黑子，大佳，不问男女，右左

并吉。

### 伏人图

势源，主有势以否，在项后垣。有黑子，主有势力。旧说：项上黑子，衣裳百领。垣色不纯，主无势力，亦为势家之所侵，不竖立人也。

左、右城，主有城社以不，在两胛上。隆起者，有朱衣厢。有黑子浓厚，或三四（枚）〔枚〕，皆为有城社，主富贵。

凡人言龟背者，谓（谏）〔脊〕梁骨隆起，兼两边应之者，是。直两边者，非也。龟背者，朱衣相。

凡人胸背欲得隆偻，不用却偃，偃者，贫贱人也。

左、右垒，主壁垒侍卫牢固以不，两胛下。

城垒各分胛主之，有黑子，多侍卫，富贵。不用毁损，损，被贼害。

四大海，主四滨江海边方之事，在腰中。有黑子，宜仕边方，且好远游，或潜遁不返。

浊源，主贪婪事，在穷骨上下。有黑子，主规求称心。大孔边求黑子，围绕大孔毛周匝者，主乐。此且为修谨人也。

左、右崇丘，主事者职位安凭以不，及子孙多少，在两臀片。旧说云：崇丘有黑子，右多伎艺，左宜官；女人左侧主无子，右主多病。崇丘有黑子，不问男女，皆居营生不退。

两福地，主富得事，亦主王相有过，在两肋肠后。有黑子，主消众祸，亦主行处吉利。

财苑，主畜牧事，在两膝〔后〕。有黑子，宜六畜。旧说云：财苑主畜牧事，男左，大宜牛羊；右，大乐相。出外者不佳。亦云大吉。女人财苑有黑子，右大乐；左而近里者，使三夫；近外宜六畜；处中者虽〔□〕，可恒有车马。

乐土，主闲乐，终不营生，在两胫后踡肠上。有黑子，闲乐有余。一说云：踡肠修平者乐；升粗者，苦而多病。

地下，亦（主）名金藏，主富贵事，在足下。一说云：足下有  
三黑子，封侯；女人有之，夫必封侯。有黑子则为大佳。足指间有  
黑子者，饶仆从。一云：男心足有黑子分明晓然者，二千石。但足  
心中有黑子者，名曰踏蹠，（中）[终]不步行。

倚戟，主可倚恃不，在肩头后。有黑子，主可委任且□，男  
女同。

青府，主钱库也，在肘后上臑肉。有黑子，常有钱用。

□□，□田种事，亦主寿命。一说云：肘后有黑子，右肘男多  
厄，女长命；□□□□厄，男则长命。稍近外者，多牛羊。男女  
同。一云：肘色紫光，富贵；□□□，辛苦人也。色黄，乐；有鳞  
起，人苦。

后收，主为盗被人觉，在臂背近肘，与前取中分臂。有黑子，  
永不为盗。亦主富贵。鸡犬。

前取，[主为]盗不被人觉，有黑子，善为盗。女人亦主富。  
一云：左前取黑子，男多伎艺，女人巧。稍小近掌后齐上者，右手  
男宜仕，女巧；左手男巧，辩口利辞。

### 侧人图

寿堂在耳后，主长命。有黑子□□□□  
堂有骨起，长命。侧壁主屋宇□□□□  
舍，其地净洁者，主得人爱。紫□□□□  
主贫，男女同。稍近一边即无虑。紫□□□□  
难得。金柜主金银多少，在□□□□  
为人爱。凡人肋踈细者，多□□□□  
亭主鬼神事，在肘节上，侧□□□□  
痕疵不净，主被鬼媚。亦多□□□□  
剑陇在外侧，主有剑气艺□□□□  
三夫，右则妨，左不畏。大泽主□□□□  
为先祖福，女人得爱。威场主威势□□□□

子，主有威势力，宜为将军。黑子浓丰□□  
 丝宫，在臂内腋下，主丝绵布帛，以□□  
 敬爱，宜蚕。男女同。棘垣，一名刺□□  
 恶人也，一云好事他作。孤庭在胫外□□  
 不与眷属相见。亦主孤独相。口（募？）地□□  
 子亦然。伤路，主折伤之事□□  
 羞人。凡人□□  
 鳞者□□  
 （后缺）

### P. 3390 号

（校录者按：此处有残面部图一幅，存面部右上侧额及眉部分，并标“申”、“未”字样）

《□□部图面用看吉凶□□》

□□色，若月部分有□□

□□□有喜庆之事□□

□□□有凶祸恶事发□□

（校录者按：此处有面部图一幅，由额上中线发际处起，向下至颊部分别标十二月之名）

《九州图》面部用看色发应何地部分。当此部分处，若有好色黄气，光泽滋润，流行在部分中，即宜往彼。若有恶色发处，拟往不吉，必有祸害，宜令不行。亦言食禄之处。

（校录者按：此处有面部图一幅，以两纵两横细线分面部为九个部分，分别标九州之名，九州的分布如下：鼻—中豫州，下颏—冀州，右—雍州，右颧颊—凉州，右额角—荆州，额中—阳州，左额角—徐州，左颧颊—青州，左笑厖—兖州。按：“阳”当作“扬”，“凉”当作“梁”）

《相色发面图看吉凶厄法》

□□色引注定部分，知吉凶色发之处，必有其应。

年上发青色，上至阙门，不鞭挞，即重病；若赤色，暴厄；黄色，必喜事。天中发黄色至印堂，必迁官，百事了，喜。如丝发，百日得官。

天中及两正角黄色如悬钟鼓，必为三公。

赤色从天中下入阙庭，五日内有官事；若入左阙，有私事。

得财三日内。（按：此五字标于图内人面颊处）

（按：以上为第四图之解说）

天中发黑色，至年上，横至颧上，主卒死。

黑色命门，亦死。

庭中黄色，所求得。

中正发白色，家大丧。

赤气青色从奸门发，入目，必病。

得田地，喜（此四字标于图内人面颧颌部）。

（按：以上为第五图之解说）

赤气青色交于庭中，主卒死。

（权）[颧]上黑入命门，必死。

高广黄色如两人提鼓，二千石；若如树形，百[日]内为卿相。

交友发黄色，妻爱他人。

目下有青黑色，男妨妻，妻妨夫，必见哭泣。

年上发白色，不伤刀斧，必溺死。

（按：以上为第六图之解说）

精舍发黄，必善受惑。

准头白色，青色，忧父母[兄]弟丧。

人中发青黑色，必有□。

黑色发天中，连两阳尺，必卒死。



山林发黑色，不可入山，必为狼虎食。

鼻准常有赤气，不风病则夫妻好斗。

得宝物喜。

（按：以上为第七图之解说）

衡上发黄色，人中正，必为县官。黑色者，死。黑色入庭中，亦死。

目中发赤色，年上又白色，不被兵，终即溺死，三日内。

准上发青及白色，忧父母兄弟丧。

人中青黑色，必病至重，不死。

赤色发颜中如豆；必刀兵所伤。

左右阙黄色，入公吉，在私喜；若青、黑、白，皆厄；赤即口舌。

天仓黄色，必得官，入留。

（按：以上为第八图之解说）

黄色在衍上，暴得酒食；白色，□□。

青色发少阳入目眦，卅日内死。

目中五色光溢溢者，十日□□。

天中发黑色如云，下至年上及颧上，皆将死象。

目下旁阴中恒有黄色，男得贤妻生贵子，女得贤夫。

牢中黑色黄心，狱厄重。白色咎，黄色得出。

（按：以上为第九图之解说）

奸门赤色，不失财则被捉奸。

额上黄色，如龟、鱼、龙、蛇，必迁官二千石。

鼻两边连中间，有黄色入金匱，富得财。

山林黄色，二千石。

青色发印堂，文书口舌；黄色，辞颂，喜。

天中常发黄色，得官及时。发青色及垢府官，厄难□。

命门有黑气，必死；黄色，长命。

赤色入两狱，必见流血；若连两堂上，必诛九族。

（按：以上为第十图之解说）

白色从天中下至庭中，主大惊怖事。

夫部青气，忧夫疾病。

黑色入鼻，□□。

白气透口，□□。

妻部青色，妻□□ [疾病]。

白色夹阙庭，必哭泣。

赤色在两阙，出入不利，左私右公。

天中黄色下至准，白衣召为卿相。

（按：以上为第十一图之解说）

天中有黄色如钱，必得官，大喜。

两眉脊有黄色，有喜庆事。

天中发青黑色，累累如贯珠，必亡官失爵。

两目眚黑色，男丧妇，妇丧夫。

准两旁发黑色至堂上者，必丧父母，左父右母。

年上发黄色如金环，必新闻喜事。

中正发赤色，必有官事，在三日内。

颧上发赤色，必有斗打流血。

鼻准发赤色，点点如小豆，男必失妻，妻必与夫新斗，争取离散。

赤气绕面匝者，必离妻；若连项焰焰火色不绝者，亦主身不得其死。

白色绕面匝者，必有丧祸。看左右堂上及上墓有恶黑色，即是父母服。若左右颧上有恶色，应即是兄弟服及姊妹也。若妻子有

应，即言妻子。

凡有凶死色，有发黄色挟之，佳也。纵有病，不至死。

道上发黄色及白色，行往吉。加之鱼尾黄气，即一千里之外；若鱼头有黄气，有早回之象。若道上色赤、黑、青，勿往，往不吉。

相女人产，知男女。左目下发黄气生男，右目下发黄气生女。

女人两颧上常黄色，得贵夫。

黄色发额上如衣带，必迁官。

黄色出阙门迎天中如龙形，三日内受封。

耳门发黄色，必有喜事至，不三日闻即五日必闻。

黄色出天中如楼阙，不出三年大富贵。

白气上天中，则失官禄。

阙庭发黄色如悬钟，三公相。

黄白色出天中，焕焕如镜光，暴贵，不久。

黑色发天中，下至年上如云，必失官身死。

阙庭发赤色，身必被系。

玄中有色如桃花，不久必封侯。

黄色从两牢连连入阙门，必为卿相。

中正发黄气如连刀，下至阙庭，改入九卿。

阙庭黄气与年上相连，必欲有喜事至。

414 人面无故再变，或发唇气、寒气、赤气、束口、创气，有此状见者，若无大忧，必有灾祸，动即宜慎身请福。

凡人面有本色忽变，本金色白，忽赤色，则客色来。木色青，忽白，客色来，水色黑，忽黄，客色也。火色赤，忽黑，客色也。土色黄，忽青色，客色至。此皆是五藏有疾，府有绝气，不重病亡，即非意死。

《候病人法》

病人肾病，面唇俱肿，脾白，戊己日死。

肝病，皮肉白，脾白，庚辛日死。

肺病，颊赤目肿，心赤，丙丁日死。

脾病，唇青，肝色青，甲乙日死。

心病，目黑、肾色黑，壬癸日死。

凡人不病，面色苍黑，远视眉目不分明，如鬼魂影；及面带干脯色，及陷冰花色，并死。马肝色者，名为行尸，不出三年内必死。

## 参考文献

### 一、基本文献

-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 （清）郭庆藩．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
-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 严北溟，严捷译注．列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 高诱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
-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
-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 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1975
- （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
-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
-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 （汉）刘向，石光瑛校释．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 （北齐）刘昼著，傅亚庶校释．刘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 (汉)班固.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汉)班固等. 东观汉记. 丛书集成. 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晋)袁宏. 后汉纪.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收在《两汉纪》中)
- (晋)陈寿. 三国志.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北齐)魏收. 魏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唐)房玄龄. 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唐)姚思廉. 陈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唐)姚思廉. 梁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梁)萧子显. 南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 (唐)李延寿. 北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唐)李延寿. 南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唐)魏征, 令狐德棻. 隋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五代)刘昫. 旧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宋)欧阳修等. 新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宋)薛居正. 旧五代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宋)欧阳修. 新五代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元)脱脱等.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京: 中华书局
- (唐)长孙无忌等, 刘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 (唐)李林甫等, 陈仲夫校点. 唐六典.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宋)王溥. 唐会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宋)王溥. 五代会要.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佚名. 宋大诏令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唐)刘知几. 史通.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 (宋)郑樵. 通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徐震堃. 世说新语校笺.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梁)萧统编, (唐)李善注. 文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唐)张籍. 张司业集. 四部丛刊. 初编本
- (唐)韩愈撰, 朱熹校.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四部丛刊. 初编本
- (唐)韩愈撰. 韩愈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唐)柳宗元. 柳宗元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唐)杜牧. 樊川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唐)皮日休. 皮子文藪.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唐)段成式. 酉阳杂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0

全唐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五代)王仁裕等.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宋)孙光宪. 北梦琐言.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宋)陈师道, 朱彧. 后山谈丛·萍洲可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宋)吴处厚. 青箱杂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宋)洪迈. 容斋随笔. 四部丛刊, 初编本

(元)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宋)李昉等. 太平御览.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宋)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北京: 中华书局

(宋)李昉编. 太平广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宋)沈括. 梦溪笔谈.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清)俞正燮. 癸巳类稿.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清)俞正燮. 癸巳存稿.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唐)道世. 法苑珠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宋)陈元靓. 事林广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宋)张君房纂辑, 蒋力生等校注. 云笈七签.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相术部. 北京: 中华书局, 成都: 巴蜀书社, 1985

(明)王圻, 王思义. 三才图会.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清)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清)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唐)赵蕤. 长短经.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陆位崇校编. 新刊校正增释合并麻衣先生人相编. 见: 刘永明主编. 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命相集成. 南京: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97

旧题(后周)王朴撰. 太清神鉴. 文渊阁四库全书. 影印本

- 旧题(南唐)宋齐邱撰,玉管照神局。见: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 月波洞中记。见: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命相集成。影印本,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 许负相书十六篇。见:刘永明主编。增补四库未收术数类古籍大全·命相集成。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 (金)张行简撰,(元)薛延年注,人伦大统赋。见: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相术卷。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 英藏敦煌文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1995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许逸民,常振国主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一辑,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
- 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 二、今人著述

-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华书局,1979
- 王重民原编,黄永武新编。敦煌古籍叙录新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 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1986
- 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
- 施萍婷,邵惠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
-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
-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 高国藩。敦煌民俗资料导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 高国藩。敦煌民俗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 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
- 陈祚龙。敦煌资料考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 [日] 池田温主编. 讲座敦煌 5·敦煌汉文文献. 东京: 大东出版社, 1992
- 张涌泉. 敦煌俗字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季羨林主编. 敦煌学大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8
- 王尧主编.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9
- [日] 松本荣一. 敦煌画研究. 东京: 同朋舍, 1937
- [日] 松本荣一. 观(看)相图卷. 佛教艺术第 29 号, 东京, 1956
- [英] 韦陀编, [日] 上野阿吉译. 西域美术. 东京, 讲谈社, 1982
- 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艺术. 见: 许洋主译. 国立历史博物馆. 1996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Mikhail Piotrovsky,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 Richard J. Smith, Fortune—tellers and philosophers—Div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Westview Press, 1991.
- 钱钟书. 管锥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法] 列维—布留尔著, 丁由中译. 原始思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张世英. 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 慈怡主编. 佛光大辞典. 高雄: 佛光山出版社, 1989
- 李零. 中国方术考.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李零. 中国方术续考.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杨树喆, 徐赣丽, 海力波. 神秘方术面面观. 济南: 齐鲁书社, 2001
- 张明喜. 神秘的命运密码.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2
- 张荣明. 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翁遇健. 中国古代相术总批判. 武汉: 武汉工业大学, 1993
- 吴康主编. 中国神秘文化辞典.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3
- 祝平一. 汉代的相人术.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90
- 伏俊连. 人物志研究.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9
- 郑炳林, 王晶波. 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邓文宽. 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 贾二强. 唐宋民间信仰.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 李斌城主编. 唐代文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冯汉骥. 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程千帆, 徐有富. 校雠广义. 济南: 齐鲁书社, 1988
- 李剑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 黄正建. 敦煌文书中的《相书》残卷与唐代的相面. 敦煌学辑刊, 1988 (1、2)
- [法] 侯锦郎著, 耿升译. 敦煌写本中的唐代相书. 见: 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 季夔林.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 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季夔林. 吐火罗文 A 中的三十二相. 民族语文, 1982 (4)
- 王冀青. 英国图书馆藏《备急单验药方卷》(S. 9987) 的整理复原. 敦煌研究, 1991 (4)
- [美] 司马富撰, 聂精葆编译. 古代中国的占卜与医学. 医学与哲学, 1997 (8)
- [日] 小川阳一著, 李勤璞译. 明清肖像画与相术的关系. 美苑, 2002 (3)
- 广州中医学院主编. 中医诊断学讲义.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4.

## 后 记

我对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始于2001年。其时刚进入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已有多年从事古籍整理和文献研究的经历，但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来做博士论文，在此时仍是一个涉及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学术方向的大问题。对敦煌学的一般领域，我并不陌生，但对写本相书及其相关的问题，此前却一向很少了解。之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目，首先得感谢郑炳林先生，是他在我面临新的学术选择时，建议我尝试这方面的研究。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领域，然而却与我当时对中国文化小传统的兴趣颇有相合之处。我从1985年大学毕业进入西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到读博之时，算是已有较长的学术阅历，研究领域涉及古代文献的许多方面，从历史地理文献到文言小说，从陇右地方著作到礼学经典，旁学杂搜，而兴趣渐趋于杂史小说。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都使我意识到，一向少人问津的敦煌写本相书研究，很可能是一片颇有学术前景的待垦之地，其间蕴藏的某些为我们惯常的文化视野所忽略的东西，对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或许是极重要的东西。同时，在敦煌学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的今天，想另外再找到这样一片有待发掘的领域，也不太容易。于是便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个建议。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便是一段艰苦的历程。首先是读懂读通这些文本，工作从一篇篇研读敦煌相书写本开始，释读文字，比较异同，拼合断裂，校订讹误，梳理系统；又对照传世相书，一点点厘清概念、术语，进而探讨敦煌相

书的性质、特点、意义，并对敦煌相书中的身体符号体系、占相内容、命相类别等做出初步的梳理；再接下去，便是寻绎其中所蕴含的相术原理与文化内涵，考察相术与隋唐五代社会生活的关系，等等。这一连串紧张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劳累而又不乏乐趣。读博三年，收获的主要成果，除了《敦煌写本相书校录研究》（与郑炳林先生合作，2004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以外，就是完成了与此书同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论文得到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而这就成为鼓舞我继续从事这项研究的重要动力。完成博士学业后，除了日常的高校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外，我仍然将主要精力放在敦煌相书的研究上，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并于2005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资助，于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全面深入的梳理和论述，两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

从2001年到今天，为敦煌写本相书的研究，我已花去了八年的时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同时也得到众多师友的支持和鼓励。值此新书出版之际，我要再一次感谢我的两位导师——施萍婷先生、郑炳林先生，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将终生铭记。

同时，还要感谢所有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各种指导帮助的学界前辈与同好，特别是齐陈骏、赵和平、郝春文、邓文宽、李正宇、黄正建、荣新江、汝企和、赵逵夫、陆庆夫、宁强及许建平、杨秀清、黄维忠等先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以及对我的研究提出的中肯意见，都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民族出版社的编辑同志。编辑、审阅这部涉及古代数术文化内容，含有大量生僻术语、符号的书稿，要花费比其他书稿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感谢他们的认真和细心，为我指出并改正了许多不应有的疏误。他们的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王晶波

2009年10月22日于兰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写本相书研究/王晶波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 11

(敦煌学博士文库)/郑炳林,樊锦诗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0430 - 7

I. 敦… II. 王… III. 敦煌学—命书—研究 IV. B992. 3  
K870.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9133 号

策划编辑: 虞农

责任编辑: 唐海琴

封面设计: 刘家峰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hs.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13. 75

定 价: 34.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430 - 7/B · 425 (汉 17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 64224782